

金瓶梅研读

三版对读 · 自学研读本

兰陵笑笑生 原著

词话本 · 崇祯本 · 张竹坡评本 | 回目纲要 · 人物谱 · 主题解析 · 明代名物

目 录

入门导引·····	4
整理小记·····	6
一、“财”与“色”——一部书的两大欲望轴·····	6
二、世情与人情冷暖——炎凉书的本色·····	7
三、明代商业与官商勾结——西门庆的生意网与捐官·····	7
四、妻妾制度下的女性命运——金、瓶、梅为何以三人名书·····	8
五、因果报应与劝惩框架——首尾的劝世意图与“暴露”的张力·····	8
六、叙事艺术——白描、冷热对照、草蛇灰线与由盛转衰的结构·····	9
七、张竹坡如何“读”金瓶梅——评点视角·····	9
读法·结构·余论·····	10
名回细读三种：教你逐段怎么读金瓶梅·····	10
名回细读·续：再看三个关键回·····	12
冷热金针与草蛇灰线：结构与象征·····	14
看其声口：方言、市井语与人物口吻·····	16
奇在何处：金瓶梅的文学成就总论·····	17
金瓶梅女性命运总表·····	18
数字里的金瓶梅：一份文本统计·····	21
上承水浒，下启红楼：金瓶梅的文学坐标·····	22
经济与权力：照见封建社会的肌理·····	24
西门庆的生意与官路·····	24
给书中数字一把尺：明代银钱与购买力·····	26
制度速查：西门庆背后的权力机器·····	28
“艳”的社会读法：情色背后的权力、金钱与身份·····	30
世相：社会史与文化·····	31
佛道杂糅的清河县：宗教与民间信仰·····	32
生老病死一本账：医疗·孕育·丧葬·····	33
这一家的下半截：奴仆、小厮与下层群像·····	34
帮闲的学问：应伯爵与晚明清客文化·····	36
金瓶梅食单：一部小说里的明代饮食·····	37
满纸词曲从何处来：引用、套用与断代意义·····	39
钞关·白银·印子钱：金瓶梅里的明代货币经济·····	41
纵欲与礼教之间：身体与性别观念·····	42
版本·源流·余论·····	44
三版异同导读：词话本·崇祯本·张评本差在哪·····	44
作者与版本之谜：兰陵笑笑生是谁·····	46
金学接受史：一部禁书怎样熬成显学·····	48
金莲与梅瓶之间：金瓶梅的英译与跨文化旅行·····	50
西门庆家事编年与地理·····	52

金瓶梅人物谱·····	54
回目纲要（导言）·····	60
一、起：恶之缘起（1-9）·····	61
二、兴：盈门聚敛（10-49）·····	62
三、盛极而衰：烈火烹油（50-79）·····	67
四、衰：树倒猢猻散（80-96）·····	71
五、终：因果收束（97-100）·····	73
正文·····	6
第一类·服饰器用·····	75
第二类·饮食·····	81
第三类·官制法律银钱·····	85
第四类·市井行当曲艺·····	90
第五类·称谓人事·····	93
第六类·方术药材节令·····	95
名相词典·····	75
阶段一 情节与人物（1-20回）·····	100
阶段二 家业鼎盛与官商（21-49回）·····	102
阶段三 盛极而衰（50-79回）·····	103
阶段四 败落与收束（80-100回）·····	105
阶段五 主题·名物·版本（综合）·····	107
自测题与答案·····	100

入门导引

兰陵笑笑生写完这部书，大约自己也知道它会惹麻烦。一百回，洋洋百万言，写一个清河县生药铺主人从发迹到暴亡、家散人离，再到冤魂超度，所有人物最后烟消云散。这是一部什么书？说它是艳书，并不冤枉，但只说到这一层，等于把一幅风俗长卷叠起来，只盯着其中几寸衣裙看。

《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世情小说，与《三国》《水浒》《西游》并称四大奇书，但它的性质与另外三部根本不同。三国、水浒、西游写的是非常之人、非常之事，大起大落，英雄神怪，充满传奇气。《金瓶梅》写的是日常：婚丧嫁娶、官场人情、商业借贷、妻妾争宠、仆从奴婢、街头勾当。它的主人公西门庆不是英雄，不是神仙，就是一个有钱有势、精于钻营的浮浪子弟。书里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却也没有一个人是简单的恶棍。这就是它的分量所在。

故事的种子从《水浒传》里来。武大郎、潘金莲、西门庆，这三个人在《水浒》里是武松故事的背景，十几页就交代完了。笑笑生把这个小插曲抽出来，以潘金莲嫁入西门庆家为起点，重新生发，把西门庆一家写成了明代社会的一个横截面。西门庆靠行贿蔡京之流获官，靠官势吃货款放高利，靠人情维系上下，靠女人消耗精血——这一套运转逻辑，在书里写得事无巨细，比任何经济史学著作都更生动。书的结构极为清晰：起（1—9回，因果孽缘起）、兴（10—49回，妻妾盈门、官商两旺）、盛极（50—79回，纵欲无度、西门庆暴亡）、衰（80—96回，树倒猢猻散）、终（97—100回，因果收束、普静幻度）。读完全书，你会感到，这部书真正的主角不是西门庆，不是潘金莲，是"势"的生灭——一股世俗之力从无到有、由盛转衰、终归于零的完整弧线。

关于毛泽东向各省委以上干部推荐此书，这件事有必要说清楚。据多位当年在场的人士事后回忆与转述（非逐字语录，原话已不可考），毛泽东大意是说《金瓶梅》是一部写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书，是"政治历史小说"，可以当作了解旧社会真实面貌的史料来读，并非提倡其中的色情描写。这一判断有其道理：整部书写到的钱粮流向、贿赂链条、地方官商勾结、高利贷运作，比许多正史记载更为具体可信。用它来理解明代中晚期的社会肌理，是一条颇为直接的路径。

那么，怎样读才不被"艳"字挡住？这个问题其实值得正视。书中性描写确实大量存在，笑笑生写得相当露骨，尤其崇祯本之后的某些版本更有所渲染。但这些描写在全书中并非孤立存在，它们是人物关系、权力结构、情感争夺的一部分。潘金莲为何争宠到不择手段？因为她在这个家里除了身体之外一无所有，她的地位全靠西门庆的宠爱维系，宠爱一旦转移，她什么都不是。李瓶儿何以如此依赖官哥儿？因为孩子是她在这个家里唯一真实的立足点。官哥儿死后，她的身体开始垮掉，这不是巧合，是书里写得最用力的一笔。性描写固然是"世情之一面"，但笑笑生真正在写的是欲望如何腐蚀人，财富与权势如何让人失去节制，一个家族怎样在最鼎盛时已经埋下了倒塌的根。书的后半段，西门庆死后，李娇儿盗财回院、韩道国卷款潜逃、应伯爵立刻转投新贵、孙雪娥最终沦为娼奴——"树倒猢猻散"写得冷静而精准，毫无悲天悯人的滥情，反而更令人心寒。

至于三个版本如何选读，可以这样理解。词话本是现存最早的刻本，有许多朴素甚至粗糙的地方，大量引用市井词曲，保存了原始面貌，语言有些地方需要对照注释才能读顺，但它最接近笑笑生的原本气质。崇祯本（绣像本）是明末文人重新修订的版本，语言更加流畅，删去了一些词话本里的韵文段落，增补了插图，读起来最为顺畅，是现代通行版的底本，本套资料的回目纲要即以此为准。张评本是清初文学批评家张竹坡在崇祯本基础上加以评点的版本，批语极多，对人物性格、结构安排、叙事手法都有深入分析，是读懂这部书“为何如此写”的最佳向导，但批语本身也是一层诠释，读者应保持独立判断。

建议的阅读顺序：先读崇祯本，通其事，知道人物关系、情节脉络、大致走向；再读词话本里感兴趣的章节，品其味，体会语言的原始质地和市井气息；最后翻张评本的批语，会其意，看前人如何理解这部书的深层结构。

本套研读本的配套工具是按这条路径设计的。回目纲要可以在读到任何一回之前先看提要，知道这回的核心事件；人物谱帮助厘清妻妾奴仆、官场人际的复杂关系网；主题解析对书中反复出现的几条线索（权钱关系、妻妾争宠、因果报应、盛衰节律）做横向梳理；名物词典解释书里大量出现的明代服饰、器物、饮食、曲牌等名称；自测题则用来检验是否真正读进去了，而不只是走马观花看了个热闹。

读《金瓶梅》，最值得带进去的问题只有一个：这些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带着这个问题读，色情的部分会退到应有的位置，世情的部分才会真正浮出来。

正文

这是《金瓶梅》三版对照本的随读手册。正文百回都在对照站里，可逐回比看词话本、崇祯本、张竹坡评本；这本手册管的是另一头——读之前先知道它是什么书、该怎么进去，读之中随时查人物、查名物、对主题，读之后用自测题验一验自己是否真懂。

整理小记

《金瓶梅》难读，不在字句，在于它把一个家庭的吃穿用度、人情往来、勾心斗角，事无巨细地铺在你面前，初读者常被庞杂的人名、名物和频繁的宴饮场面绕晕，又容易被那几处露骨描写挡在门外，看不到它真正了不起的地方。

这本研读手册想做的，是替读者把绕路的地方先理一遍。回目纲要把一百回的来龙去脉一句一句交代清楚，让你随时知道"现在到哪儿了、为什么会这样"；人物谱把三十来个主要角色的身世、脉络和结局摆明，免得张冠李戴；主题解析挑出财、色、世情、因果几条主线，说说这部书到底在写什么、好在哪里；名物词典则把书里的明代衣食器用、官制行当一一注明，让那些陌生的字眼变成可懂的生活。配套还有思维导图和分阶段自测题，一图在手便知全局，一测之下便知深浅。

各样东西不必从头读到尾。最稳的次序是：先看《导读》定个方向，再以崇祯本通读一遍故事（遇生词查名物词典、遇人物查人物谱），通读时对着回目纲要把握进度；读完一段做对应阶段的自测，查漏补缺；最后回到词话本品其原味、用张评本会其深意。如此一过，这部"天下第一奇书"便不再是一团乱麻，而是一面照见世情的镜子。

一、"财"与"色"——一部书的两大欲望轴

张竹坡在《读法》开篇即点明：全书"单重财色"，卷首诗"上解悲财，下解空去色"，二者是这部书的根本发动机。

西门庆的起家，财与色从来不可分割。他靠父遗的生药铺起家，钱是手段，色是目的，但色又反过来扩充财路。娶孟玉楼，得的是"一房财帛"；收李瓶儿，收下的是她偷藏的三千两银子与四箱珍宝（第十四回）；与王六儿长期来往，是因为韩道国管着他的织造买卖，财与色互为筹码。张竹坡说得直白："写王六儿，专为财能致色一着做出来。"王六儿丈夫一死，立刻卷财远遁，"究竟财色两空"，这是张竹坡看到的因果逻辑。

财不只是购买性关系的手段，也是人情冷暖的度量衡。第三十回西门庆升做副千户，"不上半月，两樁喜事都应验，众亲邻朋友趋附送礼贺喜，人来人去一日不断头"——平日无人问津，一有官位就门庭若市，趋财附势的嘴脸毫无遮掩。等到第八十回西门庆死后，应伯爵立刻转投张二官，连带众帮闲一并易主；韩道国与来保奉派江南采购，直接将货款卷走逃亡——这是同一逻辑的另一面：人情本是财色的投影，财散则人散。

全书的结构因此是一个双轴互动的抛物线：西门庆以财聚色，以色损财，以财买官，以官纵欲，最终在第七十九回"贪欲丧命"——服下过量春药，精血尽脱而死。财与色联手造就了他，也联手毁灭了他。卷首的两首诗早已预告，只是书中人不曾看见。

二、世情与人情冷暖——炎凉书的本色

张竹坡在《读法》中直呼此书是"一部炎凉书"，并在第一回批语中写道："趋炎的压脊挨肩，附势的吮痂舐痔……得势叠肩而来，失势掉臂而去。古今炎冷恶态，莫有甚于此者。"这不是修辞，而是全书最稳定的叙事规律。

应伯爵是炎凉哲学的代言人。他是西门庆的"好兄弟"，随叫随到，随饮随奉，献殷勤、帮跑腿、替说媒，但他的忠心从来附着于对方的财势。第八十回西门庆灵柩未冷，他已在张二官门前献媚，且代为打听娶潘金莲之事——前日叫"哥哥"，今日帮新主打听前任妻妾的价格。书中没有一字谴责他，只是平铺直叙，让读者自己回味。

吴典恩是另一个典型。月娘家昔年照顾他，助他谋得差事；西门庆死后家道中落，他反手向月娘追索财物，丝毫不念旧情（第九十五回）。宋蕙莲的父亲花子由，本是西门家帮工，女儿被主人霸占，他非但不怒，还在家中帮着打圆场，因为西门庆给了他好处。

但书中并非铁板一块的悲观。张竹坡在《读法》末尾特别提出李安、王杏庵、黄通判、曾御史这几个人："谁谓一片淫欲世界中，天命民懿为尽灭绝也哉？"这几个人物在书中篇幅极少，却被专门标出，正是因为炎凉之世里，正人的存在显得格外珍贵。玳安与小玉的故事（第九十五回）同样如此——孟玉楼嫁李衙内后仍有善终，春梅在守备府中地位日高，但最终暴亡；张竹坡说春梅"一味托大"，玉楼"一味胆小"，结果却是玉楼"一劳而永逸"。这是书中难得的一处正面翻案，借以说明在炎凉世界里谨慎自守者未必终输。

三、明代商业与官商勾结——西门庆的生意网与捐官

西门庆并非旧式地主，也不是单纯的商人，他是明代中晚期官商合体的典型样本。书中交代他以生药铺起家，后来开绸缎铺（第六十回开张，盛宴颇费笔墨）、设解当铺，又入股盐引生意，还借韩道国夫妇在临清做布匹批发，商业版图横跨多个行业。

这张网络之所以能维持，核心是官场关系的维护。西门庆通过行贿蔡京门人翟谦，以五百两银子化解了科道参劾的危机（第十八回）；为蔡太师上寿，亲自带着金银器皿、寿礼赴东京，随后被认作"干儿子"，升做副千户（第三十回）。这不是虚构的夸张，而是明代"捐纳"制度与权贵庇护体系的真实写照：商人以财货换取官衔，官衔又反过来保护并扩大商业利益。

苗青案（第四十七、四十八回）最能说明官商勾结的运作方式。江南苗员外被仆人苗青谋杀，苗青以五十两银子贿赂西门庆与夏提刑，案子随即被压。巡按曾孝序执意追查，西门庆托翟谦向蔡京施压，以蔡京"条

陈七事"中的盐法改革条文作掩护，硬是把参本压了下去。一桩谋杀案，通过层层疏通，最终化为无事——金钱沿着官僚链条向上流动，换来的是下级官员对罪行的庇护。

张竹坡在《读法》中对蔡太师、蔡状元、宋御史等人统而言之"皆是枉为人"，把官场腐败与西门庆个人品行并列评判，可见他理解这不是一个坏人的偶然行为，而是一套系统的腐化机制。

四、妻妾制度下的女性命运——金、瓶、梅为何以三人名书

书名取三个女子名字，不是随意拼凑。张竹坡在《读法》第一条就指出：前半部"止做金、瓶"，后半部"止做春梅"；前半部西门庆将别人家的金莲与瓶儿弄来，后半部自己的梅花却被人夺走。这个结构揭示的是妻妾制度下女性命运的共同逻辑：她们是被流通的财物，随男人的欲望与权势而聚散。

潘金莲是九岁卖入王招宣府学弹唱的丫头出身，后被张大户霸占，又被当作一件货物送给武大郎，继而被西门庆以财势夺走（第九回"偷娶"）。她的聪慧、善妒、狠辣，都在这个被流通的位置上生长出来——张竹坡说"写金莲，不作一钝笔"，因为她始终处于生存竞争的最前线，稍有松懈便会失去立足之地。她最终的结局，是被武松当作祭兄的祭品：以刀划开胸脯，取出心肝（第八十七回）。这个死法远不只是复仇，它说明她自始至终都是男性欲望与道义叙事之间的耗材。

李瓶儿的命运截然不同，却同样是男性世界的牺牲品。她先被梁中书作妾，后改嫁花子虚，子虚死后一度嫁蒋竹山，最终入西门家。她对西门庆有真实的依恋，生子宫哥儿后宠爱一时，却因此遭受潘金莲持续的算计——官哥被猫惊吓致死，很可能就是金莲放猫（第五十九回）。儿子死后，瓶儿急速衰弱，第六十二回丑时去世。张竹坡说写瓶儿"不作一深笔"，"每以不言写之"，因为她的悲剧在于她从来不是一个有攻击性的人，在宅斗中只有被动承受的份。

春梅出场时只是潘金莲的贴身丫鬟，但吴神仙相面一节（第二十九回）已明确预言"三九定然封赠"。她最终在守备府封赠，出人意料。张竹坡专门在《读法》中分析此人，认为是作者"于污泥中为后文翻案"——炎凉书中翻案，证明眼前的奴婢地位不等于终身命运。但翻案有限：春梅仍死于与周义通奸被发觉（第一百回），仍未逃出"色"的漩涡。

三人以不同的路径，都走向同一个终点：被吞噬。这是作者以三人名书的深意。

五、因果报应与劝惩框架——首尾的劝世意图与"暴露"的张力

全书首尾均有明确的劝世框架。卷首借吕纯阳诗说"跳不出七情六欲关头，打不破酒色财气圈子，到头来同归于尽"；结尾第一百回，普静老和尚施法幻度众冤魂，点化孝哥儿出家，揭示孝哥儿即西门庆转生，以轮回因果作总结。这个框架是作者对士大夫读者的交代，也是出版时的护身符——有了这个框架，书就成了"戒律"，而非"淫书"。

张竹坡深知这个张力。他在《读法》里说此书"是部惩人的书"，又说"是大彻悟的人做的"；但同时他也看到书中那些极尽渲染的享乐场景，并没有因为要"劝惩"而有所收敛。第四十二回元宵放烟火的盛景，第三十回西门庆升官生子的双喜，第六十回新开缎铺的热闹——这些场面写得比任何惩处都更生动、更留恋，作者明显是在热写他所批判的事物。

张竹坡把这个矛盾解释为"上半部热，下半部冷；上半热中有冷，下半冷中有热"。他认为这是一种精心设计：越写繁华之热，后文的冷落就越有对照力量。第八十九回清明上坟，孟玉楼与月娘在杏花村下轿，"郊

原野旷，景物芳菲"，与当年烈火烹油的西门大宅已是天壤之别——这才是最深的惩罚，不是刀砍斧劈，而是一切归于荒草。

然而吊诡在于：书中"暴露"的力度远大于"劝惩"。西门庆纵欲暴亡后，作者并未急于收束，而是再用二十回篇幅继续展示官哥、春梅、陈敬济等人的命运。书中那些被反复描摹的细节，并不服从于劝惩的需要，只服从于世情写实的逻辑。劝惩框架是书的外壳，世情暴露才是它的骨髓。

六、叙事艺术——白描、冷热对照、草蛇灰线与由盛转衰的结构

《金瓶梅》最重要的叙事特征是白描。它不像《红楼梦》那样大量使用抒情叙事者视角，也不大用全知视角做道德评判，而是让人物的言行、场景、对话自己说话。张竹坡在《读法》中说："读《金瓶》，当看其白描处。"第一回写应伯爵，"向希大说'何如？我说……'，又如'伸着舌头道：爷……'，俨然纸上活跳出来"，靠的是语气、姿态的精准捕捉，不靠评语。

冷热对照是这部书最稳定的结构手法。同一回之内，往往前半写热闹场景，后半写凄冷收束；相邻的情节之间，喜事与丧事往往紧接。最典型的是第七十九回：西门庆断气于正月二十一日巳时，月娘同时临产——"一喜一忧，家中大乱"，只有七个字，却是全书最重的一击。第六十回新开缎铺的热闹与李瓶儿经血不止的病弱并行，同一章法。张竹坡说这种手法是"百忙中故作消闲之笔"，其实是故意以热写冷，以热闹的表象暗示即将到来的颠覆。

"草蛇灰线"是另一个核心技法。张竹坡以月娘好佛为例：一百回中月娘好佛的笔墨零星散见，看似闲笔，实为结尾普静度化作伏脉。张竹坡将其比喻为"草蛇灰线"——蛇游草中，偶露一段；灰线延伸，隐约可辨，但需耐心追踪。第二十九回吴神仙相面，为众人定下终身，是全书最大的一条灰线：金莲"刑夫寿夭"、瓶儿"年遇鸡犬焉可过"、春梅"三九定然封赠"、大姐"不遭恶死也艰辛"——此后七十回，诸人依序兑现，毫厘不差。

由盛转衰的结构，张竹坡以"起兴盛极衰终"五段概括。但这个由盛转衰不是突然崩塌，而是在鼎盛中已见裂纹：官哥出生的同时（第三十回），月娘小产（第三十二回）；瓶儿弥留之际（第六十一、六十二回），西门庆仍与王六儿在她病榻之侧淫乐，毫无愧色。盛与衰同时运行，衰在盛的内部悄悄生长，这才是真正的世情结构。

七、张竹坡如何"读"金瓶梅——评点视角

张竹坡是清代初年的金瓶梅评点者，他的《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一百零八条与各回眉批、夹批，构成了中国小说批评史上最系统的评点之一。他的立场从一开始就是文章论，而非道德论："凡人谓《金瓶》是淫书者，想必伊止知看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

把《金瓶梅》比作《史记》，是张评的核心观点。《史记》有本纪、列传，是分写；《金瓶梅》一百回"千百人总合一传，内却又断断续续，各人自有一传"，是合写的难度更高的体例。张竹坡说"固知作《金瓶》者必能作《史记》也"，这并非虚誉，而是他对这部书文章结构复杂度的真实判断。

张评的另一个核心是"情理"说："做文章，不过是'情理'二字……于一个人心，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他欣赏的是每个人物开口都有自己的声调与逻辑，金莲的刁钻、瓶儿的柔弱、玉楼的超然、

应伯爵的帮闲腔，各各不同。他说"写一金莲，更写一瓶儿，可谓犯矣，然又始终聚散，其言语举动，又各各不乱一丝"——这是张竹坡对作者塑造人物能力的最高评价。

张竹坡对道德判断并不回避，但他的判断往往出人意料。他认为月娘并非贤妇，而是"一个知学好而不知礼之妇人"，引贼入室（指陈敬济）是她的大罪；他认为玉楼才是书中第一真正美人，却被西门庆这个"市井之徒"冷落，说明西门庆"知好淫，而且不知好色"。这是他以文章眼光做出的道德翻案，与表面的劝惩框架形成微妙的错位。

他最后说此书"到底有一种愤懑的气象"，《金瓶梅》"断断是龙门再世"。这个愤懑，他认为来自于作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人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了"。读张评，不只是读一个批评者对文本的解析，也是读一个清初文人通过这部书宣泄的对世情的深重感慨——金瓶梅与张评，是同一种愤懑在不同时代的两次回响。

读法·结构·余论

故事读熟了，接下来是"怎么读"。《金瓶梅》的好处全在逐段的笔法里，不在情节的起落上。这一卷先拣三个名回做细读示范，教你五把随处可用的尺子；再借张竹坡的"冷热金针"看全书的结构与象征；继而把书中女性的命运排成一表，看尽她们的来路与结局；最后把这部书放回《水浒》与《红楼》之间，掂一掂它在文学史上的分量。

名回细读三种：教你逐段怎么读金瓶梅

读《金瓶梅》最忌讳两件事：一是被表面的情色挡住眼，只看见"淫"而看不见笔法；二是只追情节，把它当故事会读完就忘。其实这书的好处全在"逐段"二字——它不靠大开大合的转折取胜，而是把意思藏在环境、对话、物象、人物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里。下面拣三个最有名的回目，一段一段示范怎么读。读法是相通的，学会一回，五十回都能照此办理。

一、第二十七回·葡萄架：把情色写成一较较量

这一回最容易被当"艳情"读过去，但你若只看见肉，就把作者最得意的笔法漏掉了。**读这一回，先看它怎么写"热"。**开篇连用两段文字烘炎暑："一轮火伞当空""烁石流金""万国如在红炉中"。这"热"不是闲笔——它是这一整回的底色，是欲火、是妒火，是把人逼出本相的高温。读到环境描写，要养成一个习惯：**问作者为什么偏在此处费这许多笔墨。**

接着看作者怎么用"对照"。西门庆先在翡翠轩与李瓶儿偷欢，金莲悄悄"蹑足"到榻子外潜听——注意这个"听"的视角，全书的醋海风波都从这一类偷听、窥见里生出来。她听见的是什么？是瓶儿那句"奴身中已怀临月孕"，是西门庆听了"满心欢喜"。一个怀孕之喜，一个偷听之妒，作者不动声色地把两人并置，金莲后来一切狠毒的根，这一段就埋下了。**读到这里该注意：瓶儿之喜，正是金莲之恨的起点。**

再往下，金莲席间那几句冷话最见功力。她偏坐冰冷的"豆青磁凉墩"，别人劝她，她说"我不怕冰了胎，怕甚么"；只呷冰水、吃生冷果子——句句拿"胎"做文章，专戳瓶儿。**对话里的弦外之音，往往比情节本身更要紧。**羞得瓶儿"脸上红一块白一块"，这一红一白，就是两个女人地位与命运的此消彼长。

至于后半段那场葡萄架，把金莲两足吊上架、用李子打、捉弄、险些丧命——读法不是看热闹，是看权力。这一场表面是放纵，骨子里是西门庆借瓶儿之事拿金莲"奈何"出气，金莲自己也说破："为李瓶儿故意

使这促恰来奈何我。"情欲在这里成了角力的工具。而那"险不丧了奴的性命"一句，又是金莲日后命运的伏线——她以纵欲始，也终将以此类的暴烈收场。

二、第六十二回·瓶儿之死：用一个人的死写尽世情

这一回的章法，全在"冷热对照"四个字。**读它，先把全回切成两半看：一半是热闹，一半是凄清。**

热闹的是潘道士法事：五雷法、设灯坛、念咒步罡，"忽然地黑天昏，起一阵怪风"，二十七盏本命灯一齐刮灭——排场极大，声势极唬人。可作者写这一场喧闹，恰是为了反衬它的全无用处："定数难逃，不能搭救。"**热闹是假的，冷清才是真的。**看作者把人间一切求神问卜的张罗写得越煞有介事，那枝头将谢的命运就越显得无可挽回。

冷清的那一半，是瓶儿临终逐一分派身后事：给王姑子银子嘱托诵经，给冯妈妈衣裳首饰，给奶子、给迎春绣春一一安顿——"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读临终戏，要看一个人临走时惦记什么、托付给谁，那才见出她真实的人情冷暖。**瓶儿一辈子受金莲暗算，临死还嘱月娘"休要似奴粗心，吃人暗算了"，这一句作者特意点明"就感触月娘的心来"，日后金莲在家住不牢，根子就在此。**一句临终话，是一条贯穿后文的伏线，读到要记住。**

最值得玩味的是西门庆的"大哭"。这个平日凉薄、对妻妾予取予求的人，此刻"离地跳的有三尺高，大放声号哭"，把声都哭哑了。**读这场哭，要对照他的平日——惟其平日凉薄，这一哭才显出他对瓶儿是动过真情的。**但作者更冷：他随即写月娘的不耐烦——"哭两声儿，丢开手罢了"，"他没过好日子，谁过好日子来"；写应伯爵几句话就"说的西门庆心地透彻，茅塞顿开，也不哭了"。**一边是真哭，一边是众人的冷眼与劝慰，作者借一个人的死，把满屋子人的世情、凉薄、算计全照了出来。**这就是"花开到盛极便是谢"的转捩——瓶儿一死，西门庆的盛极之运也开始下坡了。

三、第七十九回·西门暴亡：盛极而亡的总枢纽

这一回是全书由盛转衰的总开关，**读它，要看作者怎么"不动声色"地完成这个大转折。**

注意开头那个细节：西门庆纵欲已到无人不及的地步，跟着又惦记王六儿、惦记林太太、心里"只想何千户娘子蓝氏"。**读到一个人欲望膨胀到极点，就要警觉：作者往往正在为他掘墓。**果然，回家路上"一阵旋风""黑影子从桥底下钻出来"，马受惊狂奔。这阵阴风，与前文花子虚、武大"问他讨债"的幻象一脉相承——**冤孽找上门，是这一回反复出现的暗示性物象，留心它出现的时机。**

然后是金莲那一夜：误把三丸胡僧药都灌进西门庆口里，"初时还是精液，往后尽是血水"。作者借说书人之口直接点破："一己精神有限，天下色欲无穷"，"西门庆只知贪淫乐色，更不知油枯灯灭，髓竭人亡。"这是全书的主旨句之一。**遇到作者跳出来直接议论的地方，不要跳过——那是他怕你看不懂，亲自把钥匙递到你手里。**

接下来看他怎么写"乱"。脱阳、虚阳肿胀、病势一层重过一层；任医官、胡太医、何春泉、刘桔斋、吴神仙轮番上场，求神问卜"皆有凶无吉"；家人乱作一团。**盛极而亡不是一笔写死的，是靠这种节节败坏、众人束手的"乱"，把一座大厦的崩塌写得真实可触。**临终遗言更见笔力：西门庆一笔一笔交代各处本钱货物、欠账合同——五万、六千五百、五千……他到死念念不忘的还是钱。**人物临终说什么，就是作者对他一生的盖棺定论。**

最妙的是结尾的"一生一死"对照：西门庆已牌时分断气，月娘几乎同时生下孝哥儿，"一头断气，一头生儿"。**这种生死并置不是巧合，是作者刻意安排的命运反讽：**一个纵欲求乐而骨髓枯竭，一个清苦守拙而得

了根苗。而李娇儿趁乱偷元宝、众人尸骨未寒已各怀私心——盛筵散场的凉薄，就在这冷冷几笔里写尽了。

通用的细读心法

把这三回的读法收拢，可归纳几条随处可用的功夫：

一看冷热。 作者最擅长冷热相激——法事的热闹反衬死亡的凄清，纵欲的炽烈反衬油尽的虚冷。读到一处特别热闹或特别凄清，就该想：它在反衬什么？

二看对照。 喜与妒、真情与凉薄、一生与一死，意思往往不在单独一段，而在两段的并置里。养成"把前后两处摆在一起看"的习惯。

三看伏线。 瓶儿临终一句"吃人暗算了"，葡萄架上一句"险不丧了性命"——闲话似的一句，常是后文大事的种子。读时心里存一个"这话日后会不会应验"的问号。

四看物象。 炎暑、冰墩、本命灯、桥下阴风、临终的元宝——金瓶梅极少凭空抒情，意思都附在具体物事上。盯住反复出现、写得格外用力的物象，那里藏着作者的态度。

五看视角。 金莲的"潜听"、众妇女"藏在床屋里听观"、说书人跳出来的议论——留心是"谁在看、谁在说"，就能分清哪是人物的私心，哪是作者的判词。

记住一句话：金瓶梅不是用来"看完"的，是用来"逐段琢磨"的。把上面这五把尺子常带在手边，哪怕最寻常的一段家常对话，你也能读出冷暖、读出杀机、读出一个人的命运来。

名回细读·续：再看三个关键回

前面"名回细读三种"取了第二十七、六十二、七十九回，都在书的中段，看的是繁华正盛与盛极而衰。这一篇换三个位置——开头、清算、收梢——示范另外三种读法。读小说不能只盯着高潮段落，**一部书的骨架往往藏在它的头、它的尾，和那些隔着几十回才合拢的伏笔里**。这三回正是教人读"结构"的最好课文。

一、第一回·开篇立纲：看作者把什么放在最前面

读任何一回，先问"作者第一句话说了什么"；读第一回，更要问"他把整部书的什么放在了最前面"。崇祯本开篇不写人、不写事，先抬出吕洞宾，讲一通"酒色财气"，再收紧到"唯有'财色'二者更为利害"。这不是闲笔。请注意他怎么写"财"——"晚来摸一摸米瓮，苦无隔宿之炊"对着"挥金买笑，一掷巨万"，"亲朋白眼"对着"趋炎的压脊挨肩，附势的吮痂舐痔"；写"色"——"只图那一瞬欢娱，也全不顾亲戚的名分"。**读到这里要立刻意识到：这两段不是道德说教的套话，而是全书一百回的情节提纲。** 西门庆怎样靠财通官、靠色聚祸，谢希大应伯爵之流怎样"得势叠肩而来，失势掉臂而去"，都已经在这篇开场白里写定了。作者等于先把谜底交给你，再让你看一百回怎样兑现。

接着看人物怎样登场。崇祯本不让西门庆单独亮相，而是用"结拜十兄弟"把一张关系网一次铺开：应伯爵、谢希大、花子虚……连早死的卜志道都点了名。**读"开篇"要看作者用什么手法把人物群一次性安顿好——**这里用的是一场结拜、一篇疏文。那篇疏文尤其要读："桃园义重""管鲍情深"，全是义气的大话。可玉皇庙里这帮人正干什么？拿元帅塑像说荤笑话，惦记着"日后敢又有一个酒碗儿"。**庄严的盟词与猥琐的现场并置，反讽已经埋下：**日后西门庆一死，这群"兄弟"作鸟兽散。

最值得玩味的是武松打虎被"降级"处理。《水浒》里打虎是正面大书的英雄戏，这里却让它在应伯爵嘴里"手舞足蹈"地转述出来，西门庆几个人坐在酒楼上远远看那壮士过去。**读到这里要警觉作者的取舍：他把《水浒》的主角挪到了侧光里。**这一笔定了全书的调子——英雄豪杰退场，市井财色登台。武松这条线被压住，正是为了腾出舞台给西门庆，也为后文埋下"迟到"的伏笔。一个开头如何为百回定调，就看作者肯把谁放在正中、把谁推到边上。

二、第八十七回·迟到的复仇：看伏笔隔了多少回才收

第一回武松与金莲叔嫂萍踪初逢；到第八十七回武松提刀剜心，中间隔了八十六回。**读"照应"，第一件事就是数一数伏笔隔了多远才合拢。**《水浒》里武松杀嫂、斗杀西门庆是一气呵成、紧接着发生的；《金瓶梅》却生生把仇人放养了七十多回，让西门庆富贵了一辈子、病死在床上。复仇来得这样晚，意味全然不同——它不再是英雄的痛快了断，而是一笔拖欠太久的旧账。

看作者怎样写这场迟到。先用半回篇幅写王婆——张二官来相看、守备府来添价，王婆一口咬定一百两不松口。**读到此处要明白这是给"贪财忘祸"四字做实：**她的死不是飞来横祸，是一文一文银子垫出来的。等武松拿出那一百两、另包五两谢钱，王婆"喜欢的屁滚尿流"，还嘴贱地奚落他"今日帽儿光光，晚夕做个新郎"——**作者让她在刀光前一刻还在数钱、还在调笑，反讽与杀机就这样贴在一起。**

杀的场面写得极狠，要逐句读。武松"把刀子去妇人白馥馥心窝内只一剜……血沥沥供养在灵前"。这血腥近乎残忍。可作者又安排了几重叫人"五味杂陈"的细节：金莲被剥净跪在武大灵前从头招认，迎儿"唬的只掩了脸"，武松对迎儿说"孩儿，我顾不得你了"。**读这一段不能只图"大快人心"，要同时读出那点不忍。**最后一笔尤其要留意：武松杀完人，打开王婆箱笼，把银子钗环"都包裹了"，上梁山去了。**祭兄是真，取财也是真——**连最该干净的复仇都沾了财色的底色，这正是《金瓶梅》比《水浒》更冷的地方。读"照应"，不光要看伏笔收没收，更要看它收回来时变成了什么模样。

三、第一百回·因果收束：看结尾回应了开头的什么

读结尾，最该做的事是把它和开头并排来看。第一回吕洞宾讲"财色"、引"如梦幻泡影"；第一百回普静和尚现身，幻度孝哥儿，正是用一个"空"字来兑现那句偈语。**首尾这一呼一应，是全书劝惩框架的两根柱子。**

看普静超度的写法。半夜禅堂，数十个"刳腹剜心"的冤魂列于两旁，一个一个自报来历、各往何处托生：西门庆、陈敬济、潘金莲、武大、李瓶儿、花子虚、宋蕙莲、春梅、孙雪娥、西门大姐……**读到这一长串，要意识到作者是在替全书点名结账——**把一百回里死过的人挨个清点一遍，给每个冤魂派一个去处。这是中国小说收尾常用的"总结性点名"，作用是让读者亲眼看着因果一一了断，谁也没漏。

最关键的一笔，是孝哥儿即西门庆转世。普静禅杖一点，孝哥儿翻过身来"却是西门庆，项带沉枷，腰系铁索"。**读到这里要回头去对第一回那句话——**西门庆一生贪财好色，如今他转生为月娘的独子，本"要荡散其财本，倾覆其产业"，被普静度去出家，反倒替西门庆"冤愆解释"。一报还一报，连香火都断在自己手里。这就是"以空收束"：财色经营一生，到头来"一件也用不着"。

再看月娘的善终。她那场"南柯一梦"惊醒方知是普静点化；后来"把玳安改名做西门庆，承受家业……寿年七十岁，善终而亡"，书里明说"此皆平日好善看经之报"。**读劝惩小说的结尾，要看它把'善'放在谁身上落地。**全书淫佚者早归泉，唯独贤德的月娘得寿——劝惩的天平，到最后一页才彻底压平。读"结尾"，归根到底是看它回应了开头的什么：第一回许下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到第一百回一字不爽地兑了现。

读首尾与照应的几条心法

前篇谈过五尺（看冷热、看对照、看伏线、看物象、看视角），这里补三条专管“结构”的：

一，读头先找‘纲’，读尾先找‘应头之处’。 好的开篇会把全书的题旨、人物网、基调一次摆出，第一回的“财色论”加结拜十兄弟就是纲；好的结尾必回头呼应开头，普静的“空”接的正是吕洞宾的“空”。把首尾两页并排读，常能一眼看穿作者的整盘用心。

二，遇到伏笔，记下它隔了多少回才收。 照应的“劲道”往往和它的“跨度”成正比。武松那一刀隔了八十六回才落，迟到本身就是意义——它让复仇从痛快变成沉重。读时不妨在心里给每条线拉一根时间轴，看哪些扣子系得最久。

三，看作者在收束时‘顺手’添了什么。 最见功力的不是有没有兑现因果，而是兑现时附带的那点杂味——武松祭完兄顺手卷走的银子，金莲临刑那点不忍，月娘梦里那一身冷汗。**纯粹的善恶到头是说书人的账，账外这一点不干净、不痛快，才是《金瓶梅》高于一般劝惩小说的地方。** 读首尾与照应，最后要读的正是这点“算清了账却仍叫人心里发凉”的余味。

冷热金针与草蛇灰线：结构与象征

读《金瓶梅》而只见其淫，张竹坡所谓“两眼无珠，可发一笑”者也。他反复叮咛：“看《金瓶》，把他当事实看，便被他瞒过，必须把他当文章看，方不被他瞒过。”所谓“文章”，首在结构与象征二事。这部书有一副藏而不露的金针，一脉伏而千里的灰线，唯静坐细玩者得之。

一、冷热金针：一部炎凉书的脉搏

张竹坡断言：“《金瓶》是两半截书。上半截热，下半截冷；上半热中有冷，下半冷中有热。”又云“《金瓶梅》是一部炎凉书。”全书的结构骨架，正建立在“热”与“冷”的交替对照上。所谓热，是宴饮、节庆、烈火烹油；所谓冷，是丧事、败落、人去楼空。作者的笔法是：盛处写到极热，衰处写到极冷，而热极即转冷——这便是全书结构的脉搏。

最见匠心处，是张竹坡点破的“前半冷，当在写最热处玩之即知”。第二十七回“翡翠轩”与“葡萄架”，是西门庆纵欲之极热，而李瓶儿恰在此回私语怀孕——官哥儿之生与死、瓶儿之宠与亡的伏线，早埋在最热闹的一刻。再看第四十二回元宵放烟火、楼上醉花灯，门前烈火烹油；不过十余回，第五十九回官哥惊风夭亡，第六十二回西门庆大哭李瓶儿，热闹转为白幡。最触目的对照，是西门庆生前的盛宴与暴亡后的家散：第七十八回还在赏灯宴客，第七十九回便“贪欲丧命”，紧接第八十回“李娇儿盗财归丽院”、第八十一回“韩道国拐财远遁”——烈火烹油的盛筵，转眼成了树倒猢猻散的空场。烈火烹油之后，“一冷便冷到彻底，再不能热”。

这冷热的转捩，还由“加一倍写法”加力。张评云：写西门之盛，更写蔡、宋二御史，更写六黄太尉、蔡太师，“此加一倍热也”；写西门之冷，则更写敬济流落冷铺、蔡太师充军、徽钦北狩，“真是加一倍冷”。个人的炎凉，被推到家国的炎凉，冷热遂成全书的大节奏。

二、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张竹坡论此书结构，最重"千里伏脉""草蛇灰线"。他说写月娘好佛，一路"如草蛇灰线"，直到末回普静幻度方收。这种伏脉千里的笔法，使人物、物件、谶语早早埋下，后文一一照应。

最大的伏脉，是"金瓶梅"三字本身。张竹坡开篇即言："劈空摆出金、瓶、梅三个人来，看其如何收拢一块，如何发放开去。"书名即三人命运的预告。其次是吴神仙相面。第二十九回"冰鉴定终身"，吴神仙论金莲"刑夫寿夭"、瓶儿有"产贵儿之兆"、春梅"后来定然封赠"——诸人结局，一相而定。张竹坡特别拈出此为大照应：先有吴神仙"总览其盛"，继有黄真人"少扶其衰"，末有普净师"一洗其业"。谶语之外，第四十六回"戏笑卜龟儿"又补出月娘等人命数，谶诗、卦象层层照应。

伏笔之精，更在器物。第三十一回"琴童儿藏壶构衅"，一把酒壶看似闲笔，却遥伏后文玉箫受三章约、月娘撒泼、金莲败落的全部公案，正是"伏线于此"的灰线。

三、器物象征：物象承载命运

《金瓶梅》的深心，藏在器物里。鞋是潘金莲的命运符号。第二十八回，金莲失落一只大红睡鞋，由此牵出陈敬济拾鞋、以鞋换汗巾的私情；而雪洞匣中又藏着死去的宋蕙莲之鞋。睡鞋是爱物，是情欲的图腾，终亦以鞋为祸根。汗巾则是私情信物，金莲与敬济以鞋易巾，一物定情，伏后日"弄一得双"之乱。葡萄架（第二十七回）更是纵欲与命运转折之地：金莲在此被吊缚投壶、几近昏死，纵欲之极，已伏祸机。至于琵琶，更是金莲的命运乐器：金莲雪夜弄琵琶（第三十八回）正是相思与孤冷的写照，弦上自有一段炎凉。

四、季节与节令的叙事节拍

张竹坡盛赞此书"《史记》中有年表，《金瓶》中亦有时日"，"某人某日来请酒……某日是某节令，齐齐整整捱去"。元宵、清明、端午、重阳、生日宴，构成全书的时间节拍。而作者偏让节庆之热与死亡之冬反复交替：元宵的灯火屡屡照着狮子街（武松报仇、瓶儿受害之地）；清明上坟（第四十八、八十九回）放笔写春色；重阳赏菊（第六十一回）则恰是瓶儿"带病宴重阳"，节庆之热裹着死亡之冷。节令既是叙事的钟摆，也是炎凉的刻度。

五、犯笔不犯：两人各各分明

写两个相似人物而各各分明，张竹坡名之曰"善于用犯笔而不犯"。他说：写一伯爵，更写一希大，毕竟伯爵是伯爵、希大是希大；写一金莲，更写一瓶儿，"可谓犯矣，然又始终聚散，其言语举动，又各各不乱一丝"。王婆、薛媒婆、冯妈妈、文嫂、陶媒婆五个媒婆，薛、王、刘三个姑子，皆"特特犯手，却又各各一款"。其所以能不犯，张竹坡归于"情理"二字——"于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故能"写十百千人皆如写一人"。

结语

冷热相生而成结构，灰线伏脉而成照应，器物节令而成象征——这一整套自觉的艺术经营，正是《金瓶梅》超越一般世情书的关键。张竹坡读出的，不是"西门之大帐簿"，而是"千针万线"裁剪而成的"龙门文字"。它以炎凉为骨，以草蛇灰线为筋，遂使一部市井世情书，成了"千古至文"。

看其声口：方言、市井语与人物口吻

清初的张竹坡评点《金瓶梅》，反复拈出两个字：一个是“情理”，一个是“声口”。他在《读法》里说：“做文章，不过是情理二字。于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此一人开口，是此一人情理。”又说全书妙在“善于用犯笔而不犯”——写一个应伯爵，再写一个谢希大，“毕竟伯爵是伯爵，希大是希大，各人的身分，各人的谈吐，一丝不紊”。这两句话，点破了《金瓶梅》一桩极少有人专门去做的功夫：它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把“说话”当成塑人手段的长篇小说。人物不靠作者旁白介绍性格，而是一开口，性格就从舌头上滚出来了。

一、北方山东方言的底色。 全书浸在一片浓重的北地口语里。“恁的却生受嫂嫂了”（第二回），“恁”作“这样、那么”解；“怎的不归来吃早饭”，“怎的”是问“为什么、怎么”；写人斜眼也视作“乜斜”，写做营生、过日子叫“杂趁”“营生”。王婆数说自己一世营生：“迎头儿跟着人说媒……也会作牵头，做马百六。”这类词汇与句法，据后世语言学者研究，多带鲁中、鲁西的方音底子，因而成为讨论此书成书年代与作者籍贯的一项语言证据（此点学界尚无定论，姑标“据研究”）。要紧的是：作者并非刻意炫示方言，而是让它自然成为人物呼吸的空气，市井气、烟火气就从这底色里蒸腾出来。

二、市井隐语与行话。 三教九流各有切口。王婆替西门庆设局，张口便是一套帮闲黑话：“潘、驴、邓、小、闲”五字诀，又自夸“会作牵头，做马百六”“撮合山”“做头媒”——“马百六”即拉皮条，“撮合山”即媒人，全是行内黑话。妓院里“梳笼”“包占”，赌局上“东道”“掷点”，都是各行当口耳相传的切口。作者熟稔到信手拈来，可见他确曾在这片市井里“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张竹坡语）。

三、歇后语、谚语、俏皮话的密集。 这是市井智慧结晶，书中俯拾即是。西门庆见武大娶得潘金莲，叹“好一块羊肉，怎生落在狗口里”，王婆接口便是一句现成谚语：“自古骏马却驮痴汉走，美妻常伴拙夫眠。”应伯爵行酒令说笑话，张口“我媒人婆拾马粪——越发越晒”“檀木靶，没了刀儿，只有刀鞘儿了”，全是歇后语式的俏皮挖苦。这种语言密度，使全书读来满纸鲜活，绝无书面腔的呆板。

四、骂詈语的艺术。 泼辣骂口是人物性格的爆发口，且各有章法。潘金莲的骂最见花样。第二回她被武松抢白，反咬武大：“我是个不带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也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不是那脓血不出来鳖！”一连串自夸式的硬话，把一个不肯吃亏、要强好胜的女人立了起来。到第七十五回吃醋，她骂西门庆又换了一副刻薄促狭的腔：“贼牢，你在老娘手里使巧儿，拿这面子话来哄我！……小贼歪刺骨，把我当甚么人儿？”句句往人痛处戳，又泼又狠又带几分撒娇，这是金莲独有的骂法。王婆的“骂”则老辣圆熟，从不撕破脸，全在话里下套；小厮平安儿的骂则是底层人的粗野直泻，淋漓痛快。同是骂，泼妇、刁妾、帮闲、奴仆，各骂各的章法。

五、看其声口——同一场合，开口便不同。 这是张竹坡最重的一笔。他说作者“于一人心中，讨出一人的情理”，故“写十百千人皆如写一人”。最见功力处，是把众人放在同一桩事上，让她们一一开口，声口立判。第三十五回众妻妾围吃螃蟹，金莲快嘴促狭，故意当着李瓶儿撩拨：“吃螃蟹得些金华酒吃才好……得只烧鸭儿撕了来下酒。”——“烧鸭”暗刺瓶儿前夫花子虚之“花”，话里藏刀，“李瓶儿听了，把脸飞红了”。而吴月娘呢，“是个诚实的人，怎晓的话中之话”，只老老实实问“这咱晚那里买烧鸭子去”。一个尖刻促狭，一个浑然不觉绵里藏针，两副声口一对照，两个人的心地、城府全出来了。再看第七十五回：金莲对西门庆是连珠炮般的泼辣纠缠，月娘听西门庆执意要带李桂姐同去赴席，却只“一声儿没言语”——金莲用满口锋芒说话，月娘用沉默说话，正是她“奸险好人”的隐笔声口。至于孟玉楼，始终圆融得体；瓶儿软怯，连争宠也只赔笑；这都是“开口即知是谁”。

男子一边，应伯爵的油滑奉承堪称一绝。第三十五回他奉承西门庆身边的书童，话说得又熟又巧："你看他这喉音，就是一管箫……怎生如他这等滋润！哥，不是俺们面奖，似你这般的人儿在你身边，你不喜欢！"先夸物、再夸人、末了把功劳一并送到西门庆身上，奉承得滴水不漏。他还会自抬身价："我恰似打你肚子里钻过一遭的"——把自己说成西门庆肚里的蛔虫。这一副谄媚里裹着精明的帮闲声口，与王婆的老辣、金莲的尖刻，绝不相混。

六、对后世的影响。 这种"千人千面、开口即知是谁"的对话艺术，是《红楼梦》人物语言的直接先声。曹雪芹笔下王熙凤的伶牙俐齿、林黛玉的尖巧、薛宝钗的圆融、刘姥姥的村野，无不从《金瓶梅》"看其声口"的法门里化出。可以说，中国小说让人物"用自己的舌头活着"，是从《金瓶梅》这部"市井的文字"真正立起来的。读它，不能只看其事，更要"听"其声——一部书的功力，往往就藏在这一开口之间。

奇在何处：金瓶梅的文学成就总论

明末以来，《金瓶梅》被署"第一奇书"。这"奇"字易招误会——它无神魔、无沙场、无忠奸庙堂，所写不过清河县一个生药铺商人的妻妾婢仆、一餐一饭、一进一退。然而正是这分"不奇"，藏着中国小说史上最深的一处转折。若说《三国》《水浒》《西游》各登一座高峰，那是英雄、忠义、神魔的高峰；《金瓶梅》却平地拓出一片新土，把文学的目光第一次稳稳落在凡俗人间。它或许不是最完美的一部，却是最具开创性、也最深刻的一部。其"奇"，正奇在它的"常"。

题材的革命：第一部世情书。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论明代小说，专列"人情小说"一目，称《金瓶梅》"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同时说部，无以上之"。在它之前，长篇小说的主角是帝王、英雄、神佛——题材自带传奇的光环。《金瓶梅》借《水浒》武松杀嫂一段为引线，却掉头不写梁山好汉，转而钻进西门庆一家的内闱帐幔，写他如何热结十弟兄、如何娶孟玉楼、纳李瓶儿、收潘金莲，如何在官场行贿、在商场聚敛、在床第纵欲。它把文学的对象从云端的传奇拉到地面的凡俗，第一次让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成为百回长篇的全部内容。这是题材上的根本翻转。鲁迅所谓"世情书"，《金瓶梅》是其首出，也是其极则——后来《红楼梦》写大家族盛衰，正是踩着这条路走出来的。

白描的功夫：细节里见世态人心。 这片凡俗之土，靠什么撑起百回的分量？靠白描。《金瓶梅》几乎不假藻饰，不靠奇情巧合，纯以日常细节写人写事。一场赌棋要押多少银子、买什么酒、烧个猪头（第二十三回），丫鬟之间春梅打秋菊的贵贱之分（第十回），元宵放烟火、清明上坟、生辰摆酒的种种排场——这些看似琐碎的笔墨，正是世态人心的显微镜。张竹坡在《读法》中盛赞其有"《史记》之文"，谓作者"独罪财色"而曲尽人情，说的就是这种于细微处见真章的本事。世道的炎凉、人情的向背，全在一进一退、一颦一笑里自然流出，不待作者明说。

人物的圆形塑造：善恶交织的活人。 白描之上，是《金瓶梅》最了不起的成就——它第一次塑造出复杂、立体、善恶交织的"圆形人物"，远超此前小说非忠即奸、非善即恶的脸谱化。西门庆是恶人，贪财好色、行贿枉法，可他对李瓶儿之死的恸哭却出于真情——离地跳起、放声号哭（第六十二回），观戏听到"今生难会面"一句竟泪落（第六十三回），这恸是真的。潘金莲狠毒，毒杀亲夫、暗害官哥，可她雪夜独弄琵琶（第三十八回）、为争一分宠爱而处处算计的背后，是一个无所依傍的女人深可悲悯的处境。吴月娘素称"善人"，却"善"中含伪——小产瞒夫、暗中烧香求子、关键处的算计并不少。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单色的。写恶人而不使其全恶，写善人而不讳其私心，这种对人性复杂的诚实，是中国小说第一次抵达。

冷峻的客观与反讽。 塑造圆形人物，需要一副冷眼。《金瓶梅》的作者几乎从不跳出来褒贬——除开头结尾那层"劝惩"框架，正文里他只冷峻地白描，让事实自己说话。西门庆纵欲暴亡的同时，吴月娘临盆产子

（第七十九回），一喜一忧并写，不着一字评判，而盛极转衰的讽刺已力透纸背。鲁迅称此种笔法尤在其“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的本领。官哥儿夭折与缎铺开张并陈，丧礼的隆重与守灵夜的苟合相接（第六十五回）——作者不动声色，反讽自生。这种克制的客观，是现代小说的精神，却出现在十六世纪的中国。

结构的宏大与精密。 这一切又被收束在一个庞大而精密的整体里。全书百回，以西门一家为枢纽，辐辏出官、商、僧、道、妓、帮闲数百色人等，结成一张网状的世情图谱。其势分起、兴、盛、衰、终五段：自武松杀嫂、西门发迹之“起”，到妻妾盈门、官商两旺之“兴”，至烈火烹油、纵欲暴亡之“盛极”，再到树倒猢猻散之“衰”，终归因果收束、普静幻度之“终”。由盛转衰的大弧线笼罩全局，而草蛇灰线、冷热相生贯于其间——胡僧赠药一粒（第四十九回），远伏三十回外西门庆服药丧命之祸；官哥儿之生与死，李瓶儿之宠与亡，皆一一照应。盛时之“热”愈烈，衰时之“冷”愈彻，结构本身即是它最大的反讽。

语言的鲜活。 撑起这座结构的，是活的语言。《金瓶梅》以山东市井白话写成，三教九流各有声口——应伯爵的帮闲油滑、潘金莲的尖刻泼辣、王婆的世故、月娘的端方，开口便是其人，千人千面，绝不雷同。这种从生活里直接舀出来的鲜活口语，使纸上人物个个能立、能行、能笑骂。

局限与争议。 然而它绝非无瑕，客观说来有三处裂隙不应回避。其一，露骨情色的过度——书中性描写之繁密直露，远超叙事所需，常令世情的洞察被淫秽的笔墨所累，这也是它长期遭禁、难登大雅的主因。其二，部分章回有抄引拼凑的痕迹，大量征引前人词曲、话本、戏文，间有与正文气脉不接处（第五十三、五十四回尤为论者所疑），显出成书过程的驳杂。其三，劝惩框架与暴露内容之间存在明显裂隙——作者一面以“戒淫戒贪”的因果报应作壳，一面又以浓墨细描其纵欲聚敛，劝惩之旨与铺陈之实时相扞格。这些都是真实的局限。

文学史的定位。 但瑕不掩瑜，亦不掩其开创。在《金瓶梅》之前，中国长篇小说尚是英雄与神魔的天下；自它之后，写凡俗人生、写复杂人性、写世态炎凉，才成为小说的正脉，《红楼梦》《儒林外史》皆其嫡裔。它把文学的对象从传奇拉向凡俗，把人物从扁平推向圆形，把作者的声音从喧嚣的褒贬退回冷峻的旁观——单凭这三事，它便是中国长篇小说由稚拙走向成熟的真正起点。它或非最完美的一部，却是分水岭般的一部：此前的小说在讲故事，自它起，小说开始照见人本身。这，正是它“第一奇书”之“奇”的真正所在。

金瓶梅女性命运总表

《金瓶梅》以财、色、势写一个市井暴发户之家的盛衰，而承载这盛衰之痛的，几乎全是女性。下表按身份分类，系统呈现书中主要女性的来路、处境、争宠或生存的手段、结局（标回数）与一句命运评点。结局悉依崇祯本正文，凡卒年、回数皆有据可查。

姓名	身份／来路	在西门府的处境与手段	结局（回）	一句命运评点
吴月娘	正室，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	主掌内宅，外示贤淑，遇乱姑息；服薛姑子秘药求子（53回），西门庆死日产孝哥儿	携眷避乱永福寺，许孝哥儿出家，寿年七十、玳安承业，善终（100回）	以"善"托名而行软弱之实，纵容生百祸，却独得全身
李娇儿	二房，丽春院妓女出身	存在感低于金莲、瓶儿，念旧不忘本业	西门庆甫亡即盗财、闹离婚，被打发回丽春院（80回）	"树倒猢猻散"第一人，旧院终归旧院
孟玉楼	三房，布商杨宗锡遗孀，携巨资入门	处世圆融、待人宽厚，不争不妒；周济磨镜翁（58回）、赠别金莲（85回）	西门庆死后改嫁李衙内，得人生第二春（91回），善终	全书唯一善始善终者，能急流勇退，故得善果
孙雪娥	四房，主厨下，奴出身	地位最低，泼辣好告密；曾告发蕙莲、与来旺旧情复燃私奔	私奔事败问徒刑，被春梅买入府烧火（90回），后卖入洒家店为娼，终自尽（94回）	既受害又施害，沦娼自尽 是"轮回之报"的缩影
潘金莲	五房，武大郎遗孀，本裁缝女	无子，全凭色与机心争宠；毒武大、害蕙莲、惊死官哥、自制春药纵欲、私通敬济	西门庆死后被逐，武松灵前剖心割首而亡，年三十二（87回）	以欲始、以欲终；可恨之人亦有可悲，恶之土壤是男权与买卖婚姻
李瓶儿	六房，花子虚妻，携三千两巨资入门	温柔痴情，因生官哥儿获宠最盛，反招金莲死忌	官哥被金莲惊死（59回），悲痛成疾，病亡，年廿七（62回）	有情有义而身处无情无义之地；其死是西门庆盛极而衰的转捩
庞春梅	金莲贴身丫鬟，后为守备宠妾、夫人	性烈傲骨，由婢而妾而夫人；吴神仙断其"必得封赠"（29回），后买雪娥泄愤、迎敬济续旧情	守备战死后与周义通奸，纵欲而亡（100回）	命运逆转最烈者，终以欲死，与金莲遥相呼应
宋蕙莲	仆妇，来旺之妻	以色列主、恃宠生骄，依附金莲求自保	西门庆变脸、金莲构陷，丈夫递解徐州，含羞自缢，年廿五（26回）	以色列主、以情赌命，主之翻覆与妒妇之陷共戕一命
王六儿	外室，伙计韩道国之妻	纵夫卖色、金屋藏娇，市井算计；与西门庆纵淫为其暴亡关键之一	西门庆死后随韩道国卷千两银潜逃东京（81回），后遭刘二凌辱（99回）	"外室经济"的活标本，趁乱卷财，市井无义之极
李桂姐	丽春院花魁，西门庆早期常幸之妓	妩媚逢迎、趋炎附势；认月娘为干娘以攀新贵（32回）	西门庆死后身影淡出，复归勾栏旧业	官妓随势转移，权力游戏对女性的全面支配
林太太	王招宣府遗孀，门第显赫	"节义堂"匾下守寡，经文嫂牵线即与西门庆私通（69回）	西门庆数赴其处，林氏无后文（78回）	名节不过待价而沽，欲望在任何门第皆无例外
如意儿	官哥儿乳母，后为西门庆所收	以柔顺换庇护，灵前被收用（65回）；为金莲、春梅所忌	西门庆死后随月娘，身份模糊隐去（89回）	"哀变淫"最赤裸的注脚—— 柩前床事未断
潘姥姥	潘金莲之母	依附女儿，往来居于府中	劝架反遭金莲当众辱骂（58回），金莲死后无下文	倚附者随倚靠者灰飞，攀附之悲的反面映照

姓名	身份／来路	在西门府的处境与手段	结局（回）	一句命运评点
西门大姐	西门庆之女， 陈敬济之妻	随夫流落，长期被敬济虐待	不堪虐待悬梁自尽（92回）， 月娘为之伸冤	父之孽报于女身，是因果链条上一笔沉默的牺牲
韩爱姐	韩道国之女， 临清重逢陈敬济	与敬济旧情相重，痴心相付	敬济被刺死后往坟前哭绝、矢志守节（100回）	全书末路上一畸零而真挚的痴情，反衬众生之凉薄

一、命运的两枚筹码：色与子

在妻妾制度下，女性的命运几乎全系于"色"与"子"两件筹码，而两者都不可恃。无子者如潘金莲，只能拼死争宠，以色固位、以机心排他，遂由争而妒、由妒而毒，亲手促成官哥之死与瓶儿之亡，最终也把自己推向武松的刀下。得子者如李瓶儿，凭官哥儿一度获宠最盛，却正因这点骄宠成了众矢之的，子夭则母亡，恩宠如昙花一现。唯有孟玉楼，既不恃色也不争子，带资而来、随缘而去，在西门庆死后从容改嫁李衙内，是全书唯一真正的善终。三人对照，作者的判词已隐然其中：可争之物皆是祸根，能舍能退者方得保全。

二、三种结局与作者的褒贬

书中女性的结局大体可归为三类，各对应作者一套劝惩。其一是惨死：金莲被剖心割首、蕙莲自缢、雪娥沦娼自尽、瓶儿忧死、大姐悬梁——这一类多是被欲望与权力直接碾碎者，作者写得最为酷烈，既有"罪有应得"的判（金莲、雪娥），也有"哀其不幸"的悯（蕙莲、瓶儿、大姐）。其二是纵欲而亡：春梅由婢而夫人，命运逆转最为戏剧，却终以与周义通奸获罪而死，与金莲"以欲终"遥相呼应，是作者"因果"笔法的核心。其三是善终：月娘寿至七十、玉楼再获良缘——一个以隐忍持家，一个以圆融退身，作者借此寄寓了乱世中"守"与"退"两条仅存的生路。值得注意的是，月娘之"善终"作者写得并不全是褒扬，她的纵容与软弱实为家宅百祸的温床，"善"中含讽，是全书最耐玩味的笔触。

三、"金、瓶、梅"以三人名书的深意

书名取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人之名，绝非偶然。三人正是全书"财色一盛衰一因果"主题的人格化缩影：金莲是"色"与"欲"的极致，瓶儿是"财"与"情"的载体（她带入的三千两巨资壮大了西门庆的事业，她的死又标志其盛极而衰），春梅则是"势"的流转与"果"的收束（由婢及夫人，再以纵欲败亡）。三个女人的命运曲线，恰好勾出西门一家由聚敛而烈火烹油、由盛极而冰消的全过程。她们既是这盛衰的承受者，也是它的注脚。

四、哀其不幸，还是罪其淫妒？

作者对女性的态度，始终在"哀其不幸"与"罪其淫妒"之间张力拉扯。就劝惩立场而言，全书是明确的"戒淫"之书——普静幻度、众魂托生，金莲春梅以欲终、月娘玉楼以德全，因果框架清清楚楚。然而落到具体笔墨，作者又给了金莲"可悲"、给了瓶儿"有情有义"、给了蕙莲与大姐无言的同情，分明看见了买卖婚姻、男权支配与权势倾轧才是这些女性堕落与毁灭的真正土壤。今人读来，这正是张力所在：明代作者以"罪"的

框架收束，却在字里行间漏出了"哀"的真相。读《金瓶梅》女性，不必为其劝惩的外壳所限，也不宜以今日的同情一概抹平书中的褒贬——在"罪"与"哀"的夹缝里，恰恰藏着这部书超越时代的人性洞察。

数字里的金瓶梅：一份文本统计

把《金瓶梅》当数据来读，是一种笨却诚实的办法。下面这些数字，是直接在崇祯本一百回正文（约 76 万字）上逐字统计出来的——它不替代细读，却能给那些凭印象的判断一个硬邦邦的旁证。说明在先：人物按姓名字串计数（如"金莲""瓶儿"），同一人的别称、代词（"妇人""那西门庆"）未计入，故所有数字都是"至少这么多"的下限；但相互之间的比例，已足够说明问题。

一、谁是这部书的中心？

一个数字就够了：**"西门庆"在全书出现 4730 次，遍布 100 回中的 99 回**——只有一回不见他的名字。换句话说，这部书几乎每一页都压着他。第二名是吴月娘（1846 次），第三是潘金莲（1145 次），还不到他的四分之一。西门庆不是主角之一，他是绝对的轴心；全书所有人——妻妾、帮闲、官商、奴仆——都是绕着他转的行星。他活着时烈火烹油，他一死（第七十九回）便树倒猢猻散，连带统计曲线也陡然下坠。这个 4730，是"一个人撑起一个世界"最直白的注脚。

二、女性群像的"出场排序"

把书中主要女性按出现频次排开，恰好排出一份耐人寻味的名单：

人物	提及次数	出现回数
吴月娘	1846	84
潘金莲	1145	84
庞春梅	792	63
李瓶儿	774	67
孟玉楼	592	68
李桂姐	369	41
李娇儿	252	62
孙雪娥	234	51

正室月娘出现最多，因她贯穿始终、持家理事；但金莲以 1145 次紧随其后，且同样见于 84 回，可见其"戏份"之重——她是全书最活跃的搅局者。最堪玩味的是书名"金、瓶、梅"三人：金莲（1145）、瓶儿（774）、春梅（792）果然都在前列，且春梅虽是丫鬟出身，出现次数竟超过六房之一的瓶儿——这与她"由婢及夫人、笑到最后"的命运曲线正好吻合。数字替书名作了背书。

三、一个帮闲的分量

还有个数字会让人意外：**应伯爵出现 982 次，见于 59 回**——比六房里的李瓶儿（774 次）、孟玉楼（592 次）都多。一个不沾亲、不带故、专靠凑趣讨饭的帮闲，戏份压过西门庆的两位爱妾。这恰恰印证了"帮

闲"一篇的判断：在西门庆的世界里，清客捐客是须臾不可离的润滑剂，作者也确实给了他主角相称的笔墨。反过来看，武松只出现于 12 回、王婆只在 16 回——这两个从《水浒》借来的人物，高度集中在开头（勾情害命）与结尾（复仇），中间七十多回几乎隐没，正说明那段公案只是全书的"框"，西门家的日常才是"画"。

四、满纸银钱：把"财"称出来

《金瓶梅》写财，不是抽象的。统计为证："两"出现 3434 次、"银"1702 次、"钱"835 次，三者相加近六千。其中"银"字密度高达每万字 22.4 次——平均每四百多字就要称一次银子。这串数字，把"财"是全书底色这句空话，坐实成了可量度的事实：人物的一举一动，几乎都被折算成了白银。与之相伴的是"酒"2132 次——宴饮之频，亦尽在其中。财与色、酒与宴，构成了这部书最稠密的物质表层。

五、笑与哭、打与死

几组对照字也耐人寻味。"笑"809 次，"哭"399 次，约二比一——表面上这是一部笑语喧阗的热闹书，宴乐调笑铺满纸面；可那 399 次哭，又密集地砸在李瓶儿之死、西门庆之亡、金莲被杀等几处，冷热的配比正合"炎凉书"的结构。更触目的是"打"出现 2287 次——远超"哭""死"，几与"酒"相当。这一个字背后，是潘金莲打秋菊、西门庆打小厮、提刑所打人犯的无数场景：暴力，是这座宅院与这个社会维持等级的日常手段。"死"字 686 次、"药"299 次、"淫"461 次，则各自标记着这部书绕不开的几个主题。

六、篇幅曲线：作者在哪里泼墨？

各回长短也藏着作者的用心。全书平均每回约 7600 字，而最长的五回，第七十五、七十八、七十九、六十二、七十六回，篇幅都在一万五千字上下——除第六十二回（李瓶儿之死）外，其余全部扎堆在七十五至七十九回这个"烈火烹油、纵欲暴亡"的盛极段落。作者显然在这里放笔泼墨，把西门庆最后的荒纵写到淋漓，也正是在最长、最热闹的笔墨之后，紧接着第七十九回的骤然死亡——篇幅本身就在演示"盛极而衰"。最短的几回（如第四十四、六十六、八十四回，约三千八百字）则多是过渡或收束，叙事节奏明显加快。一条篇幅曲线，画出的正是全书由缓到密、由热到冷的呼吸。

结语

这些数字不会告诉你《金瓶梅》好在哪里——那要靠细读。但它们能替细读的结论钉上几枚铆钉：西门庆是绝对的中心，财与酒是物质的底色，暴力是日常的常态，"金瓶梅"三人的命运早写在出场的密度里，而作者把最浓的墨，留给了盛极转衰的那一瞬。数字是冷的，可它量出的，正是这部书那副又热又冷的筋骨。

统计方法：基于崇祯本一百回正文（约 759,880 字），以姓名字串计数，未含别称与代词，数值为下限；比例与分布趋势可靠，单点绝对值仅供参考。

上承水浒，下启红楼：金瓶梅的文学坐标

要衡量一部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分量，最稳妥的办法不是孤立地称赞它，而是看它在前后谱系里居于何处——它从什么里来，又向什么里去。《金瓶梅》恰好是中国长篇小说链条上一个无法绕过的环节：它一头

攥着《水浒传》，一头牵出《红楼梦》。读懂这个"上承下启"的坐标，便读懂了中国小说从"传奇"走向"写实"、从"英雄"走向"凡人"的那一次关键转身。

一、上承《水浒》：脱胎与新变

《金瓶梅》的开端，是从《水浒传》里"借"来的。它接过武松杀嫂那段公案——武松、潘金莲、西门庆、王婆四个人物连同前因，几乎原样移植。熟读《水浒》的人翻开《金瓶梅》前几回，会有似曾相识之感：景阳冈打虎、帘下勾情、王婆说技、毒杀武大，骨架都在《水浒》第二十三至二十六回里。这种"脱胎"是公开的、不加掩饰的，作者显然预设读者熟悉那段故事。

然而正是从这里，《金瓶梅》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改动。在《水浒传》里，西门庆很快死在武松刀下，奸夫淫妇授首，这段插曲随即收束，叙事重新汇入梁山好汉的主流。《金瓶梅》却让西门庆"不死"——它把武松发配充军、错过了复仇的时机（书中武松误打李皂隶，被刺配孟州），西门庆于是逃过一劫，活了下来。一个本该三五回就了结的人物，被作者强行"抻"开，生发成一部百回大书，去细写他此后的发迹、聚敛、纵欲与暴亡，再写他死后家业的"树倒猢猻散"。这一个"不死"的安排，是全书的枢机：它把一段惩戒的快意短章，改写成一部观察恶如何滋长、繁盛、终又自毁的长篇。

由此带来的是题材的革命。《水浒传》写的是打家劫舍、替天行道的好汉，是英雄传奇；《金瓶梅》写的却是清河县一个寻常富户的日常生活——生药铺的买卖、妻妾间的争风、官商间的往来、节令宴饮与家长里短。这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长篇的主角既不是帝王将相，也不是神魔英雄，而是"一个家庭"。一般认为，《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专写市井家庭世情的长篇小说，它把小说的目光从庙堂、江湖、灵山拉回到了寻常人家的院墙之内。这一转向，学界通常称之为从"英雄传奇"到"世情写实"的转变。

与题材相应的是结构的更新。《水浒传》的叙事是"缀段式"的——林冲的故事、武松的故事、鲁智深的故事，一个个相对独立的英雄段落串联推进，好汉聚齐后才汇成整体。《金瓶梅》则织成一张"网"：它没有单线的英雄行程，而以西门庆这一家为中心，让众多人物在同一屋檐下的日常里彼此纠缠、牵动。一场宴席、一次节庆、一桩买卖，往往同时牵出数条线索。这种以家庭日常为经纬的网状结构，是后来《红楼梦》大观园写法的直接先声。

二、下启《红楼》：祖与孙

如果说《金瓶梅》上承《水浒》是脱胎，那么它下启《红楼梦》就是血脉相传。这层关系并非今人臆断，前人早有评说。脂砚斋在批《红楼梦》时即指出其笔法"深得《金瓶》壶奥"（系前人评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世情小说，也把《红楼梦》视为《金瓶梅》一脉的延续与升华。后世更有"《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一类说法流传（如毛泽东即有此类评说，系前人议论，非本文立论）。这些评说指向同一个判断：没有《金瓶梅》在前面探路，就难有《红楼梦》。

具体的承启，可从几处见出。其一是由盛转衰的家族结构。《金瓶梅》写西门府从烈火烹油之盛，到主人纵欲暴亡、家业冰消的全过程；《红楼梦》写贾府由"鲜花着锦"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两书都以一个大家庭的兴衰为骨架，把家族当作一个微缩的世界来经营，这种"以一家写一世"的格局，《金瓶梅》是开创者。其二是庞大的女性群像与日常生活的细腻铺写。西门庆的妻妾——月娘、玉楼、金莲、瓶儿、春梅等——各有性情面目；《红楼梦》的金陵群钗更是蔚为大观。两书都把笔墨大量投在女性的日常起居、言谈情态之上，写衣饰、写饮食、写节令、写闺阁口角，这种繁密的世情笔法一脉相承。其三是白描手法与以小见大：不靠传奇情节取胜，而靠寻常细节的层层铺叠，从一餐一饭、一进一退里见出人物与世态。其四是以

诗词、谶语预示命运的手法——《金瓶梅》中已有借曲词、签卦暗示人物结局的笔法，《红楼梦》则将其发展为"金陵十二钗判词"那样精密的命运预叙系统。这些技法上的对应，使两书在"怎么写"的层面显出清晰的祖孙相。

然而血脉相连，气质却迥异，这正是最耐寻味处。《金瓶梅》是冷峻的暴露，它写欲、写恶、写一个市井商人污浊贪婪的世界，笔锋少有温情，近乎一份对人性之恶的冷眼实录；《红楼梦》则是凄美的感伤，它写情、写美、写诗礼簪缨之族里少男少女的情思与幻灭，纵然写败落，底色仍是惋惜与悲悯。一个是清河县生药铺后院的肮脏与算计，一个是大观园里的诗社与花影。前者令人不忍，后者令人不舍。可以说，《红楼梦》继承了《金瓶梅》的"写实"之骨与"世情"之法，却为它换上了一副"言情"之魂——把暴露之冷，转成了感伤之美。同源而异趣，正见出文学的承续从来不是复制，而是脱胎之后的再造。

结语

把《金瓶梅》放回谱系里看，它的位置便清晰了：它上承《水浒》的人物与开端，却把英雄传奇改写成市井世情；它下启《红楼》的结构与笔法，又被《红楼》将冷峻的暴露提升为凄美的感伤。它是中国长篇小说从"传奇"走向"写实"、从"英雄"走向"凡人"的那道枢纽——正是在这里，小说第一次郑重地把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当作值得书写百回的对象。没有它趟出这条路，便没有《红楼梦》那座高峰。理解了这个坐标，才真正掂得出《金瓶梅》在文学史上的分量几何：它或许不是中国小说里最美的一部，却很可能是最关键的一部。

经济与权力：照见封建社会的肌理

《金瓶梅》最被低估的，是它对金钱与权力如何咬合的冷峻记录。下面四篇把书里那笔笔银子、桩桩官事乃至床帏之事拆开来看——西门庆的钱从哪来、怎样变成官、官又怎样反哺钱；书中所谓"几两银子"到底值多少；提刑所、盐法、科道、捐纳这几套让他横行的制度机器；以及那些被误读为"艳"的场景，底下其实是怎样的权力与交易。读懂这一卷，才算透过那层"艳"，看见底下的世情、经济与权力。

西门庆的生意与官路

读《金瓶梅》若只看见床第，便算白读了。这部书真正狠的地方，是它把一个清河县暴发户如何用银子买权、又用权生银的整套机括，连同每一笔数目，都摆在纸面上。看懂了西门庆这一条"资本—权力"的闭环，也就看懂了封建社会的肌理。

一、本钱从哪里来：吞并、寄存与放贷

西门庆起家的老本，是父亲留下的一月生药铺（第一回写他"专一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家中开着生药铺）。但真正让他暴富的，是几笔来路不正的横财。

第一笔是吞并花子虚。第十四回，花子虚被族人告争家财下狱，其妻李瓶儿连夜从箱中"搬出六十锭大元宝，共计三千两"托西门庆打点，又交出"四箱柜蟒衣玉带、帽顶绦环"这些值钱珍宝。这三千两本是花家老公公"从广南回来"的梯己——书中暗指来路即太监一类权贵的寄存之财。西门庆趁夜"打墙上过来"，尽数吞入。等花子虚出狱，房舍庄田变卖共"一千八百九十五两"被三房瓜分，那三千两元宝却"不见踪影"。西门庆还反手用李瓶儿寄存的银子，"兑五百四十两"买下花家紧邻的住宅。一桩邻里互助，做成了无本万利的并吞。

老本之外，是放高利贷与囤货。第四十五回写得最赤裸：李智、黄四来还债，应伯爵从中说合，西门庆当场"把五百两文书改写为一千两"——利上加利，凭空翻倍。又趁人急用，三十两收下值钱的螺钿屏风、铜锣铜鼓当头。这就是钱生钱的第一台机器：典当与印子钱。

二、钱怎么生钱：绸缎、典当、盐引与垫支

到中期，西门庆的生意已是多头并进。绸缎铺、绒线铺、生药铺、解当铺次第开张（第六十回绸缎铺开张，"邀请众亲朋宴饮，盛况空前"）。他派韩道国、来保下江南贩布，第八十一回明写这一趟"拿着西门庆四千两银子，江南买货物"，可见货本之巨。

最见门道的是盐引。明代盐法行"开中法"，商人须先往边镇纳粮草，换得盐引，再凭引到指定盐场支盐；支盐有先后，早支一日便早获利一日。普通盐商排队等掣，西门庆却能插队。第四十九回，他借宴请巡盐蔡御史之机，递上揭帖："商人来保、崔本，旧派淮盐三万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一句"这个甚么打紧"，当场许下"我比别的商人早掣一个月"。三万引盐早出一月，这就是权贵一句话换来的真金白银。所谓"开中法"，到了西门庆这里，靠的根本不是纳粮，而是认得人。

此外是对官府的放贷与垫支——官员过往、御史按临，他备酒备礼、垫钱垫物，把人情当本钱放出去，日后连本带利从权力上收回。

三、钱怎么变成官：认干爹与捐纳买官

西门庆深知，光有钱不稳，钱必须变成官身才安全。这一步走得又快又准。

先是攀附蔡京。每年生辰，他派来保押"生辰担"上东京太师府进献，第三十回写明那一回的礼是"南京尺头、三十两白金"给翟管家，正担更是"黄烘烘金壶玉盏……南京纁缎"，蔡京"如何不喜"。正赶上朝廷"钦赐了几张空名告身扎付"，蔡京顺手把西门庆"安在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回报里西门庆得意宣告："太师老爷……升我做金吾卫副千户，居五品大夫之职。"——五品武官、提刑所副千户、掌一方刑名，全凭一份生辰礼换来。连舅子吴典恩做了驿丞、家人来保做了校尉，一并捎带。

这中间还有一桩险情，正照出银子的分量。第十七、十八回，亲家陈洪因杨提督案被科道参劾，连累到西门庆，名字赫然列在该问罪的名单上。西门庆派来保上东京，给蔡京之子蔡攸送"白米五百石"（实为重礼），又转到右相李邦彦处献上"五百两金银"。李邦彦"见五百两金银，只买一个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当即取笔"将文卷上西门庆名字改作贾廉"。五百两，一笔勾销一条本该问罪的人命官司。这就是封建司法的真相：罪与非罪，写在名单上，也写在银票上。

四、官又怎么反哺生意：枉法、护商与官商互保

做了提刑官，西门庆立刻把这身官皮变现。最触目的是苗青案。第四十七回，扬州苗员外被家人苗青伙同船家谋杀劫财，人证安童俱在。苗青走投无路，先封"五十两银子、两套妆花缎子衣服"托到西门庆外室王六儿处；事成后又装一千两银子"在四个酒坛内"，连夜抬到西门庆门首，连家人玳安、平安都"与了十两银子才罢"。西门庆与同僚夏提刑"把礼物两家平分"，各得五百两，于是堂上只问陈三、翁八两个船家死罪，谋主苗青反"五更替他雇长行牲口，起身往扬州去了"。一桩铁案，被一千两白银生生改写。这就是官反哺商、权护住钱的最直白演示。

更日常的是官商互保与税关行方便。第八十一回韩道国托来保"讨一封书来，下与钞关钱老爹，少纳税钱"——一封提刑官的帖子，便能在临清钞关省下税银、优先放行。御史按临，他出郊"五十里迎接"，一席酒"费够千两金银"（第四十九回、五十一回），换来的是巡盐御史的盐引、巡按御史的庇护。官场与商场，在这里本就是一张网。

五、闭环的脆弱：人亡而政息

这套闭环看似精密，命门却只有一个：它全靠西门庆这条人命撑着。所有的财与权，都是"人身依附"——认来的干爹、买来的官、喂出来的关系。人一死，链条立断。

第七十九回西门庆纵欲暴亡。尸骨未寒，崩塌就开始了。第八十回，二房李娇儿"在李家虔婆撺掇下盗走家中物资",卷财归院。第八十一回最是诛心：伙计韩道国携西门庆四千两货本下江南，半路听说"老爹死了",当即与妻王六儿合谋，卖了一千两布货，"雇了头口，拐了上东京"投奔做了翟管家妾的女儿去了;另一个心腹来保也"安心要和他一路", "暗暗船上搬了八百两货物"私卖，回家一口咬定全是韩道国所为。狮子街丝绵铺"已关了",段铺货物变卖、房子也卖，"止有门首解当、生药铺"勉强支着。靠山更是翻脸无情——当年的盐引、人情、庇护，随着那个能进献生辰担的人消失，一并蒸发。

权与钱都不曾真正属于西门庆，它们只是暂时聚在他身上;他一倒，便如水银泻地，各归各处。

结语

毛泽东要干部读《金瓶梅》，理由正在于此。它不写忠奸的脸谱，只冷冷地把账算给你看：权力如何变成财富——一句"早掣一个月"、一笔改名的文书;财富又如何买回权力——生辰担、五百两、认干爹。这条肮脏的闭环，靠的是贿赂、徇私、官商勾结，与靠不住的人身依附。西门庆的兴与亡，是一个暴发户的故事，更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整个封建社会权钱交易的肌理与它内在的腐烂。它之所以速兴速朽，恰因为它从头到尾，没有一样东西是干净的、是长久的。

给书中数字一把尺：明代银钱与购买力

读《金瓶梅》，最容易滑过去的就是那些"几两银子"。武松刺配是"二千里",西门庆家产动辄"三千两",到底是穷是富、是大数目还是零头？下面这把尺子，**数据以书中记载为准，外部换算仅供量级参考**——书里自报的价格点是文本事实，最可靠；至于一两银子折合今天多少钱，学界本身就吵成一团，只能给个量级感，绝不当精确数字看。

一、先看书里自己开的价：物价表

把全书散落的银两数据归拢，按"日常一人身一房产田庄一宴饮人情一行贿做官一家产货本"六档排开，钱的轻重立刻有了层次。

项目	书中数额	出处（回）	性质
武大郎卖炊饼度日	日入仅够糊口（无整两）	1-5回	城市底层生计
西门庆赏李桂姐"梳笼"见面	五两银子	11回	嫖资打赏
王婆牵线潘金莲的酬谢	十两银子	2-3回	中人撮合费
常峙节得的"零碎纹银"	三五钱一块	56回	日常碎银的单位感
一席酒众人凑分子	每人五分	11回	普通随礼
春梅等丫鬟买卖身价	数两至十余两	多回	婢女人身价
蒋竹山被逼赔	三十二两	19回	一笔中等纠纷钱
苗青行贿西门庆、夏提刑徇私枉法	五十两白银	47回	命案行贿
李瓶儿一处庄子	三百两	（庄田类）	城郊田产
李瓶儿带来的货物折银	三百八十两	16回	一宗现货
西门庆盖花园动工本钱	五百两	16回	营造大工程
西门庆贿赂东京权贵脱祸	五百两	18回	政治保命钱
西门庆为官哥发愿舍寺	五百两	55、57回	富室一掷的施舍
花子虚一处大宅	七百两	14回	上等房产
花子虚南门外庄田	六百五十两	14回	大田庄
李瓶儿寄放西门庆处的现银	三千两	14回	一个寡妇的"私房"
西门庆死后家人卷走的货银	八百两、一千两不等	81回	散家时的大宗

几个反差最说明问题：王婆做一桩牵线就要**十两**，而众人吃一席酒每人才出**五分**——十两是这顿酒一人份的两百倍。一条命（苗青买通官府）值**五十两**；一座上等宅子值**七百两**；李瓶儿一个寡妇随手寄存的就是**三千两**，已抵得上四五座大宅。西门庆"舍五百两"装阔气、又"贿五百两"买平安，两笔同价——可见在他的世界里，菩萨和太师是同一个价位。

二、再给一把外部的尺：一两银子到底是多少

书里的数字之间能互相校准，但要换成今人的体感，得借万历年间的物价坐标。**以下为学界常见区间，估值有争议，仅供量级感，切勿当精确今值。**

万历年间一两银子大致可换	量级	说明
大米	约二石，合 370-380 斤上下	最常用的硬锚，米价相对稳定
猪肉	约 50 斤	后期物价
牛羊肉	约 60 余斤	同上
鸡	约 25 只	同上
折合今日人民币	约 450-900 元（中值多取 500-660 元）	争议最大，随所选今米价浮动

拿这把尺回头量书里的钱，画面就立体了：

- 王婆牵线的**十两**，约是当时七百斤米、或合今三五千元——一桩说媒抵贫家小半年口粮，难怪她贪。
- 苗青买命的**五十两**，约合今两三万元量级；一条人命在西门庆衙门里，标价不过如此。
- 花子虚那座**七百两**大宅，量级在三五十万元上下——和今天一线城市的房子比是便宜了，但要知道这是当时一户殷实人家几乎全部的不动产。
- 李瓶儿寄存的**三千两**，量级直奔一两百万元，且是流动现银，不是房产。这正是西门庆得她之后家业暴涨的真正引擎——他娶的不只是个美人，是一笔巨额"风险投资"。
- 至于西门庆死后清点的家产（铺面、庄田、货本、现银合计远超万两），换算成今值已是千万级别，足见这个清河县商人爬到了何等地步。

用法提醒

这把尺只有两条刻度可信赖：一是**书内各价之间的比例**（十两与五分、五十两与三千两的悬殊，是作者写定的事实）；二是**以米价为准的量级换算**（约二石米一两，最稳）。折成人民币的那一列，请永远当作"大概一个数量级"来读——明代银价随地区、年份、银钱比价剧烈波动，任何精确到个位的"一两等于多少元"都是不可信的。记住量级、看清比例，西门庆那个用银子堆起来的世界，就清楚了。

Sources: - [明朝时一两银子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 - 知乎](#) - [古代一两银子等于今天多少人民币？ - 央广网](#) - [一分钟科普：古代的一两白银值多少人民币？ - 网易](#) - [历史古装剧里一两银子到底值多少钱？ - 人民政协网](#)

制度速查：西门庆背后的权力机器

读《金瓶梅》，容易只看见一个清河县暴发户在女人堆里厮混。但西门庆真正可怕的地方，不在床帏，而在他对一整套明代权力机器的精熟操弄。书里那些"理刑副千户""盐引""科道参劾""认干爹"的字眼一闪而过，背后却是大明制度运转的命门。把这四套讲清楚，西门庆这个人就立体了。

一、提刑所与"理刑副千户"——商人何以能坐堂打人

是什么。 明代地方司法本属州县与按察司（提刑按察使司，主一省刑名监察）。但西门庆挂的"提刑所理刑副千户"是个混搭怪职：千户、副千户是卫所武官的世职品级（副千户从五品），"提刑""理刑"却是司法差遣，"金吾卫"更是京卫名号。这叫**以武职寄禄、带衔理刑**——人挂在卫所的官品上领俸，实差却是坐衙门问案。

怎么运作。 它绕开了正常的科举文官铨选。第三十回写得明白：蔡京手里有"朝廷钦赐的几张空名告身扎付"，当场把西门庆名字填上去，"列衔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山东等处提刑所理刑，顶补千户贺金的员缺"，回家便是"五品大夫"，妻吴月娘受五花官诰为夫人。一个生药铺主，连"官役"都没有，半月之间凭一份生辰寿礼就跻身五品掌刑官。

西门庆如何利用。 司法权一旦攥在自己手里，私仇公断、收赃放犯就成了日常。第二十六回他靠提刑院整死来旺、逼死宋蕙莲；第四十七回苗青谋杀主人，西门庆与同僚夏提刑"收受苗青贿赂五十两白银及衣服，徇私枉法"，暗中通风放走真凶。五品何以能枉法？正因为这官来路就不正——不是为牧民而设，是蔡京酬庸私恩的私器。

书中何处。 升官在第三十回；满月仍称"提刑所千户"见第三十一回；枉法受赃见第四十七回；后升正千户掌刑见第六十六、七十回。

二、盐法·开中法——批一张引子就是一座金山

是什么。 明代食盐官专卖，商人须先取得**盐引**（一引约二百斤的支盐凭证）才能合法贩盐。太祖创**开中法**：商人往边镇运纳粮草，官给仓钞，凭仓钞到盐运司换引、下盐场**支盐**（领盐），再行销。本意是以盐利诱商人代国家供边。

怎么运作。 关键在两个环节：一是**派引**有先后，二是**支盐**要排队。第四十八回借蔡京"条陈七事"中的"更盐钞法"演出了改法的玄机——"旧钞搭派七分，新钞折派三分"，旧仓钞优先兑换。盐场存盐有限，商人持引未必当下能支，常年累月候掣（等待秤验掣放）。谁能**早掣**，谁就先把盐变成现银，利息全在这一个"早"字上。

西门庆如何利用。 他早年与乔大户在高阳关纳过粮草，派下"淮盐三万引"。第四十八回来保探得"蔡状元又点了两淮巡盐"，机会就来了。第四十九回，西门庆设千金之宴款待路过的蔡御史，席间递上揭帖"商人来保、崔本，旧派淮盐三万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一句"我比别的商人早掣一个月"——三万引比同行早一月支放变现，这就是靠权贵批引早支盐暴利的全部机关。来保、崔本不过是西门庆名下挂的"商人"白手套。

书中何处。 盐客王四案与运作铺垫见第二十七、三十回；盐法条陈与三万引见第四十八回；蔡御史许"早掣一个月"见第四十九回；韩道国、崔本下场支盐见第四十九、六十回。

三、科道参劾与朝局——花钱消灾，改个名就脱了祸

是什么。 "科"指六科给事中，"道"指十三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言官**，专司纠弹、封驳。一道参本上去，圣旨令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会问，被参者及其"门下用事人等"按例**株连**，问拟枷号、发边卫充军。

怎么运作。 第十七回，兵科给事中宇文虚中一本参倒蔡京党羽王黼、杨戩（书作"杨提督"），圣旨"拿送三法司"。株连名单层层下延："手下坏事家人、书办、官掾、亲家董升……陈洪"——西门庆的亲家陈洪正在其中，连女婿陈敬济带着箱笼家私连夜寄到西门庆家躲避。第十八回名单再细化，竟把"西门庆"本人也列了进去："亲党陈洪、西门庆、胡四等，皆鹰犬之徒。"

西门庆如何利用。 他不去申辩，直接拿银子买。第十八回派来保赴东京，经蔡京之子蔡攸引荐，见右相李邦彦，献"五百两金银"。李邦彦一句"五百两金银，只买一个名字，如何不做分上"，提笔"将文卷上西门庆名字改作贾廉"——名字一改，名单上就查无此人，参劾的株连便落了空。制度的缝隙正在于：定罪凭的是纸上的名字，而名字可以用钱涂改。

书中何处。 宇给事参劾、杨提督倒、陈洪株连寄家见第十七回；五百两赂相府、改名"贾廉"脱祸见第十八回。后来巡按曾孝序欲翻苗青案，又被蔡京借联姻御史宋盎"锻炼成狱"反害，见第四十九回——同一套机器，正反两面都由权贵把持。

四、捐纳与认干爹——以财买官，结成关系网

是什么。 国家因财政之需，开**捐纳**（输财得官、得监生、得散阶）之例；民间则把私人投献做到极致——**认干爹、拜门生**，把买卖关系裹上拟制亲情的外衣，使权钱往来变成"孝顺"。

怎么运作。 二者常合流于一份厚礼。蔡京寿诞的**生辰担**是全书最大的进献节点：第三十回来保、吴主管押"生辰担"上京，金壶玉盏、蟒衣纹缎，西门庆的五品官就是这一担换来的。第五十五回西门庆亲自押二十余扛礼物进京贺寿，更进一步求翟管家"拜在太师门下做个干生子"——翟谦答："不惟拜做干子，定然允从，自然还要升选官爵。"干爹关系一成，蔡京的私恩、翟谦的居间、巡盐御史的方便，便连成一张自上而下的网。

西门庆如何利用。 这张网是双向的。西门庆对上认蔡京为干爹、厚结管家翟谦（还替翟谦在清河物色女子韩爱姐，见第三十七回），对下又收书童、玳安、应伯爵一干帮闲为自家爪牙，并被林氏求着收王三官为义子（第七十二回）。干亲网络既是他买官的通道，也是他放贷、包揽、销盐的渠道。所谓"擅恩锡爵"，恩出于私门，爵也就成了私产。

书中何处。 生辰担换五品官见第三十回；东京贺寿、求做"干生子"见第五十五回；为翟管家寻女、巩固干亲见第三十六、三十七回；认王三官为义子见第七十二回。

读懂这四套，就读懂了西门庆的"成功学"不过是把明代制度的每一道缝隙都摸熟、用银子一一撬开。司法是买来的，盐利是批来的，祸是用改名躲掉的，官是当干儿磕头换的——这台权力机器照常运转，西门庆只是最懂得操作它的那个人。

— 关键原文出处：[/home/core-x/文档/Code work/金瓶梅全本/02_崇祯本/分回/](#) 之 017、018、030、047、048、049、055 各回。

“艳”的社会读法：情色背后的权力、金钱与身份

读《金瓶梅》，最容易被绊住的是那个“艳”字。世人一提此书，先想到的是它的露骨；道学家因此斥之为“淫书”，猎奇者因此把它当“秘本”——两者其实是同一种误读，都只看见了肉，没看见骨。真正的关窍在于：这部书里绝大多数性描写不是为色而色，而是权力关系、经济交换与身份秩序的具体呈现。床第是世情的延伸，谁压在谁身上、谁付了多少银子、谁因此得了什么又失了什么，才是作者真正落笔之处。学会把性场景当作权力、金钱、身份的文本来读，才算透过“艳”看见了肌理。下面择若干典型逐一解之。

其一，西门庆收用仆妇，写的是人身支配与主奴秩序。 宋蕙莲（第二十二回起）、如意儿（第六十五回起）、贲四嫂（第七十七回），这一串名字背后是同一种关系：主人对家奴身体的所有权。宋蕙莲本是来旺儿之妻，西门庆“教玉箫送蓝缎子诱她”，在花园山子洞里收用，此后又设局把来旺儿递解徐州（第二十六回），逼得蕙莲含羞自缢。这里的“情”几乎可以忽略，通篇是支配：一匹缎子换一次身体，一纸冤状除掉一个碍事的丈夫。如意儿更是典型——她是李瓶儿的奶子，西门庆守灵之夜便在亡妻柩前与她苟合（第六十五回），事后“赐衣物予她”。性在此处是赏赐与豢养的一环，如意儿用身体换取在这个家里的位置。主奴之间没有平等可言，所谓“收用”，本质是把奴仆的身体纳入主人财产的清点。

其二，私通林太太，写的是市井新贵对没落贵族的攀附与僭越。 第六十八、六十九、七十八回，西门庆费尽周折，托媒婆文嫂儿牵线，才得入王招宣府与林太太幽会。这一笔最见“身份”二字的分量。王招宣府是世袭勋贵的门第，林太太是诰命之身；西门庆不过是清河县一个生药铺出身、靠贿赂蔡京买来五品的暴发户。他垂涎林太太，垂涎的与其说是色，不如说是那道门槛——能从招宣府的后门进去，本身就是一种身份的兑换与攀爬。更耐人寻味的是，林太太转手又央西门庆做了儿子王三官的义父（第七十二回），“受四拜之礼”。一个市井新贵，竟在勋贵之家收了义子、上了夫人的床，旧秩序的体面被金钱与权势就地践踏。张竹坡评此处直指其“僭”，正是看出这场私通写的是阶层翻覆。

其三，包占王六儿等外宅，写的是以钱换色的交易与对伙计家庭的侵占。 王六儿是伙计韩道国之妻。西门庆“在狮子街为王六儿买房，长期往来其家”（第三十七回），又为她“暗中购置丫鬟锦儿”。这是一桩明码标价的交易：西门庆出房子、出银子、出对韩道国生意上的关照，换取对其妻的长期占用，而韩道国夫妇“纵妇争锋”、心照不宣地以此换取主人的提携。性在此处完全是经济关系的一部分，是雇佣与依附在身体上的兑现。书中借窗外窥听的书童之眼一再照见此事（第四十二回），冷冷点出：这哪里是风流，分明是富人用钱买断了穷人的家庭。

其四，胡僧春药与纵欲致死，是暴发户拿身体挥霍、欲望失控即败亡的隐喻。 第四十九回，西门庆于永福寺偶遇形貌古怪的胡僧，得“房中秘药一粒一膏”；自此（第五十回起）纵欲无度，直到第七十九回“贪欲丧命”——一夜与王六儿行房，“服用过量春药导致精血尽脱，疮疡溃烂”，医药无效而死。这一条线是全书的脊梁。西门庆挥霍金钱、挥霍权力、挥霍人情，最终把身体也当作可以无限透支的资本来挥霍；胡僧药便是这种暴发户心态的物化——以为一切皆可外购、皆可加码、皆可不计后果。张竹坡早已点破其中的因果报应之笔。欲望的失控正是家业败亡的预演，西门庆死，西门家随即树倒猢猻散，身体的崩溃与家族的崩溃是同一句话。

其五，潘金莲争宠之“色”，是妻妾制度下女性以色为唯一筹码的生存挣扎。 潘金莲的种种“醉闹葡萄架”（第二十七回）、“兰汤午战”（第二十九回）、自缝白绫带（第七十三回）、夜进春药（第七十八回），若只当作淫态来看便辜负了作者。在一夫多妻的家中，妾无所出便无地位，李瓶儿因生子（第三十回）一跃得宠，金莲的妒火由此而起。她无子、无财、无母家可恃，身上唯一能动用的资本就是色与媚。她拼命争宠、不惜以身犯险，是因为在这套制度里，失宠等于失去一切生存依凭。她的“艳”是被逼到墙角的挣扎，是制度逼出来的孤注一掷。

其六，李瓶儿之色与财一并送进西门家，说明色不过是财与人身的附带物。 李瓶儿改嫁西门庆，带来的不只是人（第十九回），还有花子虚“寄放的三千两银子及四箱珍宝”（第十四回）、为西门庆“筹建花园”的三百八十二两货物（第十六回）。她的身体与她的财产是打包送进这个家的；西门庆要她，也要她的钱。在这里，色从来不是孤立的，它是财富与人身一并易主的标记。瓶儿之得宠与生子之贵，与她带来的实利分不开——色，终究是财与人身的附带物。

把这六例并置，一个清晰的结论浮出水面：《金瓶梅》的性，几乎从不悬空。它总是嵌在主奴的等级里、嵌在阶层的攀附里、嵌在钱货的交换里、嵌在子嗣与财产的算计里。作者的冷峻正在于此——他不渲染、不抒情，只把一桩桩床帏之事当作世情的标本陈列出来，让读者自己看清其中的权力与金钱。张竹坡所谓此书“独罪财色”、字字皆有“寓意”，讲的就是这种读法：性场景是入口，世情才是腹地。

因此，把每一处“艳”都还原成权力、经济与身份的文本去读，不是回避它的露骨，而是正视它的功能。唯有如此，我们才不至于在肉的表面打转，而能看见那副支撑着整个清河县世界的、冷硬的社会骨架。这，正是“透过艳看见世情”的关键一招。

世相：社会史与文化

《金瓶梅》的了不起，在于它把一个时代的日常整盘端了出来——求神拜佛、生老病死、满席的戏文小曲、过关的税与放出去的债，无不写得纤毫毕现。这一卷从四个侧面看这部“明代社会百科”：清河县的宗教信仰、一家人的医疗产育丧葬、满纸词曲的来路与断代意义、以及钞关白银与高利贷的货币经济。把这些“名物词典”里查得到、却串不成线的细节连起来，便看见了那个时代活生生的世相。

佛道杂糅的清河县：宗教与民间信仰

读《金瓶梅》，最易被忽略却又无处不在的，是清河县那一层弥漫于市井之上的宗教雾气。这里没有庄严的教义，没有泾渭分明的门户，有的只是一座座道观佛寺、一拨拨僧道尼婆，以及一个对神佛“有求即拜、拜完即忘”的暴发户世界。作者以冷峻的笔，把晚明民间信仰的实况——它的功利、它的喧嚣、它的伪善与它最后那一点惘然——尽数搬进了这部书里。

有求即拜：神佛是消灾求子的工具

西门庆从不是任何一种信仰的虔诚者，却是一切法事的慷慨主顾。全书第一回，他与应伯爵、谢希大等人结拜，地点便选在玉皇庙，“十人共拜昊天金阙玉皇”——盟誓要借道教至尊来作见证，可这帮人转脸便是偷情害命的勾当。此后他打醮是道家的事，斋僧是佛家的事，他一概照办，从不在意二者本属两途。第三十一回官哥儿满月，他“打醮，为子祈福”；第三十九回更在玉皇庙大兴土木，请十六位道众设斋坛，为官哥儿寄名于吴道官门下，取法名“吴应元”，自己则身着五彩狮补吉服主持，把一场宗教仪式办成了夸示门第的盛典。而到了夜里，同一所宅子里，吴月娘又请两位女尼讲经说法，“直诵至四更”。道在前佛在后，求的无非是同一桩事：保佑这个家的富贵子嗣不绝。神佛于西门庆，不过是消灾、求子、荐亡的三样工具，用过即可。这种佛道不分、惟灵是信的态度，正是晚明民间信仰最真实的底色。

三姑六婆与劝善宝卷：宗教如何乱内宅

最能见作者讽刺锋芒的，是薛姑子、王姑子两位尼姑。她们披着佛门外衣，自由出入西门庆的内宅，给妻妾们宣讲《黄氏女卷》一类劝善宝卷。第七十四回薛姑子“佛口谈经”，当众宣演黄氏女因诵经而得善报的故事，满口因果劝善；可转过身来，她做的全是另一套营生——第四十回为求子的吴月娘传授“符药”，第五十回与王姑子在月娘上房密议“种子药方”，各收二两银子谢礼，第七十四回又把“安胎符药”递给潘金莲。劝善与卖药、谈经与牵头，在她身上毫无分际。作者借这两个尼姑，把当时人深恶痛绝的“三姑六婆”乱入内宅的世情写到了极处：佛法成了她们登堂入室的通行证，而她们带进内宅的，却是符水、媚药与是非。宗教在此不是救赎，而是渗透与败坏。

法事经济学：仪式成了斗富的舞台

清河县的宗教，是用银子堆出来的。打醮要请十六位道众、设奢华斋坛；为李瓶儿办丧，第六十六回请黄真人“发牒荐亡”，做“水火炼度”的大法事，焚符召将，规模惊人；第六十二回她病危时，西门庆又请潘道士设“本命灯坛”，企图以道法解禳延命。这一桩桩法事，耗银动辄数百两，普通人家终其一生不敢想。于是宗教仪式悄然变质，成了富室斗富、官商应酬的舞台——第五十七回永福寺长老开“缘簿”募缘，西门庆大笔一挥便舍五百两修寺，又听薛姑子怂恿，再舍三十两印经造像。这五百两布施，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虚荣：钱舍得越多，门面越光，名声越响。法事的隆重程度，丈量的是主家的财力与体面，而非心中的虔敬。

相面与术数：命定观笼罩全书

如果说法事是宗教的“显学”，那么相面卜算便是潜伏全书的暗线，一张无形的命运之网。第二十九回周守备遣吴神仙来相面，以“冰鉴”之术为西门庆论八字，断他“加官进禄”——后来果真升了千户；又一相众妇人，言潘金莲“刑夫寿夭”、李瓶儿有“产贵儿之兆”、春梅“后来定然封赠”。这些断语，竟一一应在各人结局之上，像是为全书人物预先钉下的命签。此外第四十六回元宵妻妾“卜龟儿”算命，第十二回潘金莲请刘理星（刘瞎子）作“魔胜”符咒以挽回西门庆的眷顾，第六十一回黄先生为李瓶儿批命，断她“岁伤日干，计都星

照命”，更直接预告了她的死。术数把一种深沉的命定观注入全书：人物纵然机关算尽，终究逃不出那几句相语卦辞。这既是民间信仰的真实成分，也是作者结构故事的一种宿命笔法。

因果框架的两端：劝惩与暴露的张力

全书被一副巨大的因果框架兜住。开篇即列“四贪词”，以酒色财气警世，立下劝惩的大旗；结尾第一百回，普静老和尚于永福寺现身，索孝哥儿为徒，施法“幻度”，令月娘梦中亲见西门庆等故人各各“托生”他处，最后以禅杖点化，揭出孝哥儿原是西门庆转生——一场纵欲贪婪的孽报，竟以斩断香火、遁入空门收场。这是标准的佛家因果收束。然而读者真正记住的，从来不是这套劝惩，而是中间近百回对欲望、金钱与肉身淋漓尽致的“暴露”。劝惩的框架与暴露的血肉之间，始终绷着一股张力：作者一面用因果替这部书披上道德外衣，一面又用最坦白的笔触把世情的不堪和盘托出。这恰是《金瓶梅》最深刻、也最暧昧之处。

一幅晚明信仰的实况图

把这些线索合观，清河县便是一幅晚明民间信仰的实况图：佛道并存而界限模糊，僧道尼婆混迹市井、染指世俗，宗教被金钱深度渗透，相面卜算与因果报应同时支配着上至西门庆、下至贩夫走卒的精神世界。这里没有超越性的信仰，只有一套与功名、子嗣、财富、人情紧密咬合的实用宗教生态。作者不动声色地白描这一切，既照见了那个时代信仰的虚伪与喧嚣，也在结尾那一声禅杖落地的空寂里，留下了对这“佛道杂糅”世界最冷也最悲的一瞥。

生老病死一本账：医疗·孕育·丧葬

《金瓶梅》写一个暴发户家庭三十回的烈火烹油，也是一部明代市井的生命册。生、老、病、死四件大事，在书里都不是抽象的命运，而是落到具体的郎中、收生婆、奶子、阴阳生、杠夫身上，落到一笔笔银子、一道道仪节上。把这些散在情节缝隙里的细节归拢起来，便是一本明代中等城镇人家的“生老病死账”。

一、医疗：医者群相与疾病的隐喻

清河县里的医者，作者写得分层而真切。第十七回的蒋竹山是走方郎中一路，开着小生药铺，靠诊脉行医谋生，给守活寡、被狐魅缠扰的李瓶儿看病，竟乘虚求作赘婿——医患之间的色利纠缠，正是底层医者的生存常态。第五十四回任医官则是另一格：有体面、被尊称“任后溪”，给李瓶儿“垂帐诊脉”，开的是清火止血的稳当方子，西门庆一家有病多请他，俨然是相熟的“家庭医生”。再低一等是庸医胡太医，第五十九回看官哥不济，第七十九回看西门庆又不济，月娘还以“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自我宽解，正写出庸医误人而病家无奈的普遍光景。一场病往往请遍数人：西门庆临终前后，任医官、胡太医、何春泉、刘桔斋、卖卦兼行医的吴神仙轮番上阵，诊法不出“诊脉一断症一讨药金一讨药”几步，药金每位五钱到一两不等，这是当日就医的实录。

更见匠心的，是疾病书写既写实又关合命运。李瓶儿的“血崩”，是产后崩漏、经水不止之症——第六十二回她自言“只吃下边流的亏”，瘦得“银条相似”，床上铺草纸接污，写得逼真如临床。官哥的“惊风”，是幼儿受惊抽搐的急症，第五十九回被白猫一唬便发，刘婆子灸醢反致风邪入里而夭。西门庆的死，则是“脱阳之症”：纵欲又服胡僧药过量，第七十九回精尽继之以血，肾囊肿胀、终至溃破生疮。三人的病象，无一不与各自的命数、因果死死勾连——瓶儿因产子受宠、又因产子伤身；西门庆因纵欲起家、终以纵欲殒命。而那要命的胡僧药与延龄丹，第四十九回胡僧反复叮咛“每次只一粒，不可多了”“戒之戒之”，西门庆偏偏不知节制，“嗜欲深者生机浅”，药即是命，作者的警世之意，全在这一味药里。

二、孕育：从求子到育儿的全套礼俗

求子是这个多妻之家的头等大事。手段层层叠叠：吴月娘按薛姑子指点，于"壬子日"服符药、求子嗣（第五十三回），又听尼姑宣讲宝卷以祈福，求子与佛事、符术搅在一处，是明代妇女生育信仰的真实切片。接生靠"收生婆"——第三十回蔡老娘接生官哥，是书里写得最完整的一场分娩，收生婆临盆接生、报喜讨赏，自成一门行业。产后有"坐月"将养，育儿则雇"奶子"哺乳，如意儿便是官哥、孝哥先后的乳母。还有满月摆酒（第三十一回官哥满月）、到道观"寄名"消灾（第三十九回官哥穿道服、寄名吴应元）等一整套育儿礼。

而这温情礼俗的底下，是"母以子贵"的残酷逻辑。李瓶儿在西门府本不算最得宠，一朝生下官哥，地位骤升、专房之宠尽归于她，潘金莲的妒火也由此点燃。可这"贵"是悬在孩子性命上的：官哥一死，瓶儿失了倚仗，旧病加重、血崩不止，不上两月便随子而去。子在则母荣，子亡则母亡——一个女人的生死，竟系于一个婴儿的存殁，这是那个时代留给妾室最冷的一笔账。

三、丧葬：李瓶儿之殁的铺张与对照

李瓶儿之死（第六十二至六十五回），引出全书写得最详尽的一场丧礼，几乎是一部明代士绅家丧仪的实录。停灵、成服（合家挂孝穿白）、设灵堂供奉、请韩画士为亡人传神写真留遗像；延报恩寺僧、吴道官等僧道做水陆、行"炼度"荐亡，五七、断七逐期念经；及至第六十五回十月十二日"发引大殓"，铭旌、纸扎、执事仪仗、众官送葬，浩浩荡荡出城；外加买地安葬、择穴营坟。排场之盛，连内相、团练都来路祭。

然而作者写这通铺张，意不在哀，而在虚荣。西门庆哭瓶儿固然有真情，但厚殓盛殓更是他"一时之盛"的炫示——借一场丧礼，把官商两旺、烈火烹油的家势推到顶点。妙在前后对照：不过十几回后，第七十九回西门庆自己暴亡，正值家道将倾、人心已散，他的后事办得潦草冷清，远不及当日为瓶儿铺排的十分之一。同是一家之丧，一隆一杀，盛极与衰败尽在其中。一本生老病死的账，算到末尾，算的原是世情的炎凉与浮华的虚妄。

这一家的下半截：奴仆、小厮与下层群像

西门家从来不是一个"家"，而是一座等级森严的小社会。楼上是一妻五妾的争宠场，楼下是一群被买来、被使唤、被用过即弃的人。读懂了上半截女性的命运，还须看清下半截——那些没有姓名权、连婚配都由主家做主的奴仆、小厮、丫鬟。把这两半合起来，才照得出这座宅院真正的形状。

一、奴婢的身价与名分

明代的家人（奴仆）受人身依附之制约束，主奴之间立有名分，奴仆被视为主家私产，可买卖、可陪嫁、可放良、可转卖。据研究，奴婢来源大致有买卖、投靠、债身、家生子（奴婢所生、世代为奴者）数种，论身价以银两计。《金瓶梅》把这一套写得极其具体：丫鬟小厮都标着价钱过手。春梅初是西门庆在芙蓉亭"收用"的丫头（第10回），西门庆死后被吴月娘以五两银子发卖入守备府（第85回）；孙雪娥败露私奔、问成徒刑后，春梅以八两银子从官媒处购入，罚她在厨下烧火（第90回）。人即货物，一个活生生的人折价八两，这是全书最冷的一笔账。所谓"主奴名分"，在书中从不是温情的契约，而是可以随时翻脸、可以诬陷、可以递解、可以发卖的绝对支配。

二、男仆群像：机变者生，老实者死

男仆的结局，几乎是一道筛子，筛出的标准残酷而清晰。

玳安是这群人里唯一的善终者，也是全书奴仆阶层中唯一获得继承资格的人。他机灵善察，是西门庆内外私情的总枢纽：寻访文嫂为西门庆勾搭林太太牵线（第68回），为西门庆与来爵妻私通充当掩护（第77

回)。西门庆死后，他与吴月娘有了私情，月娘遂把心腹丫头小玉配与他完房（第95回）。第100回结束，月娘归家，“把玳安改名做西门庆，承受家业，人称呼为‘西门小员外’，养活月娘到老”。一个奴仆改了主人的姓名、接了主人的家业，这是全书对“忠仆”近乎讽刺的酬报——西门庆的血脉孝哥儿被普静和尚度走出家，反倒是一个家奴顶着他的名字活了下去。

来旺是底层男性最完整的悲剧。他忠厚老实，从杭州回家得知妻子宋蕙莲与西门庆私通，酒醉口出“要杀西门庆”之言，被来兴儿听去告发（第25回）。潘金莲在旁再三唆调，西门庆翻覆无常，原许夫妻好聚，转而设计将他拿住、呈提刑院、拷打后递解徐州原籍（第26回）。妻子蕙莲闻夫被发配，含羞自缢，年仅二十五岁。来旺的“醉言”与日后的私奔（第90回），都是绝望中的反抗，却无一例外被权力碾碎。

来保是管家，最得力时往东京打点、替西门庆挣来官职（第30回）。可西门庆一死，他与韩道国奉派江南采办货物，途中卖货截银，卷财背主（第81回）。管家的能干，盛时是助力，衰时就是监守自盗的本钱。

书童以色得宠，是西门庆荒淫的另一面向。他在花园书房受青睐淫乱、收受贿赂分润（第34回），又装扮女妓为蔡状元献艺（第35回）；一见势头不对，便携带偷盗物品与诈骗银两出逃（第64回），从此不见踪迹。他的逃逸，是西门家财物流失、人心浮动的早期预兆。

平安的下场最见世态炎凉。他二十二岁尚未配妻，眼见比自己小两岁的玳安娶了丫头小玉，心中不愤，便偷了假当铺里人家典当的一副金头面、一柄镀金钩子，去南瓦子嫖娼行使，被番子拿获（第95回）。审他的吴典恩，本是西门庆门下伙计、靠西门庆照顾才做了巡简，此刻却恩将仇报，夹棍拶子齐上，逼平安攀诬出“月娘与玳安有奸”。一个偷窃的小厮，一个负心的旧伙计，两副下作嘴脸，把“树倒猢猻散”演到了底。

三、丫鬟群像：夹缝里的求生

丫鬟比小厮更无遮拦地暴露在主家的暴力之下。

春梅是“婢可逆袭”的孤例。吴神仙相面早断她“后来定然封赠”（第29回），她也果真从丫鬟跻身守备府宠妾、夫人，反手以八两银子买回旧主之妾雪娥来报昔日之辱（第90回）。但这是全书唯一的特例，且终以纵欲、与周义通奸获罪而亡（第100回）——逆袭的尽头，仍是欲望的轮回。

秋菊则是最受苦的活靶子。她是上灶的低贱丫头，潘金莲一力抬举春梅、便百般作践秋菊以示威（第10回）；失落睡鞋打她（第28回）、踩了狗屎迁怒打她（第58回）。她挨打、被罚、被虐，是金莲所有怨毒最方便的出口，一个连哭都没人理会的人。

其余如**迎春**（李瓶儿房中侍女，墙头私会时窗下窥见，瓶儿临终又是她受嘱托分派衣物）、**玉箫**（西门庆房中传话牵线之人，替西门庆送缎子诱蕙莲，后被金莲拿住把柄、立下“三章约”逼她通风报信，第64回）、**小玉**（月娘心腹，金莲被逐时暗送金簪，结末与玳安完房，第85、95回）、**如意儿**（官哥儿奶子，丧礼之夜被西门庆灵前收用，第65回）——她们或牵线、或窥探、或被收用，在主奴、嫡庶、夫妻的多重夹缝里，靠依附与小心换一口安稳，命运全系于所事主子的浮沉。

四、两条出路，一张大网

下层的活法，归根结底只有两途。极少数靠机变与忠诚善终——玳安一人而已，且他的“善终”恰恰建立在与主母的私情、对主人私生活的全程帮办之上，未必清白。绝大多数则被当作工具，用过即弃：来旺被构陷递解、蕙莲随之自缢，书童、来保卷财而逃，平安偷盗受辱，秋菊挨打半生。他们随主家盛衰浮沉，盛时是聚敛的手脚，衰时是离散的猢猻，没有一个人的命运握在自己手里。

把这一篇与“女性命运总表”“艳的社会读法”诸篇并读，便见一张自上而下、环环相扣的人身支配之网。西门庆收用春梅、临幸蕙莲、灵前纳如意儿，是用同一套权力，既支配妾妇也支配奴婢——女性的命运与奴仆

的命运，原是这套支配在不同性别、不同名分上的两种投影。蕙莲既是仆妇又是受临幸的女人，恰站在两表的交叉点上，她的死同时被记进"女性"与"奴仆"两本账。一个家庭就是一座等级森严的小社会：上有妻妾相争，下有奴婢被役，主人以金、权、色三者贯通上下。西门庆一死，这张网骤然松脱，于是妾归院、仆卷财、婢改嫁、小厮偷盗——全书"树倒猢猻散"的大溃败，正是从这下半截的人身上，最先、也最彻底地照了出来。

帮闲的学问：应伯爵与晚明清客文化

读《金瓶梅》的人，往往记住了潘金莲的狠、李瓶儿的痴、西门庆的贪，却容易放过那个总在席间凑趣、嘴里没个正经、却又一刻也少不得的人——应伯爵。他不是主角，可这部书若抽掉了他，西门庆的世界立刻塌掉半边。要懂晚明的城市与人情，得先懂这门"帮闲的学问"。

一种晚明特有的寄生群体

所谓"帮闲清客"，据治明代社会史的研究者多有论及，是晚明城市经济催生出的一类寄生人群。运河沿岸商业繁盛，像清河这样的市镇里，聚起了一批有钱无功名、要排场要享乐的富商权贵；于是便有一批不事生产的闲人围拢过来，以陪玩、凑趣、奉承、跑腿、拉皮条为业，换主家一口吃喝、几分赏钱过活。他们既非奴仆，又非宾客，介乎清客与帮闲之间——"清客"重在装点风雅、陪诗陪酒，"帮闲"则更直白地替主人张罗声色、说合买卖。这类人是商品经济与官商交结的副产品，在此前以田土宗族为重的社会里很难大批滋生，可说是晚明一段特殊的社会景观（社会史定性处姑标"据研究"）。《金瓶梅》第一回西门庆"热结十弟兄"，一上来便把这群人摆在了台面上。

应伯爵：这一行的祖师爷

十兄弟里，应伯爵是当之无愧的头牌。他的看家本领，第一在一张插科打诨的嘴。第六十七回西门庆书房里，郑爱月送来一盒酥油泡螺、一方裹着瓜仁的汗巾，应伯爵抢过来一个个先捏进自己口里，瓜仁也两把嚼尽，西门庆要夺已只剩没多些儿。同回画童端上滚热的牛奶子，他"一吸而尽"，又催第二盏。这副抢吃的馋相，书里写得活灵活现，他自己也不避讳——绰号就叫"应花子"，花子者，讨吃的也。

可这张嘴的真本事，不在馋，在奉承得恰到好处。还是泡螺那一处，西门庆睹物思李瓶儿，叹"惟有死了的六娘他会拣"，伯爵立刻接口："死了一个女儿会拣泡螺儿孝顺我，如今又钻出个女儿会拣了"，一句话把哀伤化作笑谈，逗得西门庆"两眼没缝儿"。他替西门庆张罗一切：会亲（第十六回）、邀酒赔礼（第二十一回）、说合放债（第四十五回），殷勤到无孔不入。

最见功力的是第六十二回。李瓶儿一死，西门庆哭得要寻死，说"我还活在世上做甚么"。应伯爵几句话便兜转过来：你偌大家事、又居着前程，一家大小泰山也似靠着您，你若有好歹怎了得？又抬出《孝经》"毁不灭性"，劝他"死的自死了，存者还要过日子"。书里写得明白——"被伯爵一席话，说的西门庆心地透彻，茅塞顿开，也不哭了"，转头就唤人摆饭。能在丧妻的痛哭里把人劝得开怀吃饭，这是何等的言语火候。他既可笑又可叹，是西门庆离不开的"开心果"，更是离不开的掮客。

帮闲的经济学

帮闲不只是讨喜，更是官商网络里实打实的润滑剂与中介。他们替主家说合生意、拉纤放债、从中抽头利润。书里反复出现的李智、黄四向西门庆借本钱办朝廷钱粮的勾当，中间穿针引线、催讨分息的正是应伯

爵——第四十五回他趁李、黄还债之机进言，撺掇西门庆把五百两的文书改成一千两；第六十七回李、黄送来一千两银子，他张口便替西门庆盘算利钱、防着对方"后手不接"。他抽的是说合钱、跑腿钱、人情钱。撮合声色亦然：第六十八回他替西门庆四处寻文嫂儿，搭上王招宣府的林太太。帮闲之于晚明商人，等于今日掮客之于资本，是钱与权之间不可少的一道传送带。

十兄弟群像

应伯爵之外，谢希大、祝实念、孙寡嘴（孙天化）、常峙节、白赚光等"十兄弟"各有分工：谢希大常与应伯爵搭档帮嫖陪酒，是副手；常峙节是个穷哥们，专靠西门庆周济房钱过活（第五十六回）；祝实念、孙寡嘴则惯在妓院里厮混拉拢。一群人围着一个西门庆，构成了晚明市井帮闲的众生相。

最冷的一笔：人走茶凉

全书写帮闲，最入骨的是西门庆一死之后。第八十回首七，应伯爵约众人每人凑一钱银子，办一桌祭礼、求水秀才作篇祭文。那水秀才素知这班人是西门庆"小人之朋"，暗含讥刺，通篇祭文竟拿西门庆的纵欲器物作戏，把一场吊唁写成笑骂。更冷的还在后头：李娇儿一回娘家，应伯爵转身就替隔壁张二官说合，拿五两银子去歇了一夜便撮合成亲。接着他又"无日不在他那边趋奉"，把西门庆家中大小之事尽数告与张二官，连潘金莲都细细兜售，要替新主人谋去这个旧主人的爱妾和提刑的官缺。书里那句评断毫不留情："当初西门庆待应伯爵如胶似漆，赛过同胞弟兄，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几，骨肉尚热，便做出许多不义之事。"——"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帮闲"有奶便是娘"的本质，被剥到了骨头里。这正是"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的一则活注脚。

一面照见晚明的镜子

应伯爵其人，照出的是整个晚明的世态。当财富取代门第成为人际的硬通货，人情便随之被明码标价：你富贵时，十兄弟把盏言欢、生死不离；你一闭眼，祭文里都是讥笑，旧爱被转手贩卖。帮闲文化是商业繁荣的伴生物，也是世道凉薄的温度计。《金瓶梅》没有简单地骂应伯爵，反倒把他写得有趣、有用、有人味——惟其如此，那最后的转身才更刺骨。读懂了这门帮闲的学问，也就读懂了西门庆的时代，如何在烈火烹油的热闹里，藏着一张张薄如纸的世情。

金瓶梅食单：一部小说里的明代饮食

中国古典小说里写吃的不少，但没有一部像《金瓶梅》这样把"吃"写成了正经文章。《红楼梦》的茄鲞是贵族的精致，《水浒》的牛肉是江湖的豪气，而《金瓶梅》是市井的"吃的百科"——一席宴动辄几十道菜，一坛酒要交代清楚是金华还是茉莉花，一个猪头要落实到几根柴烧烂。这不是作者贪嘴，而是因为在这部小说里，西门庆这样的暴发户世界里，饭桌就是社会本身。看一个人吃什么、和谁吃、吃的是头一份还是残羹，就看清了他在这张人情网里的位置。这份"食单"值得专门开出来读。

一、饮食不是闲笔，是世情的载体

《金瓶梅》写席面，从不只写菜。第二十三回三个妾下棋赌东道，"赌五钱银子东道，三钱银子买金华酒儿，那二钱买个猪头"，连一顿闲嘴的花销都算到分毫——这背后是西门庆家"无日不吃"的底气。同样一坛酒，在西门庆家是随手打开的存货：第二十三回他嫌妻妾们吃的金华酒寻常，转手就教人开了应伯爵送的

整坛茉莉花酒；到第六十七回书房赏雪，郑爱月儿"亲手拣"的酥油泡螺、果馅顶皮酥送进门，是妓家讨好的体己。一桌席面的丰俭，量的从来是主家的财力、客人的身份、人情的厚薄。书里反复出现的"看人下菜碟"，正是这部小说的饮食逻辑：菜是给人吃的，更是做给人看的。

最见功力的是第三十四回那一笔。书童得了应伯爵转来的贿赂银，自己留下一两五钱，买了"一坛金华酒，两只烧鸭，两只鸡……二钱顶皮酥果馅饼儿"，拿去孝顺李瓶儿求她吹枕边风。一个小厮的一桌酒菜，买的是办事的门路。吃，在这里是货币。

二、宴席的等级：从御史的盛筵到下人的残点

西门庆的世界是分层的，饭桌把这层级写得纤毫毕现。

最高一等，是第四十九回款待巡按蔡、宋两位御史的盛宴。"五间厅上湘帘高卷，锦屏罗列"，"两张吃看桌席，高顶方糖，定胜簇盘"；散席时连金银器皿一并装入食盒，跟班从人也一并重赏——书里点明这席酒费够千两金银。这是官场的排场，菜未必入口，要的是那个"食前方丈"的声势。

中间一等，是帮闲清客蹭的便饭。应伯爵在西门庆家是常客，第五十二回三人吃水面，"三碟儿蒜汁、一大碗猪肉卤"，应伯爵、谢希大"只三扒两咽就是一碗"，"登时狠了七碗"。这是熟人随便的家常，吃得痛快，却也吃出帮闲的本相。

最下一等，是仆从的残羹冷炙。第二十二回西门庆与应伯爵吃金华酒，"壶里还剩下上半壶酒"，便分付"连桌儿抬去厢房内，与李铭吃"；第三十四回书童摆的那桌点心，众小厮"一阵风卷残云，吃了个净光"，"就忘了教平安儿吃"。同一所宅子，有人吃看席，有人吃一壶剩酒，还有人连剩的也轮不上。层层分明，一目了然。

三、名饌举要（分类标回）

把书中食物成体系排开，大致可分五类。

类别	代表	回数
硬菜	烧猪头、糟鲥鱼、炉烧鸭、烧蹄子、酿螃蟹	23、34、61
细点	酥油泡螺、果馅顶皮酥、衣梅、果馅饼	67、34
时鲜	冰湃鲥鱼、乌菱、荸荠、雪藕、枇杷	52、27
饮品	六安茶、金华酒、茉莉花酒、葡萄酒、麻姑酒、菊花酒	23、27、61、67
家常绝活	一根柴烧烂的猪头	23

硬菜是席面的脊梁。第三十四回那"两包糟鲥鱼，重四十斤"是刘太监的谢礼，蒸了下酒；应伯爵舍不得吃，把鱼"打成窄窄的块儿，拿他原旧红糟儿培着，再搅些香油，安放在一个磁罐内"，留着慢慢受用——一段话就是一份糟鱼的做法。第六十一回常峙节家送来的酿螃蟹，"四十个大螃蟹，都是剔剥净了的，里边酿着肉，外用椒料姜蒜米儿团粉裹就……酱油醋造过，香喷喷，酥脆好食"，连见过世面的吴大舅都叹"并不知螃蟹这般造作"。烧鸭则是西门庆家最寻常的硬通货，几乎逢宴必见。

细点最见精致。第六十七回的酥油泡螺，"上头纹溜，就象螺蛳儿一般，粉红、纯白两样儿"，"入口而化"，温秀才赞"此物出于西域，非人间可有"。同回的衣梅，西门庆自己揭底："是昨日小价杭州船上捎来……都是各样药料和蜜炼制过，滚在杨梅上，外用薄荷、桔叶包裹"。

时鲜写的是季节和金钱。第五十二回黄四送来的礼，"一盒鲜乌菱、一盒鲜荸荠、四尾冰湃的大鲋鱼、一盒枇杷果"——鲋鱼是用冰镇着（"冰湃"）运来的稀罕物，应伯爵一句话点透其贵："江南此鱼一年只过一遭儿……不是哥这里，谁家有？"夏天则是"冰盆内沉李浮瓜"（第二十七回），富贵人家用冰窖藏的冰镇瓜果，是寻常人家想都不敢想的排场。

饮品自成一谱。茶里最体面的是六安茶（第二十三回吴月娘扫雪烹茶用的便是）；酒则品类繁多，日常的金华酒，珍贵的茉莉花酒、菊花酒，西域来的葡萄酒（第二十七回葡萄架下饮的就是），还有麻姑酒、南酒等。第六十一回写菊花酒的吃法尤其细："先搀一瓶凉水，以去其蓼辣之性，然后贮于布甌内，筛出来醇厚好吃"——连兑水滤酒的窍门都录下来了。

四、一道菜，一段世情

《金瓶梅》最高明处，是让每道菜都长在人情里。

宋蕙莲的烧猪头（第二十三回），是恃宠献媚的绝活。这妇人"会烧的好猪头，只用一根柴禾儿，烧的稀烂"。书里把全过程写得活灵活现："舀了一锅水，把那猪首蹄子剃刷干净，只用的一根长柴禾安在灶内，用一大碗油酱，并茴香大料，拌的停当，上下锡古子扣定。那消一个时辰，把个猪头烧的皮脱肉化，香喷喷五味俱全。"这是一段足以入食谱的明代鲁菜实录。可这猪头烧得越好，越显出蕙莲的处境——她正与西门庆偷情，这一手好厨艺，半是本事，半是讨好。一个猪头，烧出了一个想往上爬的下人媳妇的全部心机。

应伯爵的抢吃，是帮闲的馋相。第六十七回西门庆送来牛奶子，应伯爵"一吸而尽"；衣梅、泡螺一上桌，他"先捏了一个放在口内"，连汗巾里裹的瓜仁都"两把喃在口里都吃了"。西门庆骂他"害馋痲馋痞"，他却理直气壮："我女儿送来，不孝顺我，再孝顺谁？"这副吃相，把帮闲靠一张嘴和一个胃在富人桌边讨生活的卑微，写得入木三分。

潘金莲的争宠，则把饭桌变成战场。她对吃食极敏感，因为吃食就是恩宠的刻度。第二十九回她嫌秋菊拿来的酒凉，秋菊一句"每日爹娘还吃冰湃的酒儿"道破这家日常的奢靡。吃什么、谁先吃、谁吃头一份，在金莲眼里都是争宠的胜负。把"吃"读成"人情"，这部书才算读懂了一半。

五、这份食单的饮食史价值

抛开世情，《金瓶梅》单是一部明代中后期市井饮食的实录，就足够珍贵。它不像食谱那样干巴巴列条目，而是把食物嵌在真实的生活场景里：烧猪头交代了柴、水、油酱、茴香大料、锡古子的全套工序；糟鲋鱼留下了红糟培、香油搅、磁罐藏的家常做法；酿螃蟹、菊花酒的兑制，都是带着烟火气的活记录。这里有成体系的明代鲁菜（烧猪头、糟鱼、烧鸭、蹄膀），有南北物流催生的时鲜（冰湃运来的江南鲋鱼），有西域东传的细点（泡螺、衣梅），也有冰窖、糟腌、蜜炼这些保鲜与加工的工艺。

一部小说，无意间为我们封存了一座十六世纪运河市镇的厨房。读《金瓶梅》的食单，既是看几十道叫人嘴馋的菜，也是看一个时代的人——他们怎么吃，怎么靠吃彼此算计、攀附、争夺。菜冷了，人散了，这份食单却留了下来。

满纸词曲从何处：引用、套用与断代意义

读《金瓶梅》词话本，最先让人困惑、继而让人着迷的，是它的"杂"。叙事一路推进，忽然就停下来：宴席上要点一出戏，尼姑进门要宣一卷经，潘金莲独坐要弹一支琵琶曲，应伯爵行酒要说一个笑话、捻一个酒

令。整段整段的曲词、戏文、宝卷文字嵌进正文，少则数行，多则一折。据学界统计，词话本中提及或搬演的戏曲约十四种，引录的清曲（散套与小令）多达一百四十余首——这是任何一部后世文人小说都不曾有过的体量。

这种"杂"，正是"词话"二字的本色。词话是说唱伎艺，韵散相间，唱重于说；它把市井间一切现成的娱乐都收纳进来。所以《金瓶梅》里的曲，南北曲俱备，更醒目的是当时正流行的时调小令。〔山坡羊〕据研究在书中多回出现、多达二十支；〔挂枝儿〕（一作"挂真儿"）则被视为晚明时曲的代表。戏文方面，宴席点戏是常态：第六十三、六十四回李瓶儿丧事上，海盐子弟搬演韦皋、玉箫女两世姻缘的《玉环记》；第六十五回为黄太尉接风，当筵演《裴晋公还带记》；此外书中还点到《西厢记》《韩湘子升仙记》《王月英元夜留鞋记》等十余种。宝卷一路，则由薛姑子、王姑子两个尼姑携来——第五十一、七十四回等处，她们在吴月娘房中宣讲，据研究所宣有"五戒禅师与红莲"故事、《黄氏女卷》之类的因果宝卷。笑话、酒令、灯谜更是散落各回，难以尽数。

关键在于：这些词曲戏文，绝大多数并非作者原创，而是采撷、套用了当时流行的现成文艺。作者像一架录音机，把市井娱乐的现场整体"录"了进来。这一点已有不少坐实的对应：据研究，第六十一回赵太医自报家门的那段说白，本于李开先《宝剑记》传奇；第六十七回春鸿所唱南曲〔驻马听〕，亦出自《宝剑记》；申二姐唱的"半万贼兵"则来自《西厢记》。学界（如黄霖论"镶嵌"、周钧韬考"抄引"）做的大量比对，反复印证了这种"拿来"的写法。需要审慎的是，具体某曲究竟抄自何处、抄得是否精确，各家仍有出入，不宜一概坐实——但"大量套用现成文艺"这一总体判断，是稳固的。

作者这样"录"，并非偷懒。其功能至少有三。一是抒情：人物心事，常借一支曲子道破，潘金莲雪夜弄琵琶即是。二是反讽：曲词的旖旎与情节的冷峻两相对照，最见笔力——第六十三回搬演《玉环记》，唱到"今生难会面，因此上寄丹青"，西门庆当场为亡妻李瓶儿落泪，而帘内潘金莲冷眼旁观，繁华丧礼与人心凉薄就在曲声里互相照出。三是写实地保存：这些文字几乎是明代市井娱乐的实录，谁在什么场合听什么曲、点什么戏、宣什么卷，后人赖此得见一个时代的声音现场。

也正因这些被"录"进来的时调、戏文多有可考的流行年代，它们成了考证成书年代的重要内证。其逻辑并不玄奥：若书中反复引用某些只在某一时段才风行的曲子或作品，则成书下限不会早于那个时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时曲源流，说〔锁南枝〕〔傍妆台〕一路流行较早，而〔打枣竿〕〔挂枝儿〕则是万历年间方才大盛，"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金瓶梅》既大量用到这一路万历新调，研究者据此推断其成书当在万历年间。这与从其他线索得出的结论可以呼应：吴晗据第七回等处考证，主张成书在万历十年之后、三十四年以前；郑振铎则据书中引用《如意君传》等万历才风行的作品，同样指向万历朝。必须强调，以上系学界的推断而非定论——内证只能划定一个不早于的下限，作者、确切年份至今聚讼未决，引用时宜作"据研究""或"一类的保留。

最后说崇祯本（绣像本）的删削，这正与三版异同相呼应。崇祯本在词话本基础上改写，据研究删去近十万字，被砍掉的大半正是这些诗词曲赋、韵语俚谚——回前诗词几乎尽数另换，正文唱词也大量删落。其得，在于叙事更紧凑、文气更"雅"，回目整洁对称，对只求读故事的一般读者更友好，这也是绣像本后来流传更广的原因之一。其失，则在于削去了"词话"的命根：抒情的余韵淡了，反讽的对照钝了，更要紧的是，那份保存明代市井娱乐现场的文献价值与断代内证，被大幅抽掉。于是今日治成书年代、考市井文艺者，仍须回到满纸词曲的词话本——那些看似"芜杂"的引用与套用，恰是它最不可替代的地方。

钞关·白银·印子钱：金瓶梅里的明代货币经济

读《金瓶梅》，满纸是“几两银子”在流动。这不是闲笔，而是一部明代中后期货币经济的文学切片。西门庆这个清河县生药铺主之子能在二十回内暴起为五品武官、坐拥数万两身家，靠的正是三样东西的合流：钞关上少缴的商税、称量流通的白银、以本生利的高利贷与典当。把这三条线拆开看，就看见了一个商业资本与官僚权力合谋的样本。

一、钞关与商税：权力即关税减免

明代商税征榷之制，核心在“钞关”。据研究，钞关创于宣德四年（1429），因当时钞法不行，朝廷在运河沿线征收过往客商的船料钞与商税。全国八大钞关，七个设在大运河上，自北而南为崇文门、河西务、临清、淮安、扬州、浒墅、北新。其中**临清钞关地位最重**——它兼征船料钞与商税，商税以船载货物从价计征，约“三十而税一”。万历年间临清一关年征课银约八万余两，居八大钞关之首，约占全国钞关课税总额的四分之一。这正是西门庆货船必经之地。

书中处理得极精彩。第五十八回，韩道国在杭州置办了“一万两银子缎绢货物”，货船“直抵临清钞关，缺少税钞银两”。西门庆的对策不是照章纳税，而是“讨五十两银子，令书童写一封书……差一名节级”送往钞关上的“钱老爹”，“教他过税之时青目一二”。结果见于第五十九回韩道国回禀：靠钱老爹这封书，把缎箱“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又冒充茶叶、马牙香等低税之物报关，“通共十大车货，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银子”，钞关官“接了报单，也没差巡拦下来查点，就把车喝过来了”。一万两的货，应税本该可观，实缴仅三十两五钱。第六十回又一次重演：来保南京货船到，西门庆“拿一百两银子，又具羊酒金缎礼物谢主事”，求“此货过税，还望青目一二”。

这几笔账写尽了明代商税征榷的制度漏洞与官商勾结的本质：**关税的多寡不取决于则例，而取决于人情关节**。一封书信值五十两、一份厚礼值一百两，换来的是数百两税银的减免与货物的放行。权力在此直接折算成了关税减免——这正是西门庆“生意”与“官路”互为表里的根基。

二、白银货币化：满纸“几两银子”的时代底色

全书货币以白银计量、流动、生息，这绝非小说家随手设定，而是明代中后期白银货币化的文学缩影。据研究，正统年间（约1436年前后）朝廷弛用银之禁，白银渐成主导货币，宝钞退出流通；至万历初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将田赋、杂税、徭役合并、计亩征银，赋役货币化遂告完成。整个国家的赋役、财政都换算成了白银，民间交易自然更是满纸碎银。

明代白银是**称量货币**而非铸币：没有统一的国家铸币体系，市面流通的是成色不一、轻重不齐的元宝、银铤与碎银，每笔大宗交易都要看成色、上戥子、折算重量。书中对此呈现得极细：李瓶儿付印经钱，要“上天平兑了”才知香球重十五两（第五十八回）；甘伙计在缎铺柜上专司“看银子”、辨银水（第六十回）。“看银水”就是验成色，这是称量货币时代商业活动的日常技能。西门庆临死清点家私（第七十九回），段子铺五万两本钱、印子铺占用二万两、生药铺五千两、绒线铺六千五百两、绸绒铺五千两、松江船上四千两、各处欠账若干——**整个财富帝国都以白银为度量衡来清算、流动、计息**，俨然一幅一条鞭法时代商人家产的资产负债表。

三、高利贷与典当：以本生利的盘剥机器

西门庆的钱不只买货放关，更要生钱。其手段有二：放短期高利小债的"印子铺"，与抵押放贷的"解当铺"。

解当铺是典当业。第二十回写西门庆娶李瓶儿后"打开门面两间，兑出二千两银子来……开解当铺"，李瓶儿楼上"搁解当库衣服、首饰、古董、书画、玩好之物，一日也当许多银子出门"。典当在明代城镇经济中地位甚重，是中小工商与平民周转的主要渠道。第九十五回写得最具体：当了人家"一副金头面……当了三十两银子。那家只把银子使了一个月，加了利钱就来赎讨"——这正是典当"以物质钱、到期赎本付息"的标准流程。

至于**利率**，书中第十九回留下一纸借票，是难得的硬证据：蒋竹山"借到鲁华名下白银三十两，**月利三分**"。这与明代律制及典当业的实际利率高度吻合：明律规定私放钱债及典当取利"每月不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即月利上限百分之三、累计封顶一本一利）；据研究，明清当铺放款月利率多以三分为上限，各地按抵押额大小行差别利率。"月利三分"即年息约百分之三十六，已是当时法定的高限；民谚"印子钱，一还三"，言其盘剥之酷。

更阴狠的是**对官银的运作**。第四十五回，西门庆放给李智、黄四的本钱"五分行利"（月息五分，年息约六成，远超法定三分），更把五百两文书改捣为一千两。黄四原本只能"靠着问那内臣借，一般也是五分行利"，宁可转向西门庆，是因为"借着衙门中势力儿，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这里露出关键一着：西门庆放债，放的不只是银子，更是**官身的庇护**。向官员、商人放债垫支，换来的是关照、批文与人脉——重利盘剥与权力寻租在此合为一体。

结语

西门庆的财富帝国，地基是三块白银砌成的：钞关上靠书信关节少缴的税，使商业成本陡降；一条鞭法时代以白银为度量衡的财货流动，使聚敛得以滚雪球；以本生利的印子铺、解当铺与对官银的重利运作，使存量银两昼夜生息。三者背后是同一个引擎——**商业资本与官僚权力的合流**。少缴的税靠官场人情，高息的债护着官身势力，而升官又反过来扩大经商的便利。这是明代中后期一个暴发商人最典型的标本，也正与"生意与官路""制度速查"两章互为表里：制度的缝隙在哪里，白银就从哪里漏进西门庆的库房。

纵欲与礼教之间：身体与性别观念

《金瓶梅》成书于晚明，是中国第一部以市井家庭为中心、由文人独立创作的世情长篇。撇开它历来招致的"淫书"恶名，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部书是一面罕见地清晰的镜子，照见了一个特定时代关于身体、欲望与性别的全部观念及其内在的紧张。它的价值不在于"写了什么"，而在于它写作时所处的那个观念结构本身正在松动、撕裂。

一、时代底色：纵欲之风与礼教秩序的并存

晚明是一个矛盾外露的时代。一般认为，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白银货币化、城市市镇兴起、商人阶层抬头，物质生活的丰裕松动了原有的尊卑节制之防，享乐与纵欲之风随之弥漫。与此同时，思想领域也在松动：阳明心学下传至泰州学派（王艮、何心隐、李贽一系，史称王学左派），不仅反对程朱理学的天理压抑，对礼教也颇有微词。据研究，李贽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又以"童心说"主张文人应突破

礼义教化的束缚、直抒自然性情；学界一般将晚明视为一个由礼教权威主导的社会逐渐转向重视个体生命、情欲与现实世界的转折期，而这一转向的底层动力，正是商业资本的萌芽。

但必须强调，这种"转向"绝非礼教的退场。旌表节妇、宗法伦理、官方道学话语仍然是制度性的、强势的。纵欲之风与礼教秩序不是先后更替，而是同时在场、彼此挤压。《金瓶梅》正诞生在这条裂缝里——它既不是对礼教的简单颂扬，也不是对纵欲的单纯礼赞，而是把这两股力量的并存与紧张，原样地搬进了一个生药铺商人的宅院。

二、身体观与房中术：求"补"反致"竭"的悖论

西门庆之死，是全书思想含量最高的一笔。第四十九回，他从胡僧处得"房中秘药一粒一膏"，自此药力贯穿盛极诸回；至第七十九回，他与王六儿行房过度、误服过量，终致精血尽脱、疮疡溃烂而亡。这一情节不是孤立的色情桥段，而是明代身体观内部矛盾的一次文学演绎。

据研究，中国房中术传统源远流长，其理论核心一是"采阴补阳""还精补脑"，讲究"多御少泄"的采补延寿；二是"七损八益"之说，主张房事须有节制、戒纵欲伤身。也就是说，这一传统内部本就包含一对张力：性既被视为延寿养生之"补"，又被警告为耗损戕身之"竭"。西门庆的悲剧恰在于，他只取"补"的逻辑而无视"节"的戒律——他纵欲是为了求"补"（求强、求久、求精力不竭），结果反而加速了"竭"。胡僧药因此成为一个绝妙的反讽符号：本应延龄的丹药，恰是催命的毒物。作者借此演示的，不是某个人的荒唐，而是一整套养生观念在脱离其节制前提后的自我崩解。

三、性别双标：被默许的男性纵欲与被苛求的女性贞节

如果说身体观的矛盾是观念内部的，那么性别观的矛盾则是制度性的、明目张胆的。西门庆妻妾成群，外有李桂姐、王六儿、林太太、如意儿等无数私狎对象，他的纵欲非但不受谴责，反而被叙述为势力与体面的标志——纳妾、包占、狎妓，是富贵的炫耀，是男性气概的展演。

与此对照的是同时代加诸女性身上的贞节苛求。据研究，明洪武元年即下诏："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旌表既给荣誉又免差役，巨大的社会与经济诱因，使无数寡妇在舆论与亲族压力下被迫守节。书中最尖锐的反讽出现在林太太身上：第六十九回，西门庆经文嫂牵线，从后门入王招宣府与林太太私通——而这位太太的厅堂之上，正悬着"节义堂"的匾额。贞节的牌匾与匾下的私通同框，男性的放纵与女性的"节义"标榜被并置在同一画面里，晚明性别双标的虚伪由此暴露无遗。这一双标不是西门庆个人的道德瑕疵，而是整个礼法结构的设计：它对男女施以两套截然不同的尺度。

四、妇女作为财与色的客体

进一步看，书中女性的处境揭示了一个更冷峻的事实：在这套结构里，妇女往往不是欲望的主体，而是财与色的客体。婚姻多是买卖：孟玉楼带着亡夫巨资改嫁（第七回），李瓶儿则连人带三千两银子与珍宝一并"过门"（第十四、十九回）；妾婢可以被买、被卖、被赠、被转手——宋蕙莲、春梅、孙雪娥、如意儿的命运，无不系于主家的好恶。在这种人身物化的处境下，女性以色固宠，几乎是唯一可用的生存筹码。

因此，书中女性的所谓"淫"，需要被审慎地重新理解。潘金莲的争宠、算计与放纵，与其说是某种天性之恶，不如说是一个被买卖、被排序、随时可被替换的妾，在零和竞争中被制度逼出的求生策略。她们的越

轨，大多是无权者在不公结构里仅有的博弈。把这些女性简单读作"淫妇"，恰恰是接受了那套双标话语本身。思想史的读法，要求我们看见筹码背后的牢笼。

五、作者态度的暧昧：既暴露又劝惩

《金瓶梅》最耐人寻味之处，是作者立场的双重性。表面上，它是一部劝惩之书：开篇"四贪词"戒酒色财气，全书以因果报应作结构骨架——西门庆暴亡、潘金莲被武松所杀（第八十七回）、家业冰消、众人各偿宿业，终以普静幻度孝哥儿（即西门庆转生）收束（第一百回）。据研究，不宜把这套因果报应视为虚应格套，它在思想史上确有分量：作者借西门庆"贪欲而亡"申说"女色杀人"，以佛家慈悲劝世人节欲。

然而在劝惩的框架之内，作者又以前所未有的坦白直写欲望本身——其铺陈之细、之不避，远超任何禁欲主义的需要。这种"既暴露又劝惩"的双重性，构成全书的根本张力。它很难用单一意图来收束：劝惩是真的，迷恋也是真的。与其视之为虚伪或矛盾，不如把它看作晚明一个士人面对欲望解放与礼教约束时的精神实况——他既被新兴的、肯定情欲的潮流所吸引，又无法挣脱旧有的劝善惩恶的伦理框架。这个分裂的叙述者，本身就是那个分裂时代的标本。

六、今人怎么读

读《金瓶梅》，有两种应当警惕的偏向。一是以明代的劝惩立场自限，把全书读成一则"色字头上一把刀"的道德教案，从而错过它对结构性不公的冷峻记录。二是以今日的观念去简单褒贬，或赞其"性解放"之先声，或斥其物化女性之罪——前者拔高，后者苛责，都是把今天的尺子直接量到四百年前。

更稳妥的态度，是把它当作一面镜子：一面照见前现代中国身体观与性别观念的镜子。在这面镜子里，我们看到一套养生学说如何因偏取而自毁，一套礼法如何对男女施行双重标准，一群女性如何在物化的处境中以色为筹，以及一个士人如何在欲望与礼教之间左右为难。它的认识价值，恰恰在于它不曾给出干净的答案——因为它所记录的那个时代，本身就没有答案。

版本·源流·余论

一部经典从来不是凭空落地的。它有版本的分合、作者的悬案、四百年的毁誉流转，也有一套庞杂的时空骨架。这一卷把这些"书外之事"理清：先看本套三版到底差在哪，再看作者与版本的世纪谜题，继而看它怎样从禁书熬成显学，最后给庞杂的家事时序与地理编一份索引。读懂这一卷，你便知道自己手里这部书是怎么来的、站在怎样的传统里。

三版异同导读：词话本·崇祯本·张评本差在哪

打开这个对照站，你会同时看到三栏文字。它们都叫《金瓶梅》，第一回却长得不一样：一栏从武松打虎写起，一栏从西门庆请人结拜十兄弟写起，还有一栏满纸是密密麻麻的批语。这不是抄错了，而是《金瓶梅》在四百年流传中分出的三大版本系统。把它们的来龙去脉、改动取舍弄清楚，是读懂这部书的第一步。

一、三大系统是什么

词话本，全称《金瓶梅词话》，又叫"万历本"，是现存最早的刻本系统。本站底本卷首明明白白印着"维基文库版（万历本）""新刻金瓶梅词话"，正文前有欣欣子序、东吴弄珠客序（落款"万历丁巳季冬"）、廿公跋，接着是隐逸词、四贪词（酒色财气各一首）。"词话"二字点出它的本色：保留了大量说唱伎艺的痕迹——词、曲、宝卷、俚谚，是最接近艺人讲唱原貌的本子。

崇祯本，又叫"绣像本""说散本"，因卷首有二百幅插图（绣像）、又删去说唱成分趋向纯叙事（说散）而得名，刊于明末崇祯年间。它是对词话本的一次系统加工整理。

张评本，全称《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简称"第一奇书"，是清初张竹坡（1670–1698）以崇祯本为底本、加上自己的批点而成。所以源流关系一句话可以说清：**词话本是祖本，崇祯本是它的改写本，张评本=崇祯本+张竹坡批语**。本站第三栏正文与崇祯本几乎一致，多出来的是评语。

二、开篇之变：从"打虎"到"结拜"

最直观的差别就在第一回。

词话本第一回题作"景阳冈武松打虎 潘金莲嫌夫卖风月"，正文从项羽虞姬、刘邦戚姬讲起，引出"情色"二字的议论，再接"话说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那时山东阳谷县，有一人姓武，名植，排行大郎"，于是武松登场打虎。这分明是承《水浒传》而来——它借《水浒》武松、潘金莲、西门庆这段公案作引子。

崇祯本第一回则改题"西门庆热结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亲哥嫂"。卷首换上吕洞宾（"姓吕名岩，道号纯阳子祖师"）的一首诗，大段铺陈"酒色财气"中"唯有'财色'二者更为利害"的议论，然后直接写西门庆其人、其家世（父亲西门达贩药材）、其一班帮闲朋友，落到他要结拜十兄弟。武松打虎被挪到后面，且改成由众人在玉皇庙里听吴道官、应伯爵转述出来——"昨日被一个人一顿拳头打死了"。

这一改用意很深。词话本"武松打虎"是从《水浒》借来的旧引子，与全书主角西门庆关系松；崇祯本把开篇直接对准西门庆和他的酒肉兄弟，又用"财色"论替换"情色"论作总纲，使全书从第一笔就扣住"一个富贵人家如何因财色败亡"的主题，叙事的重心更聚焦、更"为世戒"。代价是失掉了词话本那种从历史兴亡（项羽刘邦）说起的苍茫开阔的格局。

三、词话本被删了什么

崇祯本对词话本最大的动作是"删"。删去的主要是三类：**大段词曲、宝卷唱词、与正文关系松的插入文字**。词话本里人物动辄唱一支〔山坡羊〕、说一回宝卷，叙事时时被这些唱段打断；崇祯本把它们大量删净，叙事因此顺畅紧凑了许多。

有意思的是，删节并非一味做减法，有时是"换"。试比较潘金莲那支〔山坡羊〕。词话本作"他乌鸦怎配鸾凤对？奴真金子埋在土里，他是块**高丽铜**，怎与俺金色比"；崇祯本同一支曲改作"他是块**高号铜**"。又如知县赏武松，词话本是"赏钱**三十两**"，崇祯本改成"**五十两**"。这类字句出入虽小，却说明崇祯本是逐字过手的改写，不是简单照搬。

得失也在这里。词话本"语涉俚俗，气含脂粉"（欣欣子序语），市井气、烟火气足，那些唱段、俚谚正是它的"声口"和味道；崇祯本删得干净利落，读起来通顺，却也磨平了不少粗粝鲜活的民间质地。一句话：词话本胜在"全"和"味"，崇祯本胜在"顺"和"紧"。

四、个别情节文字出入

除了开篇大动，细处也有不少差异。最典型的是西门庆出场。词话本里他是到第二回"西门庆帘下遇金莲"才正式登场，且交代得简：开生药铺、"破落户财主""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崇祯本因为把他提到第一回做主角，特意补出他父亲西门达"原走川广贩药材"、宅子"五间到底七进"、以及应伯爵、谢希大等十兄弟一长串名姓来历——这些在词话本里是后面才零散出现的。可见崇祯本不只是删，也为新结构作了相应的增补与提前。

五、张评本的独特价值

如果说崇祯本是改写，张评本就是"读法"。张竹坡几乎不动正文一字，他的贡献是在每回前加"回评"（总评），在字里行间加"夹批"，把崇祯本"读"成了一套小说理论。

本站第三栏开头的《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就是他的总纲。他反复强调一个颠覆性的看法："凡人谓《金瓶》是淫书者，想必伊止知看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把《金瓶梅》抬到《史记》的高度，称它"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他点出全书的大间架："起以玉皇庙，终以永福寺"，看出了首尾照应的结构。他还有一套精到的人物论，如"西门是混账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瓶儿是痴人，春梅是狂人"——尤其"奸险好人"评月娘，一反"贤妻"成见，是极有洞见的翻案。他论笔法的"犯笔而不犯"（写一伯爵又写一希大，写一金莲又写一瓶儿，各各分明）、"加一倍写法"，至今仍是叙事学的好材料。读张评本，等于请了一位明清第一流的批评家在旁边给你逐回讲解。

六、给自学者的选读建议

三版各有所长，不必纠结"哪个最好"，而要按目的选。推荐这样一条路径：

第一遍读崇祯本通事。它删去枝蔓、叙事顺畅，情节最好把握，适合先把人物关系和故事脉络弄清楚。

第二遍读词话本品味。事既已通，再回到祖本，去品那些被崇祯本删掉的词曲、俚谚、宝卷，感受最原汁原味的市井声口和说唱遗韵。

第三遍读张评本会意。故事和味道都领略过了，再借张竹坡的批语去看结构、笔法、人物的言外之意，把书"读"出门道来。

怎么配合本站三版并排功能？最高效的用法是开着三栏对读。读崇祯本正文时，顺手瞥一眼词话本那一栏，凡崇祯本叙事突然"干净"的地方，多半就是词话本有唱段被删，值得对照着看一眼删了什么、为什么删。读到精彩段落，再把视线移到张评本那一栏的夹批，看张竹坡如何点评同一处文字。开篇第一回尤其值得这样横看：左边武松打虎，中间西门结拜，右边一句批语——三栏一比，版本演变的逻辑一目了然。

把这三栏当成一部书的三个层次——故事（崇祯）、本色（词话）、读法（张评）——你看到的就不再是三个互相打架的版本，而是一部经典如何被一代代读者打磨、阐释、传承的完整现场。

作者与版本之谜：兰陵笑笑生是谁

《金瓶梅》卷首署名"兰陵笑笑生"，此后四百余年，再无一人能确凿指认其究系何人。这是金学的第一公案，也被戏称为"文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围绕作者身份，学界先后提出的候选人多达六十位上下，却至今迄无定论。

一、一个化名背后的时代

"兰陵笑笑生"几乎可以肯定是化名。"兰陵"或指山东峄县一带的古地名，或泛用其雅称；"笑笑生"则是戏谑自况之号。一部艺术成就极高、却以市井淫情与官场腐败为骨架的世情书，作者宁可隐去真名，这本身就值得玩味。明代中后期，士大夫的身份伦理与此类题材格格不入——书中既有大量露骨情色，又"指斥时事"、影射权门，公开认领既损名节，也可能招祸。隐名因而不是偶然，而近乎一种必然。换言之，作者之"不可考"，恰是那个时代士人处境的投影：他要写，又不能认。

二、候选诸说：各有所据，亦各有软肋

王世贞说流传最久，自明代即有人提及。相传王世贞之父王忬因得罪权臣严嵩、严世蕃父子而被害，王世贞遂作此书复仇，并在书页涂毒献于严世蕃——此即著名的"苦孝说""毒杀严世蕃"传说。其软肋在于：故事情节高度传奇化，近于民间附会，缺乏可靠文献支撑，今多被视为后人敷衍的说部，而非信史。

屠隆说是近世较有影响、论证较力的一说，由金学名家黄霖提出，前后发表多篇文章、列举数条理由：屠隆博学、精通曲艺、游历广、晚景潦倒而看透人情，又涉浙地方言等。软肋在于关键证据多属间接旁证与文风、籍贯的推断，难成铁证。

李开先说由吴晓铃等提出，着眼于李开先擅长戏曲、熟于词话体裁。其软肋同样是缺乏直接的著作权证据，多为风格与才具上的契合推论。

徐渭说最早可追溯到1939年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为英译节本作序时的提示，后潘承玉《金瓶梅新证》等加以系统申说。其论据多取方言、用典、生平气质的对应，软肋仍在于这些对应可作多种解释，说服力见仁见智。

贾三近说由张远芬等倡导，理由有三：贾三近为兰陵（峄县）人，与署名地望相合；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身为名士；书中方言多近峄县。软肋在于"兰陵"指向地域而非确指其人，地望相合不等于著作权落实。

此外尚有**汤显祖说**、**冯梦龙说**及近世新提的**孔天胤说**等。这些新说或着眼于戏曲家的才情、或着眼于书坊编纂者的角色、或着眼于籍贯方言，往往能自圆其说于一隅，却都未能提供使学界普遍信服的硬证据。

综观各说，论据多为方言、用典、生平气质、籍贯地望的"对应式"推证，彼此可以互相质疑，谁也压不倒谁。结论只能是：众说纷纭，迄无定论。

三、成书年代与最早著录

成书年代亦有争议，大体在嘉靖至万历之间。**嘉靖说**的一个常被援引的依据，是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记"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万历说**则由郑振铎提出质疑、吴晗加以推证，认为《金瓶梅词话》当成于万历年间（约万历十年至三十年之间）。今日学界倾向于：其成书与流传主要在隆庆至万历年，嘉靖、万历两说仍各有支持者。

可考的**最早著录**，系万历二十四年（1596）袁宏道致董其昌信，中有"《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之语。这表明至迟到1596年，此书已以抄本形态在少数文人间流传。其后徐阶、王世贞、刘承禧、王肯堂、王稚登、董其昌、袁宏道等皆曾与抄本有涉。先抄本流传、后刊刻行世，是这部书早期传播的基本轨迹。

四、版本系统：词话本与崇祯本孰先孰后

现存《金瓶梅》主要分三大系统：**词话本系统**（《新刻金瓶梅词话》）、**崇祯本／绣像本系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以及清初的**张评本系统**（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前两者孰先孰后，是版本学上的核心之争。

词话本长期不为人知，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约1931至1932年间）在山西介休一带被发现，后归北平图书馆，并由"古佚小说刊行会"集资影印百余部，胡适、鲁迅、郑振铎等学人各得其一，这一发现极大改变了金学格局。

关于先后，主流意见倾向于**词话本更近原貌、崇祯本为后出改本**：崇祯本在情节、回目、开篇等处对词话本作删改润饰，留有据词话本加工的痕迹，故多数学者认为现存崇祯本系据词话本系统修改而成。但这一判断仍非铁案，亦有学者就二者所据底本的复杂关系提出不同看法，争论并未完全止息。

五、谜题如何成全了传奇

吊诡的是，"作者之谜"非但没有削弱《金瓶梅》，反而成全了它。其一，匿名使文本本身成为唯一可靠的对象，逼着一代代读者直面书里的世情与人性，而非围着作者的名号打转；其二，悬案吸引了胡适、鲁迅、郑振铎、吴晗、黄霖等众多学人投入考索，金学因之蔚成专门之学；其三，"兰陵笑笑生"这一面目模糊的署名，本身已成文学史上极富魅力的符号——他越是无可指认，这部书就越像是从那个时代的集体心事中独立生长出来的奇迹。

以上系学界诸说之梳理，非定论。各候选说均尚无公认的硬证据，读者识之即可，不必信从任何一说。

金学接受史：一部禁书怎样熬成显学

一部书在四百年里被骂作"淫书"、被列入禁毁书目、又被供为"第一奇书"和世界文学经典——《金瓶梅》评价之曲折，在中国小说史上几乎无出其右。读懂这条评价的流变线，等于读懂中国人如何一步步学会正视世情。

一、明代：推崇与讥诮共生

《金瓶梅》自万历年间以抄本流传，最早的反应便是文人圈的惊艳。公认最早的赞语出自袁宏道。约万历二十四年（1596），他在致董其昌的信中说"《金瓶梅》从何得来？……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云霞满纸"四字，成了此书最早的桂冠。与袁宏道往还的谢肇淛等人也极推重它，视为描摹人情的奇作。但与赞誉同时并生的，是"淫书"之讥：书中中性描写之露骨，从一开始就让它背上道德恶名。

耐人寻味的是，为它辩护的声音也来得极早。约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东吴弄珠客"序，已为全书定下劝惩的调子。那段后世反复征引的话是："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把责任从书转回到读者身上，主张此书"盖为世戒，非为世劝"。赞美、讥诮、辩护，三种声音从源头起就缠在一起，奠定了此后数百年争议的基本格局。

二、清初张竹坡：一场文学翻案

真正把《金瓶梅》从“淫书”中拔出来、安放进文学殿堂的，是清初的张竹坡（1670—1698）。这位徐州青年英年早逝，却以一部评点名垂小说批评史。约康熙三十四年（1695），皋鹤堂刊本《第一奇书金瓶梅》问世，他以回评、夹批、读法等形式逐字细抠，提出“苦孝说”“泄愤说”为之翻案：把一部世情书读成寄寓孝思与愤懑的载体，强调“不可呆看”，要透过淫秽表象看出作者的章法与悲悯。无论“苦孝说”是否牵强，张竹坡第一次系统论证了此书的结构之妙、笔法之精，确立了它的文学地位。他与稍后晚清文龙的批本一道，构成了《金瓶梅》古典评点的高峰。

三、清代：禁毁与流传的悖论

然而在官方眼里，它始终是头号禁书。有清一代屡兴查禁，《金瓶梅》几乎每份禁毁淫词小说的清单上都有名。吊诡的是，禁愈严而传愈广：它以抄本、删节本、洁本的形态在地下与半地下流通，张竹坡评本反倒借“第一奇书”之名广为翻刻。禁与传的拉锯，本身就是这部书接受史的一个侧影。

四、近现代转折：鲁迅给了它现代学术身份

二十世纪的转折，关键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将《金瓶梅》列为明代“人情小说”（世情书）之首，下了那句奠基性的断语：“同时说部，无以上之。”鲁迅看重的不是它的香艳，而是它“诚极洞达”的世情，能够“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这一笔，把《金瓶梅》从道德审判席请上了学术研究台。其后郑振铎等推动版本整理与重估；1934年，吴晗发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载《文学季刊》），以严密考证推断成书约在万历中后期，并揭示其暴露新兴商人与官僚勾结的社会内容，为现代金学奠下文献与社会史的双重基石。

五、当代：金学成为显学

到二十世纪后半叶，“金学”已蔚然成一门专学。魏子云在版本、成书与作者问题上用力甚勤；黄霖、刘辉等推进文献校理与作者考辨（黄霖即“屠隆说”的主要提出者）；专门的学术团体与刊物相继出现，研究会、国际研讨会、会校会评本不断问世。曾经见不得光的禁书，如今有了自己的学会、年会与学报——“显学”二字，名副其实。

六、域外传播：走向世界文学

《金瓶梅》的世界旅程同样曲折。1939年，克莱门特·埃杰顿（Clement Egerton）的英译本《金莲》（The Golden Lotus）由伦敦Routledge出版，是首部完整英译；译者郑重致谢“舒庆春先生”——即老舍，二人曾在伦敦合作共译，老舍因书的性质未具名。集大成者则是美国学者芮效卫（David Tod Roy）：他以毕生之力，历约三十年完成五卷全译本《金瓶梅词话》（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第一卷1993年、第五卷2013年问世，详注浩繁，被誉为西方汉学翻译的丰碑。加之日本、法国的译介与研究，《金瓶梅》终成世界文学视野中的中国经典。

结语

从万历抄本上的"淫书",到张竹坡笔下的"第一奇书",再到普林斯顿书架上的世界文学经典,《金瓶梅》评价的每一次翻转,其实都是阅读能力的一次升级:我们先学会为它的文笔惊艳,再学会读出它的章法,最后学会直面它所照见的世情与人性。今天每一个翻开它的读者,都站在袁宏道的惊叹、东吴弄珠客的辩护、张竹坡的细读和鲁迅的定评所累积起来的传统之中——这部书熬成显学的历程,也正是中国人学会阅读世情的历程。

金莲与梅瓶之间：金瓶梅的英译与跨文化旅行

一部小说在母语世界里的命运,与它在异域的命运,有时会走出两条截然相反的曲线。《金瓶梅》在中国数百年间背负"天下第一淫书"的恶名,时禁时刊,难登大雅之堂;而当它越过语言的边界、进入英语世界之后,却被一步步抬进了"世界文学伟大经典"的殿堂。这条跨文化旅行的轨迹,最清晰地凝结在两部英文全译本之间——它们相隔半个多世纪,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翻译理念,也代表着西方汉学对这部奇书认识的深化。

一、两座里程碑：从《金莲》到《金瓶之梅》

第一座里程碑属于克莱门特·埃杰顿(Clement Egerton)。1939年,伦敦的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了他的四卷本译作The Golden Lotus。这是《金瓶梅》第一个英文全译本。一个常被提及、也颇具传奇色彩的事实是:青年老舍(舒庆春,C. C. Shu)当时正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与埃杰顿同住数年,深度参与了这部译稿的起草。据相关档案研究,老舍的贡献长期被低估——以一个外国人当时有限的中文修为,独力译出如此层次繁复、典故密布的文本几乎不可想象;埃杰顿本人在题献中向"舒庆春"致谢,却未在署名上给他应有的位置。

第二座里程碑属于芮效卫(David Tod Roy, 1933—2016),芝加哥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他以二十余年之功,译成五卷本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1993至2013年间陆续推出,每卷约二十回,并附大量明代木刻插图。这是一项学术苦行般的工程,单是浩繁的注释就足以让它在古典小说西传史上独树一帜。

二、底本之别：通顺的故事，还是学术的全本

两个译本最根本的分歧,始于底本的选择,而底本背后是两种文本观。

埃杰顿所据,属于经张竹坡评点、绣像本(崇祯本)系统一脉。这一系统对小说做过修订、删汰,文字更见紧凑洗练,删去了词话本中大段的词曲与早期"武松"故事的枝蔓。据研究,埃杰顿看重的正是这种"更简净"的叙事。

芮效卫则坚持以更早的《金瓶梅词话》(万历词话本)为底本。在他看来,词话本虽更早、更芜杂,却保存了小说作为"说唱一市井"文本的原始肌理:那些被后人当作"赘疣"删去的诗、词、曲、套语,恰恰是理解这部书如何脱胎于晚明口头与通俗文学世界的关键。一般认为,正是这一选择,让芮译本成为研究晚明物质生活与通俗文艺世界的无价窗口。

两种底本,于是对应两种翻译理念。埃杰顿走的是归化、通顺的路子,以可读性为先,删节、简化在所难免,语义的微妙之处时有流失;芮效卫走的是异化、学术的路子,字句力求直译,文化负载词一一加注,

宁可牺牲流畅，也要把信息原原本本地搬运过来。值得一提的是，研究界近年的看法已趋平和：两种底本在文本上各有价值，并非一优一劣，两个译本也因此不宜简单地分高下，而应视作面向不同读者、服务不同目的两种成就。

三、书名里的两种理解

书名的翻译，是两种理解最凝练的对照。

埃杰顿取 The Golden Lotus——"金莲"，径直以潘金莲一人为全书命名。这是把小说读作一部"红颜祸水"式的人物悲剧，焦点落在那个最具戏剧张力的女性身上。

芮效卫取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金瓶里的梅"，逐字拆解书名中"金、瓶、梅"三字。学界一般认为，"金瓶梅"本就暗藏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人之名；芮译以"金瓶中的梅花"这一意象统摄三字，既保留了字面，又托出了三个女性命运交织的结构。一个译名锁定一人，一个译名笼罩三人——书名之差，已是阐释之差。

四、三道难关

无论理念如何，译者都要面对《金瓶梅》共有的三道难关，这里只作客观说明，不揣测具体译文。

其一是露骨情色段落的处理。据研究，埃杰顿 1939 年初版采取了一种典型的维多利亚式"遮蔽"：将部分露骨描写译为拉丁文，以使其"不为常人所读"——耐人寻味的是，档案显示这些拉丁文段落实出自一位不具名的拉丁学者之手，而非埃杰顿本人。芮效卫则反其道而行，主张全本无删、逐处加注，把这些段落与全书一并纳入严肃的文学与文化研究视野。从"以拉丁文上锁"到"以注释解锁"，本身就是西方阅读心态半个世纪变迁的缩影。

其二是方言与市井隐语的近乎不可译。《金瓶梅》遍布晚明山东一带的口语、行话、歇后语、双关，许多在汉语内部都已隐晦，移入英语更几乎无从对应，损耗在所难免。

其三是大量诗词曲赋与双关的折损。词话本里穿插的韵文最能见出晚明说唱文学的底色，却也最难在另一种语言里同时保住音、义、典与语境——这正是芮效卫不惜以海量脚注去"补偿"的地方。

五、全注本的学术意义与跨文化回响

芮效卫全注本的真正分量，不在"又一个译本"，而在它把《金瓶梅》整体抬入了世界文学与汉学研究的核心。第一卷面世时即被学界以"杰作""史诗级学术成就"相许；评论普遍认为，它既比旧译更完整，又能在雅言与市井粗口之间灵活切换，让英语读者第一次得以从容领略这部书的全貌。借由那一条条注释，《金瓶梅》不再只是一部"奇书"，而成了可供精读、细勘、反复研究的对象。

于是有了最耐人寻味的一幕跨文化回响：一部在本土长期被斥为淫书、屡遭禁毁的小说，在域外却被当作伟大的现实主义经典来对待——西方学界看重的，正是它对晚明社会、经济、人情世态那种冷峻而细密的写实，以及它在叙事艺术上放到世界文学史中也毫不逊色的成熟。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接受落差，本身已是"金学"接受史的一段国际续篇：金莲与梅瓶之间，隔着的不仅是两个书名、两种底本，更是两种文明对同一部书的不同凝视。

西门庆家事编年与地理

《金瓶梅》一百回，叙事密而时序乱。作者托名北宋徽宗政和一宣和年间（实写明代嘉靖、隆庆世情），借宋写明，故书中纪年只是一层"古装"，公元年份不可坐实。更要紧的是，**书中纪年本有抵牾**：第一回开篇明言"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但第三十回官哥儿生、西门庆加官一节却已写作"宣和四年"——政和（1111-1118）与宣和（1119-1125）之间隔着重和一朝，这一跳把妻妾聚齐到生子加官的大段情节硬塞进了不合理的短窗口；然而西门庆登场约三十三岁、卒时仍是"三十三岁而去"（第79回），即一生事业仿佛只在一二年内炽烈展开又骤灭。故下表**以书中相对时序（第X年／约当某回）为准，不杜撰精确公元年**，时序冲突处如实标注。

一、西门庆家事编年表

阶段	大事	约当回数
发迹之始（第1年）	西门庆约33岁登场，生药铺主之子；九月廿五日玉皇庙结拜十兄弟；勾搭潘金莲，毒杀武大	1-6
聚妻纳妾（第1年内，时序密集）	六月初二娶 孟玉楼 （三房）；八月初八偷娶 潘金莲 （五房）。正室 吴月娘 、二房 李娇儿 （妓出身）、四房 孙雪娥 （婢出身，灶上）均先在；纳妾全序为月娘→娇儿→玉楼→雪娥→金莲	7-10
武松发配	武松告状不成、误杀李外传，刺配孟州，西门庆方安	9-10
邻妇入门	收婢 春梅 ；梳笼李桂姐；勾搭花子虚之妻 李瓶儿 ，花子虚气死；八月二十娶李瓶儿为六房（妻妾至此六人齐）	10-19
官商两旺（第2年）	女婿陈敬济携家避祸入住，与金莲暗生情；元宵灯楼盛宴；蕙莲偷情自缢（第26回，亡年25）；与瓶儿翡翠轩、葡萄架诸事	20-29
双喜临门（"宣和四年"）	六月中旬李瓶儿产 官哥儿 ；同时蔡京赏西门庆 金吾卫副千户 （提刑所五品），月娘当受诰封——"生子加官"为全书鼎盛起点（ 纪年抵牾在此：第1回政和，此处忽作宣和四年 ）	30-31
鼎盛敛财	官哥满月；月娘乔家楼梯滑落小产；包占王六儿；为翟管家说韩爱姐；苗青案受冤枉法；永福寺遇胡僧得春药	31-49
烈火烹油	服胡僧药纵欲；东京谒蔡京认作干儿；广结御史、太监；调林太太、郑爱月	50-58
盛极转衰	八月廿三官哥儿惊风夭亡（活一年零两月，第59回）；九月十七李瓶儿病死（第62回）；十月十二大殡；西门庆升 正千户掌刑	59-66
西门之死	纵欲不休，王六儿处行房脱阳； 正月二十一日巳时西门庆暴亡，卒年33岁 ；月娘同日产 孝哥儿 （一喜一忧）	67-79
树倒猢猻散	李娇儿盗财归院；韩道国、来保拐财远遁；金莲与敬济通奸败露被逐，卖与王婆	80-85
旧账清算	武松一百零五两娶金莲、灵前剜心杀之（第87回）；春梅被卖入周守备府转为宠妾；玉楼改嫁李衙内	85-91
春梅再起	敬济流落出家、被张胜刺死（第99回）；春梅在守备府位尊，纵欲，后与周义通奸， 淫欲而亡	92-100
因果收束（西门死后约十余年）	金兵南侵，月娘携眷避乱投永福寺； 普静和尚幻度孝哥儿出家 ，揭示孝哥即西门庆转生；月娘寿七十、玳安继业善终	100

二、地理空间

全书三大空间各承一种叙事功能，皆"借宋写明"：地名挂宋朝建置（东平府、清河县属山东），写的却是明代运河经济与官场。

清河县——欲望的舞台（私域）。 西门庆宅第是全书重心，前厅后院、花园（卷棚、翡翠轩、藏春坞雪洞、葡萄架）一应俱全，妻妾争宠、偷情、生死尽在其中。宅外**狮子街**有西门庆的铺面、房产与放烟火赏灯的据点；**县衙、提刑所**是西门庆由商入官、枉法受贿的权力场（苗青案、来旺案）；**丽春院**（李家妓院，李娇儿、李桂姐所出）是声色销金窟；**玉皇庙、永福寺、碧霞宫**等庙观则贯穿结拜、打醮、寄名、丧

礼与最终的幻度——宗教空间在书中既是敛财应酬之所，又是因果收束之地。清河本是小县，作者却把它写成繁华都会，正是明代市镇经济的投影。

临清钞关与码头——商路枢纽（财源）。 临清是大运河上的钞关重镇，西门庆的缎铺货船、韩道国的布货皆经此进出，是其财富的命脉与"官商一体"的现实支点。到全书后半，临清又成败落舞台：陈敬济在此谢家酒楼落难、被刘二打、与冯金宝及韩爱姐重逢，孙雪娥沦落洒家店为娼。一处码头，前半写聚财之盛，后半写散财之惨，盛衰对照尽在其中。

东京——朝局与靠山（权力源头）。 东京（汴京）有**蔡京太师府**及翟谦、朱太尉等权要，是西门庆一切官位、脱罪、升迁的总后台：行贿改名脱祸（第18回）、谢恩认干儿（第55、70回）皆奔东京而去。东京远在幕后，却以"上行下贿"的链条牵动清河的每一次官司与升黜，是全书权钱结构的顶端。最终金兵破东京，王朝倾覆与西门家败落同构，借宋徽宗亡国之兆，写尽明代世情的因果报应。

金瓶梅人物谱

一、西门庆与妻妾

西门庆（清河县生药铺主、官商双栖的一代淫雄） 形象：贪欲无度、权色两握，以财色纵横官场与闺闱，终以纵欲自毁。 脉络：第1回出场，清河县生药铺主人之子，广结豪商帮闲，势力日盛。第2-9回与潘金莲私通、毒杀武大，娶金莲为第五房，逃脱武松追杀。第13-19回逾墙私会李瓶儿，用财帮衬、逼走蒋竹山，纳瓶儿为第六房。第30回李瓶儿产子宫哥儿，本人凭贿蔡太师升任金吾卫副千户，五品当朝。第49回获胡僧春药，淫欲愈炽。第59回官哥儿夭亡，第62回李瓶儿病亡，两度痛哭流涕。然西门庆犹不知收敛，频繁出入王六儿、郑爱月儿、林太太、来爵妻、贲四妻等处。第78-79回服药过量，精血耗尽，于正月二十一日巳时暴亡，年仅三十三岁（第79回）。 识见：西门庆是全书的权力中轴，金、权、色三者在其身上高度统一。张竹坡评其"一部炎凉世态，全从西门庆身上照出"，其盛衰即世道盛衰的缩影。

吴月娘（西门庆正室大娘子） 形象：持家端正、外表贤淑，然性格软弱、遇事姑息，难以真正驾驭家中乱局。 脉络：第1回即随西门庆出场，主掌内宅。第30回得西门庆升官，即将受诰封夫人。第32回往乔家赴宴时摔伤小产，隐瞒西门庆。第53回服薛姑子秘药，于壬子日与西门庆同寝而孕。第79回西门庆暴亡当日，月娘分娩产下孝哥儿，一喜一悲。第80-85回西门庆身后，先后打发李娇儿回院、驱逐金莲与陈敬济出门。第84回往泰安进香，碧霞宫遭殃，获普静和尚相救，许诺以孝哥儿为徒。第100回金兵入侵，携眷避难济南，在永福寺依普静，梦见众故人各托生他处，孝哥儿被剃度出家。月娘寿年七十，以玳安继承家业，善终而亡。 识见：月娘是书中正室的道德标杆，却以"善"托名行软弱之实，其纵容与疏失使家宅百祸丛生。

李娇儿（西门庆第二房，原丽春院妓女出身） 形象：出身青楼、念旧归根，西门庆死后第一个离家重操旧业。 脉络：第1回前已嫁入西门家为二房。第11回西门庆往丽春院梳笼李桂姐，李娇儿虽在家中，存在感远不及金莲、瓶儿。第80回西门庆甫亡，李娇儿在李家虔婆撺掇下趁乱盗走家中财物，与吴二舅暗中打通，制造离婚风波，最终被吴大舅与月娘打发回院，重归丽春（第80回）。 识见：李娇儿的离去是"树倒猢猻散"第一章，作者借此揭示妾侍无情、旧院终归处的世情冷暖。

孟玉楼（西门庆第三房，杨贩布遗孀出身） 形象：温婉善良、处世圆融，是妻妾群中最有人情味的一个。 脉络：第7回薛媒婆登门说亲，孟玉楼携巨资嫁入西门家为第三房，其母舅张四欲阻婚被骂退。第21回扫雪观景，待人宽厚。第41回官哥与乔家女儿订亲，玉楼出力周旋。第58回有磨镜老翁求助，玉楼出手相助，善心可见。第85回金莲被打发时，玉楼私下赠以金碗簪子，人情厚道。西门庆死后，第91回经官媒陶妈妈做媒，嫁与李知县之子李衙内，重获良缘，人生第二春。 识见：玉楼是全书中少有的善果之人，张竹坡评其"玉楼之为人，最为可爱"，以其善始善终折射出一丝人间温情。

孙雪娥（西门庆第四房，主掌厨下） 形象：地位低贱、性格泼辣，终以私奔败露、沦为奴婢收场。 脉络：第1回前已在家，第11回因春梅一句谗言遭潘金莲激打，西门庆亦严厉处罚于她，可见其在妻妾中地位最低。第23回察觉蕙莲与西门庆在月娘房私通，向来旺告密。第90回来旺儿回家，雪娥旧情复燃，私约幽会后决定私奔。事败被拿，知县问死罪，准徒五年。春梅趁机以八两银子从官媒处购入雪娥，罚其在守备府厨下烧火，以报平昔之仇（第90回）。第94回被卖往洒家店为娼。 识见：雪娥一生处于权力边缘，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其结局是书中"轮回"之报的缩影。

潘金莲（西门庆第五房，武大郎遗孀） 形象：姿色绝艳、心机深毒，淫欲与嫉恨并驾，是全书第一悍妇与第一悲剧。 脉络：第1回以武大之妻身份出场，勾引武松不成。第2-5回与西门庆私通，毒杀武大（第4-5回）。第9回正式嫁入西门家为第五房。此后持续以嫉恨打压孙雪娥、算计宋蕙莲（第26回）、以白狮猫惊吓官哥导致其夭亡（第59回），逼迫李瓶儿在悲痛中一蹶不振。第27回葡萄架下遭西门庆极度凌辱几危性命。第29回被吴神仙相面，言其"刑夫寿夭"。第73回自制白绫带、服春药，与西门庆过度纵欲。西门庆死后（第79回），与陈敬济私通。第85回被月娘察觉，打发至王婆处待嫁。第86-87回武松以迎娶为名，灵前逼问金莲招供毒杀武大始末，于灵前剖胸取出心肝供奉武大，割首而亡，时年三十二岁（第87回）。 识见：金莲以欲始、以欲终，张竹坡评其"可恨之人亦有可悲之处"，封建包办婚姻与男权社会是其恶的土壤。

李瓶儿（西门庆第六房，原花子虚妻） 形象：温柔痴情、命途多舛，以情深反受情苦，是书中最具悲剧美感的女性。 脉络：第13回与西门庆墙头密约、一见钟情。第14回花子虚因气病亡，瓶儿将大量财宝寄存西门庆处。第17回因等待西门庆太久，被蒋竹山趁虚入赘。第19回西门庆使人痛打竹山，瓶儿悔悟，八月二十日嫁入西门家为第六房，初夜因西门庆不入房绝望自缢，后被救活。第30回产下一子，命名官哥儿，获宠最盛，令潘金莲嫉恨交加。第59回官哥儿被潘金莲以白狮猫惊吓致死，瓶儿悲痛成疾，经血不止，日渐消沉。第62回于九月十七日丑时在睡梦中病亡（第62回），西门庆在柩前嚎啕大哭，举家悲恸。 识见：瓶儿带入西门家的巨资壮大了西门庆的事业，而她的死标志着西门庆盛极而衰的转捩。张竹坡叹其"有情有义，而身当无情无义之地"。

宋蕙莲（来旺儿之妻，西门庆临幸的仆妇） 形象：容貌娇媚、恃宠生骄，夹于主仆、夫妻之间，终以含羞自缢收场。 脉络：第22回出场，来旺儿新娶的媳妇，容色出众。西门庆托玉箫送缎子诱之，两人在花园山子洞里私通，被潘金莲察觉。蕙莲此后依附金莲求自保，小意儿奉承。第25-26回来旺儿因醉中辱骂西门庆被拿，金莲在旁唆调。西门庆翻覆无常，原许蕙莲夫妻好聚，后又反悔，令来旺儿被拷打递解徐州。蕙莲闻夫被发配，含羞自缢身亡，年仅二十五岁（第26回）。 识见：蕙莲的悲剧在于以色侍主、以情赌命，西门庆的变脸与金莲的构陷共同造就了她的死，是书中女性被戕害命运的典型案例之一。

庞春梅（西门庆房中侍女，后为守备府夫人） 形象：性烈如火、骨气傲人，从丫鬟到夫人，再到纵欲而亡，命运跌宕最烈。 脉络：第10回出场，西门庆在芙蓉亭收用的丫头，名春梅，性聪敏，深得潘金莲倚

重。第11回春梅以一句谗言引发金莲与雪娥争斗，可见其在内宅的分量。第22回当面斥骂李铭调戏，"正色闲邪"之名由此而来。第29回吴神仙为其相面，言"后来定然封赠"。第85回月娘整顿家风，春梅被卖往守备周秀府中，临别不垂别泪，从容自持。入守备府后，春梅凭才智与姿色迅速得宠，跻身妾侍高位。第88回清明节祭扫，月娘在永福寺见春梅，已出落得长大漂亮，身份今非昔比。第90回借守备之势以八两银子购入雪娥，报往日被辱之仇。第96回迎回落魄的陈敬济，秘密安置于府中，重续旧情（第97回）。第100回守备战死沙场，春梅悲痛之余，与周义通奸获罪而亡。识见：春梅是全书命运逆转最戏剧化的女性，吴神仙的预言精准应验。其纵欲而死与金莲遥相呼应，皆以欲终，是作者"因果"笔法的核心呈现。

二、帮闲与奴仆

应伯爵（西门庆十弟兄之首、头号帮闲） 形象：口齿伶俐、圆滑世故，趋炎附势是其天赋，是书中帮闲文化的第一标本。 脉络：第1回参与十弟兄结拜，是西门庆最贴身的谋士与弄臣。此后百回贯穿，凡西门庆宴饮、说项、周旋，伯爵必在其侧。第11回撺掇西门庆往丽春院梳笼李桂姐。第21回被西门庆赌誓不去李桂儿处，仍死告活央，将其拉去赴约。第45回趁机为己谋利，献殷勤劝西门庆以当铺生利。第52回花园中隔花戏金钏儿，被常峙节推入尿坑，尽显帮闲丑态。第80回西门庆甫亡，伯爵立刻转投新贵张二官，向其献西门庆遗缺，彻底暴露世情冷热。识见：应伯爵是全书"帮闲"的人格化，张竹坡论其"无耻之尤，然亦无害之人"，世情冷暖、人心向背，皆在其一人的进退取舍上照出。

谢希大（西门庆十弟兄之一、帮闲次席） 形象：与应伯爵形影不离，是帮闲群体中的配角代表。 脉络：第1回参与十弟兄结拜。第21回与应伯爵一同央求西门庆赴院中李桂儿处，是帮闲集团的恒定成员。全书中与应伯爵并驾，凡宴饮场合必然出现，逢迎拍马、吃喝蹭饭为其专长，无独立关键情节，但作为帮闲生态的组成部分，烘托了西门庆周边的依附人群群像。识见：谢希大以次席帮闲的姿态，映衬应伯爵的机变，两人共同构成书中"帮闲文化"的完整画像。

陈敬济（西门庆女婿，西门大姐之夫） 形象：轻浮放荡、无恒无行，既是依附之徒，又是欲望迷途中最终枉死的可怜人。 脉络：第18回初见潘金莲，在花园眉目相送，暗生情愫。第24回元宵夜与金莲调情顽耍，情愫渐深。第28回在花园拾得金莲睡鞋，以鞋换汗巾，二人干系由此确立。第52回花园调情未遂，第82回西门庆死后，与金莲公然私通，甚至与春梅亦有瓜葛，金莲为其打落私生子。第85回被月娘察觉驱逐，第86回被众妇人合力打辱，逐出家门。此后流落街头，入晏公庙出家，又与冯金宝旧情复燃（第93-94回）。第96回被春梅迎回守备府秘密安置，第97回暗续旧情，第98回在临清与韩爱姐邂逅相好。第99回被张胜窃听所察，趁春梅离开之际，被张胜刺死于床上（第99回）。识见：敬济一生跟随欲望漂流，未尝一刻立定脚跟，其结局既是性格的必然，也是全书因果链条上的最后一环。

玳安（西门庆贴身小厮） 形象：机灵善察、忠心耐用，是西门庆内外事务的重要传递者。 脉络：第50回与赛儿、金儿在蝴蝶巷调情，展现其本性风流。第68回奉命寻访说媒人文嫂，为西门庆与林太太牵线。第77回为西门庆与来爵妻私通充当掩护。第95回月娘与玳安发生关系，遂为其配妻小玉，完房成婚。西门庆死后，月娘以玳安主持并继承西门家业，最终善终。识见：玳安是书中奴仆阶层中唯一善终并获继承资格者，其命运折射出西门家从权贵到平民的平稳交接，含有作者对于"忠仆"的某种肯定。

来旺（西门庆家仆，宋蕙莲之夫） 形象：忠厚老实、酒后失言，是权力碾压下最无辜的一环牺牲者。 脉络：第25回从杭州回家，得知妻子蕙莲与西门庆私通，酒醉口出"要杀西门庆"之言，被来兴儿听去告发。金莲趁势唆调西门庆将其发送。第26回来旺持刀夜闯，被西门庆设计拿住，呈至夏提刑院，拷打后递解徐

州原籍（第26回）。妻子蕙莲因此自缢。第90回来旺以贩卖金银首饰为名归来，与孙雪娥重逢，二人私奔事败，被拿获后问罪徒刑。 识见：来旺是书中底层男性最完整的悲剧形象，其"醉言杀主"与最终私奔，皆是绝望中的反抗，结局却无一例外地被碾碎。

书童（西门庆男宠、房中近侍） 形象：相貌秀美、趋势逢迎，是西门庆荒淫好色的另一面向。 脉络：第34回西门庆在花园书房对其青睐有加，与之淫乱，并令其受贿分润，从妾侍之争中斡旋。第35回装扮女妓为蔡状元、安进士献艺，大受赞赏。第64回因担心事露，携带偷盗物品与诈骗银两出逃（第64回）。此后不见踪迹。 识见：书童的存在揭示了西门庆荒淫无界的一面，亦映照出豪门内部财物流失、人心浮动的隐忧，其逃逸是衰败前的早期预兆。

王婆（清河县茶坊老妪，潘金莲与西门庆的拉皮条者） 形象：老谋深算、无耻至极，为财帮凶，是制造第一桩惨案的关键推手。 脉络：第2回西门庆在其茶肆探听潘金莲消息，王婆制定"潘驴邓小闲"五要素勾引方案，承诺牵线获十两银子。第3-5回全程参与设局、遮掩、献毒计，教蕙莲以砒霜毒死武大，事后协助灭证（第4-5回）。第6-8回继续周旋掩护，直至武松追查。第87回武松迎娶金莲入门，灵前逼问，金莲供出王婆角色，武松随即将其杀死（第87回）。 识见：王婆是书中"帮凶文化"的代表，以谋利之心助纣为虐，最终与金莲同赴死局，是作者笔下罪有应得的明确判词。

三、官商与外围

蔡京（太师，北宋权臣） 形象：位极人臣、威势遮天，是西门庆向上攀附的终极靠山，也是书中腐败朝政的象征核心。 脉络：第27回提及西门庆为蔡太师打造上寿礼银器。第30回蔡太师下示授西门庆副千户之职。第48回蔡京幕僚翟谦在中枢帮助压制巡按曾孝序的参本，化解西门庆的司法危机。第55回西门庆亲赴东京拜访，献重礼，被蔡太师认做干生子，备受礼遇。第66回翟谦来信，西门庆再度升任正千户掌刑，均系蔡京之力所致。 识见：蔡京从不正面出场作恶，而是以权力的背景形式存在，一切贿赂与徇私皆在其荫底下运转，作者以此揭示朝廷与地方互为表里的腐败体制。

夏提刑（清河县提刑所长官，西门庆的官场搭档） 形象：与西门庆合流徇私枉法，是地方官场腐败的同谋者。 脉络：第26回来旺儿被西门庆呈状，夏提刑打了二十大棍后羁押。第47回与西门庆同受苗青贿赂五十两，徇私枉法放走人犯，通风报信。第49回与西门庆远接御史五十里，设厚礼款待，共同维护官场生态。第66回升任指挥直驾，与西门庆同获升迁。 识见：夏提刑与西门庆的搭配，展现了书中地方官场"上下相护、钱权共谋"的生存逻辑，是官场腐败的具体实例。

李桂姐（丽春院花魁，西门庆早期常幸之妓） 形象：妩媚善逢迎、趋炎附势，是书中妓院文化与官商关系的重要节点。 脉络：第11回西门庆在花子虚处见李桂姐，一掷五两银子梳笼，此后三日宴饮。第12回西门庆沉溺于李桂姐处半月不归，金莲以魔术回心。第20回西门庆发现李桂姐与杭州商人丁二官私会，大怒砸毁李家房舍。第32回李桂姐主动登门，请认月娘为干娘，以投靠新贵。西门庆死后，李桂姐身影淡出，其背后的丽春院与李家虔婆共同代表了妓院与豪门之间的依附关系。 识见：李桂姐是书中"官妓"生态的代表，其取悦权贵的本能与随势转移的现实，折射出权力游戏对女性命运的全面支配。

王六儿（韩道国之妻，西门庆长期金屋藏娇之人） 形象：妩媚善姿、纵夫自肥，以出卖色相换取家庭财富，是书中最具市井算计色彩的外室形象。 脉络：第37回韩道国之妻王六儿出场，西门庆见其妩媚妖娆，不能自己，买下狮子街房屋长期包养，为其置办丫鬟锦儿（第37回）。第42回元宵夜西门庆至狮子街

与王六儿私通，书童于窗外窥听。第61回西门庆饮宴后继续往王六儿处幽会。第78-79回与西门庆行房过度，西门庆服用过量春药，精血耗尽，是直接致其暴亡的关键人物之一。第81回西门庆死后，韩道国与王六儿密谋，以父亡为借口携千两银子偷拐上东京投奔翟谦，背信弃义（第81回）。第99回刘二酗酒滋扰，凌辱王六儿。识见：王六儿的存在揭示了书中"外室经济"的隐秘逻辑，其与韩道国夫唱妇随、趁机卷财的结局，是对市井无义之人的辛辣写照。

韩道国（西门庆生意伙伴，王六儿之夫） 形象：圆滑好财、以妻换利，是书中市侩丈夫的典型，见利忘义至底。 脉络：第33回韩道国之妻王氏与其弟韩二通奸被捉，韩道国不仅不羞耻，西门庆反而出面袒护，纵妇争锋。第37回西门庆包养王六儿，韩道国心知肚明却放任自得，坐享其成。第81回西门庆死后，韩道国奉派江南采购货物，途中卖货截留银两，携妻王六儿与翟谦女婿之力逃往东京，彻底背主（第81回）。 识见：韩道国是书中"以妻换利"最直白的人物，其无耻不在于无知，而在于算计得明明白白，是全书市侩文化的集中体现。

武松（武大郎之弟，景阳冈打虎英雄） 形象：侠义刚烈、恩怨分明，是书中唯一真正的道义执行者，与西门庆系列人物形成价值对冲。 脉络：第1回出场，景阳冈打虎，被知县任命为都头。第2回金莲勾引武松，被严词拒绝。第9回武大亡后，武松往告状遭知县压制，于狮子街酒楼寻仇，误杀皂隶李外传，被东平府判脊杖四十刺配孟州（第9回）。此后销声匿迹多回。第86回武松遇赦回清河，闻金莲出在王婆家，以百零五两银子迎娶为名。第87回灵前逼问金莲招供，一一得实，遂于灵前剖胸取心肝供奉武大，割首而亡，复仇后拐财逃往梁山为盗（第87回）。 识见：武松是书中被压抑的道义力量，其迟到的复仇是全书伦理底线的最终守护。张竹坡称其"西门庆之对头，全书之英雄"，正与西门庆的无法无天形成乾坤对照。

蒋竹山（医生，曾入赘李瓶儿为婿） 形象：趋势附利、不知进退，以医者身份趁虚而入，旋即被西门庆权势碾碎。 脉络：第17回李瓶儿久等西门庆不至，大病期间蒋竹山出诊，趁机请作赘婿，瓶儿答应。第18回西门庆归来，闻知瓶儿已嫁蒋竹山，大怒。第19回西门庆使人痛打蒋竹山，强迫其赔偿三十二两银子，再被李瓶儿驱逐出门，从此一蹶不振，再无踪影。 识见：蒋竹山不过是权力夹缝中的一个过客，其遭遇印证了在西门庆的权力半径内，任何中间人都难以存身。

苗青（苗员外家仆，杀主取财的谋逆者） 形象：恩将仇报、贪财杀主，是书中义仆反目的典型。 脉络：第47回苗青与妾通奸被打，心生怨恨，勾结艄子陈三、翁八于陕湾谋杀苗员外，仅安童侥幸生还。西门庆与夏提刑受贿五十两银子，徇私枉法帮苗青逃脱（第47回）。第48回东平胡知府奉巡按批文彻查，陈三、翁八为真犯被查实，苗青案成为书中官场受贿徇私的标本事件。 识见：苗青案是书中司法腐败最清晰的一个截面，西门庆以权换钱、以钱卖法的行为逻辑至此暴露无遗。

普静和尚（永福寺高僧） 形象：方外高人、因果渡引，是全书"收束"的精神主持者。 脉络：第84回吴月娘往泰安进香，在雪洞洞遇普静和尚，获其救护，许诺以孝哥儿为徒，普静言"十五后来讨"。第100回金兵入侵，月娘携眷至永福寺，普静现身，施法化度西门庆等众冤魂超生，月娘梦见往故人各各托生。普静以禅杖点化孝哥儿，揭示孝哥儿即西门庆转生，随即为其剃度出家（第100回）。 识见：普静是全书因果轮回结构的执行者，书中百回盛衰一梦，最终汇归于其手中的禅杖一点，是作者佛家因果观的文学具象。

四、其他重要人物

武大郎（炊饼小贩，潘金莲之夫） 形象：身材矮小、懦弱本分，是书中"无辜者"的极致缩影，以死成就全书命运链条的起点。 脉络：清河街头以卖炊饼为生，兄弟武松离家前曾嘱他安分守己（第1回）。西门庆勾引其妻，武大被郓哥告知真相，闯入王婆茶坊捉奸，反遭西门庆一脚踢中心窝（第4、5回）。卧床五日，饮食无人照管，终被潘金莲用砒霜鸩毙，亡年记载甚简，尸首三日内焚化灭迹（第5回）。武松配流后，此案成悬案，直至第87回武松遇赦归来，于灵前逼金莲供出全过程，方为武大祭兄报仇。 识见：武大郎是全书"弱者无告"的人间证词——权势可以收买作伪、压制官府，善良与本分在欲望与金钱面前不堪一击。作者让他死于至亲之手，写尽了最残酷的人性悖论。

花子虚（西门庆邻居，李瓶儿之夫） 形象：纨绔落魄、懵懂无用，既守不住家财又留不住妻心，是西门庆扩张版图的第一块踏脚石。 脉络：与李瓶儿比邻而居，族人告发其私吞太监家财，被押官府（第13回）。西门庆暗中收了李瓶儿寄放的三千两银子及四箱珍宝，借蔡太师门路疏通，子虚出狱后家产被官估变卖殆尽（第14回）。回家质问银两下落，遭李瓶儿反骂，郁郁不得申辩；随后移居狮子街小宅，因穷病失志，患伤寒月余，亡年二十四岁（第14回）。死后，李瓶儿即请西门庆入殓发丧，转而谋嫁。第100回普静幻度时，花子虚现身，自言被妻气死，托生郑千户家为男。 识见：花子虚之死是全书"财色相夺"主题的第一场演示——钱被强者取走，人被欲望抛弃，名义上的家主不过是权贵欲望的过客。

如意儿（李瓶儿官哥儿的奶子，后为西门庆所纳） 形象：以柔顺换庇护，是丧礼欲火中最沉默的一枚棋子，折射出西门庆逢哀愈放纵的本质。 脉络：以奶妈身份入西门府，哺育李瓶儿之子宫哥儿（约第30回后）。官哥儿夭亡、李瓶儿病死后，如意儿于守灵之夜被西门庆在灵前收用，得赠衣物（第65回）。此后以半主半仆姿态得宠，春梅与潘金莲均视之为眼中钉；第72回潘金莲借故殴打如意儿，引发妾室间一场争执。西门庆死后如意儿随吴月娘往祭西门庆坟，身份已趋模糊（第89回）。第100回普静幻度时，她未单列魂籍，存于月娘身边。 识见：如意儿是"哀变淫"最赤裸的注脚——主人亡于灵前而床事未断，暴露西门庆将情欲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本性，也写尽丧礼的虚伪排场之下人心的空洞。

潘姥姥（潘金莲之母） 形象：依附女儿生活的市井老妇，夹在女儿骄悍与西门府威势之间，处境最为可怜可笑。 脉络：潘金莲嫁入西门府后，其母随之往来走动，不时在府中居住（约第6回起偶见）。第14回李瓶儿初到西门府拜寿时，潘姥姥在座，被一笔带过。第58回潘金莲踩狗屎迁怒秋菊，潘姥姥上前劝解，反遭金莲推搡，被骂作"老货""外合里应"，当众受辱，走入里间哭泣。此后无重大情节，随金莲命运浮沉而渐隐。金莲被逐出西门府、转至王婆处候嫁，潘姥姥亦无力庇护（第85、87回）；金莲被武松所杀后，其母命运书中未再提及。 识见：潘姥姥是金莲性格的反面映照——女儿因美貌与悍戾在西门府占一席之地，而老弱的母亲却连女儿一句骂都承担不起。作者以此揭示"攀附"的悲剧：倚靠者一旦失势，倚附者连同灰飞。

常时节（西门庆的清客穷友） 形象：落魄潦倒却不失诙谐，是书中小人物在权贵阴影下求生存的一幅素描。 脉络：以清客身份往来西门庆左右，常出现于应伯爵等帮闲所在的宴席（约第20、29、52、54回）。第56回专以一回刻画其穷困：被房主催逼无处安身，每日托应伯爵在西门庆门口等候，终于获赠十二两碎银；回家后妻子从怒骂转而陪笑，夫妻间的一幕小喜剧写得入木三分。此后仍不时出入席间，第55回西门庆回东京时常时节得银十二两解困。西门庆亡后，常时节于人物谱中悄然消失，无一字交代，正是树倒猢狲散之常例。 识见：常时节是书中对帮闲阶层最温情的一笔——他没有应伯爵的圆滑与精算，只

是一个困于日常的寒酸文人，靠着大户人家的残羹余惠苟延。其夫妻失和又和解的细节，是百回书中难得的烟火小景。

林太太（王招宣府老太太，守寡遗孀） 形象：门第显赫却寂寞守节，名为贞妇，实则在周旋中一触即开，是书中讽刺“节烈”表象的一面镜子。 脉络：出身王招宣府，丈夫早亡，独居深宅，以媒婆文嫂往来其家（第68回）。西门庆托玳安寻得文嫂，以五两银子为饵，令其往王招宣府游说。文嫂借口林氏欲请西门庆为儿子王三官驱散恶友，暗中撮合（第68回）。第69回，西门庆掌灯后由文嫂引路，潜入王招宣府后门，林氏以名门风度相迎，席间眉目传情，当夜即与西门庆私欢；第72回王三官拜西门庆为义父后，林氏又令西门庆以义父之名笼络，彼此心知肚明。第78回西门庆再赴林氏处“鸳鸯再战”，事毕身体已极度虚损，不久殒命。林太太此后无戏份。 识见：林太太是书中“名节”最具嘲弄性的人物——“节义堂”的匾额下，所谓守节不过是待价而沽。作者以此刺破官宦遗孀的礼法外衣，指出欲望在任何门第都无例外。

温秀才（西门庆聘用的坐馆文人，又称“水秀才”） 形象：落拓才子借权门栖身，以笔墨换衣食，却终因私德败露被逐，是知识分子依附权贵而自取其辱的写照。 脉络：由应伯爵推荐给西门庆，称其才学出众、人品如孔孟，被西门庆聘为西宾入驻处理往来书柬（第56回）。此后常见于西门庆书房宴饮场合，与应伯爵、陈敬济等同席（第67、76回等）。然而实际行事不检——第76回因与书童画童有不检之行，被画童告发，西门庆不动声色，先令平安传话“要用这房子堆货”，逼温秀才自知羞愧，具长柬求见不得，只得搬回旧处，悄然离去。书中以“谁人汲得西江水，难洗今朝一面羞”作结，结局无声却讥讽有力。 识见：温秀才是书中“文人自污”的典型——以才名进入权贵之家，却在声色场中自毁名节，又在主人一句冷话中狼狈出局。作者借此揭示：文章才华在权势面前是装饰，礼义廉耻更是摆设。

周守备（清河守备，庞春梅后期之主） 形象：武职显宦，性格宽厚却御家无方，是春梅后半生的依托，也是她色癆暗败的最终见证者。 脉络：早在西门庆势力鼎盛时已有交往——第29回吴神仙为西门庆相面，即由周守备差遣而来；第14回花子虚庄田一处即卖与守备周秀为业。西门庆死后，春梅以五两银子被月娘发卖，恰入周守备府（第85回）。守备见春梅才貌出众，纳为宠妾，待之甚厚。此后守备府成为书后半段的重要舞台：孙雪娥被买入府中为奴（第90回），陈敬济在府中以表弟名义寄居并与春梅私通（第96、97回），守备多不知情。第98回，守备因朝廷征调升任山东统制，出征抵御金兵，在高阳关被金军干离不部射中咽喉，阵亡，亡年四十七岁（第99、100回）。第100回普静幻度，守备魂灵现身，自言托生于沈镜为次子。 识见：周守备是书中少数以正面色调收尾的人物——忠于职守，死于沙场，而非溺于私欲。作者以他的阵亡与全书金兵南下的历史背景相钩连，在荒唐私欲之海的尽头，插下一根苦涩的家国旗帜。

回目录要（导言）

一百回逐回提要，便于检索情节、把握全书脉络。回目用崇祯本（绣像本）通行回目；提要据崇祯本正文实写。

《金瓶梅》的故事可粗分五段：**起**（1-9 武松、潘金莲与西门庆发迹之始）→ **兴**（10-49 妻妾盈门、官商两旺，西门庆势力鼎盛）→ **盛极**（50-79 烈火烹油，至西门庆纵欲暴亡）→ **衰**（80-96 树倒猢猻散，家业冰消）→ **终**（97-100 因果收束，普静幻度）。读时可按此分段。

一、起：恶之缘起（1-9）

第1回 西门庆热结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亲哥嫂

西门庆乃清河县生药铺主人之子，好逸恶劳，与应伯爵、谢希大等结为友伴。九月廿五日西门庆议与诸友结拜兄弟，赴玉皇庙举行盟誓大礼，十人共拜昊天金阙玉皇。其间武松于景阳冈打死猛虎，被知县参为都头。武松欲寻哥哥武大，却在街遇西门庆，被指为卖炊饼武大之妻潘金莲。武松往武大家，妇人见其相貌堂堂气力惊人，心生邪念再三勾引，武松严词拒绝，后被迫搬离。

第2回 俏潘娘帘下勾情 老王婆茶坊说技

潘金莲见武松搬离心存遗憾，武大却偶于街遇武松。一风雪天妇人将武松拦进家中，借故共饮言语挑逗，欲求苟合被严词拒绝。西门庆某日路过被妇人打中，王婆从中看破，西门庆遂频频造访王婆茶肆打探。王婆告以妇人乃武大之妻潘金莲，西门庆起邪心。王婆为其设计，制定"潘驴邓小闲"五要素与分十分光的勾引方案，承诺为妇人牵线可得十两银子。

第3回 定挨光王婆受贿 设圈套浪子私挑

西门庆购置绸绢布料交与王婆。王婆借口做送终衣服邀潘金莲来家缝补，西门庆故意到访相识。王婆先后铺排酒食并趁隙关门，二人遂在房中苟合。事毕三人议定，西门庆许王婆十两银子作谢。金莲回家后武大责问，王婆与西门庆一力遮掩。自此金莲每日过王婆家与西门庆幽会，街坊皆知惟瞒武大。金莲梳妆艳抹，与西门庆益加亲热。

第4回 赴巫山潘氏幽欢 闹茶坊郓哥义愤

郓哥因与王婆纠纷，气愤向武大告密。武大决意捉奸，郓哥献策待西门庆入门时冲入。西门庆被逼出，却踢中武大心窝。武大病重卧床，妇人不思救治反纵西门庆频频进出。王婆献毒杀之计，妇人乘机下砒霜毒药，武大七窍流血而亡。王婆与妇人合力掩盖尸体，作作何九被西门庆收买，三日内妇人出殡烧化，灭绝证据。武大之死遂成疑案，西门庆与妇人益加放纵。

第5回 捉奸情郓哥定计 饮鸩药武大遭殃

（第五回主要为第四回情节延续，重点描写郓哥向武大告密、武大病重期间妇人及王婆与西门庆之谋划、毒杀武大全过程及事后灭尸。王婆教妇人以砒霜掺入药汤，乘武大服药后用被子紧紧按住，待七窍流血后用热水抹布擦净血迹，最后装入棺材火葬销毁。西门庆次日五更到来收尾，并贿赂作何九、团头勿使查验。）

第6回 何九受贿瞒天 王婆帮闲遇雨

西门庆与潘金莲已偷会逾两月。端午节前往岳庙，王婆在家遇潘妈来访，妇人假作孝妇。西门庆归家后不久又至妇人处，已常从后门进出，二人昼夜纵欲无度。一日遭雨阻隔，西门庆脱靴在房，妇人弹琵琶歌曲侑酒，两人酒后更加肆无忌惮。王婆在旁周旋遮掩，妇人虽设灵牌供奉武大之灵，暗地里已成西门庆正式姬妾，家中诸人皆知。

第7回 薛媒婆说娶孟三儿 杨姑娘气骂张四舅

薛媒婆为西门庆说亲，介绍杨贩布妻孟玉楼，年近三十手中巨资。西门庆亲见玉楼风流妩媚，心中大悦。经薛媒从中撮合并贿赂孟家姑娘，西门庆顺利定亲。六月初二日举行迎亲大礼，妇人孟玉楼登堂入室列为第三房。其母舅张四本欲破亲言此人不端，见西门庆势力浩大作罢，反遭孟家姑娘及妇人当众辱骂讥讽。薛媒最后得赏许多礼物钱财。

第8回 盼情郎佳人占鬼卦 烧夫灵和尚听淫声

西门庆娶孟玉楼后整月流连家中，冷落潘金莲。金莲盼望不至，打相思卦，扯西门庆之扇、取其簪，发怒数次。西门庆借口言辞哄劝，赠予首饰衣物方得和解。适逢武松出差在即回家，西门庆与金莲商议烧灵除孝。八月初六日聘僧做水陆道场超度武大，期间和尚隔壁听闻二人苟合之声，众僧一时失态。晚夕除灵后，潘金莲脱孝髻，西门庆遂决定正式迎娶。

第9回 西门庆偷娶潘金莲 武都头误打李皂隶

西门庆于八月初八日正式迎娶潘金莲入家列为第五房。金莲拜见大娘子吴月娘及其他妾室，以小意儿讨月娘欢心。与此同时武松归家八月初旬，往王婆处问询被告哥哥已亡嫂嫂已嫁。武松寻郓哥了解真相，得知西门庆陷害之详情，赴县告状遭知县压制。武松于狮子街酒楼寻找西门庆，误杀县皂隶李外传。东平府尹陈文昭秉公审理识破官府贿赂，将武松轻判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充军孟州。

二、兴：盈门聚敛（10-49）

第10回 义士充配孟州道 妻妾玩赏芙蓉亭

武松被配孟州离去，西门庆方才安心。西门庆于芙蓉亭宴请诸妾，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五房齐聚，家人侍奉饮宴尽欢。席间隔壁花子虚家丫鬟送花来，西门庆见其貌美，乘隙于潘金莲房中收用该丫头。妇人善解人意主动让开，迎合西门庆淫欲。新收丫头名春梅，性聪敏颇得宠爱，与秋菊上灶丫头形成贵贱之分。妇人一力抬举春梅，常打秋菊示威。

第11回 潘金莲激打孙雪娥 西门庆梳笼李桂姐

潘金莲与孙雪娥因春梅一句谗言产生矛盾，西门庆严厉处罚了雪娥。随后西门庆在花子虚上见到李桂姐，被其姿色所吸引。西门庆当众赏赐五两银子给李桂姐，之后与应伯爵、谢希大一同将李桂姐送回勾栏，于家中进行了梳笼仪式，历时三日宴饮。

第12回 潘金莲私仆受辱 刘理星魔胜求财

西门庆沉溺李桂姐，半月未归家。潘金莲欲火难禁，与小厮琴童私通。事败后遭西门庆严打责辱。后潘金莲请刘瞎子做法回背，通过魔术符咒使西门庆重新眷顾于她。最终西门庆听信潘金莲之言，不再往院中去。

第13回 李瓶姐墙头密约 迎春儿隙底私窥

西门庆与花子虚之妻李瓶儿初见时两情相悦。西门庆借故安排花子虚在院中过夜，遂与李瓶儿越墙私会，丫头迎春在窗外窥其云雨。潘金莲发现此事后，与李瓶儿对峙，最终达成共识：西门庆可同时与两人往来，潘金莲同意周旋此事，换取李瓶儿赠送的寿字簪等珍物。

第14回 花子虚因气丧身 李瓶儿迎奸赴会

花子虚因被族人告发家财，遭官府拿捕。西门庆出手相助，送礼至东京疏通关系，收了李瓶儿寄放的三千两银子及四箱珍宝。后花子虚出狱，生活衰落。西门庆买下花子虚的房产，计划娶李瓶儿为妾。花子虚因伤寒病亡，年仅二十四岁。李瓶儿百日后来西门庆家做生日，与众妾初步建立关系。

第15回 佳人笑赏玩灯楼 狎客帮嫖丽春院

正月十五日李瓶儿生日，西门庆送礼贺寿。李瓶儿在狮子街新宅设宴招待月娘众妾，楼上观灯赏景。西门庆因应伯爵等人阻拦，晚到宴席。随后西门庆与应伯爵等人游赏灯市，又因谢希大等人劝阻而赴李桂姐院中，最终于晚夕与李瓶儿幽会。

第16回 西门庆择吉佳期 应伯爵追欢喜庆

西门庆决定娶李瓶儿为妾，择二月初八日兴工盖房。李瓶儿献出三百八十二银子的货物为西门庆筹建花园。五月十五日李瓶儿烧灵除孝，西门庆在应伯爵家赴席，被众友劝酒贺喜。西门庆与李瓶儿在晚夕进行了除服仪式，妇人殷切期待过门。

第17回 宇给事劾倒杨提督 李瓶儿许嫁蒋竹山

西门庆的亲家陈洪因杨提督被科道官参劾而遭株连，女儿女婿及家产被迫寄放西门庆家。西门庆因此惶恐，停工闭门。李瓶儿持久等待不见西门庆，渐渐失魂落魄，梦中被狐仙缠扰。请医生蒋竹山诊视，竹山乘机请作赘婿，李瓶儿包庆答应。

第18回 賂相府西门脱祸 见娇娘敬济销魂

西门庆派遣家人往东京打点，以五百两银子贿赂蔡攸、李邦彦等权贵，最终将西门庆的名字改为贾廉，化解了科道参劾的危险。危机解除后，西门庆出行遇冯妈妈，得知李瓶儿已嫁蒋竹山开了生药铺，心中恼怒。女婿陈敬济在花园见到潘金莲，两人眉目相送暗生情愫。

第19回 草里蛇遯打蒋竹山 李瓶儿情感西门庆

西门庆使捣子鲁华、张胜追债蒋竹山，将其痛打，蒋竹山被迫赔偿三十二银子。李瓶儿驱逐蒋竹山出门，恍然悔悟，思念西门庆，整日盼其再来。西门庆闻讯后，于八月二十日娶李瓶儿过门。李瓶儿初夜见西门庆不入房，绝望自缢，后被救活。西门庆鞭打责问后，妇人哀哭认错，西门庆怒气消解，两人重新和好。

第20回 傻帮闲趋奉闹华筵 痴子弟争锋毁花院

西门庆为李瓶儿举办会亲酒帮，邀请众官客参宴。潘金莲挑唐月娘与李瓶儿产生矛盾，月娘因听到唱词"世世夫妻"而心生妒忌。随后西门庆在常峙节家会茶后，赴李桂姐院中，见其与杭州商人丁二官人私会，大怒砸毁李家房舍，与妓院闹出大乱子。

第21回 吴月娘扫雪烹茶 应伯爵替花邀酒

西门庆被月娘祝祷保佑回心而感动，二人化解嫌隙、重归欢好。次日玉楼生日，金莲、瓶儿、玉楼等妻妾置酒赏雪，请李铭来唱曲。月娘亲自扫雪烹茶，众人欢饮。后西门庆因应伯爵、谢希大之邀赴李家赔礼，虽赌誓不再去那里，仍被两人死告活央，离家赴约。月娘等在家等候不见，金莲、玉楼、李瓶儿猜测他往院中李桂儿那淫妇家去了，故来门首瞧他。西门庆返家，月娘摆玉楼上寿酒，众人掷骰猜枚行令，西门庆在玉楼房中宿歇。

第22回 蕙莲儿偷期蒙爱 春梅姐正色闲邪

来旺儿娶的新媳妇宋蕙莲容貌娇好，西门庆见之动心，教玉箫送蓝缎子诱她，两人在花园山子洞里私通。金莲后来发现其事。腊月初八，西门庆教春梅等四个女乐教演唱曲。李铭来家教演琵琶，被春梅责骂调戏，李铭因此被西门庆分付不许进门。自此断了李铭来往。宋蕙莲自从金莲识破他机关，每日只在金莲房里，把小意儿贴恋，与他顿茶顿水，做鞋脚针指，不拿强拿，不动强动。

第23回 赌棋枰瓶儿输钞 觑藏春潘氏潜踪

正月佳节，玉楼、金莲、瓶儿在瓶儿房中赌棋，赌五钱银子东道，三钱银子买金华酒儿，那二钱买个猪头来，教来旺媳妇子烧猪头咱们吃。众妇人饮酒中间，蕙莲在席上说笑。瓶儿打麻衣牌下棋。初十日，瓶儿摆酒，蕙莲借故去后边与西门庆私通于月娘房里，被孙雪娥察觉。金莲打听西门庆与蕙莲在山子洞里过一夜，拔下簪销门，留下记号。次日早金莲去金莲房里严词训斥蕙莲，蕙莲表白忠心，金莲遂对蕙莲说说西门庆既要了他的老婆，俺们莫不与争。

第24回 敬济元夜戏娇姿 惠祥怒詈来旺妇

正月十六元宵，西门庆摆灯夕酒，众妻妾及陈敬济同坐。宋蕙莲坐在穿廊下一张椅儿上，口里磕瓜子儿。敬济与金莲暗地里调情顽耍，众人倒不曾看出来。西门庆被应伯爵邀请赏灯而出门，月娘与众姊妹及敬济游灯市，到狮子街李妈妈房里走走，后回家。西门庆至四曲来家。次日敬济走到后边吴月娘房里来，金莲便说他昨日教他送送韩嫂儿，你就不动。恰好大姐不在跟前，又和蕙莲打牙犯嘴。后西门庆叫敬济和他不知怎的惹恼事，打了小铁棍儿一顿。

第25回 吴月娘春昼秋千 来旺儿醉中谤仙

清明将至，月娘花园中扎了一架秋千，闲中率众姊妹游戏，以消春困。先是月娘与孟玉楼打了一回，下来教李娇儿和潘金莲打。金莲打秋千险些摔下来。来旺儿从杭州回，雪娥向他述说妻子蕙莲与西门庆私通、玉箫做牵头之事。来旺儿酒醉发言要杀西门庆，被来兴儿听见，后告诉金莲。金莲听后怒气，劝西门庆打发来旺儿出门。西门庆初欲打发来旺儿往东京，后又想留他做买卖，打算开酒店。金莲则在西门庆面前进言，数语拨开君子路，片言提醒梦中人。

第26回 来旺儿递解徐州 宋蕙莲含羞自缢

西门庆给来旺儿三百两银子做买卖开酒店，来旺儿却因为银子被替换等事与蕙莲起了纠纷，夤夜持刀进内，被西门庆设计拿住，呈状提刑院。夏提刑打了二十大棍，分咐拘留看管，来兴儿却向西门庆报喜，说西门庆已写帖子给夏提刑要放来旺儿出来。蕙莲得此消息后，每日淡扫娥眉，薄施脂粉，西门庆在屋里与她缠绵，许她许多好处。然金莲再三唆调西门庆，说若教奴才放了第七个老婆，就把潘字倒过来。西门庆遂改了初衷，又写帖子教夏提刑限三日提出来，一顿拷打。最后来旺儿被递解原籍徐州，蕙莲因此含羞自缢身死，亡年二十五岁。

第27回 李瓶儿私语翡翠轩 潘金莲醉闹葡萄架

来保从东京回，蔡太师已示下盐客释放。西门庆打造蔡太师上寿的四阳捧寿的银人、金寿字壶等。六月炎热天气，西门庆与金莲、瓶儿在翡翠轩卷棚内吃酒。西门庆把李瓶儿按在凉椅上，隔山取火与她干。金莲蹑足窃听，听见瓶儿说怀孕临月。金莲怒火上心，后来玉楼来此，金莲与西门庆在太湖石下新嘴。两人转往葡萄架下投壶耍子，春梅送酒来，西门庆把金莲的脚吊在葡萄架上，用李子打她花心。西门庆和春梅在此将金莲弄到昏迷境地，险些危及性命。

第28回 陈敬济微幸得金莲 西门庆糊涂打铁棍

西门庆与金莲在螺钿床上淫乐为之无度。次日金莲失落一只大红睡鞋，秋菊四处寻觅，最后在藏春坞雪洞内放拜帖的箱子里翻出来旺儿媳妇子的鞋来。金莲误以为秋菊拿错了，打了她十下。陈敬济拾得金莲的睡鞋在花园里，用鞋换取金莲的汗巾儿。金莲因此纠缠出来旺儿媳妇子的鞋被西门庆珍藏在雪洞里拜帖匣子内。西门庆因金莲说小铁棍儿在花园里拾鞋，遂打了小铁棍儿一顿，惹得来昭媳妇一丈青在厨下指骂。

第29回 吴神仙冰鉴定终身 潘金莲兰汤邀午战

金莲等妻妾在花园里做红睡鞋。西门庆在聚景堂上避暑饮酒，众妻妾在旁。周守备差来吴神仙为西门庆相面，神仙论西门庆八字清奇，定见加官进禄。又为众妇人相面，言金莲刑夫寿夭，瓶儿有产贵儿之兆，春梅后来定然封赠。西门庆随后进金莲房中，金莲因前日夸奖瓶儿身上白净，故把身上都搽遍茉莉花蕊儿搅酥油定粉。西门庆与她在房里云雨，后又到浴盆内与她兰汤战斗，在浴板之上极力提拽，怎止二三百回，声如泥中螃蟹。

第30回 蔡太师擅恩锡爵 西门庆生子加官

西门庆为购赵寡妇庄子与坟隔壁相连，打算展开合为一处。六月中旬李瓶儿临产腹疼，月娘请蔡老娘接生，产下一男婴，众人欢喜。金莲闻讯产子，怒气反增，径自去房里哭去了。来保、吴主管回报蔡太师赏西门庆副千户之职、赏吴主管驿丞之职、赏来保校尉之职。西门庆升做金吾卫副千户，为五品大夫，月娘将受诰封为夫人。不上半月，两椿喜事都应验，众亲邻朋友趋附送礼贺喜，人来人去一日不断头。

第31回 琴童儿藏壶构衅 西门庆开宴为欢

本回叙官哥儿满月。西门庆依然为官，任提刑所千户。李瓶儿生的儿子满月，西门庆在宅中摆酒庆贺，请堂客和朋友共贺。琴童儿私下拿了一壶酒收在李瓶儿房中，后被各房妯娌互相推诿责任。西门庆打醮，为子祈福。席间应伯爵、吴大舅等陪侍，酒宴隆重。潘金莲因李瓶儿得宠，暗自嫉妒。

第32回 李桂姐趋炎认女 潘金莲怀妒惊儿

李桂姐为投靠新贵，主动登门请认月娘为干娘，献殷勤并获得厚待。西门庆邀请李桂姐等四名妓女陪酒，席间笑闹不止。官哥儿因受惊吓而夜间哭闹，医官查诊属受惊风。月娘在乔家楼梯滑脚，摔伤腰部，后来小产，流出已成形的男胎。此事隐瞒西门庆，仅月娘和玉楼知晓。

第33回 陈敬济失钥罚唱 韩道国纵妇争锋

敬济失钥匙被潘金莲刁难，罚唱两支曲子。韩道国之妻王氏与其弟韩二有奸，被街坊捉住。西门庆干预此事，派节级释放王氏，反而将捉奸人拷打收监。应伯爵受四家贿赂，劝西门庆放人。西门庆答应但要求各犯再受一顿杖责后释放。书童劝李瓶儿向西门庆说情，李瓶儿最终成功求情。

第34回 献芳樽内室乞恩 受私贿后庭说事

四犯人家属通过应伯爵贿赂书童儿，以求西门庆减罪。书童儿以此为机，向西门庆献殷勤，获得宠幸，并收取贿赂分润。西门庆召见书童，对其青睐有加，在花园书房与之淫乱。潘金莲察觉西门庆与书童的暧昧，多次讽刺挖苦李瓶儿。西门庆以拜钱为由，从李瓶儿处取衣服与潘金莲，引发金莲嫉妒之心。

第35回 西门庆为男宠报仇 书童儿作女妆媚客

平安儿被西门庆误会纵容来客，遭刑讯处罚。书童儿亦陪受刑罚。西门庆因书童告状平安监听其房间，大怒。白賚光来访，不慎被西门庆撞见，西门庆为此处罚平安。书童儿装扮女妓，为蔡状元和安进士献艺，获得盛赞。西门庆待蔡状元尤其周到，赠予重礼，并多方扶植书童儿的地位。

第36回 翟管家寄书寻女子 蔡状元留饮借盘缠

京中太师府翟管家来信托西门庆为其寻配房女子。西门庆原初搁置此事，后由月娘催促。蔡状元和安进士同船抵达，西门庆盛情款待，在花园设酒宴，邀请戏子献艺。书童儿再次装扮女子伴侍，赢得两位进士赞赏。西门庆赠蔡、安二人重礼，蔡状元承诺回京后相报，两人遂成宾客。

第37回 冯妈妈说嫁韩爱姐 西门庆包占王六儿

西门庆通过冯妈妈为翟管家寻得韩道国之女爱姐为准新娘。西门庆准备妆奁财礼，约定九月初十起身往东京。爱姐到宅裁衣期间，西门庆暗中为韩道国之妻王六儿着迷，见其妩媚妖娆，竭力追求。西门庆最终在狮子街为王六儿买房，长期往来其家，并暗中为其购置丫鬟锦儿。冯妈妈充当居间者，获得西门庆笼络。

第38回 王六儿棒槌打捣鬼 潘金莲雪夜弄琵琶

韩二捣鬼酒醉骚扰王六儿，被妇人用棒槌打出门外。西门庆见后威胁报复。潘金莲因西门庆久未进房，独自在房间弹琵琶，为相思所苦。李瓶儿请金莲去其房共饮，西门庆在李瓶儿房中饮酒，未往潘金莲处。金莲虽被劝往，仍表示心情烦闷。西门庆最后进金莲房间，两人和好，西门庆过夜于金莲房内，后又往李瓶儿处歇息。

第39回 寄法名官哥穿道服 散生日敬济拜冤家

潘金莲生日，西门庆在玉皇庙为官哥儿打醮还愿，寄名为吴应元。庙会规模宏大，请十六位道众，摆设斋坛奢华。西门庆着五彩狮补吉服主持仪式，邀请吴大舅、应伯爵等陪侍。敬济因醉酒来家，道官敬济未得金莲上寿。陈敬济与妓女李铭、吴惠送茶食到庙。晚间月娘邀请两位女尼讲经说法，直诵至四更天明方止，众人始各归寝。

第40回 抱孩童瓶儿希宠 妆丫鬟金莲市爱

月娘梦想生子，女尼薛师父传符药可助孕。西门庆返家睡迟，潘金莲与李瓶儿携官哥儿至书房唤醒。西门庆见官哥儿穿道衣，欢喜备至。潘金莲自妆丫鬟戏弄西门庆，成功引得其宠爱。西门庆向月娘述醮事始末，准备购衣料为众妾裁制新衣，迎接十四日邻家宴请。金莲借机缠西门庆讨好处，最终如愿与西门庆独处共欢，两人把盏互敬至一更时分。

第41回 两孩儿联姻共笑嬉 二佳人愤深同气苦

西门庆与乔家议定婚事，官哥儿与乔家长女订亲。裁缝紧急制衣，月娘等赴宴，见两孩儿在炕上戏耍如同新婚小两口，欣喜不已。潘金莲见李瓶儿得宠而妒火中烧，被西门庆当众责骂后哭泣。西门庆拿四锭金镯儿与官哥儿玩耍，不慎遗失其一，家中为此大乱。李瓶儿与吴银儿炕上下象棋解闷，谈论家事，感慨众人关系复杂。

第42回 逞豪华门前放烟火 赏元宵楼上醉花灯

元宵佳节，西门庆广放烟火，构搭华丽彩棚。大门外设酒席，乐工吹打献艺。西门庆赴狮子街房产与应伯爵、谢希大等人饮酒作乐，邀王六儿相陪。夜间烟火绚烂，灯市繁华壮观。西门庆在楼上俯瞰灯市，与伴从宴饮。最终与王六儿在房中私通，书童儿窗外窥听目睹整个过程，暴露了西门庆风流成性的本质。

第43回 争宠爱金莲惹气 卖富贵吴月攀亲

西门庆从李智、黄四处得金镯儿四锭，欣喜不已即刻去李瓶儿房中炫耀。潘金莲因此嫉妒，讽刺李瓶儿，反遭西门庆暴打。家中忽然失去金镯一锭，李瓶儿房内大乱。经审问，李娇儿房里丫头夏花儿承认偷盗，曾在马房躲避狼筋刑具。西门庆施刑拷打，欲卖掉夏花儿，后被李桂姐劝阻得免。乔五太太来家赠厚礼，月娘摆宴感谢，现场戏文歌舞，尽显豪门气派。

第44回 避马房侍女偷金 下象棋佳人消夜

李娇儿欲卖秋菊被阻，李瓶儿遣西门庆往金莲房中。西门庆与李瓶儿、吴银儿共处，李瓶儿嫌身体不适拒绝同寝，转而邀他去潘金莲处。李瓶儿与吴银儿在炕上下象棋、掷骰子消遣，边饮酒边聊天。二人议论家中人事纷纷，李瓶儿感慨自己生子后虽受宠，却惹众人嫉恨，吴银儿劝其端身见脸。谈话直至三更才作罢。

第45回 应伯爵劝当铜锣 李瓶儿解衣银姐

应伯爵趁李智、黄四还债之机，向西门庆献殷勤并暗示可助其生财谋利。西门庆闻言改写五百两文书为一千两，并同当日得到螺钿屏凤、铜锣铜鼓，当价三十两。李瓶儿得西门庆赐予白綾，令裁两件白袄儿，欢喜万分。吴银儿获赏缎衣与白綾，磕头谢恩。月娘整队众妇往吴大妗子家走百病儿，赏灯观月。

第46回 元夜游行遇雪雨 妻妾戏笑卜龟儿

元宵节西门庆门首大摆酒席，乐工吹打，丫鬟春梅、玉箫、迎春、兰香各穿新衣。玉箫被春梅斥责不检。四丫鬟往贵四娘子家作客。月娘在吴大妗子家饮宴，忽逢下雪，为众人取皮袄。路遇乔大户娘子被强留宴饮。西门庆大门外放烟火，场景壮观。月娘回家遇卜龟儿婆子，卜得自身与玉楼、瓶儿三人命格，婆子言及各人福禄、子嗣与寿算。金莲闻言暗笑，言及命数难测。

第47回 苗青贪财害主 西门枉法受赃

江南扬州苗员外因仆人苗青与妾通奸被打，苗青心生怨恨。表兄邀游东京，妻室以僧人言有灾难劝阻，员外不听执意启程。船行陕湾遇伏，被艄子陈三、翁八与苗青联手谋杀推入河中，仅有安童侥幸生还。事发后交官审理，西门庆与夏提刑收受苗青贿赂五十两白银及衣服，徇私枉法，暗中通风报信放苗青逃出。东平胡知府奉巡按曾孝序批文查办，寻到苗员外尸首，确认陈三、翁八为真犯。

第48回 弄私情戏赠一枝桃 走捷径探归七件事

安童向巡按曾孝序告状，状子递至东平，狄县丞彻查发现苗员外尸首，各僧及陈三、翁八先后查证。西门庆与夏提刑得信后急赴京城，托蔡京幕僚翟谦在中枢运作，利用蔡京条陈七事之势压制曾公参本。蔡京所陈七事中包含盐法改革，许可来保、崔本在淮扬早期支盐。清明祭祖，西门庆备极隆重，官哥儿因唬吓而大哭，李瓶儿奔忙安抚。潘金莲与陈敬济在山子房内戏套桃花于敬济帽上。

第49回 请巡按屈体求荣 遇胡僧现身施药

夏提刑急报巡按参本消息，西门庆派来保、夏寿赴京托翟谦运作，参本得以压制。蔡御史、宋御史入东平府，西门庆与夏提刑远接五十里。西门庆盛宴款待二位御史，备金银器皿、羊酒等厚礼。蔡御史留宿，西门庆派董娇儿、韩金钊儿侍奉，二妓与御史饮棋作诗。翌日永福寺送行，西门庆在寺中偶遇胡僧，其形貌古怪异常，言能施药济人。西门庆以银两、布匹相赠，所得房中秘药一粒一膏，效用奇特。

三、盛极而衰：烈火烹油（50-79）

第50回 琴童潜听燕莺欢 玳安嬉游蝴蝶巷

琴童潜听西门庆与王六儿房中欢声，玳安往蝴蝶巷与赛儿、金儿调情唱曲。西门庆服胡僧秘药后，该物坚硬异常，先与王六儿在其家过夜，后入李瓶儿房中云雨，直至三更。潘金莲疑西门庆拿淫器包儿住院中，又见其在李瓶儿房里歇宿而生气。月娘与薛姑子、王姑子在上房议及生育之事，秘密收下种子药方，拜托观音庵、莲花庵两位尼姑相助，每人拿出二两银子相谢。

第51回 打猫儿金莲品玉 斗叶子敬济输金

潘金莲因西门庆与李瓶儿同宿嫉恨。西门庆忙于公务往返，应伯爵献殷勤。李桂姐被前日王三官儿惹祸，西门庆遣来保往东京求情于翟爹，事情得以处理。本回聚焦西门庆与潘金莲、李瓶儿三人的纠葛，以及李桂姐、陈敬济等人物的活动。金莲与敬济暗中勾搭，屡次险些露馅。西门庆食用胡僧药，与潘金莲欢爱至天明。

第52回 应伯爵山洞戏春娇 潘金莲花园调爱婿

西门庆赴黄、安二主事在刘太监庄园的宴席。潘金莲与陈敬济勾搭未遂。应伯爵隔花戏金钊，与金钊儿在蔷薇架下调笑而遭常峙节推跌。西门庆在藏春坞雪洞与李桂姐云雨，应伯爵撞见趣事。本回展现春天花园中的多段风流韵事，西门庆、应伯爵、陈敬济等人物各显其能，嬉笑怒骂间尽是男欢女爱之事。

第53回 潘金莲惊散幽欢 吴月娘拜求子息

陈敬济与潘金莲在卷棚后缠绵被惊散。西门庆从黄、安二主事宴归，醉入潘金莲房。吴月娘按薛姑子指点，于壬子日服药祈求子嗣。西门庆与月娘同寝得子。王姑子来商议为官哥办好事以消灾延寿。本回重点落在生育与祈福，李瓶儿亲自主动发愿为官哥印经造像，吴月娘通过服用秘药成功怀孕。

第54回 应伯爵隔花戏金钊 任医官垂帐诊瓶儿

王姑子与李瓶儿、吴月娘商议为官哥起经，约定次日在观音庵举行。西门庆赴刘太监花园宴饮，览花赏景，众人饮酒嬉笑。任医官来诊治李瓶儿，建议采用清火止血之药。西门庆赴内相花园，应伯爵隔花在金钊身后作弄，被常峙节推跌入尿坑。本回穿插宴饮、诊疗、园林风景，刻画人物性格多面。

第55回 西门庆两番庆寿旦 苗员外一诺送歌童

西门庆往东京拜会蔡太师，献上重礼，被认做干生子，备受款待。返家后与苗员外重遇，苗员外践诺送来两个歌童春鸿、春燕。西门庆设酒款待归来的诸亲朋，常峙节得银十二两解困。本回穿插王姑子劝西门庆印经造像，西门庆因官哥出生发愿舍五百两。长篇描写东京见闻，体现富贵人家的铺张与人情往来。

第56回 西门庆捐金助朋友 常峙节得钞傲妻儿

西门庆从东京归来，常峙节因房子催逼求助，西门庆先与十二两零碎纹银。应伯爵推荐水秀才作西宾，西门庆决定许诺住宿。常峙节得银后回家，妻子从怨恨转为欢喜。应伯爵献殷勤讲述水秀才才华人品，西门庆决定待其到家另设书房。本回着力刻画常峙节与妻子的家庭冲突与和解，展现小人物在大户人家援助下的小确幸。

第57回 开缘簿千金喜舍 戏雕栏一笑回嗔

西印度长老为永福禅寺募缘，向西门庆陈述寺院倾颓状况。西门庆感动而开疏舍财五百两。薛姑子劝西门庆再印经造像，西门庆又舍三十两。西门庆设宴款待归来的诸亲朋，邀请任医官、倪秀才、温秀才等应酬。本回书写善举与布施，长篇展现募缘疏文，刻画西门庆的虚荣心与宗教信仰的结合。

第58回 潘金莲打狗伤人 孟玉楼周贫磨镜

西门庆生辰宴饮，郑爱月儿应召而来，引发潘金莲嫉恨。西门庆往院中与郑爱月儿欢爱。潘金莲踩狗屎怒而打狗，反伤秋菊，招致潘姥姥劝解。金莲与玉楼在门首磨镜，遇磨镜老翁诉说儿子不幸，两人慈悲相助。本回着力刻画妾室间的嫉恨与阴谋，对比孟玉楼的善良。

第59回 西门庆露阳惊爱月 李瓶儿睹物哭官哥

西门庆往郑爱月儿家，两人初欢。韩道国货船抵临清，西门庆安排接待与开张事宜。潘金莲房中白狮子猫唬吓官哥，导致官哥惊风。刘婆子灸醮，但官哥因灸反受风气，病入膏肓。官哥于八月廿三日申时断气身亡，仅活一年零两月。李瓶儿悲痛欲绝，梦见花子虚回来索命。本回书写儿童夭亡的悲剧，展现李瓶儿母爱之心与潘金莲的暗算阴谋。

第60回 李瓶儿病缠死孽 西门庆官作生涯

官哥儿葬礼隆重，亲朋吊唁。李瓶儿因思念孩子加重旧病，经血不止，日渐衰弱。西门庆新开缎铺开张，邀请众亲朋宴饮，盛况空前。应伯爵与谢希大等人饮酒行令作乐。西门庆资助常峙节成就房产生意。本回以官哥儿之死为分界，一边是李瓶儿的病弱与哀伤，另一边是西门庆生意兴隆、人脉广阔的繁华，形成强烈对比。

第61回 西门庆乘醉烧阴户 李瓶儿带病宴重阳

韩道国夫妇请西门庆散闷，邀申二姐来唱曲。西门庆暗中与王六儿发生关系。李瓶儿因思子成疾，身体衰弱，重阳节虽参与赏菊但精神困顿。西门庆饮宴后欲与李瓶儿同睡被拒，转而赴潘金莲房中。黄先生批命：李瓶儿流年丁酉，比肩用事，岁伤日干，计都星照命。西门庆忧虑深深。

第62回 潘道士法遣黄巾士 西门庆大哭李瓶儿

李瓶儿病情恶化，自感将死，预先分配衣物财物与迎春、奶子等侍女并诿西门庆。西门庆求助潘道士设置本命灯坛，灯尽灭后潘道士言定数难逃。九月十七日丑时，李瓶儿于睡梦中去世。西门庆悲恸欲绝，在柩前离地跳起大放声号哭，红泚换衣。吴月娘劝其过度哀伤。

第63回 韩画士传真作遗爱 西门庆观戏动深悲

韩先生来为李瓶儿传神作画。西门庆为亡妻举办盛大丧礼，邀请报恩寺僧人念经，各地官员与亲朋来吊问祭奠。期间搬演《玉环记》戏文，西门庆观看唱到“今生难会面，因此上寄丹青”一句，想起李瓶儿病时，不觉泪落。金莲在帘内冷眼旁观。

第64回 玉箫跪受三章约 书童私挂一帆风

西门庆在花园书房与玉箫苟合被潘金莲撞破。金莲以知情相胁，迫玉箫立下三项约束：报告李瓶儿房中情事、配合盗取西门庆之物、透露吴月娘怀孕之秘。书童因担心事露，携带偷盗物品与诈骗的银两逃离城市。西门庆发现书童失踪。

第65回 愿同穴一时丧礼盛 守孤灵半夜口脂香

十月十二日李瓶儿举行发引大殡，西门庆率众官员及亲朋送葬，浩浩荡荡出城。途中坐营张团练与刘薛二内相相迎，吴道官悬真宣念祭文。葬毕，西门庆守灵夜间与奶子如意儿苟合，不仅在灵前供养，赐衣物予她。

第66回 翟管家寄书致赙 黄真人发牒荐亡

翟谦来信，内有朝廷消息：西门庆升转正千户掌刑，夏提刑升指挥直驾。西门庆为李瓶儿办五七念经，邀请黄真人主持焚符做水火炼度。薛姑子与王姑子为经钱及分资而互相指责。西门庆设斋宴，黄真人、吴道官受理厚礼。

第67回 西门庆书房赏雪 李瓶儿梦诉幽情

冬日西门庆在藏春阁书房与应伯爵、温秀才、陈敬济饮酒赏雪。西门庆白日在书房睡梦中见李瓶儿现身，被狱中之人冤家债主所累，告诫西门庆莫在外夜饮酒色。梦醒后伤心落泪。西门庆回护奶子如意儿，赐衣物予她，她趾矜下敏。

第68回 应伯爵戏衔玉臂 玳安儿密访蜂媒

西门庆差玳安寻得说媒人文嫂儿，给予五两银子与汗巾以作酬赏，央求她牵线与王招宣府林太太相会。文嫂儿夸奖西门庆身家、官位与风流名声，林氏心动。西门庆与郑爱月儿等坐席饮酒，应伯爵与爱月儿嬉闲。

第69回 招宣府初调林太太 丽春院惊走王三官

文嫂儿往王招宣府见林太太，假称西门庆要为其诉状除去王三官恶友。西门庆后门入港与林太太幽会，两人交欢。西门庆遣吏缉拿小张闲等五人痞棍在院纠缠王三官处，打杖后复现。西门庆故意放走孙寡嘴、祝实念，只关小张闲等五人。李桂姐家遭惊吓。

第70回 老太监引酌朝房 二提刑庭参太尉

西门庆收到朝廷升迁消息：升任正千户掌刑，夏提刑升指挥直驾。西门庆与夏提刑启程赴京谢恩。先谒翟谦、朱太尉，后被何太监何沂相邀。西门庆与何永寿相互拜见，各献贽礼。次日两人备礼进见朱太尉，太尉宴请六员堂官。

第71回 李瓶儿何家托梦 提刑官引奏朝仪

西门庆在何太监家饮酒受款待，归家途中受寒风所惊，回家后患病许愿。随即前往东京见朝，何千户侄子何永寿到任清河，西门庆替其安置夏龙溪房产。梦中李瓶儿现身，指示其搬家地址，西门庆起意已另觅新房。何太监差人送行李，西门庆在黄龙寺投宿一夜，于朝觐中获得新的委任升迁。

第72回 潘金莲扭打如意儿 王三官义拜西门庆

潘金莲因如意儿与春梅争棒槌，怨恨而殴打如意儿，与孟玉楼争执不和。西门庆回家见妻妾纷争，安抚如意儿并许诺陪宿李瓶儿房。翟管家娘子赠礼，西门庆往王家送礼，林氏恳请西门庆做王三官义父，西门庆受四拜之礼。往后李桂姐来府，西门庆得知李铭遭冷遇，经应伯爵劝阻后予以宽恕，并重新委以任用。

第73回 潘金莲不愤忆吹箫 西门庆新试白绫带

孟玉楼上寿，小优儿唱《忆吹箫》，西门庆思念李瓶儿，潘金莲因感不满而讥讽，两人在宴席上争执。月娘设法劝解，夜晚潘金莲自缝白绫带子、欲安装春药以增进感受。西门庆归家后与潘金莲交合，试用白绫带子，两人淫乐过度。次日月娘患病，任医官诊治后开药方调理，西门庆忙于家务事务。

第74回 潘金莲香腮假玉 薛姑子佛口谈经

西门庆去李瓶儿房与如意儿相好，因得知潘金莲要穿李瓶儿皮袄而与月娘发生言语冲突。月娘身孕临月，心中不适。薛姑子传授安胎符药与潘金莲，月娘摆茶款待众姑子，薛姑子宣讲佛法。宋巡按、安郎中摆酒请蔡九知府，西门庆家中筹办各项事务，吴大舅到访向西门庆致谢升迁之恩。

第75回 因抱恙玉姐含酸 为护短金莲泼醋

孟玉楼因心凄病酸，西门庆往李瓶儿房陪宿，潘金莲甚觉不满。西门庆与孟玉楼相好，安慰她饮酒。月娘与潘金莲发生大争执，两人互相指责，春梅亦因骂申二姐而引发家中不和。吴月娘怀孕临月心情不佳，西门庆请任医官诊治后处理家务。李桂姐家去，潘金莲被迫向月娘赔礼。

第76回 春梅娇撒西门庆 画童哭躲温葵轩

春梅因被月娘骂而赌气卧床，西门庆劝阻并与金莲、春梅一起吃饭。温秀才经画童儿告发不端行为后自知惭愧搬家离去。宋巡按摆酒请巡抚侯石泉，西门庆设周密酒席款待各官。何千户家眷到达，西门庆拜见新任官员。荆都监升东南统制，西门庆设酒贺喜，众官员往来频繁。

第77回 西门庆踏雪访爱月 贲四嫂带水战情郎

西门庆往狮子街见吴二舅生意兴隆，踏雪夜访郑爱月儿家，与其相好后赏貂鼠围脖。郑爱月儿献殷勤。来爵媳妇与西门庆私通，玳安充当掩护。西门庆酒醉回家在石桥遭鬼魅惊吓。贲四娘子与玳安有奸情，并献殷勤贿赂月娘与金莲以掩人耳目。李三、黄四办理古器批文生意，西门庆许诺帮助。

第78回 林太太驾帏再战 如意儿茎露独尝

西门庆拜访林氏，与何千户娘子蓝氏初见倾心。宴会后与蓝氏暗通，往来旅馆相好。翌日西门庆身体虚弱，吴月娘请任医官诊治。潘金莲夜晚与西门庆同床，用多剂春药导致其过度耗精。西门庆在来爵妻屋里亦有私通。赏灯酒时潘金莲骂如意儿，春梅管教家务。西门庆精力衰弱。

第79回 西门庆贪欲丧命 吴月娘失偶生儿

西门庆频繁出入红场，与贲四妻、郑爱月、来爵妻等私通不休。一夜与王六儿行房过度，服用过量春药导致精血尽脱，疮疡溃烂。任医官、胡太医均治之无效，吴神仙论断命犯灾星。西门庆临终嘱咐陈敬济和吴月娘后事，正月二十一日巳时断气身亡。月娘同时临产生下孝哥儿，一喜一忧，家中大乱。

四、衰：树倒猢狲散（80-96）

第80回 潘金莲售色赴东床 李娇儿盗财归丽院

西门庆死后，李娇儿在李家虔婆撺掇下盗走家中物资，与吴二舅暗通。潘金莲与陈敬济乘西门庆灵前相好。应伯爵等向新贵张二官献殷勤，欲献西门庆缺。张二官欲娶潘金莲为二房，命应伯爵暗中打听。李娇儿闹出离婚风波，吴大舅与月娘打发其回院。巡盐蔡御史来祭送遗银，家中诸多变迁，人事沧桑显露无遗。

第81回 韩道国拐财远遁 汤来保欺主背恩

西门庆已死，其家人纷纷背离义。韩道国与来保奉派江南采购货物，却在途中卖掉布匹截留银两，怏怏回家。韩道国见父亲去世，遂与妻子王六儿密谋，以父亲已死为借口，携带一千两银子连同王汉和丫鬟偷拐上东京投奔女婿翟谦。来保闻知韩道国背信弃义后，也安心要和他一路。把敬济小伙儿引诱在马头上各唱店中、歌楼上饮酒，暗暗船上搬了八百两货物，卸在店家房内，封记了。吴月娘虽未追查银两下落，但已知二人背信弃义之心。家道衰落，唯西门庆遗留的生药铺、解当铺还由陈敬济与傅伙计开着。

第82回 陈敬济弄一得双 潘金莲热心冷面

潘金莲与陈敬济暗通款曲，二人在厢房里、楼上、花园中频繁幽会。春梅发现其事，被金莲强迫与敬济也有瓜葛。七月天气，金莲怀孕约六个月，敬济取坠胎药物打落私生子。敬济在路上醉酒，金莲留诗壁上讥讽。敬济见孟玉楼簪子在自己袖中，金莲疑心四起，晚夕两人在卧房内争执不休。吴月娘回家后察觉异端，虽未当众责备，但开始严禁敬济进入后房，将大姐搬进东厢房里住，敬济轮番在铺子里上宿。金莲与敬济相聚愈益困难，二人恩情渐冷。

第83回 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谐佳会

潘金莲与陈敬济因秋菊告密被吴月娘察觉，二人隔离超月。春梅怜惜其相思，协助敬济透过春梅寄信传柬，二人重聚。敬济约定摇木瑾花树为号，就知他来了。妇人见花枝摇影，知是他来，便在院内咳嗽接应。八月中秋时分，金莲夜间暗约敬济赏月饮酒，和春梅同下象棋儿。晚夕贪睡失晓，至茶时前后还未起来，颇露圭角。秋菊窥视被吴月娘知晓。月娘虽不信秋菊说话，但恐金莲少女嫩妇没了汉子，日久心邪。月娘严禁门户往来，各处门户都上了锁钥，丫鬟妇女无事不许往外边去。凡事都严紧，这潘金莲与敬济两个热突突恩情都间阻了。

第84回 吴月娘大闹碧霞宫 曾静师化缘雪涧洞

吴月娘为偿西门庆病重之时许的愿心，往泰安州顶上与娘娘进香。吴大舅同行。于碧霞宫遭道士石伯才设计，殷天锡强欲污辱，幸得吴大舅砸门救出。下山赶至雪洞洞遇高僧普静师普静救助一宿。普静要化一亲生一子作个徒弟以报救命之恩，月娘含糊许诺，言日后十五年才问。月娘虚惊之余，对西门庆、春梅二人之死皆有悔恨，归家后决意整顿家风。

第85回 吴月娘识破奸情 春梅姐不垂别泪

潘金莲向陈敬济诉说怀孕，敬济取堕胎药物。吴月娘回家不久，察觉前边有异，见敬济频进花楼，尽力数说二人。敬济被逐出后，月娘与雪娥密谋将金莲打发出门，交由王婆媒人处理。金莲被遣散时，孟玉楼私下赠以金碗簪子，小玉亦暗送金簪。春梅被卖往守备府中，临别时不垂别泪，只劝金莲耐心坚持。金莲被打发至王婆家等待嫁人，春梅虽在守备府中位置日隆，却仍以姐妹情谊念挂金莲，日后择机往来照拂。

第86回 雪娥唆打陈敬济 金莲解渴王潮儿

陈敬济往东京取银子赎金莲，路遇家人陈定，闻父陈洪已病故。敬济返家奔丧，却私心不改，仍欲筹一百两银子完娶金莲。王婆子贪得无厌，坚持要一百两，敬济虽有诺言但匮乏。武松遇赦回家后，闻金莲出来在王婆家，遂以一百零五两银子迎娶金莲为妻，欲借其照看妹妹迎儿。王婆见钱眼开，当即应允。孙雪娥却对月娘怂恿敬济，致月娘与雪娥联手将敬济诱入后房，众妇人尽力狠抽一顿，打得敬济急了，露出那直竖一条棍来，唬得众妇人乱跑。敬济遂被逐出家门，赶往母舅张团练家旧房子自住去了。

第87回 王婆子贪财忘祸 武都头杀嫂祭兄

武松迎娶潘金莲为妻，欲借其照顾妹妹迎儿。入夜后，武松于灵前逼问金莲关于西门庆之死的真相。金莲始而抵赖，后被刀刺、搪耍，不得已一五一十供述从帘子打了西门庆起，并做衣裳入马通奸，后怎的踢伤武大心窝，王婆怎地教唆下毒，拨置烧化，又怎的娶到家去，全部招供。武松当众于灵前斡开金莲胸脯，生扯下心肝五脏供养灵前，后割下头来。金莲遇害时年三十二岁。武松杀其母王婆，劫去财物，逃往梁山为盗。

第88回 陈敬济感旧祭金莲 庞大姐埋尸托张胜

陈敬济归家后听闻金莲被武松所杀，买纸在街边祭奠。梦见金莲诉说尸首暴露，哀告埋葬。次日见榜文才知其事，遇旧友杨二郎得知春梅已让张胜、李安将金莲尸首埋葬于城外永福寺。敬济至寺中先祭金莲坟，再祭父亲灵柩。父灵驻寺中后经念经发送，敬济依法完成葬礼。月娘因陈敬济无一可取，断绝往来。春梅于清明节遇见月娘、孟玉楼等人在永福寺祭祀，两边相认，春梅已成守备妾侍，身份飙升。

第89回 清明节寡妇上新坟 永福寺夫人逢故主

清明时节，吴月娘备办香烛、金钱冥纸、三牲祭物，抬了两大食盒，要往城外坟上与西门庆上新坟祭扫。留下孙雪娥和大姐、众丫头看家。带了孟玉楼和小玉，并奶子如意儿抱着孝哥儿，都坐轿子往坟上去。出了城门，郊原野旷，景物芳菲，花红柳绿，仕女游人不断。在杏花村酒楼下设放桌席吃酒。月娘恐怕晚来，分付玳安、来安儿收拾了食盒酒果，先往杏花村酒楼下。吴月娘见永福禅林，进寺游玩，遇到春梅来祭金莲母亲，两边相认，春梅成了守备妾侍，出落得长大漂亮，月娘与春梅相叙，感伤物换星移，世事无常。

第90回 来旺偷拐孙雪娥 雪娥受辱守备府

来旺儿贩卖金银首饰，与孙雪娥重逢。雪娥旧情未忘，私约来旺于耳房幽会，二人遂决定私奔。来旺与雪娥趁五更月黑扒过屋顶逃脱，被巡捕拦住但以烧香为借口蒙混过关，投奔来旺姨娘屈老娘家。不料屈铛见其金银器物，夜间掘门盗出赃物，二人被拿获。知县审案，屈铛系窃盗，来旺郑旺与雪娥系因奸盗取财

物，俱问死罪，准徒五年。赃物入官。春梅闻讯后，欲买雪娥来家报复平昔之仇。守备遂差张胜、李安拿贴儿对知县说，以八两银子从官媒处购得雪娥，送入守备府厨下烧火做饭，雪娥从主人沦为奴婢。

第91回 孟玉楼爱嫁李衙内 李衙内怒打玉簪儿

陈敬济以杨戩寄放金银箱笼为由向孟玉楼勒索，被玉楼告发李衙内。李知县儿子李衙内因清明郊外看见玉楼心动，遣官媒人陶妈妈来说亲。玉楼经卦先生相命评合，遂同意婚配。李衙内娶玉楼过门后，原妾玉簪儿因失宠而使性子，敬济趁机嫖娼。李衙内大怒，拔拐将玉簪儿打伤，经陶妈妈协调，遂将其卖出。

第92回 陈敬济被陷严州府 吴月娘大闹授官厅

陈敬济为追杨戩寄放之物赴严州拜访李衙内妻孟玉楼，反被玉楼反水举报其盗库银。严州知府徐焯明识其冤情而释放，反责斥李通判诬陷平民。李通判大怒，打致李衙内三十大板，将其与玉楼发回枣强原籍。敬济与杨大郎货物纠纷再陷困局，伙计杨光彦私拐其货，敬济家业从此败落，西门大姐因遭其虐待悬梁自尽，月娘状告官府，终获伸冤，敬济家财尽绝。

第93回 王杏庵义恤贫儿 金道士变淫少弟

陈敬济流落街头，遇故人王杏庵多次救济。敬济后投靠晏公庙任道士出家，获得度牒。其后大徒弟金宗明对敬济生好感，敬济借机控制庙中权力与钥匙。敬济在临清与旧妓冯金宝邂逅相认，两人重燃旧情，在大酒楼密会。任道士因此事惊吓而亡。敬济被守备府打后释放，归庙时闻师父已故，遂走投无路。

第94回 大酒楼刘二撒泼 洒家店雪娥为娼

陈敬济在临清谢家酒楼与冯金宝重聚，被坐地虎刘二强行拆散。敬济被打至守备府，李衙内遮掩身份，被守备周秀打十棍。守备怜其遭遇，欲释放。然春梅识出陈敬济乃刘二所捉之道士，心中暗喜，暂时放他去。孙雪娥遭春梅责罚，被薛嫂卖与洒家店为娼，改名玉儿。张胜频繁来此酒店，与雪娥生情，每月给其包钱，两人缱绻。

第95回 玳安儿窃玉成婚 吴典恩负心被辱

吴月娘与玳安发生关系，遂为其配妻小玉。平安儿因不满偷取假当铺金头面，被吴典恩追捕并殴打。吴典恩旧时系月娘家伙计，昔年获其照顾，今反恩将仇报。吴月娘遍请吴大舅、薛嫂等求情，春梅自请守备出面。守备差张胜、李安持公文强行讨出头面，吴典恩反被守备斥责，狼狈而返。傅伙计因此病亡，月娘打发玳安与小玉完房。

第96回 春梅姐游旧家池馆 杨光彦作当面豺狼

春梅受月娘请，往西门庆故宅参加孝哥儿生日宴。两人游览破落花园，睹物伤情。宴毕返府，春梅见陈敬济尚流落未有依靠，心生怜惜，使张胜寻访。张胜在水月寺工地发现穷困中的敬济，将其接回府中。敬济拜见春梅，两人互诉衷肠。陈敬济在府中被春梅秘密安置，每日衣食无忧。杨光彦倨傲凌人，敬济心存复仇之念。

五、终：因果收束（97-100）

第97回 假弟妹暗续鸾胶 真夫妇明谐花烛

敬济在守备府中以春梅姑表兄弟名义隐住。两人暗通款曲，借口各地书信往来。守备奉命出征，临行分付春梅寻媒为敬济定亲。薛嫂作媒，物色葛员外之女翠屏。聘仪纳彩毕，择定六月初八婚期。敬济新娶后，

春梅在府中与之继续暗通，两人共居西厢房。孙二娘协助隐瞒，丫鬟月桂无意间与敬济有染，余兴未尽，互相玩笑。

第98回 陈敬济临清逢旧识 韩爱姐翠馆遇情郎

周守备升任山东统制，陈敬济获朝廷命为参谋。敬济与陆秉义合伙在临清谢家酒楼经营，状告杨光彦追赃。敬济定期赴河下打理生意，在旅舍邂逅韩道国一家，女儿韩爱姐生得标致。两人旧事重逢，敬济为爱姐提供盘缠。爱姐信笺附锦囊，寄青丝一缕示殷勤。敬济归家后被葛翠屏查问，推托店主人所赠。爱姐遣八老送猪蹄鲜鱼，敬济回赠帕子与诗。韩爱姐思郎成疾，望眼欲穿。

第99回 刘二醉骂王六儿 张胜窃听张敬济

敬济在临清与爱姐重温旧情，二人缠绵一夜。贩丝绵何官人与王六儿同欢，坐地虎刘二酗酒到场滋扰，殴打何官人并凌辱王六儿。敬济欲回城禀告春梅，计划借机整治张胜与刘二。张胜巡风至书院，窃听敬济向春梅诉苦，得知敬济欲举发其包占雪娥等恶行，怒而拔刀。张胜趁春梅离开，刺死敬济于床上，后被李安擒获。守备归来，怒打张胜百棍至死，亦诛刘二，方解此患。

第100回 韩爱姐路遇二捣鬼 普静师幻度孝哥儿

陈敬济死讯传至临清，韩爱姐悲痛欲绝，往永福寺坟前哭绝。春梅与翠屏祭奠，感其守节之心，带其返府。守备统制在高阳关与女真兵交战，阵亡于乱箭。春梅悲恸不已，后与周义通奸获罪死亡。金兵入侵，吴月娘携眷避乱往济南，投永福寺。普静老和尚现身，向月娘索孝哥儿为徒，并施法化度众冤魂超生。月娘梦中历历见诸往故人各各托生他处。老僧以禅杖点化，揭示孝哥儿即西门庆转生，遂为其剃度，带去出家。月娘最终寿年七十，以玳安继承西门业，善终而亡。

名相词典

本词典收录《金瓶梅》中真实出现的明代名物，分六类。每条先给白话定义，再列关键点（明代实义＋书中世情），举书中一例并标回数，末附相关词便于跳查。所有词条均锚定原书，回数为崇祯本回数。

怎么用这本词典

按主题分六类排列，不必逐条背。读正文遇到生僻名物（服饰、饮食、官制、行当、称谓、方术）时回查即可；每条的「例」标了回数，可循回数回到对照站细读。

第一类·服饰器用

比甲 (bǐ jiǎ) 白话：明代女性穿在中衣外的无袖短背心，前后两片，系于胸腰，形制宽博，夏日凉爽，冬日可衬皮里棉里。 关键点：1. 比甲源自元代，明代中期以后在士庶女性中普及，上至命妇、下至丫鬟皆穿，是日常内衬服饰而非礼服。2. 面料与纹样因主人地位而异，普通者用素绢，富贵者用遍地锦、销金织物，书中"遍地锦比甲"（第81回）即属赏赐给仆从的高档衣饰，借物彰主人财力。3. 因无袖且腰身合体，便于劳作侍奉，又能显出腰肢，书中多处描写妾室、丫鬟穿比甲于内室之场景，带有展示仪态的意味。 例：见第61回，西门庆诸妾盛妆出现，各人穿着不同颜色比甲，藉服色区分身份高下与主人宠爱厚薄。 相关：缠脚、汗巾儿、孝服、簪子。

缠脚·金莲 白话：缠脚，即用布带将女童足骨缠裹压折，使脚形成弓状小脚，俗称"三寸金莲"；金莲本指缠足后的小脚，在书中亦成对潘金莲脚的隐晦称谓。 关键点：1. 缠足在明代已相当普遍，上层社会与市井妇女均以小脚为美，布带（缠脚布）是日常必备物，须定期换洗。2. "金莲"作为雅称，有别于粗俗表述，书中频繁以此词烘托女性仪态，带有明显的时代审美与性别凝视色彩。3. 缠脚布与绣鞋往往配套出现，鞋头纹样、弓样深浅均可暗示女性身份与品味。 例：见第2回，潘金莲初出场，作者反复渲染其"三寸金莲"的纤小与弓样，以此建构人物的美貌形象；第22、25回又多次提及缠脚布的换洗场景。 相关：簪子、汗巾儿、比甲、孝服。

汗巾儿 (含销金汗巾、紫葡萄颜色绫汗巾、方汗巾) 白话：丝质手帕，妇女随身携带，用以擦汗、系腰或作传情赠礼之物；依面料、颜色、纹样的不同，价值与身份象征差异显著。 关键点：1. 明代汗巾因织物贵贱分层：素绸者为日用，绫制销金者价值不菲，"紫葡萄颜色绫汗巾"（第51回）以深紫绫加销金绣花，属上等品，非寻常妾室所能轻易持有。2. 汗巾兼具实用与礼仪双重功能：赠汗巾即传递私情，书中多处

传递汗巾暗示男女之间的私下往来。3. 方汗巾在官府仪式场合亦见，具有身份标识作用。 例：见第28回，陈敬济从潘金莲处取得汗巾，作为私情凭信；第51回，西门庆将销金汗巾作礼物赠人，以示品味与财力。 相关：比甲、簪子、白绫带子、鸾镜。

犀角带 白话：以水犀牛角制成的革腰带，明代官员品服配件，属高档腰带，通天犀（无杂纹的整块犀角）尤为珍贵。 关键点：1. 明代品官服制对腰带有明确规定，不同材质腰带对应不同品级，犀角带在品级序列中属于较高等级，一般官员难以合规佩戴，非赐赏不可轻用。2. 西门庆为置办此带耗费白银甚巨（第31回），折射出以财买身份、以物僭越礼制的市侩习气。3. 犀角带与补子配套，共同构成官员的外在身份标志，书中以此二物暗示西门庆借财力跻身官场的社会流动路径。 例：见第31回，西门庆用重金购入犀角带，作为升任提刑所官职后的配套行头，体现暴发户以钱买官的心态。 相关：补子、蟒袍、宝石绦环、金缚碧玉带。

金缚碧玉带 白话：以金件扣束、嵌饰碧玉的礼仪腰带，贵妇盛装时佩系，兼具装饰与身份标识功能。 关键点：1. 碧玉在明代玉料等级中属上品，以金饰扣接者工艺复杂，价格不菲，非一般市民妇女所能置备。2. 书中此带出现于何千户娘子蓝氏身上（第74回），与其名门出身相称，显示高门贵妇与市井新贵之间的礼服等差。3. 腰带是明代服饰礼制体系中的重要标志，男有官带等级，女亦以腰间饰物区别尊卑。 例：见第74回，何千户娘子蓝氏着盛装出现，腰系金缚碧玉带，与西门庆诸妾的打扮形成鲜明对比。 相关：犀角带、宝石绦环、蟒袍、补子。

补子 白话：明代文武官员公服胸背各缝一块绣有禽兽图案的方形织物，以此区别文武、标示品级。 关键点：1. 明代补服制度规定：文官一至九品分别绣仙鹤、锦鸡、孔雀、云雁等禽鸟，武官绣狮、虎、熊、彪等猛兽，皇亲勋贵另有龙、蟒等特殊图案，僭用者依律论罪。2. 补子是外人识别官员品级最直观的方式，书中诸多官场场景皆通过描写补子暗示人物的权力地位。3. 西门庆所用补子随其升迁而变换，折射出明代中期通过财贿快速升官的社会乱象。 例：见第31回，西门庆升任提刑所后置办全套公服，补子图案随品级改换，众人对其“换了补子”津津乐道。 相关：蟒袍、忠靖冠、犀角带、飞鱼绿绒氅衣。

蟒袍（含绿绒蟒衣） 白话：绣有蟒蛇纹样的锦缎袍服，明代赐服之一，非皇族但受皇帝或上官特赐者方可穿用，是极高荣誉的服饰象征。 关键点：1. 蟒与龙形近，蟒袍为龙袍之降级，明代以赐蟒袍为恩典，一般文武官员不得自行制用，须有特旨方可着身。2. 太监、近侍因常获皇帝赏赐，蟒袍在宦官阶层中反而常见，何太监穿绿绒蟒衣（第71回）即体现内廷宦官的特殊地位。3. 西门庆通过结交宦官、权贵而获得蟒袍相关的荣誉与馈赠，是书中以服饰写政治攀附的重要细节。 例：见第71回，何太监着绿绒蟒衣设宴，又以飞鱼氅衣等服饰赐赠西门庆，以此展示内廷权贵的雍容与恩施之厚。 相关：龙袍、飞鱼绿绒氅衣、补子、犀角带。

龙袍 白话：绣有五爪龙纹的袍服，明代为皇帝及皇室专用；另有“蟒龙”赐服为臣下所用，通称亦有“龙袍”之说，但严格意义上专属天子。 关键点：1. 明代服制中龙纹与蟒纹之别在于爪数：五爪为龙，四爪为蟒，但民间书写时常混用，书中“龙袍”之语多为泛称高级赐服，未必严格指天子之衣。2. 以龙袍入文，映衬出书中人物对皇权荣宠的仰慕与攀附心理，是书中权贵生活的重要符号。3. 龙袍出现于书中宴饮、觐见等场景，与蟒袍、补子共同构建官场礼服的层级图景。 例：见第55回，书中出现龙袍等高级赐服，借以渲染权贵宴集的奢华排场。 相关：蟒袍、飞鱼绿绒氅衣、补子、忠靖冠。

飞鱼绿绒氅衣 白话：以绿色绒料制成、绣有飞鱼纹样的长衫外氅，明代赐服之一，地位仅次于蟒袍，为受宠近臣或内廷宦官的特赐服饰。 关键点：1. 飞鱼服与锦衣卫等特殊机构关系密切，飞鱼纹为有翼之鱼，明代以此纹样赐服功勋近臣，受赐者以此为荣。2. 何太监将飞鱼氅衣赠予西门庆（第71回），体现内廷宦官以赐服笼络地方官员、编织关系网络的惯常手段。3. 绒料在明代属较为珍贵的织物，绿绒既彰显服

色的不凡，又暗示织造工艺的精良。 例：见第71回，何太监以飞鱼绿绒氅衣作礼物赠给西门庆，西门庆感激异常，书中以此物写出官场赠礼与权力交换的运作方式。 相关：蟒袍、补子、宝石绦环、忠靖冠。

忠靖冠 白话：明代士绅、中低层官员日常出行或参见时佩戴的一种帽式，形制端正，为"忠""靖"之义，取恭肃自守之意。 关键点：1. 忠靖冠为明代中期以后文官与士绅阶层常用冠式，区别于乌纱帽的正式朝服用途，多用于非正式官场场合。2. 冠式在明代礼制中有严格规定，不同身份者着用不同形制，忠靖冠的出现往往标志着场景的半正式性质。3. 书中以冠帽细节区分人物的社会地位与场合身份，是刻画明代官场礼仪文化的重要物质符号。 例：见第61回，相关人物出场时着忠靖冠，以服饰细节暗示场合的正式程度与人物身份。 相关：方巾、补子、蟒袍、网巾圈儿。

方巾 白话：文人士子所戴的四方形软布头巾，以黑色为多，是明代读书人的标志性服饰之一，俗称"四方平定巾"。 关键点：1. 方巾在明代是生员、监生及文人阶层的日常冠饰，非官员正服，但具有明确的身份归属意义，穿戴者宣示自己属于"读书人"阶层。2. 书中应伯爵等帮闲人物也时常借用方巾之类冠服，折射出明代中期市井阶层对士人身份的模仿与僭越现象。3. 方巾与忠靖冠、网巾并列，构成书中男性人物头饰的主要类型，藉以区分人物的社会属性。 例：见第72回，温秀才欲向应伯爵借用头巾，由此可见方巾在文人社交场合中的必要性与象征意义。 相关：忠靖冠、网巾圈儿、补子、簪子。

网巾圈儿 白话：以丝网编织而成的发圈，套于发髻之上以束发定型，明代男女通用，以金属或丝制材质为多，精致者以银丝编结。 关键点：1. 网巾是明代男性的基础冠饰之一，戴于乌纱帽或方巾之内，传说为朱元璋所定，其圈儿（边框）常以金银制成，身份越高者用料越贵。2. 书中出现"银网巾圈儿"（第28回），显示西门庆家中日常物件的高档程度，以细节彰显富贵。3. 妇女亦用发圈束发，但形制与男用有别，书中男性人物的网巾圈儿多在私下场合被提及，往往与脱帽、梳洗等生活细节相关联。 例：见第28回，陈敬济拿着银网巾圈儿出现，细节折射出西门庆家中日用器物的奢靡程度。 相关：方巾、忠靖冠、簪子、八吉祥帽儿。

八吉祥帽儿 白话：以金线或金丝编制、缀以佛教八吉祥图纹的儿童装饰帽，明代官宦、富贵人家幼儿的标配头饰。 关键点：1. 八吉祥（法螺、法轮、宝伞、华盖、莲花、宝罐、金鱼、盘长）为佛教吉祥纹样，以之装点儿帽，兼含祈福护佑之意。2. 此类儿帽用料精贵，以金缕为主，非普通人家所能置备，出现于书中显示西门庆家中对子嗣的厚爱与物质铺张。3. 帽饰也是明代为孩子"辟邪纳福"的一种方式，与配套的长命锁、项圈共同构成富贵人家幼儿的全套首饰。 例：见第81回，书中写及孩童打扮，八吉祥帽儿出现于富贵人家的日常场景，折射出主人家对子嗣传承的期望与物质投入。 相关：网巾圈儿、簪子、鸡冠圈、宝石绦环。

簪子 白话：妇女用以贯穿发髻、固定发型的细长首饰，材质因身份贫富而异，金、银、玉、骨、木皆有，明代为女性最基础的首饰之一。 关键点：1. 明代妇女的簪子有明确的身份等级：命妇用金玉，一般妇女用银或骨质，丫鬟用骨或木质，书中各人头上的簪子材质往往隐含身份信息。2. 拔簪、赠簪是明代文学中常见的情感表达方式，书中多处簪子的得失暗示人物关系的亲疏变化。3. 书中妇女妆饰描写中，簪子常与耳环、钗、钿等首饰并列，构成人物外貌的完整衬托。 例：见第82回，书中写妇女梳妆，簪子的材质与样式细节凸显不同妾室的受宠程度与身份差异。 相关：鸡冠圈、网巾圈儿、鸾镜、汗巾儿。

鸡冠圈 白话：以鸡血石、珊瑚或宝石制成的手镯或圈形首饰，妇女佩于腕间或发间，为明代富贵女性常用珠宝饰物。 关键点：1. 鸡血石（以红色斑纹著称）在明代已受士绅阶层珍视，以其制成首饰，与金银镶嵌配合，价格视石质与工艺而有高下之分。2. 此类宝石首饰是明代富贵妇女彰显身份的重要手段，出现于书中富贵妇女的妆饰描写，折射出明代中期民间对奢侈珠宝的追求风气。3. 圈形首饰兼有镯、环、钏等

多种形态，明代妇女以多件叠戴为时尚。 例：见第85回，鸡冠圈出现于书中妇女首饰盘点的场景，与其他宝石首饰并列，共同渲染西门庆家中的奢靡之风。 相关：簪子、宝石绦环、鸦青宝石、西洋大珠。

宝石绦环 白话：以宝石嵌饰的丝绦扣环，系于腰间，兼作腰饰与身份标志，明代官员及其家眷均可佩用，形制精美者价值不菲。 关键点：1. 绦环是绦带（丝编腰带）的配件，以金、银、玉、宝石等制成扣环，既有束腰功能，又显示佩戴者的财力与品味。2. 书中宝石绦环出现于官员及贵妇身上，与补服、官带共同构成明代官场人物的外在符号体系。3. 以宝石为饰的绦环在明代属于奢侈品，非官方规定所限，主要依财力而定，因此也是书中市井新贵“以财代礼”的典型物件。 例：见第71回，官员出场时腰间配以宝石绦环，与蟒袍、补子等共同营造出官场宴会的排场与气派。 相关：犀角带、金缚碧玉带、蟒袍、补子。

鸦青宝石 白话：深蓝色或蓝黑色的贵重宝石，明代称“鸦青”取乌鸦羽色之意，属彩色宝石中较珍贵的品种。 关键点：1. 明代对彩色宝石有一定的品评传统，鸦青宝石因色深沉稳，为达官贵人所喜，常用于冠饰、首饰镶嵌。2. 书中鸦青宝石与西洋大珠并列出现（第10回），随花子虚之妻李氏出逃，说明此类宝石是大户人家随身携带的高价值财产。3. 宝石在明代的流通反映了海外贸易与内陆奢侈品消费的联动，书中频繁出现的宝石意象是明代商业繁荣与物质文化的缩影。 例：见第10回，花子虚妻李氏从梁中书家出逃时，随身携带鸦青宝石，以此暗示梁家财富之丰与女眷私藏细软的习俗。 相关：西洋大珠、鸡冠圈、宝石绦环、簪子。

西洋大珠 白话：明代经海上贸易输入的域外大颗珍珠，因产自“西洋”（泛指南海、印度洋一带）而名，品质与价格均高于本土所产珍珠。 关键点：1. 郑和下西洋之后，西洋珍珠逐渐在明代上层社会流行，颗粒硕大、圆润光泽者价值极高，常用于后妃、命妇的冠饰与首饰。2. 书中西洋大珠以“百颗”为单位出现（第10回），是大宗贵重财产，其数量与体量远超普通珍珠首饰，凸显梁府家产之丰。3. 舶来奢侈品的频繁出现，折射出明代中期江北运河沿线城镇（书中清河县原型）与海外贸易物流之间的间接联系。 例：见第10回，花子虚妻李氏逃亡时携带西洋大珠百颗，连同鸦青宝石等一并作为随身细软，可见此物在当时的财产属性。 相关：鸦青宝石、鸡冠圈、宝石绦环、犀角带。

银珧琅桃儿锤 白话：以银为胎、施珧琅彩工艺制成的小酒杯（锤即盅），外形仿桃，明代富贵家宴席上常见的精工器皿。 关键点：1. 珧琅工艺（掐丝或画珧琅）在明代宫廷及富贵人家中相当流行，“景泰蓝”即其代表，银胎珧琅器价值远高于普通银器。2. 酒器的精工程度是明代富贵家庭炫示财力的重要方式，书中以此器皿盛茶或酒，说明西门庆家中日用器具的豪奢已超出实际饮用需求。3. 桃形器皿含有祝寿、吉祥的寓意，明代寿宴或雅集中常见此类造型的摆设与酒具。 例：见第21回，李铭以银珧琅桃儿锤饮茶，此类器皿的出现细节折射出西门庆家中待客规格之高与器物的珍贵程度。 相关：执壶、玉锤（见饮食类）、鸾镜、兽烟。

执壶 白话：用于斟酒或斟茶的长流壶，多以金属或陶瓷制成，宴席上由侍者持壶为宾客斟倒，是明代宴饮文化中的标准器具。 关键点：1. 执壶形制多样，材质有银、铜、瓷等，银执壶属奢侈品，用于高规格宴席；瓷执壶则上至贵族、下至市井皆可见。2. 书中执壶多由丫鬟持用，折射出明代富贵人家宴饮时的侍奉规制——主人享用，仆从执器，以器物侍奉礼仪彰显主人尊贵。3. 执壶所盛之物（酒或茶）不同，场合意义有别，书中以执壶斟酒的场景往往对应正式宴请，以执壶斟茶则多见于私室待客。 例：见第31回，宴席上丫鬟持执壶为众人斟酒，以日常侍奉细节写出西门庆家中宴饮的等级秩序。 相关：银珧琅桃儿锤、兽烟、鸾镜、汗巾儿。

兽烟（兽形香炉） 白话：铸造成兽形的香炉，香料置于兽腹，烟从兽口或背部孔洞飘出，明代厅堂、寝室常用的陈设与熏香器具。 关键点：1. 兽形香炉在明代有多种形态，常见者有狮、麒麟、象、鸭等，材质以铜为主，贵重者用铜鎏金或掐丝珧琅，是厅堂陈设中的重要礼器与装饰品。2. 燃香在明代不仅为熏室

驱蚊，亦有彰显品位的社交功能，大户人家厅堂的香炉品质往往是主人身份的无声宣示。3. 书中"兽烟"出现于上房等正式场所（第21回），与帷幕、陈设等共同构建出西门庆宅第的豪奢氛围。 例：见第21回，西门庆上房中兽烟袅袅，以夜香熏室的细节烘托出豪宅主人的优裕生活与排场。 相关：螺钿屏风、羊角玲灯、执壶、银珧琅桃儿锤。

鸾镜（含镜子） 白话：饰有鸾凤图案的铜镜，供妇女梳妆照面之用；书中泛称的"镜子"则指磨光铜面的照物器具，使用日久须由磨镜工定期磨亮。 关键点：1. 明代铜镜仍是主要的照容工具，玻璃镜虽已由西洋传入，但尚属稀罕，铜镜在民间仍占主流；鸾凤纹样的铜镜寓意夫妇和谐，常作嫁妆或礼物。2. 书中鸾镜与女性日常梳妆的场景紧密相连，出现于妾室闺房之中，既有实用功能，亦有烘托脂粉气氛、凸显人物情态的叙事作用。3. 铜镜需要定期打磨，书中（第90回）出现磨镜匠上门的细节，写出城市市民生活的日常面貌。 例：见第51回，妾室梳妆时对鸾镜自照，书中以镜中映像写人物的自怜与情态；第90回磨镜工登门，折射市井日常生活百态。 相关：簪子、汗巾儿、鸡冠圈、网巾圈儿。

螺钿屏风（螺钿屏风） 白话：以天然贝壳螺片嵌入漆器或木器表面制成纹样的大理石屏风，通常饰有山水、花鸟图案，为豪宅厅堂的高档装饰陈设。 关键点：1. 螺钿工艺在明代已相当成熟，与大理石（云石）屏风结合，是富贵人家厅堂的标志性陈设之一，制作工序繁复，价格高昂。2. 屏风在明代室内空间中既有隔断功能，亦有礼仪展示功能，主人座后设大屏风是宴客场合的惯例，屏风品质直接体现主人财力与品位。3. 书中螺钿屏风出现于西门庆宅中（第85回），与其他奢华陈设共同构成"豪门"的视觉符号。 例：见第85回，书中描写厅堂陈设时点出螺钿屏风，与锦缎帷幔、珠帘等物件并列，共同营造出西门庆家中的奢靡排场。 相关：羊角玲灯、兽烟、铜锣铜鼓、执壶。

羊角玲灯 白话：以羊角（磨薄后透光的羊角片）制成灯罩的精巧灯具，烛光透过角片隐约柔和，明代元宵灯会及富贵人家夜宴中常见的华丽灯饰。 关键点：1. 羊角灯在明代属于中高档灯具，胜于普通纸糊灯笼，逊于玻璃灯；其透光度好、不怕风，适合户外悬挂，元宵灯节时街市与豪宅中均可见。2. 书中元宵节灯会的描写（第82回）以羊角玲灯为代表性意象，将节庆欢乐气氛与富贵奢靡的生活方式融为一体。3. 明代灯具的材质与造型是家庭财力的外在表达，书中以灯具细节写西门庆家中节庆排场之盛。 例：见第82回，元宵节前后，西门庆家中悬挂羊角玲灯，与各色彩灯相映生辉，书中以灯火繁华渲染节庆的喧闹与主人的豪奢。 相关：螺钿屏风、兽烟、铜锣铜鼓、八吉祥帽儿。

铜锣铜鼓 白话：彩漆金妆、雕饰云头纹样的铜质打击乐器，包括锣与鼓，用于庆典、宴饮、出行等场合的吹打助兴，亦见于丧仪鼓吹。 关键点：1. 明代锣鼓是民间庆典与官方仪仗中不可缺少的乐器，婚丧嫁娶、官员出行、寺庙法会均用锣鼓开道助兴，其规模大小与质量高下直接反映场合等级。2. 书中铜锣铜鼓以"彩漆金妆"形容（第85回），说明这不是普通实用乐器，而是装饰精美、价格不菲的高档器物，作为财产或礼物流通。3. 以乐器入礼，折射出明代富贵阶层以"雅玩"炫耀财富的社交风气。 例：见第85回，彩漆金妆铜锣铜鼓在书中以财产形式出现，西门庆以银两换取此物，可见其既是实用乐器亦是炫富之具。 相关：螺钿屏风、羊角玲灯、兽烟、执壶。

貂皮禅衣（含貂鼠围脖） 白话：以貂鼠皮毛为面（或作里）制成的禅衣（单衣或夹衣外套），及以貂皮制成的颈部围饰，均为明代冬令御寒的高档皮毛服饰。 关键点：1. 貂皮在明代属于极珍贵的裘皮，主要来自东北地区，价格高昂，非富贵人家不能着用；貂皮服饰是财富与地位的外在标志。2. 书中貂皮禅衣出现于书斋、卧室等私密场所（第26回），貂鼠围脖则作为赏赐之物出现（第77回），两者均体现西门庆对妾室与相好的大方馈赠，折射其以财示爱的行为模式。3. 皮毛等级：貂皮为上，狐皮次之，羊皮又次之，书中对皮毛品种的区分隐含着对人物身份的评判。 例：见第26回，藏春坞内覆有貂皮禅衣等名贵衾具，

细节折射出西门庆内宅享乐的精致程度；第77回以貂鼠围脖作赏赐，写出主人的财力与对妾室的区别对待。 相关：蟒袍、遍地锦比甲（即比甲条）、孝服、绸绢衣。

汗巾类条目已合并于"汗巾儿"条，此处补充单独条目：

白绫带子 白话：以白色细绫布制作的腰间束带，妇女日常装束中用以束腰固衣，亦可缝制香囊、装纳物件于其中。 关键点：1. 白绫质地光滑细腻，是明代中高档丝织物，以之制带既合身份，亦显妇女的针线手艺。2. 书中潘金莲亲手缝制白绫带子并将春药纳入其中（第73回），以一件日用物件承载了私情秘事，是书中将服饰与情欲叙事巧妙结合的典型细节。3. 白色在明代并非专属孝色，日常白色织物在平时亦可穿用；白绫带在此的出现与孝服之白有别，不可混同。 例：见第73回，潘金莲亲制白绫带子，暗藏春药，藉日常女红之物行秘密之事，书中以此细节写人物的心机与手段。 相关：汗巾儿、比甲、孝服、缠脚。

孝服 白话：为已故亲人服丧期间所穿的白色或素色衣物，包括白布衣、白布裙、素帛等，明代丧制对服孝期限与服色有一定规定。 关键点：1. 明代丧服制度依据与死者亲疏关系分为五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服期与服式各有差异，但书中泛称的"孝服"主要指白色素服，未必严格对应礼制分等。2. 书中吴月娘等人自西门庆死后持续着孝（第81回以后），以孝服的穿戴衬托出内宅生活由繁华急转萧条的命运转折。3. 孝服的颜色与质地（白布、白绢之别）亦可体现家境，书中孝服场景往往与西门庆死后家道中落的叙事相呼应。 例：见第81回及以后诸回，吴月娘等着孝服出现，书中以素白之服对照前文的锦衣绣裳，形成强烈的盛衰对比。 相关：比甲、绸绢衣、汗巾儿、白绫带子。

绸绢衣（含青水纬罗、虾须绸、吴绫） 白话：以绸、绢、罗、绫等丝织物制成的衣料总称，是明代中等偏上阶层的日常衣料；其中吴绫（吴地所产）、虾须绸（质地细密者）、青水纬罗（青绿色提花罗）各有品质之别。 关键点：1. 明代丝织物种类繁多，绸、绢、罗、绫、缎各有织法与品质之分，同为"丝料"但价格差异可观；书中以不同织物名称标注人物的服饰，隐含着对人物身份与消费层次的区分。2. 吴绫以苏州、松江一带所产为上品，是明代丝织业中心的代表产品，书中人物以吴绫所制手帕相赠（第98回），既是实用之物，亦带有地域文化的品位标识。3. 虾须绸质地细密，常用作帘幕，青水纬罗则适合制衣，书中以不同织物描述不同场合与人物，体现作者对明代物质文化的熟悉程度。 例：见第61回，青水纬罗用于制衣，书中以面料名称细化人物的穿着等级；第98回，陈敬济以吴绫手帕赠爱姐，以名产布料传递情意。 相关：比甲、蟒袍、孝服、汗巾儿。

火浣布 白话：明代文献中记载的一种传说性织物，据称能入火而不焚，洗涤时反以火烧之方可洁净，实际或为某种石棉类矿物纤维制品，书中作为珍异献礼出现。 关键点：1. 火浣布之说见于汉代以来的博物志书，明代文人对此多有记载与辩证，其实物可能对应某种不燃矿物纤维，但更多时候作为异域奇珍的象征流通于文人语境中。2. 书中以火浣布作为献给权贵的礼物（第55回），折射出明代官场以奇珍异物敬献上官、换取庇护的惯例。3. 此物的"真实性"在明代已有争议，书中使用此词，一方面是炫示见闻，另一方面也暗示书中权贵生活的传奇化色彩。 例：见第55回，书中以火浣布等奇异贡品营造宴饮场景的豪奢氛围，折射出官场礼物文化中以稀为贵的逻辑。 相关：西洋大珠、鸦青宝石、蟒袍、龙袍。

翠盖 白话：以翠绿色丝绒或翠羽装饰的出行车盖，为古代王侯官员出行时张于车舆之上的华盖，明代沿用此制以显示出行规格。 关键点：1. 翠盖（华盖）在明代作为出行仪仗的组成部分，其颜色、材质与随行人数共同构成对官员品级的外在表述，品级越高、出行规格越隆。2. 书中翠盖出现于官员出行或宴会场景（第36回），以仪仗细节烘托人物的权势地位，是书中"以物写权"的典型笔法之一。3. 翠盖与轿子并用，构成书中权贵出行的标准配置，两者合而展现一套完整的出行礼仪符号。 例：见第36回，官员出行时张翠盖，书中以此细节点出人物的品级规格，与其他仪仗器物共同渲染官场排场。 相关：轿子、蟒袍、补子、忠靖冠。

轿子 白话：由人力抬行的封闭式出行工具，以竹木为骨、布帛或帘幕围覆，明代城市与乡间的主要交通方式之一，轿夫人数与轿式规格因乘轿者身份而有等差。 关键点：1. 明代对轿子的使用有一定礼制约束：品官有官轿，民间有民轿，迎亲用喜轿，出行用肩舆，丧仪用素轿，场合不同，轿式各异；书中婚礼用轿往往饰以彩绸花饰，较日常出行轿子更为华丽。2. 书中西门庆娶妻纳妾时一再使用轿子迎亲（第7、82回），以抬轿迎娶的隆重程度侧面写出主人的财力与对新人的重视。3. 轿子是明代城市女性出门的主要交通工具，书中妇女坐轿出行的描写，也折射出明代对女性公共出行的礼俗规制。 例：见第7回，西门庆娶孟玉楼时遣轿迎娶，轿子的张设与抬轿规格书中有所着墨，以婚仪排场烘托主人的体面与财力。 相关：翠盖、蟒袍、补子、忠靖冠。

朴刀 白话：明代常见冷兵器，刀身较长，背厚刃薄，刀柄约与人臂相当，可单手或双手使用，为普通武卒、游侠、好汉的惯用利器。 关键点：1. 朴刀在《水浒传》及同类明代通俗小说中频繁出现，是草莽英雄的标志性兵器，其形制介于长刀与短刀之间，便于携带与砍劈。2. 书中武松所持即朴刀（第87回），呼应其“行者”身份与复仇的行动场景，以兵器细节强化人物的武勇性格与草莽气质。3. 朴刀在明代市井及江湖人物中的流行，也折射出民间私藏武器的普遍性与官府管控的松弛。 例：见第87回，武松手持朴刀出现，书中以此兵器呼应《水浒》原型叙事，强化其复仇者形象。 相关：补子、犀角带（官方武备对比）、都头（见官制类）。

忠靖冠 白话：明代品官家居时戴的礼帽，又叫“忠静冠”。 关键点：嘉靖年间钦定，专许七品以上官及致仕乡绅燕居时戴，冠后有“忠静”取义，是身份排场的招牌；与上朝的乌纱、出门的方巾分用。书中西门庆谋得提刑官后才戴得，是其跻身“士大夫”的行头标记。 例：西门庆谢孝时“头戴白绒忠靖冠，身披绒氅”，第六十七回。 相关：方巾、忠靖、绒氅、提刑官。

髻髻（髻，dì） 白话：妇人罩在真发上的假髻套子，金银丝编成或用头发编成。 关键点：明代已婚妇女的常服头饰，套在挽起的真发上，再插簪钗；金丝的最贵重，银丝次之，编发的最普通，重量以两计，可改打首饰。书中是妻妾贵贱攀比的硬通货，“上头”戴上髻髻即标志成人或正式纳为妾室。 例：李瓶儿“拿出一顶金丝髻髻，重九两”，要西门庆毁了打头面，第二十回。 相关：分心、九凤钿、满池娇、上头。

满池娇 白话：缀于髻髻正面的一种花样首饰，又称“分心”，作荷塘鸳鸯莲花纹。 关键点：“满池娇”本是元明流行的池塘小景纹样（莲、荷、鸳鸯、水禽），用在妇人正面分心上最显贵气；“揭实枝梗”指立体镂空打造，费金更多。书中众妾照着吴月娘戴的“金镶玉观音满池娇”争相仿打，是内宅地位的细账。 例：李瓶儿要打“金镶玉观音满池娇分心”，金莲就嫌自己的草虫头面抓头发，第二十回。 相关：分心、九凤钿、髻髻、揭实枝梗。

遍地金 白话：通体织满金线花纹的高级缎料，又称“遍地锦”。 关键点：明代织金工艺中最费工的一种，金线满铺地子，非寻常人家可穿；妆花、织金、遍地金层层加贵。书中玩灯楼一场，三妾各穿沉香、绿、大红“遍地金比甲”，是富室内眷的盛装规格。 例：潘金莲穿“大红遍地金比甲”，露“遍地金掏袖儿”在灯楼上磕瓜子，第十五回。 相关：妆花、织金、比甲、通袖袍。

第二类·饮食

金华酒 白话：浙江金华一带出产的黄酒，色泽金黄，味醇甘厚，为明代著名地方名酒之一。 关键点：1. 金华黄酒以糯米酿造，酿法久远，明代已有较高声誉，与绍兴酒并称江南佳酿；2. 书中作为宴饮雅品频繁出现，能备此酒者多为富户或有一定身份的人家；3. 反映明代商品流通中酒类的地域品牌意识，外地名

酒运抵山东也成待客之物。 例：见第二十一、二十三回，西门庆家宴席上众人饮金华酒助兴。 相关：茉莉花酒、葡萄酒、南酒、南烧酒。

茉莉花酒 白话：以茉莉花浸渍或蒸馏而成的花香酒，酒体中带有浓郁花香，明代上层宴饮常见。 关键点：1. 明代将香花浸入酒中以提香，茉莉花酒属此类花酒，价格高于普通黄酒；2. 书中由应伯爵等清客相公作为礼物馈赠，带有人情往来的功能；3. 反映明代宴席文化讲究饮品雅致，香花酒为附庸风雅之品。 例：见第二十三回，应伯爵带茉莉花酒至西门庆家，与众人同饮。 相关：金华酒、木樨茶、宴席。

葡萄酒 白话：以葡萄发酵酿制的果酒，明代主要经西域传入，色泽金红，带有甜味，为稀贵饮品。 关键点：1. 明代葡萄酒多来自西域或北方产区，非普通黄酒可比，市价较高，寻常人家难以置备；2. 书中出现于上层社交场合，体现西门庆家豪奢的饮宴之风；3. 与同期"南酒"的普遍相比，葡萄酒带有异域色彩与身份象征。 例：见第六十一回，宴席间葡萄酒列于席上，与其他珍馐并陈，显示主人的阔绰。 相关：金华酒、南酒、南烧酒、宴席。

南酒·南烧酒 白话：南酒泛指产自南方（尤以江浙为中心）的黄酒或米酒；南烧酒则是南方出产的蒸馏烧酒，酒精度数较高，酒质清冽。 关键点：1. 明代"南酒"是相对于北方粮酿而言的通称，品质与价格均优于本地普通酒，常以坛装运输；2. 烧酒（蒸馏酒）在明代已相当普及，但"南烧酒"特指南方工艺更精的一类，度数较一般黄酒高出许多；3. 两者在书中均用于宴客或自饮，南酒多见于正式待客场合，南烧酒则偶见于私下饮用。 例：南酒见第七十二回，西门庆以坛装南酒宴请宾客；南烧酒见第九十回，人物私下饮用。 相关：金华酒、绍兴酒、豆酒、宴席。

绍兴酒（书中作"绍兴本"） 白话：绍兴地产黄酒，以糯米酿造，陈年愈香，为明代公认的高档黄酒之首。 关键点：1. 绍兴酒酿造历史悠久，明代已行销各地，以陈年老酒为贵，价格明显高于一般酒品；2. 书中西门庆家中常备，用以款待贵客与佳人，体现了其富贵气象；3. "绍兴本"一名中的"本"，意为正宗原产，以示区别于仿制品。 例：见第三十八回，西门庆家存有绍兴酒，专用于招待要紧的客人。 相关：金华酒、南酒、葡萄酒。

豆酒 白话：以豆类（如黄豆、豌豆等）为原料酿造的酒，酒质较为粗糙，价格低廉，为中下层人家的日常饮品。 关键点：1. 明代酿酒原料多样，豆酒属于较为低档的一类，与高档黄酒、花酒相去甚远；2. 书中出现于相对随意、非正式的场合，反映了不同阶层饮酒习惯的差异；3. 通过酒品的档次对比，书中隐含着人物身份与场合的区别。 例：见第七十七回，西门庆与吴二舅在狮子街相会，随意取豆酒对饮。 相关：南酒、南烧酒、金华酒。

六安茶 白话：产自安徽六安一带的名茶，属绿茶类，为明代贡茶之一，素以香气清远著称。 关键点：1. 明代六安茶与龙井、虎丘等并列为上品茶叶，有入贡朝廷的记录，民间亦视之为馈赠佳品；2. 书中出现于吴月娘房中，说明大户人家日常已备有名茶，茶品即折射家底；3. 能备六安茶者，多为有品位或有财力的人家，在书中具有一定的身份指示功能。 例：见第二十三回，月娘房中备有六安茶，以待客饮。 相关：凤团雀舌牙茶、木樨茶、玉蕊茶、梅汤。

凤团雀舌牙茶 白话：明代江南出产的高档绿茶，因茶芽形状似凤团或雀舌而得名，属于细嫩芽茶，为茶中珍品。 关键点：1. "凤团""雀舌"均为形容茶叶形状极细嫩的雅称，此类芽茶采摘工序繁琐，产量有限，价格高昂；2. 书中由吴月娘亲自烹点，体现主妇对饮茶之道的讲究；3. 名贵茶叶的出现，反映西门庆家宴饮文化已具相当品位，亦是书中细节刻画人物生活层级的手法。 例：见第二十一回，吴月娘在房中烹凤团雀舌牙茶，西门庆等在场品饮。 相关：六安茶、木樨茶、玉蕊茶。

木樨

茶 白话：以桂花（木樨）窰制或浸泡的茶，茶汤中带有桂花香气，为明代文人士大夫喜好的雅饮。 关键点：1. 木樨即桂花，秋季盛开，气味浓香，明代有将桂花窰入茶叶或浸入热水中调饮的习俗；2. 此茶偏向文雅格调，饮者多为有一定修养或品位的人；3. 书中西门庆饮此茶，暗示他在追求上层生活风尚方面的刻意经营。 例：见第二十一回，西门庆在宅中饮木樨茶。 相关：六安茶、凤团雀舌牙茶、玉蕊茶。

玉蕊茶 白话：明代一种名贵茶叶的称谓，茶芽细嫩如珠，味道甘美清雅。 关键点：1. "玉蕊"为形容茶芽细嫩莹白的雅称，此类名茶多产自江南，属于细芽绿茶的上品；2. 书中西门庆及诸妾常饮，说明此茶是大宅门日常的高档饮品之一；3. 不同名茶在书中轮替出现，反映明代富贵之家在饮茶上的多样讲究。 例：见第七十五回，西门庆与诸妾在宅中饮玉蕊茶。 相关：六安茶、凤团雀舌牙茶、木樨茶。

梅汤 白话：以蜜煎青梅或乌梅熬制的酸甜饮品，加水冲调后饮用，为明代夏日消暑的常备饮料。 关键点：1. 蜜煎梅即以蜂蜜腌渍或煎熬的梅子，既可直接食用，也可化水为汤，是明代家常解渴品；2. 书中春梅为西门庆端送梅汤，体现丫鬟侍奉的日常细节；3. 梅汤在书中多出现于夏日场景，是生活起居细节描写的组成部分。 例：见第二十九回，春梅提着蜜煎梅汤送给西门庆饮用。 相关：六安茶、木樨茶、衣梅。

衣梅 白话：用蜂蜜腌渍、外裹薄荷或桔叶等香料的蜜饯梅子，既可直接含食，也可化水饮用，属于明代常见的蜜饯零食与清凉饮料原料。 关键点：1. "衣梅"之"衣"，即外裹一层香料或糖衣，与普通蜜梅略有区别，工艺更为考究；2. 明代蜜饯行业发达，此类精制梅品多由南方糖食铺出售，属小食品中的中高档之物；3. 书中出现于女性人物的日常起居场景，反映明代内宅妇女的零食饮品习惯。 例：见第六十七回，书中人物以衣梅入饮，作为日常消食之用。 相关：梅汤、金花饼。

金花饼 白话：明代元宵节前后流行的一种糕饼，内包蜜饯果馅，表面以金箔或金色装饰，为节日标志性甜食。 关键点：1. 金花饼属于节令食品，主要在元宵灯节前后食用，以金色装饰寓意吉祥富贵；2. 此类饼食多出自糖食铺或家中灶房精制，价格高于普通糕饼，是富贵人家节日待客的应景之物；3. 书中此饼出现于节日场景，与灯节气氛相配，是书中岁时风俗描写的组成部分。 例：见第八十一回，元宵节前后席间备有金花饼。 相关：宴席、梅汤、衣梅。

鲥鱼 (jì yú) 白话：一种洄游性江海鱼类，每年春季入江产卵时肉质最为鲜美，为明代季节性珍馐，在达官贵人餐桌上地位极高。 关键点：1. 鲥鱼以春季上市为限，过季即无，其稀缺性使价格居高不下，历来被视为贡品与馈赠佳品；2. 明代鲥鱼产自长江下游，运抵北方时需冰鲜保鲜，运费加成后价格更为不菲，非普通人家能常食；3. 书中鲥鱼作为礼物出现，反映明代官商之间以珍贵时令食材行贿馈赠的风气。 例：见第五十二回，鲥鱼作为贵重礼品在人物之间流转，折射官商往来中以食物为媒的世情。 相关：下程、宴席。

下程 白话：明代接待过往宾客时馈赠或备办的酒食及日用物品，是待客礼节中的实物表示。 关键点：1. "下程"原为程途中的补给，后引申为对过路贵客的馈赠，内容包括酒、鸡、鹅、点心等食物及柴米之物；2. 官商往来中，以下程款待对方，是显示诚意与实力的重要礼俗；3. 书中西门庆派人给蔡状元备办下程，体现了他借饮食礼俗经营关系网络的处世之道。 例：见第三十六回，西门庆遣人送下程给蔡状元，内有酒食等物，以示款待之意。 相关：宴席、鲥鱼、金华酒。

筵

燕 白话：明代正式酒宴的统称，宾主列坐，依礼次序上菜斟酒，规格视场合与主人身份而异。 关键点：1. 明代宴席有严格的礼仪程序，菜品数量、酒的档次、座位安排均与宾主身份相称，私宴与官宴规格有别；2. 书中何太监会宴备有蹄膀、鱼、点心等多种珍馐，反映内臣阶层的饮食奢靡；3. 宴席在书中频

繁出现，是人物关系交际、权力运作与身份展示的核心场所。 例：见第七十一回，何太监设宴款待西门庆，席上珍馐丰盛，显示内臣权贵的豪奢生活。 相关：下程、金华酒、葡萄酒、鲥鱼。

玉锤 (zhōng) 白话：明代宴饮中使用的小型酒杯，或以玉石制成，或以玉色瓷器制成，亦泛指精致小巧的酒盏。 关键点：1. 明代酒器种类繁多，玉锤以材质或釉色得名，属于席间较为雅致的饮器，非普通陶碗可比；2. 书中作为酒席上斟酒量饮的计量单位，亦可见主人家对酒具的讲究；3. 精美酒具的描写，是书中展示富贵人家生活细节的惯常手法。 例：见第八十二回，宴席间以玉锤盛酒，相互斟饮。 相关：宴席、执壶（见服饰器用）、金华酒。

酒家店（书中作“酒家店”） 白话：明代市井中专营酒肉饭食的小型饭馆，兼有旅客栖宿功能，是城镇街坊中普遍存在的基层饮食场所。 关键点：1. 明代城镇商业繁盛，酒家店多开设于市口街角，既供行旅歇脚饮食，也是底层市民聚集之所；2. 与大户人家的正式宴席相比，酒家店代表着另一类饮食空间——市井的、流动的、鱼龙混杂的；3. 书中酒家店兼具色情行业背景，揭示明代底层社会饮食与色欲相互纠缠的世情面貌。 例：见第九十四回，刘二在酒家店中开设娼门营生，饮食场所与娼妓业混杂一处。 相关：宴席、下程、市井行当。

酥油泡螺 白话：用酥油、白糖打制、纹如螺壳的一种精细茶点。 关键点：以乳酪酥油为主料，搅打成形、上头纹溜如螺蛳，粉红纯白两色，入口即化，是明代上层“奶制甜食”的代表，被夸“出于西域，非人间可有”；亲手拣捏见巧手与体面。书中李瓶儿、郑月儿都以亲手拣泡螺孝顺西门庆，应伯爵则逢见必抢吃。 例：温秀才尝泡螺，赞“沃肺融心，实上方之佳味”，第六十七回。 相关：酥油、牛奶子、顶皮酥、衣梅。

牛奶子 白话：加酥油白糖熬煮的热牛奶饮品。 关键点：明代视乳酪、酥油为滋补上品，清晨服一盏被认作“滋补身子”；用奶、酥油同熬，面上浮一层鹅脂般酥油，是富贵人家冬日的早点。书中借应伯爵两口喝尽，写其馋相与西门庆家的阔气。 例：画童拿来“两盏酥油白糖熬的牛奶子”，伯爵几口喝没了，第六十七回。 相关：酥油、酥油泡螺、延龄丹、人乳。

顶皮酥 白话：一种层皮起酥、内裹果馅的细点心，又作“果馅顶皮酥”。 关键点：以油面起层、烘烤酥脆，馅多用果料糖蜜，是宴席与馈赠常见的“细巧”茶食；与“搽穰卷儿”“果馅饼”同属油酥点心一路。书中作节礼、酒食反复出现，是中等以上人家待客的体面货。 例：书童整治酒食，内有“二钱顶皮酥果馅饼儿”，第三十四回；郑春送“果馅顶皮酥”一盒，第六十七回。 相关：搽穰卷、果馅饼、蒸酥、酥油泡螺。

糟鲥鱼 白话：用酒糟腌渍的鲥鱼，可久存蒸食。 关键点：鲥鱼时令极短、出江南，明代以红糟（酒糟）腌之以延存、添香，剖块拌香油装罐，“一早一晚吃饭”；是南货北运的珍味，显主家手面。书中刘太监谢西门庆即送“两包糟鲥鱼，重四十斤”。 例：西门庆叫“把糟鲥鱼蒸了来”待应伯爵，第三十四回。 相关：鲥鱼、红糟、下饭、冰湃。

麻姑酒 白话：产自江西建昌的名酒，又有“双料麻姑酒”。 关键点：以麻姑山泉酿造得名，明代列为南方贡品级名酒，“双料”指加料重酿、酒力更厚；与金华酒、河清酒同属书中常备的好酒，论坛、论料分等。书中赏雪时特“另打开一坛双料麻姑酒”，见待客之隆。 例：西门庆“另打开一坛双料麻姑酒，教春鸿用布甑筛上来”，第六十七回。 相关：金华酒、河清酒、南酒、布甑。

蒸酥 白话：蒸制的酥软茶食，又称“蒸酥茶食”。 关键点：与烘烤的顶皮酥相对，以蒸法制成、口感酥软，是女眷、僧尼往来时常用的馈赠点心；吴月娘“平昔好吃蒸酥”，故贲四嫂买它送礼最讨好。书中作打点内宅口嘴的人情货。 例：贲四嫂“买一钱银子果馅蒸酥”送进月娘房，要掩住口嘴，第七十八回。 相关：顶皮酥、果馅饼、茶食、宣卷。

冰湃 白话：用冰镇凉食物，使鱼鲜瓜果保鲜清凉。 关键点：明代富室夏月以窖藏之冰镇鱼、果，称"冰湃"；既保鲜又作消暑享受，是有钱有势人家才办得到的排场。书中黄四送礼即有"四尾冰湃的大鲋鱼"，与乌菱、荸荠、枇杷同列时鲜。 例："一盒鲜乌菱……四尾冰湃的大鲋鱼"送来，第五十二回。 相关：鲋鱼、糟鲋鱼、时新、下程。

第三类·官制法律银钱

知县 (zhī xiàn) 白话：明代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掌管全县钱粮、诉讼、教化诸事。 关键点：1. 知县位居正七品，是百姓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父母官"，集行政、司法、税赋大权于一身。2. 《金瓶梅》中清河县知县形象反复出现，揭示了晚明地方官府易被豪绅金钱收买的积弊。3. 书中武松案、武大郎命案等均需经知县裁断，是全书权力运作的核心枢纽之一。 例：见第五回，作作何九将武大郎死状报于知县，西门庆事先贿赂打点，知县遂以病死结案，不予追究。 相关：县丞、都头、提刑所、作作。

县丞 (xiàn chéng) 白话：明代县衙的副长官，辅佐知县处理政务，位在主簿之上。 关键点：1. 县丞正八品，为县衙二号人物，实际上常代知县签押文书、处置日常事务。2. 书中县丞乐和安出现于贿赂案情节，表明地方副官同样卷入权钱交换之中。3. 此职本是分担知县职权的制衡之设，在书中却沦为豪强打点的对象。 例：见第十回，陈文昭升任东平府尹前，清河县丞乐和安牵涉贿赂案，可见县衙上下皆难置身事外。 相关：知县、都头、提刑所。

都头 (dū tóu) 白话：明代县衙下设的缉捕武职，专司拿贼、捕盗、维持地方治安。 关键点：1. 都头不入品流，属典史性质，却是百姓最直接感受到的官府武力，地位虽低而权力实际。2. 武松以打虎英雄之名被清河县知县补为都头，是书中英雄落草前的最后一个"正经差事"。3. 都头可合法随时拿人，在书中既是维护秩序的角色，也常被用来充当豪强的工具。 例：见第一回，武松打虎后，清河县知县嘉奖，参授武松为县衙巡捕都头；第八十七回武松在狮子林事发，昔日身份与此职相照应。 相关：知县、节级、巡简、提刑所。

节级 (jié jí) 白话：明代州县衙门中负责城坊巡捕的基层小吏，可拘押问讯轻微违法之人。 关键点：1. 节级属吏役而非正式官员，无品秩，却掌握街面上的实际缉查权力。2. 书中节级形象折射出晚明基层治安依赖吏役而非正官的实态，此类人物往往也是豪绅疏通买通的对象。3. 与都头同属缉捕系统，但层级更低，多在坊市一线执行。 例：见第九十二回，地方节级可拘捕讯问违法人员，书中借此一笔点出地方吏治松弛、吏役擅权之况。 相关：都头、巡简、知县。

巡简 (xún jiǎn) 白话：明代设于乡镇关隘的巡检官，掌管地方一片的治安缉盗事务，属从九品。 关键点：1. 巡简（巡检）品秩极低，却是乡村治安的实际执行者，管辖关卡、稽查行旅。2. 书中吴典恩升任巡简，是小人物借势爬升的典型轨迹，反映晚明官职买卖与人情运作的常态。3. 此职虽微，在偏远地方仍可敲诈过往商贩，成为地方灰色经济的一环。 例：见第九十五回，吴典恩升任巡简司，原系西门庆府中旧人，凭旧日情分谋得此职，世情炎凉于此毕现。 相关：都头、节级、知县、守备。

守备 (shǒu bèi) 白话：明代驻守地方城池或要地的军事长官，主掌防卫与驻扎事务。 关键点：1. 守备多为武职，品秩因地而异，但一般属中下级武官，实为地方武力的常设长官。2. 书中周秀升任山东统制之前曾任守备，是武官晋升路径的一个阶梯，折射晚明武职升迁依托军功与人脉并重。3. 守备与提刑所、

卫所共同构成地方的武力与司法网络。 例：见第九十四回，周秀任守备一职，后升统制，书中借此展示武官仕途流转与权力更迭。 相关：副千户、参谋、金吾卫、提刑所千户。

副千户 (fù qiān hù) 白话：明代卫所制度中的武职官员，位在千户之下，正五品至从五品，掌管所属军士。 关键点：1. 卫所制是明代军事的基本组织单位，千户所下设副千户，负责统领若干百户。2. 西门庆凭借贿赂蔡京门人，获授金吾卫副千户一职，是书中以钱买官的最典型案例，反映晚明卫所官职已沦为货币可购之物。3. 此职使西门庆从商人跻身武官行列，大幅提升其社会地位，正是书中权钱结合主题的集中体现。 例：见第三十回，蔡太师为西门庆补授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西门庆自此以官身出入公门，威势倍增。 相关：金吾卫、提刑所千户、守备、参谋。

金吾卫 (jīn wú wèi) 白话：明代京师禁卫亲军之一，负责护卫皇城、驻扎京畿，属上十二卫系统。 关键点：1. 金吾卫名义上为天子亲军，编制完整，但晚明卫所废弛，其缺额官职已可通过权贵疏通取得。2. 西门庆补授金吾卫副千户，以地方商人身份挂名京卫，属典型的"寄衔"做法，实际并不赴京当值。3. 此处点明晚明卫所制度空洞化：官名尊荣，实权在地方。 例：见第三十回，书中明言西门庆补的是"金吾卫副千户"衔，借此点出其以金钱买得的官职名分。 相关：副千户、提刑所千户、守备。

提刑所 (tí xíng suǒ) 白话：明代设于各省或地方的司法监察机构，全称"提刑按察使司"分支，掌刑讯、监狱及地方诉讼复审。 关键点：1. 提刑所在地方司法体系中居于县衙之上，可复审案件、监督州县司法，是官员晋身的重要职位。2. 书中人物来旺儿被送提刑所，表明此机构是处置重案的官方通道，轻易不得脱身。3. 西门庆出任提刑所理刑职务，意味着他直接掌握了地方刑狱生杀之权，是全书权力顶峰的标志。 例：见第二十六回，西门庆借提刑所之力将来旺儿入狱，充分利用其司法权势打压异己；第七十一回，西门庆以提刑官身份接受下属公干。 相关：提刑所千户、提刑官、知县、作作。

提刑所千户 (tí xíng suǒ qiān hù) 白话：明代提刑司下属的武职官员，掌管刑狱具体事务，是西门庆在提刑所的正式职衔。 关键点：1. 千户为正五品武职，加"理刑"之名则表明其职责侧重于刑讯与案件处置，而非单纯的兵事。2. 西门庆以此职名义坐堂理事，实为地方司法与商贾势力合流的人格化象征。3. 书中借此职频繁展示晚明司法腐败：权贵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普通人命案在银两面前轻易翻转。 例：见第三十一回，西门庆升任提刑所理刑千户，众朋友称赞，书中借众人趋附一幕写尽权势魔力。 相关：副千户、提刑所、提刑官、金吾卫。

提刑官 (tí xíng guān) 白话：泛指在提刑司任职的官员，掌地方民刑诉讼的裁断与复审，是书中对西门庆职务的通称。 关键点：1. "提刑官"非固定品秩名称，而是对提刑司所属官员的总称，书中与"千户"连用，表明其武职身份。2. 西门庆以此身份出入公堂，下属、地方绅商无不奉迎，可见此职在地方的实际声威。3. 晚明提刑官的权力边界模糊，易生包庇枉法之弊，书中多处情节即为注脚。 例：见第七十一回，西门庆以提刑官身份处理公务，何太监来访，书中将其官场与私生活并置，讽意显然。 相关：提刑所、提刑所千户、知县、都头。

驿丞 (yì chéng) 白话：明代掌管驿站事务的官员，负责过往官员的食宿、马匹与公文传递。 关键点：1. 驿丞品秩极低（未入流），但驿站是官方信息与人员流通的枢纽，驿丞实为重要的基层吏职。2. 书中吴主管获授驿丞，是西门庆为旧部谋职的一个细节，折射出晚明官职授受的人情网络。3. 驿站制度在晚明已日趋废弛，驿丞徒有其名而难维运转。 例：见第三十回，吴月娘家主管获补驿丞一职，是西门庆借官场关系为身边人谋位的典型操作。 相关：副千户、知县、火牌。

参谋 (cān móu) 白话：明代军府中的辅助性武职，负责为主官出谋划策，属军幕系统。 关键点：1. 参谋非固定品秩职位，而是幕职性质，隶属于将帅或统制府，实为参赞军务之职。2. 书中陈敬济获授参谋，月给米二石，体现了明代武职幕僚的实际待遇：俸禄有限，但身份合法化。3. 此职出现于书末，折射出战乱时期武官系统对人才的快速吸纳。 例：见第九十八回，陈敬济获朝廷升授参谋一职，月给米二石，是其人生际遇在乱世中最后一次转机。 相关：守备、副千户、提刑所千户。

刺配 (cì pèi) 白话：明代沿用的重刑之一，将犯人脸刺字后发配远方充军或服役。 关键点：1. 刺配源于宋代，明代沿用，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兼具羞辱（刺字）与惩罚（流配）双重性质，脸上金印终身难除。2. 武松杀嫂后被判刺配，是书中最直观的司法刑罚呈现，揭示了明代刑律中以肉刑代死刑的制度逻辑。3. 刺配不仅是法律处置，也是社会身份的彻底剥夺——受刑者此后难以在原籍立足。 例：见第十回，武松被判颊刺两行金字，发配孟州牢城，书中对刺字、枷锁、押解过程有较细描写，是明代刑具与司法程序的直接呈现。 相关：都头、仵作、知县、提刑所。

仵作 (wǔ zuò) 白话：明代官府中专司验尸的吏役，凡命案必须由仵作出具尸状，方可立案。 关键点：1. 仵作属于不入流的贱役，社会地位低下，却掌握着命案第一手物证，是司法程序中不可或缺的环节。2. 《金瓶梅》中仵作何九被西门庆以银两收买，出具虚假尸状，将武大郎毒杀案掩埋为病死，是全书腐败司法链条的起点。3. 仵作被买通一事，说明晚明地方司法腐败从最底层吏役即已开始，权贵可以从源头操控案件走向。 例：见第五回，仵作何九验尸时已看出武大郎系中毒死亡，却受西门庆贿赂，出具无异状的尸单，导致案件就此了结。 相关：知县、都头、提刑所、刺配。

度牒 (dù dié) 白话：朝廷颁发给出家僧道的官方身份证件，持此方可合法以僧道身份公开活动。 关键点：1. 明代度牒由礼部管理，数量受限，取得不易，持牒僧道方受法律保护，无牒者属"私度"，可被官府追究。2. 度牒在明代也是可以买卖的凭证，价格不菲，书中陈敬济通过道士代为购置度牒方得出家，折射出宗教身份的商品化。3. 此物在书末出现，标志着陈敬济从世俗向出家身份的法律性转变。 例：见第九十三、九十七回，陈敬济在走投无路之际，由任道士替其讨得度牒，就此剃发出家，以法律身份遁入宗教世界。 相关：法号（见称谓人事类）、缘簿。

火牌 (huǒ pái) 白话：明代官府下发的一种文书凭证，用于官员职务调动、差役调遣或物资征发的授权凭据。 关键点：1. 火牌是行政与军事系统中的执行性凭证，持牌者方具备执行相应命令的合法权限。2. 书中火牌出现于官员升迁调任的语境，说明此类文书是晚明行政程序不可或缺的一环。3. 火牌制度的存在，体现了明代文书行政的繁琐性，也为书中人物凭关系截留、延误公文提供了现实依据。 例：见第七十回，书中借火牌传达官员新职，持牌人方得至衙门正式接任，是明代职务调动程序的细节呈现。 相关：转帖、驿丞、知县。

转帖 (zhuǎn tiē) 白话：明代官府通行的公文格式之一，由上级机构转发给下级或平行机构要求办理的文书。 关键点：1. 转帖是明代文书行政体系的基本单元，性质类似于"转文"，上级将事项转知下级照办，下级须按文书时限回复。2. 书中帅府转帖属于军政系统的上令文书，表明西门庆所处的提刑所处于地方军政文书网络之中。3. 转帖频繁出现，侧面反映晚明行政依赖文书运转，但文书传递迟滞、被截留乃至伪造者亦不少见。 例：见第三十四回，帅府转帖到达，书中借此一笔点出提刑所与地方军政机构的文书往来关系。 相关：火牌、知县、提刑所。

朝贺 (cháo hè) 白话：明代文武百官在元旦、冬至等重要节日赴朝廷向皇帝行礼致贺的正式礼仪。 关键点：1. 朝贺是明代官员的法定义务，届时须着全套朝服，在规定时刻赴朝，不到者可被参劾。2. 书中

朝贺场景衬托出西门庆官员身份的真实感，使其“提刑所千户”的官职不仅是名号，也有具体的礼仪义务。3. 朝贺仪式的繁琐与隆重，与书中西门庆私生活的荒淫并置，形成鲜明的讽刺对比。 例：见第七十一回，西门庆以提刑官身份参与朝贺，书中借此展示官场礼仪排场，与其私宅中的宴乐相互映照。 相关：提刑官、副千户、补子（见服饰类）。

盐引 (yán yǐn) 白话：明代食盐专卖制度下官府颁发的许可凭证，商人凭引方可从指定盐场支取食盐进行贩运。 关键点：1. 明代食盐由朝廷专卖，商人须先向官府纳粮或纳银，换取盐引，凭引至盐场领盐，再到指定地区出售，整个流程受严格管控。2. 盐引本身具有相当经济价值，可在商人之间转让流通，形成了盐引的二级市场；“坐派盐引”指朝廷按纳粮数额直接摊派给商人的盐引配额。3. 书中西门庆涉及盐引事务，反映了晚明盐商与官府勾连、以权谋利的普遍现象。 例：见第五十一回，书中出现盐引作为商业运作凭证；第八十八回，“坐派盐引”一语点明朝廷对盐业的行政分配机制，两处合看，可见西门庆家商业利益与官府许可制度的深度捆绑。 相关：钞关、银两、知县。

钞关 (chāo guān) 白话：明代设于运河、水陆要道的税收关卡，对过往商船货物征税，税款直输朝廷。 关键点：1. 明代钞关主要设于大运河沿线及商贸要津，过往商货须按货值或货量缴纳过关税，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2. 钞关官员易于中饱私囊，晚明钞关吏员贪腐已是常态，商人往往通过贿赂减免税额。3. 书中钞关一词出现，折射出西门庆商业网络延伸至运河贸易圈的现实，也暗示了商路上的灰色成本。 例：见第八十一回，书中提及钞关征税，是晚明商业环境中官卡与商运关系的一个侧面呈现。 相关：盐引、银两、知县。

银两 (yín liǎng) 白话：明代主要的贵金属货币，以重量计值，一两约合今三十余克白银，是全书最核心的经济媒介。 关键点：1. 明代中叶以后，白银逐渐取代铜钱成为主要流通货币，大宗交易、税赋、人情往来皆以银两计算，《金瓶梅》全书的银钱流动构成一条独立的叙事脉络。2. 银两在书中既是商品，也是权力：买官、行贿、赠礼、嫖资、抚恤，一切以银两折算，揭示出晚明社会关系的货币化程度之深。3. 书中银两数额大小往往是判断人物地位与事件轻重的隐性标尺，读者可从银钱往来推断人物关系亲疏与地位高低。 例：见第四回起，书中频繁出现“若干两银子”的表述，第三十一回西门庆出仕以数百两打点为基础，第八十一回诸多家产变现亦以银两计，前后形成鲜明对照。 相关：折节礼银子、折茶银子、束修、盐引。

折茶银子 (zhé chá yín zi) 白话：明代接待来客时，以银钱代替茶汤馈赠的礼节性赏赐，取“折算茶资”之意。 关键点：1. 明代待客必备茶水，但达官贵人府中对来访者额外给付少量银钱以示礼遇，谓之“折茶”，是主客交际中的惯例小礼。2. 此类馈赠数额不大，通常仅一两或数钱，但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价值，体现主人身份与气派。3. 折茶银子在书中频繁出现于西门庆府的接待场景，侧面展示其财力雄厚、出手阔绰的豪门气象。 例：见第三十六回，西门庆派人送下程之际附带折茶银子，以银代茶，既是礼数，也是炫耀财富的方式。 相关：折节礼银子、银两、束修。

折节礼银子 (zhé jié lǐ yín zi) 白话：明代人情往来中以白银折算的节礼或贺仪，折合成银两奉送，以表敬意。 关键点：1. 明代节令、婚丧喜庆皆有馈赠礼物的习俗，但实物礼馈日趋折算为银两，便于收受，谓之“折礼”或“折节礼”。2. 折礼数额因关系亲疏、事项轻重而差异较大，书中的折节礼银往往也是权贵之间维系关系、铺垫人脉的工具。3. 此类馈赠在书中出现的频率，直观反映出晚明社会人际关系货币化的程度。 例：见第五十一回，书中人物以折节礼银子相赠，数额表达心意，是晚明人情经济的缩影。 相关：折茶银子、银两、束修。

束修 (shù xiū) 白话：明代聘请塾师或家庭教师时支付的薪酬，也泛指对老师的酬劳，通常按月或按期以银两计给。 关键点：1. 束修本义为古礼中拜师所献的十条干肉，明代已演变为对教师定期支付的薪酬的通称，金额视雇主财力与教师资历而有差异。2. 书中束修出现于延请西宾（家庭教师）的语境，反映富家子弟教育依赖私塾坐馆的明代教育实态。3. 从束修数额可判断雇主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及对教师的待遇，是书中人物经济状况的细节佐证。 例：见第五十八回，书中记西门庆家延请教师，以束修按月给付，是明代富商家庭教育投入方式的真实呈现。 相关：银两、折节礼银子、缘簿。

缘簿 (yuán bù) 白话：佛寺道观募化善款时使用的登记册，记录捐献者姓名及捐资数额，作为功德凭证。 关键点：1. 明代寺院常遣僧人持缘簿登门化缘或在市肆劝募，捐资者姓名入簿即被视为种福积德，具有一定社会公示意义。2. 缘簿同时也是寺院与富户之间关系的记录，大施主往往借此与寺院建立长期往来关系，获取诵经超度等回馈服务。3. 书中缘簿折射出晚明宗教消费与社交功能的合流：布施既是信仰行为，也是社会地位的展示。 例：见第五十七回，书中出现佛寺持缘簿募化，西门庆家作为大户自然在施主之列，是其宗教赞助行为的一个侧面。 相关：度牒、银两、折节礼银子。

赃物 (zāng wù) 白话：盗窃、贪腐或其他违法行为所得的财物，官府依法予以追缴没入。 关键点：1. 明代律法对赃物的认定与追缴有明确规定，凡盗窃、受贿、侵占所得皆可列为赃物，官府追缴后或归还失主，或没入官库。2. 书中赃物多与仆役盗窃、下人欺主等情节相连，折射出大家族内部管理漏洞与主仆之间的财产纠纷。3. 赃物被追缴的情节有时也反映出官府的选择性执法：对豪门内部之事，官府往往应主家要求介入，而非主动追查。 例：见第九十回，官府依法追缴盗贼所得赃物，书中借此点出晚明司法在财产案件上的基本程序。 相关：知县、仵作、都头、提刑所。

巡按 (巡按御史) 白话：朝廷派往各省巡察的监察御史，简称"巡按"。 关键点：以监察御史衔出巡，代天子巡狩一省，纠劾官邪、考察吏治、过问刑名，权重而品不高（多七品），地方官皆须逢迎；与按察、布政分掌一省事。书中宋御史即山东巡按，西门庆极力交结、借其批文办古器买卖。 例："大巡宋道长那里差人送礼"，西门庆心中欢喜，第五十二回；又欲"问宋松原讨"批文，第七十八回。 相关：御史、察院、巡抚、提刑所。

巡抚 白话：总揽一省军政民政的高级地方长官。 关键点：明代巡抚以都御史衔出任，节制一省、考核兵备道府县，权位在巡按之上；可参劾下属官员。书中"巡抚侯石泉"屡见，吴大舅前官即"被巡抚侯爷参劾去了"。 例：宋御史为钱"新升太常卿"的巡抚侯石泉而借西门庆府摆酒，第五十二回。 相关：巡按、御史、太常卿、参劾。

太常卿 白话：太常寺的长官，掌宗庙礼乐祭祀。 关键点：太常寺为九寺之一，专司朝廷祭祀、礼仪、乐舞、谥号等事，其卿为正三品清要之职，常作高官迁转的体面去处。书中巡抚侯石泉"新升太常卿"，即由地方大员升入中枢礼官。 例："巡抚侯石泉老先生，新升太常卿"，众官作东饯行，第五十二回。 相关：巡抚、御史、朝贺、祭祀。

指挥使 (卫指挥) 白话：卫所最高武官，掌一卫五千余军。 关键点：明代军制设卫所，一卫领五千六百人，长官为指挥使（正三品），可世袭；下有指挥同知、僉事、千户、百户。书中乔五太太亡夫"曾做世袭指挥使"，写军职世家与卫所运作。 例：乔五太太自言"老头儿……曾做世袭指挥使"，第四十三回。 相关：千户、百户、副千户、卫所、屯田。

屯田 (屯所) 白话：卫所军队耕种、以养兵的官田，征收屯粮屯税。 关键点：明太祖立军屯以"养兵省转输"，军户分田耕种、上纳秋粮夏税；后加征夏税，屯头管户、年终倾银解府备军粮马草，其间"羡余"勒

搯成管屯官的外快。书中吴大舅管屯，细述济州屯地的征收门道，是难得的制度实录。 例：吴大舅言"除了抛荒……通共二万七千顷屯地"，第七十八回。 相关：指挥使、屯头、秋粮夏税、卫所。

排军（牢子、虞侯） 白话：官府、武职衙门里听差跑腿、执棍喝道的兵役。 关键点：守备、提刑等衙门皆有排军、牢子充役，平日喝道护卫、传帖拿人、抬盒押礼；守备府的"虞侯"则是较高的差官，可领批文解缴人犯。书中拿人、催唱、送礼、出巡无不靠排军牢子奔走。 例：守备府"差虞侯张胜、李安"持批文到巡简司解缴人赃，第九十五回；西门庆"多带两个排军"去拿郑爱月儿，第五十八回。 相关：节级、皂隶、守备、土番。

校尉 白话：随侍贵戚显宦、抬轿护卫的仪从兵士。 关键点：明代锦衣卫、亲军及贵戚之家用校尉充作仪卫、抬轿、抬箱，是显示门第排场的随从；与寻常排军有别，多服青衣。书中乔五太太出门即用校尉抬箱抬炉，写其皇亲气派。 例："四名校尉抬衣箱、火炉"随乔五太太大轿，第四十三回。 相关：排军、喝道、东宫贵妃、藤棍喝道。

第四类·市井行当曲艺

生药铺（shēng yào pù） 白话：经营生药（未经炮制的中草药材）的店铺，兼营简单成药，是明代县城最常见的商铺形态之一。 关键点：1. 明代生药铺往往由掌柜坐堂、学徒抓药，同时兼做小额钱债周转，实为前店后账的复合经营；2. 西门庆在县前街开设生药铺，以此为名面，实则以药铺信用网络为基础从事高利贷，是书中揭示商人资本运作的核心场景；3. 药铺与官府、妓院、茶坊并列，构成小说市井经济的骨干。 例：见第一回，叙西门庆"家中开着个生药铺"，十里街坊皆知，以此撑起其在清河县富商面目。 相关：印子铺、绒线铺、银匠、白银两

绒线铺

（róng xiàn pù） 白话：经营丝绸绒线及各类线料的零售铺子，明代织物贸易兴旺时随处可见。 关键点：1. 明代绒线铺兼卖绸缎碎料、针线杂货，进货渠道连通江南丝市，利润可观；2. 西门庆与伙计合股开设绒线铺，说明其生意已从药材延伸至纺织品，体现资本的多元扩张；3. 此类铺子多在人口密集的市口，伙计与女眷客户往来频繁，书中亦借此制造人物交集。 例：见第三十三回，西门庆与伙计商议绒线铺买卖，众人合股出本，可见其家业如何横向铺展。 相关：生药铺、印子铺、缎子、银两

印子铺（yìn zi pù） 白话：民间典当抵押行，专收金银首饰等物作抵押，按期计息，到期不赎则没入所押之物。 关键点：1. "印子"指以借贷凭据为押的小额典当，利息通常按旬或按月滚计，借款人多为急需现钱的贫民或妇女；2. 印子铺是明代市井金融的末梢，与官府典商制度并行而存，游走于法律灰色地带；3. 书中平安儿盗金头面后辗转流入印子铺，说明赃物变现须借此渠道，揭示典当铺在地下经济中的角色。 例：见第八十一回及第九十五回，平安儿所盗金头面被送入印子铺变银，事发后官府循此追查。 相关：银匠、生药铺、白银两、盐引

磨房（mò fáng） 白话：以驴或牛拉动石磨、为街坊碾磨面粉谷物的作坊，是市井中最基础的生计行当之一。 关键点：1. 明代城乡磨房多由寡妇或小户人家经营，本小利薄，靠收加工费维生；2. 磨房地处僻角、进出不显，书中亦借磨房场景写底层妇女周转生计的艰难处境；3. 王婆在书中开设磨房，其实以此为幌，真正以媒婆、拉皮条为业，磨房不过是立足市井的名目。 例：见第八十六回，王婆所开磨房作为其市井活动的据点，与她的媒婆身份互为表里。 相关：媒人、官媒、生药铺、娼妓

媒人（méi rén） 白话：专职为男女双方说合婚事、居间牵线并收取酬谢的职业人。 关键点：1. 明代媒人多为年长妇女，熟悉乡里人情，兼走富户门庭，以撮合姻缘或买卖人口为业，俗称"媒婆"；2. 媒人收

取的"媒钱"无固定标准，视亲事大小与双方财力而定，事成之后方可索酬；3. 书中媒人形象贯穿全书，王婆等人不仅说媒，更为西门庆居间牵线纳妾，揭示明代妇女买卖与婚姻市场的黑暗面。 例：见第八十六回，媒人为平民人家撮合再醮，收取媒钱，程序与官媒全然不同，系私媒性质。 相关：官媒、娼妓、磨房、合卺

官媒 (guān méi) 白话：隶属官府的媒人，承担官方指定的婚配事务，并可代官府征办婚嫁手续及相关税费。 关键点：1. 明代官媒不同于私媒，须在官府备案，专门处理发配妇女改嫁、犯人家属婚配等官方婚嫁事宜；2. 官媒有一定行政权力，可奉知县之命强制执行婚配，并从中收取手续费，地位高于普通媒婆；3. 书中陶妈妈以官媒身份为知县办事，折射出基层官府借媒人之手干预民间婚姻的制度惯例。 例：见第九十一回，陶妈妈以官媒身份出现，为官府居间操办婚事，与普通媒人有所区别。 相关：媒人、知县、娼妓、合卺

银匠 (yín jiàng) 白话：以制作、修复金银器皿和首饰为业的手工艺人，走街串巷或坐店开铺皆有。 关键点：1. 明代银匠技艺分化，有专制首饰者、专制器皿者，也有兼做金银回收熔铸的；2. 走街银匠随身携带锤砧工具，可上门为客户修缮首饰、熔化旧银重制，是城市手工业的重要组成；3. 来旺儿学成银匠手艺后以此为生，是书中底层男性在动荡中谋生转型的典型写照。 例：见第九十回，来旺儿学会银匠手艺，挑担走街卖金银首饰，以此维系生计。 相关：印子铺、生药铺、鸾镜、簪子

卜龟儿 (bǔ guī ér) 白话：以灵龟摇卦、推算吉凶的街头占卜行当，是明代市井中常见的算命职业形态之一。 关键点：1. 卜龟儿之法以乌龟为灵物，据其爬行方向或龟甲纹路判断吉凶，与子平八字、六壬等相互并存于民间；2. 此类卜者多设摊于庙前、市口，收取卦资，受众以妇女、商贾居多；3. 书中卜龟儿出现于人物问卜求签的场景，反映明代市井迷信氛围以及底层术士的生存方式。 例：见第八十六回，街头卜龟儿为人推演福祿寿考，按生辰八字断事，与其他占卜行当并立于市。 相关：子平、生辰八字、媒人、方术药材

琵琶 (pí pa) 白话：四弦拨弦乐器，明代乐坊、院中及民间宴席上最常见的弹唱乐器之一。 关键点：1. 明代琵琶在民间曲艺与院妓文化中地位显要，能弹琵琶并配以歌喉者为"弹唱"艺人，技艺高者身价颇丰；2. 妓女以琵琶自娱或应客，称"唱琵琶者"，实则以色艺综合侍客，琵琶技艺是其从业身份的重要标志；3. 书中潘金莲擅弹琵琶，李娇儿本为院中以琵琶侍客的歌妓，此物既为乐器，也成书中人物身世与性格的符号。 例：见第一回，叙潘金莲"会弹琵琶，唱曲儿"，李娇儿乃"院中唱琵琶者"，二人同以此技见称于市。 相关：舞台、蹴鞠、娼妓、曲艺

蹴鞠 (cù jū) 白话：以脚踢皮球为主的竞技游戏，是明代流行的娱乐项目，上至官员、下至平民皆有参与。 关键点：1. 明代蹴鞠有多种玩法，官员间多以"白打"（不设球门、比拼技巧）为尚，也有设球架比赛者；2. 能踢蹴鞠者在宴席或私宴中可充表演助兴，成为官员交际的社交媒介；3. 书中蹴鞠出现于官员宴饮场合，揭示明代士大夫以此为雅趣、消遣的社交文化。 例：见第三十五回，席间以蹴鞠助兴，众人踢球为乐，是明代官场酒宴娱乐节目的真实写照。 相关：舞台、琵琶、鹁鸪、宴席

舞台 (wǔ tái) 白话：搭设于宅第、灵堂或庙前的临时演戏台，供戏班演出戏文曲艺之用。 关键点：1. 明代大户人家凡婚丧喜庆，多延请戏班搭台演出，灵堂前演戏以娱亡灵、款待宾客亦是惯例，称为"堂会"；2. 演戏的班子分官方教坊与民间戏班，费用视规模而定，是富绅炫耀财力的重要方式；3. 书中西门庆家在灵堂前请教坊演戏，将舞台搭于丧礼现场，以奢靡排场反衬其豪富与世俗无忌。 例：见第七十六回，西门庆家灵堂前搭起舞台，延请教坊戏班演出戏文，宾客云集，场面铺张。 相关：琵琶、蹴鞠、娼妓、宴席

双陆 (shuāng lù) 白话：明代流行的棋盘类赌博游戏，双方各执棋子，掷骰决定行棋，以先将棋子全部移出棋盘者为胜。 关键点：1. 双陆起源较早，至明代已成市井赌博的常见形式，所用器具为棋盘、骨牌与骰子；2. 此游戏需掷骰决定走法，随机性强，因此赌博色彩浓厚，官府虽有禁令，民间仍盛行不衰；3. 书中贵族士庶均以双陆为消遣，体现出明代市民赌博娱乐文化的普遍性。 例：见第五十二回及第六十九回，书中人物以双陆消遣赌博，可见此游戏在各阶层社交场合中的日常地位。 相关：牙牌、蹴鞠、宴席、白银两

牙牌 (yá pái) 白话：用象牙或骨质制成的纸牌或骨牌，明代常见赌具，规则多样，可用于多种博彩游戏。 关键点：1. 明代牙牌形制多样，有用于赌博的，也有官员挂于腰间作身份凭证者，书中所指为赌博用具；2. 牙牌游戏在市井中极为普遍，上至官宦下至市井闲汉均参与，赌注大小不一；3. 牙牌与双陆并列，是书中宴席散后消遣助兴、以小赌为乐的常见道具，折射明代市民的娱乐习俗。 例：见第五十二回，酒席之后众人以牙牌为赌，插科打诨，喧闹至夜，与双陆同为市井赌乐常态。 相关：双陆、宴席、白银两、蹴鞠

玉皇庙 (yù huáng miào) 白话：供奉玉皇大帝的道教庙宇，是明代城乡最普遍的民间神祠之一，具备宗教与公共聚会的双重功能。 关键点：1. 明代道教渗透民间，玉皇庙遍布城乡，百姓在此拜神祈福，也在此举行盟誓、立契等具有公信力的仪式；2. 庙宇本身也是市井公共空间，聚会、拜盟等社交行为常以此为场所，借神灵见证以增信义；3. 书中西门庆十弟兄在玉皇庙结拜，以此地为神圣空间立誓，反映明代市民将宗教场所纳入世俗社交仪式的惯常做法。 例：见第一回，西门庆与应伯爵等十弟兄齐聚玉皇庙，焚香结拜为兄弟，庙宇在此充当公信仪式的见证场合。 相关：打醮、卜龟儿、媒人、官制法律

娼妓 (chāng jì) 白话：以卖色陪酒、歌唱表演为业的妓女，明代分官妓、家妓与民间私妓数种，是市井曲艺与夜生活的重要组成。 关键点：1. 明代娼妓制度分层明确，官妓隶属教坊司，须应官员呼唤侍酒歌舞，不得自由脱籍；私娼则游走于茶坊、酒馆之间，半明半暗经营；2. 书中"粉头""唱的"等称谓即泛指私娼，冯金宝、孙雪娥等人的遭遇揭示女性在明代商品化社会中极为脆弱的地位；3. 娼妓与琵琶、曲艺紧密相连，能歌善舞者身价较高，反映出明代市民娱乐消费对女性才艺的双重利用。 例：见第九十四回，冯金宝等被迫沦入娼门，书中以"粉头""唱的"称之，折射明代底层女性命运之悲凉。 相关：官媒、琵琶、舞台、媒人

架儿 白话：在勾栏妓院里专靠帮闲撮合、讨赏混饭的闲汉。 关键点："架儿"是院中食客的一种，衣衫褴褛，靠替嫖客与娼家打和撮合、献小礼讨赏度日，"在虎口里求津唾"；与"圆社""帮闲"同属市井寄生行当。书中《朝天子》一曲专道其行藏，活画明代妓院生态。 例：几个"穿褴褛衣者——谓之架儿"，拿瓜子孝顺西门庆讨赏，第十五回。 相关：圆社、帮闲、粉头、丽春院。

圆社 (气毬) 白话：陪人踢气毬（蹴鞠）、靠技艺讨赏的市井艺人。 关键点："圆社"穿青衣黄板鞭，专替豪客踢毬、喝彩奉承、往来拾毛讨赏，是依附蹴鞠之戏的职业帮闲；与"架儿"并提，皆"刮涎"度日。书中白秃子、小张闲、罗回子即圆社，陪西门庆、桂姐踢毬。 例：三个"谓之圆社"，捧烧鹅、提老酒来孝顺西门庆，求踢毬讨赏，第十五回。 相关：蹴鞠、气毬、架儿、行头。

磨镜 (惊闺叶) 白话：走街串巷为人磨亮铜镜的手艺人，以"惊闺叶"作招徕响器。 关键点：明代用铜镜，日久昏暗须用水银重磨方亮；磨镜匠挑担游走，摇动一串铁片"惊闺叶"作声，专为深闺妇女而设，故名。书中老磨镜匠磨镜后又借诉苦讨得腊肉小米，写市井卑微生计的人情冷暖。 例："斯琅琅摇着惊闺叶过来"，为金莲玉楼磨大小八面镜子，第五十八回。 相关：银匠、水银、行当、卜龟儿。

院本 白话：杂剧之前演的短小滑稽戏，多供宴间逗笑。 关键点："院本"源出金元，明代多作正戏前的开场短剧，以诨笑科诨为主，俗称"笑乐院本"；与整本"戏文""杂剧"配套演出。书中宴客每"做了个笑乐院

本"暖场，是堂会戏的固定环节。 例：百戏队舞之后"做了个笑乐院本"，第五十八回；会亲酒上"就是笑乐院本"，第二十回。 相关：杂剧、戏文、海盐子弟、梨园子弟。

海盐子弟 白话：唱海盐腔戏文的戏班子弟。 关键点：海盐腔为明代南戏四大声腔之一，文辞清雅、流行于士大夫宴集；"子弟"即戏班伶人，挑戏箱上门承应整本戏文。书中西门庆请贵客即用海盐子弟唱《双忠记》《王月英留鞋记》等，标榜风雅排场。 例："海盐子弟张美、徐顺、荀子孝都挑戏箱到了"，第七十四回。 相关：戏文、杂剧、院本、梨园子弟。

宣卷 白话：尼姑女僧念唱劝善的宝卷，半说半唱给内眷听。 关键点：宝卷是由变文、讲经演化的通俗说唱，演佛门因果、轮回劝善，如《黄氏女卷》《金刚科仪》；女僧在深宅大院"宣卷"，以谈经为名出入内宅。书中作者借此讽尼僧"送暖偷寒"，并叹月娘孕中听轮回之说有妨胎教。 例：薛姑子展开《黄氏女卷》"高声演说"，宣到二更，第七十四回。 相关：宝卷、薛姑子、血盆经、牙婆。

牙婆（媒婆、文嫂、薛嫂） 白话：替人家买卖人口、说媒拉纤、贩卖首饰的中年妇人。 关键点：明有"三姑六婆"之说，牙婆居其一，兼做媒妁、买卖丫头、贩卖头面、传书拉线诸般营生，出入富户内宅最便，最易"送暖偷寒"。书中薛嫂、文嫂既贩卖丫头首饰，又为西门庆牵合林太太，是内宅是非的枢纽。 例：薛嫂提花箱贩卖翠钿、领卖丫头、又替月娘走守备府门路，第九十五回。 相关：媒人、官媒、文嫂、鬻髻。

当铺（解当铺） 白话：放押收息、抵当财物兼放贷的铺子，又称"解当铺"。 关键点：解当铺收入衣物首饰古董作押，按月加利赎回，过期则"解当出银"变卖；本钱动辄千两，是西门庆敛财的大宗生意，与印子铺（放小债）分工。书中傅伙计、贲四专管解当，陈敬济掌钥匙写算。 例：西门庆"兑出二千两银子来……开解当铺"，第二十回。 相关：印子铺、生药铺、绒线铺、傅伙计。

百戏杂耍 白话：宴席间表演的各类游艺杂技，如队舞、撮弄、清吹之类。 关键点：明代堂会先以"百戏""杂耍""队舞"暖场，再演院本、戏文；"撮弄"近于变戏法，"清吹"为器乐合奏，名目繁多。书中生日、会亲大宴皆"杂耍百戏""撮弄数回"开场，写富室娱乐的层次。 例："先是杂耍百戏，吹打弹唱。队舞才罢，做了个笑乐院本"，第五十八回。 相关：院本、戏文、队舞、撮弄。

第五类·称谓人事

河东狮吼 白话：比喻妻子厉声训斥丈夫，形容惧内的情态。 关键点：1. 语出苏轼《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以陈季常惧妻为典，后世以"河东狮吼"专指妇人悍妒、丈夫懦弱之情形。2. 明代家庭伦理以男主为尊，"惧内"既是常见世情，又是笑料，书中潘金莲对武大即是此态，凸显武大软弱、金莲强势的人物底色。3. 该词在书中带有市井调侃语气，是普通市民口中的熟语，非文约约的书面语。 例：见第二回，武大郎在街坊间素有惧内之名，潘金莲稍有不满意便厉声呵斥，众邻称其为"河东狮吼"。 相关：寡妇、合卺、鸾胶、惧内

翟谦 白话：蔡京府中的总管家人，在书中代指倚仗权贵、把持关系的豪门管事。 关键点：1. 翟谦并非官员，而是太师蔡京的私人家府管家，却因主人权倾朝野而能左右外省官员的仕途，折射出明代权臣门客把持政务的积弊。2. 西门庆多次托翟谦在京师周旋压制参本，可见"走门子"通过权贵私人管家行贿疏通是明代官场的普遍路数。3. 书中翟谦每次出现，皆伴随贿赂书仪往来，以其为节点可观察明代上下打点的礼银规模与运作方式。 例：见第八十八回，西门庆亡故后，月娘等人仍托人赴京通过翟谦打点，以压制巡按的参劾文书，可见其在朝中的实际能量。 相关：蔡太师、火牌、转帖、折茶银子

白狮子猫 白话：明代富贵人家养的一种名贵宠物猫，毛色纯白，额有黑纹。 关键点：1. 书中白狮子猫为潘金莲所宠爱，被视为其闺房生活的象征物，猫的矜贵与主人的娇蛮性情相互映照。2. 养猫在明代上层妇女中颇为流行，名贵品种价格不菲，是内宅闲情与身份的象征之一。3. 此猫后来被李瓶儿之子宫哥儿吓死一事引发金莲与瓶儿之间的矛盾，成为情节转折的关键道具，将一只猫的命运与人物命运深度缠绕。 例：见第五十九回，潘金莲所养白狮子猫额间一道黑纹，雪白肥美，深受金莲宠爱，常伴卧于房内。 相关：潘金莲、官哥儿、寡妇、鸾镜

寡妇 白话：丈夫已死、尚未再嫁的妇女的通称。 关键点：1. 明代礼法推崇妇女守节，寡妇再嫁虽并不绝对禁止，但受到相当的社会压力，尤其官宦之家更讲究贞节牌坊之类的名誉。2. 书中月娘、孟玉楼等人在西门庆死后皆以寡妇身份出现，命运各异——月娘守节养子，孟玉楼改嫁李衙内——折射出明代市民社会对寡妇再嫁态度相对宽松的现实，与士大夫礼教话语之间存在落差。3. "寡妇"在书中也常作为社会弱势身份被提及，孤儿寡母处境艰难，须依赖亲族或自谋生计。 例：见第八十五回，西门庆暴卒之后，吴月娘以寡妇之身独撑门户，诸妾或散或嫁，家道渐衰。 相关：合卺、鸾胶、法号、孝服

鸾胶 (luán jiāo) 白话：比喻续合旧情或夫妻重聚的隐语，取"以鸾胶粘合断弦"之意。 关键点：1. 典出古籍"续弦胶"之说，鸾凤在传统文化中象征美好婚姻，"续鸾胶"即指破镜重圆或旧情复合，为诗词曲中的惯用意象。2. 书中用此语多带戏谑或感叹色彩，出现于人物离散重聚之际，体现了明代市民文化对才子佳人团圆主题的偏爱。3. 与"合卺"相对，合卺是婚礼的起点，鸾胶是离散之后的弥合，二词合看可见书中婚姻聚散无常的主题。 例：见第九十七回，陈敬济与葛翠屏重续旧情，书中以"续鸾胶"寄托人物对姻缘再聚的期盼与感叹。 相关：合卺、寡妇、法号、河东狮吼

合卺 (hé jǐn) 白话：新婚仪式中夫妇共饮交杯酒的礼节，象征婚姻正式缔结。 关键点：1. "卺"本指剖开的匏瓜，古礼以两半各盛酒，夫妇对饮，象征从此合为一体，后世以金银杯代替，但礼名沿用。2. 明代婚仪中合卺仍是核心仪节之一，无论官宦之家还是市井小户均需举行，书中多处描写娶亲仪式，合卺是其中的标志性环节，体现了礼制对世俗婚姻的渗透。3. 此词在书中出现时常伴随迎亲、闹洞房等场景，可印证明代市民婚礼的热闹排场与礼俗程序。 例：见第九十七回，陈敬济与翠屏成婚，依礼举行合卺，两人对饮交杯，正式确立夫妇名分。 相关：鸾胶、寡妇、法号、河东狮吼

法号 白话：僧尼道士出家受戒后由师父赐予的宗教名号，取代俗家姓名在宗教场合使用。 关键点：1. 明代僧道皆需度牒方能合法出家，取法号是剃度仪式的组成部分，法号往往含有宗教意涵，如"明悟""普静"等。2. 书中孝哥儿（西门庆之子）最终在普静老僧点化下出家，法号"明悟"，象征全书因果轮回的收束，也寄托了作者对世情富贵幻灭的深沉感慨。3. 法号的出现使《金瓶梅》从世情小说向佛教因果报应叙事靠拢，是全书在终章完成精神升华的重要符号。 例：见第一百回，孝哥儿随普静老僧出家受戒，师父赐以法号"明悟"，以此了断西门庆一门恩怨，全书至此作结。 相关：度牒、玉皇庙、普静、寡妇

东宫贵妃 白话：太子（东宫）所属的贵妃，借指攀附宫闱的皇亲身份。 关键点：明制后妃有等，贵妃位高；称"东宫贵妃娘娘"以攀皇亲门第。书中乔五太太自夸"当今东宫贵妃娘娘，系老身亲侄女儿"，借宫眷之亲抬高乔家身价，写市井攀附皇戚之风。 例：乔五太太道东宫贵妃"系老身亲侄女儿"，第四十三回。 相关：皇亲、指挥使、校尉、六黄太尉。

招宣 (招宣府、王三官) 白话：世袭武勋"招宣"之家，借指没落的勋贵门第。 关键点："招宣"为明代勋臣世职名号，招宣府即其府第；其家虽袭爵而子弟多骄惰败落。书中王招宣府的太太（林氏）与子王三

官，是西门庆高攀又勾搭的对象，借勋贵之衰映西门暴发户之盛。 例：西门庆"初调林太太"于招宣府，第六十九回；又往"王招宣府中拜节"勾林氏，第七十八回。 相关：林太太、王三官、六黄太尉、勋贵。

养娘 白话：富贵人家服侍主母、照管小儿的中年女仆。 关键点：养娘地位高于一般丫鬟，多已婚妇人，专司扶持主母起居、看顾小衙内，是内宅仆役分工的一层；与奶子（乳母）、丫头各有职掌。书中何千户娘子"两个养娘"、守备府春梅手下"两个养娘"，皆显门第大小。 例：何千户娘子房里"使着四个丫头，两个养娘"，第七十八回。 相关：奶子、丫头、家人媳妇、小衙内。

小衙内 白话：官宦人家的小公子，称"小衙内"。 关键点："衙内"本指官府子弟，"小衙内"即官家小儿，是仆从、外人对主家男孩的尊称；与女宾统称"堂客"、男宾称"官客"相配。书中守备府春梅之子即称"小衙内"，写其母凭子贵的体面。 例：周守备"见了春梅、小衙内，心中欢喜"，第九十五回。 相关：官客、堂客、养娘、守备。

贤契（令正、令爱） 白话：尊称对方的一套敬词：晚辈称"贤契"，对方之妻称"令正"，女儿称"令爱"。 关键点：明代士绅交际的客套谦敬词，长辈称所提携的晚辈为"贤契""贤侄"，"令"字冠于对方亲属以示尊重，是体面人往来的口吻。书中应伯爵替韩道国求情，满口"贤契""令正"，活现帮闲的伶俐做派。 例：伯爵唤韩道国"贤契"，求免"令正出官"，第三十四回。 相关：令正、契厚、帮闲、唱喏。

唱喏（万福、打恭） 白话：明代见面行礼的称呼动作：男子拱手出声叫"唱喏"，女子敛衽道安叫"万福"，躬身作大揖叫"打恭"。 关键点：唱喏者拱手并口中致语，是男子常礼；妇人则双手交叠、微屈膝道"万福"；"打恭"为更恭敬的深揖。书中往来见面，男"唱喏"女"万福"，等级亲疏皆见于礼数。 例：应伯爵掀帘子进来唱喏"，第六十七回；桂姐"望下道了万福"，第十五回。 相关：打恭、磕头、作揖、贤契。

寄名（寄法名、干女儿） 白话：把孩子寄名于道观佛门或拜认干亲，以求保佑长成。 关键点：明俗小儿娇贵难养，常寄名道士、僧人或神前，取法名、穿道服，借神佛之力"过继"以避夭折；又有拜认干爹干娘的"干亲"一路。书中官哥儿寄名玉皇庙、穿小道服取名"吴应元"，李桂姐拜西门庆为干爹，皆此俗。 例："寄法名官哥穿道服"，戴道髻、穿道衣，第三十九、四十回。 相关：法号、打醮、玉皇庙、干女儿。

第六类·方术药材节令

砒霜（pī shuāng） 白话：砷的氧化物，白色细粉，是明代民间最易取得的毒物之一。 关键点：1. 明代生药铺可售，价格低廉，常被用于鼠药，也因此成为投毒杀人的常用手段。2. 砒霜入口后症状与急病相近，在检验手段有限的时代极难追究，作伪往往可被收买掩盖真相。3. 《金瓶梅》中王婆为潘金莲筹谋毒杀武大，传授用砒霜下毒之法，是全书情节转折的关键事件，揭示了市井女性如何借助易得毒物脱离困境。 例：见第五回，王婆教潘金莲将砒霜混入武大的汤药，武大服后毒发而死，作伪何九受西门庆贿赂，出具了病死的证明。 相关：作伪、生药铺、堕胎药、胡僧药。

生辰八字 白话：以出生年、月、日、时推算命运的命理基础材料，简称"八字"。 关键点：1. 明代命理之学极为盛行，男女相亲、婚配合登之前必先交换八字，由命师推算合与不合。2. 八字由天干地支组成四柱，每柱两字共八字，依此推断一人一生富贵贫贱、婚姻寿夭。3. 《金瓶梅》中此风俗渗透日常生活，连西门庆与潘金莲相识时亦互问生辰，折射出明代市井命运观念之深入人心。 例：见第四回，西门庆与潘金莲相识，双方互通贵庚与生辰八字，显示交往之正式意图。 相关：子平、阴阳秘书、本命灯、合登。

阡张（qiān zhāng） 白话：民间祭祀时焚烧的纸钱，又称"阡陌纸钱"，分金阡张、银阡张等品级。 关键点：1. 明代民俗认为焚烧纸钱可供亡者在阴间使用，祭祖、超度、打醮时均需焚烧，等级与数量视主家

财力而定。2. 金阡张用金箔或黄纸制成，银阡张用银纸，价格有高下之别，大户人家用量惊人，本身亦构成一项消耗性支出。3. 书中此物出现于祭祀场合，反映明代城市富室在礼仪性开支上的铺张习气。 例：见第三十六回，西门庆家中举办祭祀活动，焚烧阡张金银纸钱，场面隆重。 相关：打醮、华盖、本命灯、符水。

打醮 (dǎ jiào) 白话：道教法事仪式，由道士诵经设坛、供奉神灵，为施主祈福禳灾或超度亡魂。 关键点：1. 明代道教在民间影响深广，凡生育、病患、死丧、节庆，大户人家多延请道众打醮，费用视醮事规模而定，少则数两，多则数十两白银。2. 醮事分“清醮”（素食）与“荤醮”（有荤供）等类别，正式醮事须延请有度牒的执业道士，私设者属违制。3. 书中西门庆家多次延请道众举行醮事，既有为子女祈福之意，亦有标榜门第、广结人脉的社交功能。 例：见第三十九回，西门庆为幼子打醮还愿，大设坛场，请道众诵经，铺陈奢靡。 相关：斋款、华盖、本命灯、符水。

斋款 (zhāi kuǎn) 白话：打醮或做佛道法事时所耗用的供品、香烛及道众酬劳等一切费用的统称。 关键点：1. 斋款是明代宗教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型醮事的斋款足以消耗中等家庭数月收入。2. 斋款高低直接决定法事的规格：人数多寡、持续天数、供品丰俭均由此决定，主家借此彰显财力与诚心。3. 《金瓶梅》中西门庆家打醮时斋款颇为丰厚，侧面反映了市井暴发户以宗教仪式展示财富的心理。 例：见第三十九回，西门庆家打醮，斋款备办齐全，荤素供品、香烛纸钱一应俱全，足见其豪奢。 相关：打醮、华盖、阡张、符水。

灸艾 (jiǔ ài) 白话：用点燃的艾草对准穴位熏灼，是中国传统医学的常用外治法，俗称“艾灸”。 关键点：1. 明代民间医疗条件有限，灸艾简便易行，不需复杂药材，乡间医妇、稳婆多掌握此术，用于治疗小儿急症、风寒痹痛、脾胃虚弱等多种病症。2. 艾草晒干制成艾绒或艾条，点燃后对准患处穴位熏灼，通过热力刺激经络达到调理之效，与针刺并称“针灸”。3. 书中此法出现于处置小儿急症的情节，折射出明代城市下层医疗资源匮乏、民间土法盛行的生活实态。 例：见第五十九回，小孩患急惊风，请来的乡村医妇用灸艾之法施治，反映民间日常医疗手段的朴素。 相关：太医、坠胎药、符水、血盆经忌。

胡僧药 (hú sēng yào) 白话：书中所称“西域胡僧”所传授的壮阳秘药，即房中术药物，为西门庆频繁服用的性能力助剂。 关键点：1. “胡僧”系明代小说、笔记中对西域僧侣的泛称，以其来历神秘、方术奇异而被塑造为秘药的传授者，带有强烈的异域想象色彩，并非实指某一具体人物。2. 此类壮阳药物在明代房中书及坊间流传颇广，多为矿物、动物、植物诸料合制，具有刺激兴奋的短期效果，但长期滥服往往损耗精气，造成身体衰竭。3. 西门庆频繁滥用此药以应付众多妻妾，书中以此为其早逝的重要原因之一，寓有“纵欲招祸”的警戒意味，是《金瓶梅》色欲主题的核心道具。 例：见第五十一回及第七十三回，西门庆多次取用胡僧药，服后纵欲无度；见第八十九回，书中又以“房中秘药”称此类物品，粒状膏状均有，效用描写奇异，伏笔其后体亏早死。 相关：春药、砒霜、坠胎药、太医。

血盆经忌 白话：民间流传的一种佛教仪式经典，旧俗认为女性产后或行经期间有“污秽”，须诵此经忏悔超度以免堕入“血盆地狱”。 关键点：1. 《血盆经》在明代民间广泛流行，尽管并非正统佛经，却借助迷信习俗深入妇女生活，往往由尼姑或民间法师登门募缘诵读，藉此收取费用。2. 此经反映了明代社会对女性生理现象的污名化认知，产妇、经期妇女被认为需要特别的宗教净化才能消灾免难。3. 书中此经出现于丧葬与女性仪式场合，折射出明代民间佛教的世俗化与商业化趋势——僧尼以此为营生手段。 例：见第六十二回，李瓶儿病亡前后，尼姑薛姑子等人频繁出入西门庆家中，诵经念佛，血盆经忌之类的仪式成为此类宗教消费的组成部分。 相关：符水、打醮、阡张、阴阳秘书。

阴阳秘书 白话：民间堪舆、选择之家所用的秘传推算典籍，内容涉及亡人托生、凶日忌日、阴宅风水等事项。 关键点：1. 明代阴阳官（隶属阴阳学）掌管民间择日、堪舆、推命等事务，“阴阳秘书”泛指此类

职业所依据的推算手册，内容庞杂，往往混杂道教符咒与民间禁忌。2. 此类书籍多以手抄或坊刻形式流传，内容真伪不一，从业者凭借其神秘性维持职业权威。3. 书中此物出现于处理丧事的情节，反映明代大户人家在亲人亡故后延请阴阳先生选定吉日、卜算亡魂去向的普遍习俗。 例：见第六十二回，李瓶儿去世，家中延请阴阳先生查阴阳秘书，推算停灵、出殡等各项吉日时辰。 相关：子平、生辰八字、打醮、本命灯。

华盖 (huá gài) 白话：道教法事祭坛上用彩绸、彩纸扎制的伞盖形装饰物，悬于坛顶，象征神灵降临之华贵仪仗。 关键点：1. 华盖本为古代帝王仪仗中的伞盖，道教将其引入醮坛装饰，以彩色丝绸与纸扎结合制成，形制华美，规格越高、越大，表示法事越隆重。2. 扎制华盖需专门的扎作匠人，其费用计入斋款之内，大型醮事的华盖可高达数丈，用料可观。3. 书中华盖出现于西门庆家举办道教醮事的场合，是豪门铺陈法事排场的直观物证。 例：见第六十二回，西门庆家举行道场，坛上扎设华盖，五彩缤纷，仪式气氛隆重。 相关：打醮、阡张、本命灯、符水。

本命灯 白话：道教仪式中依照事主生辰年命所点燃的专用油灯，以祈延年益寿、消灾禳厄。 关键点：1. 道教以六十甲子配十二生肖推算本命年，本命灯须依事主生年所属干支配置灯数与燃烧时辰，由道士主持点燃，不得中途熄灭，否则被认为主凶。2. 此灯费用由主家承担，列入醮事斋款，属于道教消费中较具针对性的个人祈福项目。3. 书中本命灯出现于为患者或小儿祈福的场合，折射出明代民众将个人命运与宗教仪式紧密挂钩的生命观。 例：见第六十二回，家人患病或有厄运，西门庆家延请道士设本命灯祈福，希冀以仪式护佑家中人口平安。 相关：打醮、华盖、符水、生辰八字。

符水 白话：道士将所绘符咒投入水中，供人服饮，以驱病禳灾，属道教方术。 关键点：1. 符水是明代民间最常见的宗教医疗手段之一，从业者包括持证道士与大量无证游方术士，以其低成本、仪式感强的特点广受市井百姓信赖。2. 符水的实际效用完全来自心理暗示，明代医家对此多有批评，但朝廷并未完全禁止，持度牒道士依法可行符水之术。3. 书中符水多出现于小儿急病或妇女困扰的情节，反映了明代医疗与宗教之间界限模糊、民众在正规医治之外大量依赖方术的社会现实。 例：见第六十二回，家中有人患病，除延请郎中外，亦请道士施符水，两者并行不悖，可见明代医与术并存的民间观念。 相关：打醮、灸艾、太医、本命灯。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白话：道教四方神兽：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用以镇守祭坛四方位。 关键点：1. 四神源出中国古代星宿体系，汉代已定型，道教将其纳入方位守护神系统，醮坛四角分别设置对应神位或纸像，以求护坛辟邪。2. 明代道教法事中，四方神兽的设置是正式醮坛的基本规制，是衡量醮事完备程度的指标之一。3. 书中四神出现于西门庆家打醮设坛的描写，是明代民间道教仪式规范的真实写照，也透露出西门庆家礼仪排场之重视。 例：见第六十二回，家中设醮祭坛，东南西北四方各依青龙、朱雀、白虎、玄武之位陈设神位，仪式按道教规范布置。 相关：打醮、华盖、符水、阡张。

春药 白话：泛指能刺激性欲、增强房事能力的药物，明代方术与坊间均有流传，属房中术范畴。 关键点：1. 明代房中术著作与坊刻秘方中，春药配方多种多样，原料或为矿物（如硫黄、雄黄）、或为动物（如蚕蛾、海马），或为植物（如淫羊藿等），各有不同的传说效用。2. 春药在明代并无严格法律管制，生药铺与游方术士皆可私售，但因成分复杂，误用或过量易伤身体。3. 《金瓶梅》中春药频繁出现，是书中情欲描写的重要道具，潘金莲等人向尼姑、术士讨取春药，折射出明代妇女通过方术手段维系与男性关系的生存策略。 例：见第七十三回，潘金莲向薛姑子讨得春药，偷藏于白绫带子中，借以助长西门庆对自己的宠爱。 相关：胡僧药、坠胎药、砒霜、灸艾。

太医

(tài yī) 白话：明代对精通医术者的尊称，在民间泛指有名望的医生，书中并非专指太医院官医。 关

键点：1. 明代太医院隶属礼部，正式太医为朝廷供职的专职医官，但"太医"一词在民间广泛用作对医生的敬称，凡有一定名望的大夫皆可被称为"太医"，并非专指朝廷医官。2. 明代城市中医疗市场发达，医生良莠不齐，持牌行医与走方郎中并存，大户人家遇病多延请有名声的"太医"上门诊视，费用视名气而定。3. 书中胡太医为西门庆诊病开方，最终误用热补大药加速西门庆死亡，是书中借医术批判庸医、同时暗示纵欲必亡的重要情节。 例：见第七十九、八十二回，胡太医为病重的西门庆诊治，所开温补方剂药力峻猛，与其纵欲之身相冲，加速其亡故。 相关：灸艾、坠胎药、符水、春药。

坠胎药 白话：明代民间用以终止妊娠的药物，多为活血峻下之品，属方术秘方而非正规医方。 关键点：1. 明代并无现代意义的人工流产技术，民间以红花、麝香、一扫光等活血化瘀的草药或成药秘方促使堕胎，效果与安全性均无保障，孕妇使用后风险极大。2. 此类药物由游方术士、稳婆、尼姑等渠道秘密流通，官方医学不予认可，但实际需求旺盛，尤其在妾室、婢女不愿生育或主母不允许妾室留嗣的后宅中频繁出现。3. 书中坠胎药的使用折射出明代大户后宅中妻妾之间围绕生育权的激烈争斗，以及下层妇女以身犯险的生存处境。 例：见第八十二回，书中提及红花、一扫光等坠胎之药，孕妇服后可致流产，语气平淡却透露出此类手段在明代后宅中的普遍性。 相关：砒霜、春药、太医、灸艾。

清明 白话：二十四节气之一，约在农历三月间，是民间扫墓祭祖的重要时节。 关键点：1. 明代清明节祭扫之风极盛，富家大户必备祭品出城扫墓，焚烧阡张纸钱，寒食禁火与清明祭扫逐渐合并为一节，民间活动丰富。2. 清明前后天气转暖，亦是郊游踏青的节令，男女在此节令的出行活动较平日宽松，《金瓶梅》中此节令常与情事相联系。3. 书中清明节的描写兼具祭祀与世俗两面，是明代城市节令生活的缩影。 例：见第八十九回，清明时节，书中人物出城祭扫，节令气氛与人事变迁相互映衬。 相关：阡张、打醮、生辰八字、阴阳秘书。

子平 白话：以四柱八字推算命运的命理之学，相传由北宋徐子平创立，明代已成为民间最主流的推命体系。 关键点：1. 子平之法以出生年、月、日、时排出天干地支四柱，依据五行生克制化、十神格局等推断吉凶贵贱，是明代命理师职业的核心技艺。2. 明代城乡均有以子平为业的算命先生，为人推流年运势、婚配合否、仕途祸福，收费视问题繁简而定，是市井常见职业。3. 书中子平推命出现于人物命运推断的场合，"子平推贵贱"一语折射出明代民众以命理解释命运升沉的普遍心态，也暗示书中人物命运早有定数的叙事逻辑。 例：见第九十一回，卦先生为人推算，口称"子平推贵贱"，以八字断人一生际遇，是明代街头算命文化的真实写照。 相关：生辰八字、阴阳秘书、本命灯、阡张。

狼筋 (láng jīn) 白话：狼或其他野兽的筋腱晒干制成的条状物，明代民间用作体罚工具，可抽打人体。 关键点：1. 狼筋质地坚韧而有弹性，击打时兼具力道与刺痛感，是私家惩罚奴婢常用的器具之一，与竹板、藤条等同类。2. 明代主人对家奴、婢女享有一定的私自惩戒权，在无触犯刑律的情况下，以此类器具笞打仆从属于家法范围，但过打致死则须承担法律责任。3. 书中狼筋出现于西门庆欲追查失窃财物的情节，折射出大户人家以体罚维持内部秩序、奴婢在主家权威下人身安全无保障的社会实态。 例：见第八十三回，家中丢失财物，西门庆欲取狼筋拷打丫头，以逼问失窃之事，可见主家对仆从的私刑权力之公然使用。 相关：作作、刺配、节级、度牒。

衣胞符药 (头生衣胞) 白话：用头胎婴儿的胎盘配符水合成的求子偏方。 关键点：明代民间信"以胞补胞"，取头生孩儿的衣胞(胎盘)洗净烧灰、和符药、拣壬子日空心黄酒送服，称可坐胎；多由女僧、稳婆居间张罗。书中王姑子、薛姑子以此哄吴月娘求子，作者斥为尼僧惑乱内宅的勾当。 例：王姑子说"用着头生孩子的衣胞……拣壬子日……黄酒吃了"，第四十回。 相关：符水、壬子日、薛姑子、坐胎。

壬子日 白话：干支纪日逢"壬子"的那一天，被术家视作宜于求子受孕的吉日。 关键点：明人选日讲究干支宜忌，壬子属水、被附会为利于"坐胎气"的日子，故求子符药须"算定壬子日"服用；与剃头、裁衣

等"看历头择吉"同理。书中薛姑子嘱月娘"到了壬子日把那药吃了"。例：薛姑子嘱"到了壬子日把那药吃了，管情就有喜事"，第五十二回。相关：衣胞符药、历头、庚戌日、坐胎。

历头（看历择吉） 白话：历书、黄历，列每日宜忌以供择日。 关键点：明代家家备"历头"，凡剃头、裁衣、动土、出行、祭祀皆先查当日宜忌、择"好日子"行事，由内眷或阴阳生翻看；朝廷年终颁历日。书中给官哥剃头、定壬子日，都揭历头查宜忌。例：金莲揭历头看"今日是四月廿一日，是个庚戌日……宜剃头"，第五十二回。相关：壬子日、阴阳秘书、剃头、宜忌。

导引按摩

（取耳、滚身上） 白话：以揉捏、滚压、引气来通筋活络的养生手法，常与篦头取耳一道做。 关键点：导引为道家养生术，"行导引之法"配合按摩滚捏，可"通泰自在"、缓解腰背酸痛；篦头匠小周儿兼会取耳、滚身上、行导引，是市井养生服务的一条龙。书中西门庆纵欲腰疼，常赖此术，暗写其虚损。例：小周儿"行导引之法，把西门庆弄的浑身通泰"，第五十二回；又"行按摩导引之术"，第六十七回。相关：篦头、取耳、延龄丹、痰火。

延龄丹（百补延龄丹） 白话：号称大补延寿的丹药，需用人乳送服。 关键点：明代房中、滋补之风盛，"百补延龄丹"托名"林真人合与圣上吃"，须清晨用人乳调服以助药力，与胡僧春药一路，皆迎合纵欲耗损者；实为虚损催命之物。书中任医官送西门庆此丹，正写其耽于补益、终至殒命。例：任后溪送"一罐儿百补延龄丹……教我用人乳常清晨服"，第六十七回。相关：胡僧药、痰火、人乳、太医。

自测题与答案

本题集共五阶段，难度由浅入深：前四阶段按情节分段（对应 1-20、21-49、50-79、80-100 回），第五阶段综合考察主题、名物与版本知识。每阶段设 4 道选择题、2 道名词解释/填空、2 道简答，合计 40 题。**建议使用方式：**先合上答案区独立作答，全做完一阶段再打开 `<details>` 对照；简答题酌情给分，言之有据、切中要点即可得分。各题注明原书回次，便于回原文核查。

阶段一 | 情节与人物 (1-20回)

对应 checkpoint：考察西门庆发迹之始——与潘金莲勾连、武大之死、武松离场，以及孟玉楼、李瓶儿相继入门的核心情节与人物关系。

选择题

1-1. 王婆在第2回为西门庆谋划勾引潘金莲时，提出了"五件事"的标准，俗称"潘驴邓小闲"。其中"潘"字所指为何？ - A. 此人须有潘安之貌 - B. 此人须有钱财（"盘缠"谐"潘"） - C. 此人须有宽绰的闲工夫 - D. 此人须是潘姓人家

1-2. 武大郎之死，仵作何九收受贿赂后做了什么关键的掩盖动作？ - A. 伪造死亡文书，写明武大系自然病故 - B. 拒绝开棺验尸，直接签发准许火葬的文书 - C. 将砒霜毒证销毁，并告知街坊武大系肺病而亡 - D. 贿赂知县，压下武松的告状文书

1-3. 西门庆娶孟玉楼时，孟家舅父张四出面阻婚，理由是西门庆人品不端。此事最终如何收场？ - A. 张四成功阻亲，婚事被延迟数月 - B. 西门庆以重金贿赂张四，张四遂默许 - C. 张四被西门庆势力震慑，反遭孟家姑娘等人当众辱骂讥讽 - D. 薛媒婆出面调解，张四接受了一笔赔偿后罢手

1-4. 李瓶儿在等待西门庆期间，曾嫁给一位医生，后又将其驱逐。此人是谁？ - A. 任医官 - B. 胡太医 - C. 蒋竹山 - D. 黄先生

名词解释 / 填空

1-5.（名词解释）"梳笼"——请解释此词在《金瓶梅》中的具体含义，并举出书中一处具体场景。

1-6.（填空）第9回，武松在东平府告状无果后，于狮子街酒楼误杀了一人，导致被轻判脊杖四十、刺配孟州。被误杀者是__；府尹__秉公审理识破官府舞弊，仍依律处置武松。

简答 / 理解题

1-7. 第29回，吴神仙为西门庆众妻妾相面，对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分别作出了怎样的预言？这三条预言在后文的实现情况如何？请逐一说明。

1-8. 试比较宋蕙莲之死（第26回）与武大之死（第4—5回）在叙事结构上的相似之处。两处死亡中，潘金莲各扮演了什么角色？

【点击查看本阶段答案】

1-1. A 解析："潘驴邓小闲"五要中，"潘"指容貌，即须有潘安之貌（第2回）；"驴"指阳具之雄壮；"邓"指钱财丰裕（一说邓通以钱著称）；"小"指身材小巧；"闲"指有闲工夫周旋。五条缺一，事必不成。

1-2. B 解析：件作何九被西门庆收买后，拒绝如实检验尸首、签发文书准许火葬，使尸首得以迅速烧化、证据灭绝（第5回）。选项A所说"伪造文书写肺病"系误记，书中并无此细节；选项D压状文书是知县所为，非何九。

1-3. C 解析：孟家舅父张四欲出面阻亲，但见西门庆势力浩大，最终退缩，反遭孟家姑娘及众人当众辱骂讥讽，灰头土脸而去（第7回）。

1-4. C 解析：西门庆因宇给事参倒杨提督受株连而停工闭门，李瓶儿久候不见，遂接受医生蒋竹山的求婚，嫁其为妻并开生药铺（第17回）。后西门庆差人痛打蒋竹山，李瓶儿将其驱逐，重回西门庆怀抱（第19回）。

1-5. 参考答案："梳笼"是明代俗语，指客人初次与妓女正式同宿、从此建立专属买卖关系的行为，含有"包占"或"定情"之意，并非一般的嫖宿。完成梳笼须付出较高费用，并举行一定仪式。书中典型场景见第11回：西门庆在应伯爵、谢希大陪同下，将李桂姐送回勾栏，行梳笼之礼，历时三日宴饮，此后李桂姐便以西门庆为主要恩客。

1-6. 被误杀者是**县皂隶李外传**（又作"李外传"）；府尹是**陈文昭**（东平府府尹，第9回）。

1-7. 参考答案：第29回吴神仙相面，对三人预言如下—— - **潘金莲**：言其"刑夫克子，寿元不永"，且有"刑夫"之相。后文印证：金莲先后导致武大、武松之命运波折，最终被武松于第87回于灵前剖胸剜心而死，年仅三十二岁，应验"寿夭"之语。 - **李瓶儿**：言其"有产贵子之兆"。后文印证：第30回李瓶儿诞下官哥儿，西门庆因此加官进爵，"产贵子"之预言完全应验。然官哥儿于第59回夭折，瓶儿亦随之病亡（第62回），命薄之征亦暗含其中。 - **春梅**：言其"后来定然封赠"，贵不可言。后文印证：春梅被卖入守备府后（第85回），受周守备宠爱，身份日隆，成为守备妾室，出入排场远超昔日（第88、89回），应验"封赠"之说。

1-8. 参考答案：两处死亡在叙事结构上有明显平行——均以"外部力量威胁→西门庆欲除之→潘金莲从旁撺掇推波助澜→当事人在孤立无援中死去"为基本框架。武大之死：王婆献计下毒，潘金莲亲手行凶，主动参与谋杀；宋蕙莲之死：蕙莲因丈夫来旺儿被刑配而走投无路，潘金莲则在背后再三唆调西门庆（"再三拨置"），使西门庆改变宽恕之心、将来旺儿递解徐州，蕙莲失去依靠后含羞自缢。两处金莲的角色有主动与间接之别：前者是直接凶手，后者是"拨置"者，但叙事逻辑一致——金莲将威胁自身利益者逼入死地。宋蕙莲年仅二十五岁而亡（第26回），其死更显"替死鬼"之悲剧色彩。

阶段二 | 家业鼎盛与官商 (21-49回)

对应 checkpoint: 考察西门庆官商两旺的鼎盛时期——妻妾争宠、官哥诞生加官、枉法受赃、结交权贵等核心情节，以及应伯爵、李瓶儿、春梅等人物的功能。

选择题

2-1. 第30回，西门庆被授予的官职是什么？此次加官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 A. 正千户掌刑；因贿赂朝中太尉朱勔 - B. 副千户；因蔡太师赏赐，恰逢李瓶儿产子 - C. 提刑所知事；因巡按曾孝序的举荐 - D. 指挥直驾；因在苗青一案中立功

2-2. 第47回，苗青谋杀苗员外一案，西门庆与夏提刑收受了多少贿赂并放走苗青？ - A. 三十两白银与绸缎若干 - B. 五十两白银及衣服 - C. 一百两白银及珠宝一匣 - D. 二百两白银

2-3. 第35回，书童儿为蔡状元和安进士所作的是何事，因此大受赞赏？ - A. 书童儿以精妙诗文博得二人青睐 - B. 书童儿装扮女妓（女妆）为二人献艺 - C. 书童儿代西门庆送上重礼，言辞得体 - D. 书童儿为二人安排勾栏宴乐，周旋其间

2-4. 应伯爵在《金瓶梅》中是西门庆的"帮闲"头目，下列哪一项最准确地概括了他的社会功能？ - A. 为西门庆介绍官场人脉，起到政治掮客的作用 - B. 以吹捧、说笑、周旋为能，食西门庆之客，同时从中渔利 - C. 忠心耿耿地替西门庆处理家中妻妾纷争 - D. 作为西门庆的经济合伙人，共同参与盐引生意

名词解释 / 填空

2-5. (名词解释) "帮闲"——请解释此词的社会含义，并说明应伯爵、谢希大在书中的"帮闲"行为体现在哪些方面。

2-6. (填空) 第49回，西门庆在永福寺偶遇一位形貌古怪的__ (国籍/身份) 僧人，以银两和布匹相赠后，得到了__与__ (填两种房中秘药)，此二物在后文中埋下了西门庆纵欲身亡的祸根。

简答 / 理解题

2-7. 第48回中，蔡京"七事"条陈与西门庆的盐引生意有何关联？这体现了小说在表现官商勾结上的什么叙事策略？

2-8. 试以李瓶儿为例，分析她在21—49回中地位的变化轨迹：从"越墙私会"的外室，到众妾中最受宠、产子后地位最高者，再到与潘金莲的明争暗斗。她的"得宠"与其后的"丧子病亡"（第59—62回提前预示的悲剧）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逻辑？

【点击查看本阶段答案】

2-1. B 解析：第30回，来保、吴主管回报蔡太师赏西门庆"副千户之职"；恰在同月，李瓶儿临产生下男婴（官哥儿），两件喜事接踵而至。西门庆之官职来自蔡太师的恩赐，根本原因是长期贿赂经营，直接契机是蔡太师的"擅恩锡爵"。

2-2. B 解析：第47回明载，西门庆与夏提刑收受苗青贿赂"五十两白银及衣服"，徇私枉法，通风报信让苗青逃脱。

2-3. B 解析：第35回，书童儿装扮成女妓（女妆）为蔡状元和安进士献艺，获得二人盛赞（第35、36回均有描写）。西门庆此举意在结交新科进士，为自己积累官场人脉。

2-4. B 解析：应伯爵的核心功能是以吹捧、调笑、周旋为业，依附西门庆食客而活，同时从中渔利（如代人说情收取贿赂分润、乘机占西门庆小便宜等）。他并非忠诚之人——西门庆死后，他立即转投新贵张二官（第80回），是“帮闲”势利本色的最终揭示。

2-5. 参考答案：“帮闲”是明代都市文化中的一类寄生人物，无固定职业，以依附富贵人家、充作食客、提供娱乐陪伴为生。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吹捧奉承主人、张罗宴乐、从中传话周旋，兼以搜罗消息，有时从中截留好处。应伯爵的帮闲行为体现在：替西门庆赴各处传话说合（如劝西门庆宽恕李桂姐、代四家犯人求情）、在宴席上专门负责活跃气氛说笑话、趁机收受各方贿赂分润（第33回），西门庆死后立刻改换门庭（第80回）。谢希大与之类似，但戏份较少，常以“两人联袂”形式出场，是应伯爵帮闲行为的陪衬与放大。

2-6. 填空：西门庆遇到的是一位**西域（印度）胡僧**（书中称“胡僧”，形貌古怪异常）；所得二物为一**粒秘药**（丸药）与一**膏**（春膏），合称“胡僧药”（第49回）。此药使西门庆精力大增却也加速了其精血耗尽，直接导致第79回纵欲暴亡。

2-7. 参考答案：第48回，蔡京向朝廷条陈七事，其中包含盐法改革，西门庆借此得以让来保、崔本在淮扬“早期支盐”，提前拿到盐引配额，从而在盐引生意上占得先机。这一情节体现了小说在表现官商勾结时采用的“以朝政大事为背景、将个人私利嵌入其中”的叙事策略：蔡京的政治举措表面上是国家盐法改革，实则成为西门庆从中牟利的制度缝隙；西门庆的商业利益与权贵的政治决策高度捆绑，说明其财富的合法性来源于对政治资源的寄生性利用，而非市场竞争。小说以此揭示晚明官商体制性腐败的运作逻辑。

2-8. 参考答案：李瓶儿的地位轨迹可分三段。第一段（13—19回）：她以外室身份与西门庆私会，因等待西门庆期间受挫而短暂嫁给蒋竹山，后驱逐蒋竹山重回西门庆怀抱，以带着大量财物入门为前提，是一个“用钱财换婚姻”的形象。第二段（20—30回）：入门后因性情温顺、不争不抢，且于第30回产下官哥儿，成为西门庆最受宠的妾室；官哥儿出生同步带来了西门庆的加官晋爵，使李瓶儿在家中地位达到顶点。第三段（31—49回，及后文伏线）：正因李瓶儿过于得宠，引发潘金莲的强烈嫉恨；金莲多次讥讽、算计，又以白狮子猫唬吓官哥（第59回）为直接导火索，官哥儿惊风夭折，李瓶儿从此一蹶不振。内在逻辑是：她的“得宠”建立在儿子身上，儿子既是她地位的支柱，也是她成为嫉恨目标的根源；“子为母荣”的逻辑在西门庆家中反而使她成为最脆弱的一环——失子即失势，失势即失命。这一逻辑贯穿全书对妾室命运的书写。

阶段三 | 盛极而衰（50–79回）

对应 checkpoint：考察西门庆纵欲至死的过程——胡僧药的使用、李瓶儿病亡、家中人事暗变、以及春梅与潘金莲地位消长等情节，把握“盛极必衰”的叙事节奏。

选择题

3-1. 第59回，官哥儿之死的直接导火索是什么？ - A. 官哥儿患天花，医治不当而夭折 - B. 潘金莲房中白狮子猫唬吓了官哥儿，导致其惊风不治 - C. 李瓶儿因过度悲伤导致奶水断绝，官哥儿因此饿病而亡 - D. 官哥儿在清明祭祖时受风寒，转为肺疾不治

3-2. 第62回，李瓶儿去世时，西门庆的反应在书中如何描写？ - A. 西门庆强忍悲痛，当夜即与潘金莲欢好 - B. 西门庆在柩前"离地跳起，大放声号哭" - C. 西门庆当场晕厥，被月娘扶起后闭门谢客 - D. 西门庆神色如常，仅命家人准备丧仪

3-3. 第65回，李瓶儿下葬当晚，西门庆在守灵时做了什么事？ - A. 与潘金莲在灵前饮酒共哭，借酒浇愁 - B. 与孟玉楼下棋消遣，彻夜未眠 - C. 在灵前与奶子如意儿苟合，并赐衣物予她 - D. 独自在书房抄写经文，为亡妻祈福

3-4. 第79回，西门庆最终暴亡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 A. 中了仇家毒药 - B. 服用过量胡僧春药，与王六儿行房过度，精血尽脱 - C. 外出饮宴受寒，引发急病，医治无效 - D. 在与贲四妻私通时突发心疾

名词解释 / 填空

3-5. (名词解释) "五七"——请解释此词在丧葬礼俗中的含义，并说明第66回西门庆为李瓶儿所办"五七"包含哪些具体仪式。

3-6. (填空) 第64回，书童儿出逃前，潘金莲在书房撞破西门庆与__苟合，随即以知情相胁迫，逼对方立下"__、__、__"三项约束（填约束内容）。

简答 / 理解题

3-7. 第63回，西门庆在观看《玉环记》戏文时，因某句唱词触动而落泪。请写出该句唱词，并分析西门庆对李瓶儿的感情在全书中的特殊性——与他对其他妾室的态度相比，有何不同？

3-8. 第67回，李瓶儿在西门庆梦中现身，告诫了什么？试结合50—79回中西门庆的行为，分析这段托梦描写的叙事功能。

【点击查看本阶段答案】

3-1. B 解析：第59回，潘金莲房中的白狮子猫唬吓了官哥儿，官哥儿因此惊风，经刘婆子灸醢反而受风气入侵，病入膏肓，最终于八月廿三日夭亡。白狮子猫是金莲的宠物，其在场被普遍解读为金莲蓄意或半蓄意的加害行为。

3-2. B 解析：第62回原文写西门庆在李瓶儿柩前"离地跳起，大放声号哭"，悲恸之状令吴月娘也来劝解。这是书中罕见的西门庆动真情的描写，与他平日的风流放荡形成强烈对比。

3-3. C 解析：第65回，李瓶儿发引大殓，葬毕当晚西门庆在灵前守灵，却与奶子如意儿苟合，并赐衣物予她。此笔描写手法犀利——在哀恸与荒淫之间几乎无缝切换，深刻揭示西门庆的本性。

3-4. B 解析：第79回，西门庆服用过量胡僧春药，与王六儿行房过度，导致精血尽脱，疮疡溃烂，任医官、胡太医均治之无效，正月二十一日身亡。这是全书对"纵欲必亡"因果链条最直接的呈现。

3-5. 参考答案："五七"是汉族传统丧俗，指人死后第三十五天（五个七天）举行的祭奠仪式，是"做七"系列中规模较大的一次，认为此日亡灵将经历重要的阴间审判或去向。第66回，西门庆为李瓶儿办五七，邀请黄真人主持焚符做水火炼度（道教度亡仪式），设斋宴款待黄真人与吴道官，并对两人奉送厚礼；薛姑子与王姑子因分经钱一事互相争执，场面热闹却充满世俗算计，与庄重的丧仪形成反讽。

3-6. 填空：西门庆在书房与**玉箫**苟合被潘金莲撞破；金莲以知情相胁，迫玉箫立下三项约束：**报告李瓶儿房中情事**（即充当金莲在李瓶儿房中的眼线）、**配合盗取西门庆之物**、**透露吴月娘怀孕之秘**（第64回）。

3-7. 参考答案：第63回，西门庆观看《玉环记》戏文，唱到"今生难会面，因此上寄丹青"一句，想起李瓶儿病时的情形，不觉落泪。西门庆对李瓶儿感情的特殊性体现在以下几点：其一，李瓶儿是书中极少数令西门庆动真情的妾室——她带来了西门庆最看重的"子嗣"（官哥儿），而官哥儿直接带来了官职升迁；其二，李瓶儿性情温顺、不争不闹，不似潘金莲咄咄逼人，西门庆在她那里获得了难得的平静；其三，李瓶儿之死是书中明确引发西门庆"真哭"的唯一一处，而对其他人的死（如武大、宋蕙莲）他不过淡然处之。这种感情的特殊性也正是《金瓶梅》有别于单纯淫书的文学深度所在——西门庆并非全无人性，只是人性在其庞大的欲望系统中占据极小份额。

3-8. 参考答案：第67回，西门庆在书房午睡时梦见李瓶儿现身，言自己被狱中冤家债主所累，并告诫西门庆"莫在外夜饮酒色"。这段托梦描写的叙事功能有三层：第一，延续李瓶儿作为"贤妾"形象的塑造，死后犹以温柔口吻劝诫夫君，与她生前的温顺性格一脉相承；第二，构成全书因果警示的叙事节点——梦中的"冤家债主"暗示西门庆本人也将面临类似的业报清算，与第100回普静超度诸冤魂的结局相呼应；第三，制造一种强烈的讽刺效果：西门庆从梦中醒来落泪，却转眼继续包养如意儿、放纵淫欲（第77—79回），梦中警告与现实行为的落差，使读者清晰看到西门庆自我毁灭的必然性。

阶段四 | 败落与收束（80-100回）

对应 checkpoint： 考察西门庆死后家业崩解的过程——潘金莲被逐与被杀、春梅飞升与速亡、陈敬济流落、吴月娘善终，以及末回普静度化孝哥儿的佛教收束。

选择题

4-1. 西门庆死后，应伯爵等帮闲的行为发生了什么根本性变化？ - A. 应伯爵主动帮助吴月娘打理家务，维持西门庆的人脉 - B. 应伯爵迅速改换门庭，向新贵张二官献殷勤，并欲将西门庆留下的缺额献给张二官 - C. 应伯爵因感念旧恩，在西门庆忌日独自祭奠 - D. 应伯爵代月娘追讨韩道国、来保等人拐走的货款

4-2. 第87回，武松杀死潘金莲前，如何逼出了她对当年毒杀武大全过程的供词？ - A. 武松以官府文书相威胁，金莲自知必死而招供 - B. 武松迎娶金莲入门，于灵前以刀相逼，金莲被迫一五一十招供 - C. 金莲在狱中受刑后招供，武松持供词祭兄 - D. 王婆为了求饶，主动供出金莲的罪行

4-3. 孙雪娥在80—100回中的最终命运是什么？ - A. 随吴月娘避难济南，最终寿终正寝 - B. 与来旺儿私奔被捕，后被春梅买入守备府充当厨下烧火奴婢 - C. 被陈敬济卖往临清妓院，死于风尘 - D. 在西门庆死后嫁给傅伙计，生活平稳

4-4. 第100回，普静老和尚向吴月娘索取孝哥儿为徒时，说孝哥儿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 A. 孝哥儿是李瓶儿之子官哥儿的转世 - B. 孝哥儿即西门庆转世投胎 - C. 孝哥儿是普静前世弟子，与西门庆无关 - D. 孝哥儿是天界谪降之人，须回归佛门

名词解释 / 填空

4-5.（名词解释）"做七"与"发引"——请分别解释这两个丧葬礼俗术语的含义，并各举书中一处实例。

4-6.（填空）第84回，吴月娘往泰安州顶上进香途中，在雪洞洞遇到高僧___，**此僧救助月娘一行，并以_为条件（填具体约定），这一约定在第100回由___最终兑现（填人物与事件）。**

简答 / 理解题

4-7. 春梅是《金瓶梅》女性中命运最为戏剧性的人物之一：从丫鬟被卖，到成为守备妾室、地位飙升，最终又急速毁灭。请梳理第85—100回中春梅命运的主要转折，并分析她性格中哪些特质导致了她的最终结局。

4-8. 第100回以普静度化孝哥儿、月娘“梦见诸往故人各各托生他处”作结。试分析这一结尾在主题上如何回应全书的核心命题，以及它与全书开篇“热结十弟兄”之间构成怎样的对照关系。

【点击查看本阶段答案】

4-1. B 解析：第80回，西门庆尸骨未寒，应伯爵等帮闲便迅速转向新贵张二官，欲献西门庆之官缺，并暗中打听潘金莲以备献给张二官。这是“帮闲”势利本色的最终揭示，与他们生前对西门庆的百般奉承形成鲜明对照。

4-2. B 解析：第87回，武松以迎娶金莲为妻的名义将其带入家中，于武大灵前以刀相逼，金莲由抵赖转为被迫招供，将从王婆设计、毒药下手到烧化灭证的全过程一五一十吐露，随后武松于灵前剖其胸腹、以五脏供祭武大。

4-3. B 解析：第90回，孙雪娥与来旺儿私约幽会后决定私奔，被巡捕拿获，经知县审判后以奸盗论处。春梅闻讯欲买雪娥以报平昔之仇，守备以八两银子从官媒处购得雪娥，送入守备府厨下烧火做饭——昔日主人沦为奴婢，命运颠倒，是书中最有力的命运讽刺之一。

4-4. B 解析：第100回，普静老和尚以禅杖点化，揭示孝哥儿即西门庆转世投胎，并为其剃度，带离出家。这一设定呼应全书“因果报应”的佛教主题：西门庆贪欲纵淫一世，转世为遗孀之子，最终出家为僧，是业报轮回的完整收束。

4-5. 参考答案：“做七”是指人死后每隔七天举行一次祭奠仪式，通称“头七”“二七”……至“七七”（第四十九天）为止，认为此期间亡灵尚在人间徘徊，每七日须超度一次。书中实例：第66回西门庆为李瓶儿办“五七”（即第三十五天的祭奠），请黄真人做水火炼度道场。“发引”是指出殡当日的送葬出行仪式，即将棺柩从家中移往墓地的正式程序，通常是丧礼中规模最大、人员最多的一天。书中实例：第65回，李瓶儿“发引大殡”，西门庆率众官员及亲朋出城送葬，“浩浩荡荡”，途中有张团练、刘薛二内相迎送，场面极为隆重。

4-6. 填空：月娘在雪洞洞遇到高僧**普静**（曾静师）；普静以**日后将月娘亲生之子送来出家为徒**为条件（月娘含糊许诺，言“十五年后再问”）；此约定在第100回由**吴月娘与普静**最终兑现——普静现身向月娘索孝哥儿为徒，并为其剃度出家。

4-7. 参考答案：春梅命运的主要转折如下——第85回被吴月娘卖入周守备府，临别不垂泪，显示其刚强本性；入守备府后凭借容貌与性格迅速得宠，身份日隆，成为守备妾室（第88—89回），出入排场远超昔日；第90回买入仇人孙雪娥入府为奴，报昔日之仇；第96回接陈敬济入府秘密安置，重续旧情（第97回）；第99回因张胜窃听，敬济被杀于床上，春梅痛失旧人；第100回，守备出征阵亡，春梅与周义通奸获罪死亡。就性格而言，导致她最终毁灭的特质有三：一是强烈的报复心与控制欲（买雪娥为奴、藏敬济入府）；二是在飞速上升后的自我膨胀，使她敢于在守备府中豢养私情、挑战禁忌；三是与敬济之间藕断丝连的旧情，使她为感情做出了最终葬送自己的冒险决策。

4-8. 参考答案：《金瓶梅》的核心命题是“贪欲必招祸灭、因果轮回报应”。第100回的结尾以三个层面回应这一命题：其一，孝哥儿即西门庆转世，一代淫纵者轮回为遗孀之子并出家，是个人业报的最终于结；其二，月娘梦见诸往故人“各各托生他处”，将潘金莲、李瓶儿、官哥儿、陈敬济、春梅等人的轮回托生统一纳

入因果框架，完成全书人物的集体结账；其三，月娘自己"寿年七十善终"，以守德者善终对照纵欲者速亡，强化道德劝惩的叙事目的。与开篇第1回"西门庆热结十弟兄"的对照关系在于：开篇是热火朝天的结义聚合，众人围绕西门庆这一核心人物建立关系网络，充满俗世欲望与人情热络；末回则是彻底的离散——西门庆早死，十弟兄作鸟兽散，家业覆灭，人各托生，连名字都消散于因果之海。"热结"与"幻度"构成一聚一散的叙事大弧，"聚"是欲望的起点，"散"是业报的终点，首尾相对，尽显悲凉。

阶段五 | 主题·名物·版本（综合）

对应 checkpoint： 综合考察全书主题意蕴、重要器物与文化背景，以及《金瓶梅》的版本流传问题，要求打通情节、超越分段，进行跨章节的整合思考。

选择题

5-1. 《金瓶梅》书名取自书中三位女性的名字，下列哪一项对应正确？ - A. 潘金莲之"金"，李瓶儿之"瓶"，庞春梅之"梅" - B. 潘金莲之"莲"，李瓶儿之"瓶"，庞春梅之"梅" - C. 孙雪娥之"雪"，李瓶儿之"瓶"，庞春梅之"梅" - D. 潘金莲之"金"，吴月娘之"月"，庞春梅之"梅"

5-2. 《金瓶梅》现存最重要的两个版本系统是"词话本"与"崇祯本（绣像本）"。下列哪一说法是正确的？ - A. 词话本晚于崇祯本，是崇祯本的扩充修订版 - B. 词话本（万历本）成书较早，文字较繁，多夹杂词曲；崇祯本经过删改润饰，删去大量词曲，文字较简洁 - C. 两种版本内容完全相同，仅插图数量不同 - D. 崇祯本比词话本增加了第101至105回的续书内容

5-3. 吴神仙为众人相面（第29回）、普静施法度化（第84、100回）、黄先生批命（第61回）——这些神异情节在全书的叙事结构中主要承担什么功能？ - A. 体现作者对道教、佛教的个人信仰，属于宗教宣传段落 - B. 作为命运预言与因果警示的叙事装置，在情节推进中起到结构性的伏笔与收束作用 - C. 以奇异场景吸引读者，是纯粹的娱乐性插入 - D. 用以讽刺明代宗教人士的欺骗行为

5-4. 《金瓶梅》与《水浒传》的关系最准确的描述是哪一项？ - A. 《金瓶梅》是《水浒传》的续书，接续武松打虎后的故事独立成篇 - B. 《金瓶梅》从《水浒传》中"武松杀嫂"故事生发，截取并扩展了潘金莲、西门庆等人物，构建了一个以西门庆为中心的独立世界 - C. 《金瓶梅》的作者即《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两书为同一人所作 - D. 《金瓶梅》完全独立于《水浒传》，两书之间没有人物交集

名词解释 / 填空

5-5. (名词解释) "生药铺"在《金瓶梅》中是西门庆家业的原始根基。请结合书中描写，说明"生药铺"是何种商业形态，西门庆此后又扩展了哪些产业（至少列举三类）。

5-6. (填空) 《金瓶梅》中有两首重要的判词式诗文，分别出现于第29回吴神仙相面时（预言潘金莲"__"）和全书开篇的入话（提示全书主旨的"__，__"——请填入开篇入话中关于"酒色财气"或"贪欲"主旨的核心句，言之成理即可）。

简答 / 理解题

5-7. 《金瓶梅》被视为中国古代世情小说的奠基之作。请从"日常生活的密度""商品经济的呈现""妾室制度的批判"三个维度，各举一处具体情节为证，说明本书在这三方面超越了此前通俗小说的书写。

5-8. 全书女性人物中，吴月娘与潘金莲构成最鲜明的对照。但有论者认为，月娘并非单纯的"善人"形象，书中对她亦有批判性的刻画。请结合至少两处具体情节，评论这一观点。

【点击查看本阶段答案】

5-1. A 解析：书名"金瓶梅"取自潘**金**莲之"金"、李**瓶**儿之"瓶"、庞春**梅**之"梅"三字，是三位核心女性名字的拼合。注意"金"取自"金莲"而非"莲"字，故选A而非B。

5-2. B 解析：词话本（全称《金瓶梅词话》，现存最早刻本约万历年间）成书较早，文字繁复，夹杂大量词曲与说话套语，带有说书底本的痕迹；崇祯本（绣像本）是在词话本基础上经文人润饰修改的版本，删去大量词曲，回目及文字更为整洁，并有绣像插图，是通行本的主要来源。

5-3. B 解析：吴神仙相面、黄先生批命、普静施法等神异情节，在叙事结构上均作为命运预言（伏笔）或因果收束（呼应）的装置使用——预言在后文一一应验，普静的超度则完成全书的业报结算。它们并非单纯的宗教宣传或娱乐插入，而具有明确的结构性功能。

5-4. B 解析：《金瓶梅》从《水浒传》第二十三至二十六回"武松杀嫂"故事生发，将潘金莲、西门庆、王婆等人物截取出来加以扩展，重新建构了一个以西门庆家为中心的独立叙事世界；武松在《金瓶梅》中亦有出场（第1、9、87回），形成明确的互文关系。《金瓶梅》是"嫁接"而非"续书"，亦非同一作者所作。

5-5. 参考答案："生药铺"即经营中草药材的药材铺，是明代城市中常见的商业形态，经营草药、成药及医疗相关物品。西门庆家的生药铺是其财富的原始积累基础（第1回即明载"生药铺主人之子"）。此后西门庆陆续扩展的产业至少包括：**解当铺**（典当行，高利贷性质的金融业务）、**绸缎铺**（第60回新开缎铺，经营丝织品贸易）、**盐引生意**（通过蔡京政治关系获得盐业专卖配额，第48回）、**放债**（向各商人放贷取息）。西门庆的家业本质上是"官商一体"的混合型财富积累，生药铺只是门面，真正的财富来自官场关系带来的垄断性商业特权。

5-6. 填空：吴神仙相面时预言潘金莲"**刑夫克子，寿元不永**"（或"刑夫寿夭"，第29回）；全书开篇入话关于贪欲主旨的核心句，词话本入话有"**酒色财气四件儿，人家有了哪一件，烦恼怎么了得**"或类似警示之语（各版本文字略有差异，言之成理、切中"贪欲招祸"主旨即可得分）。

5-7. 参考答案： - **日常生活的密度**：书中对饮食、服饰、器物的描写达到前所未有的细节程度。如第23回众妾妾赌棋一节，写明"赌五钱银子东道，三钱银子买金华酒儿，那二钱买个猪头来，教来旺媳妇子烧猪头咱们吃"——钱数、酒名、菜品、烹饪者一一落实，这种生活流的叙述在《三国》《水浒》中极为罕见。 - **商品经济的呈现**：全书对货币流通、商业交易、债权关系的描写构成一幅晚明商业地图。如第47—48回苗青案中西门庆收受贿赂的数额（五十两白银及衣服）、韩道国货船临清贸易、西门庆盐引专营等，均以具体金额与交易逻辑呈现，揭示了官商资本与权力寻租的结构性关系，是此前小说从未触及的层面。 - **妾室制度的批判**：书中通过多名妾室的命运，系统展示了妾室制度对女性的结构性压迫。李瓶儿带巨资入门，产子方得宠爱，失子即失命（第62回）；孙雪娥因地位最低（厨下负责烧饭），始终是众妾泄愤的对象，最终沦为守备府厨下奴婢（第90回）——这两条命运线索证明，妾室的命运取决于她能为男主人提供的"资源"（财富、子嗣），而非人格或感情，是对妾室制度赤裸裸的揭露。

5-8. 参考答案：月娘与金莲的对照确实存在，但月娘并非作者无保留肯定的"善人"。至少有两处情节体现了对她的批判性刻画：其一，第32回月娘在乔家楼梯滑脚摔伤后小产，流出已成形男胎，此事却被月娘和孟玉楼刻意隐瞒、不告知西门庆——月娘以"贤惠"为外表，却在关键的生育信息上对丈夫撒谎，其动机耐人寻味（或系顾忌失子之丑、或系怕失宠）。其二，第90回月娘同意让守备以八两银子买走孙雪娥送入府中充当厨下奴婢，名义上是"守备出面"，实则是她与春梅合谋对雪娥的最终惩罚——月娘打着"家法"的旗号，

实际上将昔日仆人以极低价格变卖为奴，显示出她在权力上行使时的冷酷。部分论者还指出，月娘在全书中多次以"大娘子"身份行使道德审判权（如逐金莲、逐敬济），却对自家奴仆的生死命运漠然处之，其"善"更多是对上层秩序的服从而非普遍的人道关怀。综合来看，月娘是全书中活得最长、最稳的女性，但作者对她的书写是复杂而非单一肯定的。